

# 穗 裕

期三十五第



版出口一月九年三十四國民華中

藝苑選粹

(53期)



勞特列

紅磨坊中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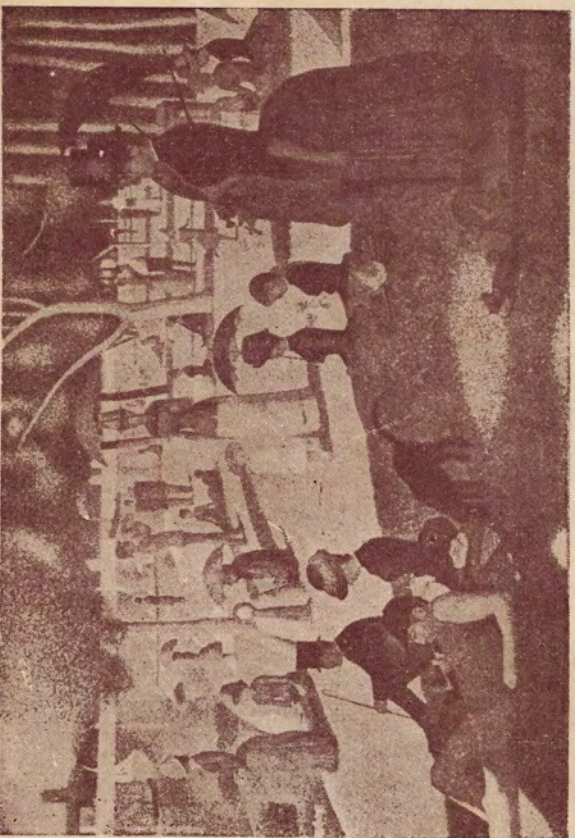
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

CALTEX (CHINA) LIMITED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〇

電報：CALTEX



這一期有兩種連載向讀者告別；第一種是王淦先生移譯的「獵海的紅人」。從四十九期起開始連載，原定四期刊完，後因五十二期稿件太擠，不得不改變原定計劃，將剩餘的一萬六千字分兩期刊載，所以延至這一期才結束。這一篇描寫美國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生活的故事，作者妮妮道來，十分親切動人。如果原作者對紅人沒有真正的了解和認識，是不可能有這種成就的。我們雖然跟這些被現代人認為是半開化民族的紅人相隔千山萬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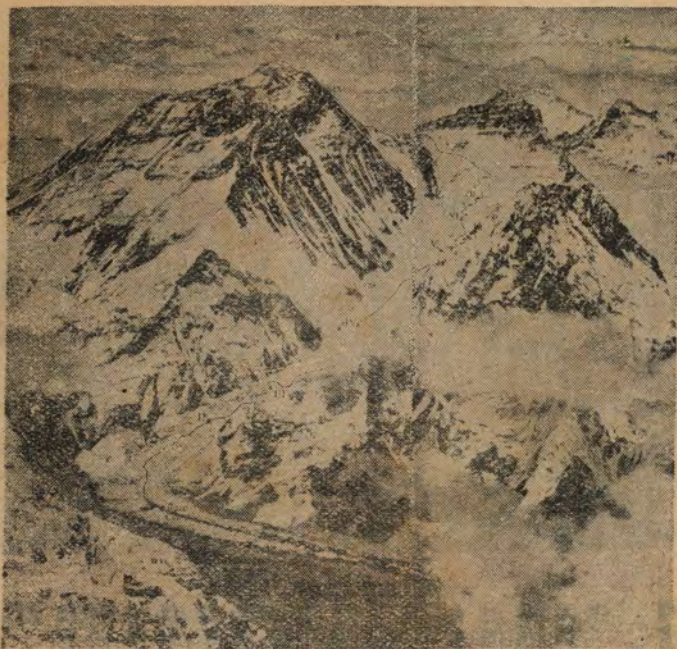
但讀完這一篇文章後，對他們不禁會油然而地發生一種親切的同情，更對他們的純樸底原始生活騰起一點愛戀。

第二種是慕弘先生的「雪萊詩選」。雪萊詩選開始於拾穗二十五期。慕弘先生以雪萊夫人的詩集序開始，復以這一期的雪萊夫人後記為終，對這位天才洋溢的詩人的作品作了一番有系統的介紹。翻譯雪萊的詩，把它介紹給國人，在我國文藝界原非初次。但拾穗上的「雪萊詩選」也許可以說是選譯較多的一次。慕弘先生的錄字用句以及不失原來風格的傳神譯筆，由於很多讀者來鴻的贊賞，我們有理由相信早已在讀者的心目中留下極深刻的印象。我們同時也可以猜到讀者們對「雪萊詩選」的惜別情緒當不下於編者。但我們可以向讀者保證的是慕弘先生不久將有更完善的譯作假拾穗的園地與讀者相見。

這一期的攝影叢談編者因要事相離，不克將稿件及交印，期致無法在本期上與讀者相見，尚祈讀者見宥。







# 征服世界最高峯

## (上) 步步為營

埃佛勒斯峯探險隊隊長

約翰·亨德爵士原著

玄 譯

轟動一時的  
征服世界最高峯  
——希馬拉雅山埃  
佛勒斯峯的壯舉  
已過去一年了，  
由英國約翰·亨  
德爵士所率領的  
探險隊於功成之  
後，接受了無數  
報紙雜誌社記者  
的訪問，也有無  
數篇描寫他們勇  
敢無畏的文字刊  
載問世，但這一  
篇由亨德爵士本  
人所撰述刊登於  
本年七月號國家  
地理雜誌上的詳  
細報導，却顯然  
地可以列為各篇  
之冠。



編輯先生：欣聞西洋歌劇  
的故事即將刊印單行本問世，  
實為愛好音樂者一大福音，鄙  
人甚望貴社能再將西洋交響樂  
的故事同時刊印單行本，則必  
更賜惠余等矣…… 武 鑫

敬啓者：從貴刊第五十一  
期「讀者來鴻」中看到你們將  
要刊出「西洋歌劇的故事」的  
單行本，這是一個多麼令人高興的消息，但我們更希望你們將「西洋交響樂的故事」也刊出來，像這種有意義的工作，是貴刊的無上榮譽，我們對你們真感到無限的崇敬，同時我們更願意給你們精神上無限的支持。最後謹奉獻我們的祝福，願「西洋歌劇的故事」和「西洋交響樂的故事」早日和讀者見面。 嚴雲漢

謝謝讀者對我們的關懷與鼓勵，我們在感激之餘，也欣幸地以拾禮能吸引如閣下這樣的讀者為榮。我們在以往曾不止一次地向讀者稟述過本省出版事業不景氣的情形，縱然報章書籍裡陳列着如許五色繽紛的雜誌和書籍，但骨子裡却實在顯得貧乏，出版商們為了苟延殘喘而出版的一些認為迎合顧客心理的書籍，仍然難以獲得讀者們的青睞。

拾禮打算出版的「西洋歌劇的故事」和「西洋交響樂的故事」底單行本，在一設觀點上說來，都應該屬於「冒險的投資」之列，但是我們為了它們的價值，仍願意作一再的嘗試，我們希望自己所盡的一番棉力，能為愛好拾禮的讀者們所贊助。

逕啓者：貴刊所採用鉛字太小，閱讀甚傷目力，因閱讀貴刊而患有近視者大有人在，務請更換鉛字大小，以爲讀者着想。

因爲承印拾禮的印刷工場只有一種新六號的鋼模，所以無法更換其他較大鉛字（拾禮在二十五期以前原用的是較大新五號字，但因為沒有鋼模，不能鑄新字，所以鉛字愈來愈模糊不得不改用新六號字）。同時也因為其中有一架印刷機過於老朽，致拾禮中的某數頁印刷比較模糊，更增加了讀者閱讀的困難。增購鋼模和印刷機，藉以解除這些印刷上的缺點，是我們最大的願望。但目前因限于經濟的條件，依然力不從心。尚祈讀者多多原諒。

貴刊自第三十六期起連載刊載「我們的地球」一文，不知是否已印單行本，如果已印出，書價如何，祈賜覆。故未出單行本，俟將連載結束後，再將決定奉告。



我們拖着沈重的脚步氣喘吁吁地在險峻的山溝裡往上爬，溝中積雪沒胫。我的動作滯緩無力，宛如置身夢中，蹣跚地攀登了八九步就想倚着冰斧歇一會兒，等到氣息稍平，生命復蘇，往上爬的意志重甦後再顛覆着前進五六步，替達·南札 (Da Namgyai) 收起一段繩索，達南札難和一般雪爾巴人 (Sherpas) 一樣的剛強，這時仍保持着沈默，事實上也差不多筋疲力盡了。我們負着四十五磅重的器材，攀上海拔二萬七千呎的埃佛勒斯峯的南岬，滿懷希望就為着給海拉婁 (Hillary) 與丹辛 (Tenzing) 在這雪山角上置佈一處營地，以供我們探險隊的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的試圖登峯之用。

上面湯·巴狄命和查理·歐紋思 (Tom Bourdillon & Charles Evans) 已越過我們正在霧靄中前進。他們負有向峯嶺作初次試探的使命。可是我們呢？雪爾巴人已滿面倦容，我自己的肺部也因過勞而不勝困頓，我感到我們兩人已將近達到體力所能忍受的極限。這時我的頭腦已不太清醒，竟不知道那是因為我氧氣設備出了毛病，管子塞住了，以致激烈地減低了空氣供應量。

我們繼續往上又爬升了好幾百呎，路上看見前年瑞士探險隊最後扎營的遺址，帳篷已只剩下一堆殘破的骨架

。然後在海拔二七三〇呎左右的一處僅够小坐的小山崖上停住，把身上負的器材：帳篷，食品，煤油，臘燭，火柴，以及我們自己用的氧氣筒全都拿下來塞進東南山脊的一塊缺口裡藏好，外面再放上一堆亂石作為標誌。

下山以前我縱目向那破碎的雲海中望去，雲團正盤旋着對我們身邊捲來。我不禁詫異究竟什麼力量會把我送到這座觸目荒涼，光禿不毛，世界上最高也最冷酷無情的大山中，還得忍受酷寒，疲憊，以及因氧氣不足而致暈眩的磨折。是什麼力量驅使我來的？許多到過這兒的前輩們大概也都不免有過同樣的感覺。

### 埃佛勒斯峯以往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這件事說起來話長，而且也不懂是我個人的故事。牠關聯着許多勇敢的爬山者的命運。我以為這故事的開始不在倫敦也不在埃佛勒斯峯，而是在那遙遠的白雲深處的西藏聖城——拉薩。一個冬天的早晨，達賴活佛在他的珠爾的内閣中交給英國政務代表查理·柏爾爵士 (Sir Charles Bell) 一件珍貴的公事，那雖不過是一張沒有簽章的紙，上面寫着的是。

「大雪山中五寶山以西地區是爲『南國』，乃飼養飛鳥之地，屬內石谷喇嘛寺附近之白琉璃徑管轄。」

這頁公文加上隨後發出的正式護照代表了一件重大的史實。多年來對白人的禁令取消了，而第一批白種爬山專家被允准去攀登那地球上的最高峯。公文中提到的『五寶山』是指的金城章嘉峯的五座峯巒；『白琉璃徑』即協羅爾市的山城；那座喇嘛寺就在龍博哈 (Rongbuk Valley) 中。而所謂『飼養飛鳥之地的南國』正是那座龐大的高山，土名珠穆朗瑪，意譯爲『大地聖母』，世界聞名的埃佛勒斯峯。

那是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九日的事，歲月不居。卅二個年頭中先後共有七次大規模的探險隊奮起遠征這高峯，各擁有優良的裝備，領袖和隊員都網羅了上選的人材，大多數還挾有一支供子隊做爲供應；爲了完成這企圖，每一個都無不傾其全力以赴，迫盡人類所能忍受的最後餘勁，把所有的物資技術希望甚至於生命都拚了進去，最後一個個都敗倒了。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五月，埃佛勒斯峯，海拔二萬九千零二呎，雄峙在尼泊爾與西藏邊境，依舊是一片未被人類足跡沾污的聖地。僅僅七位英國人一位雪爾巴人和一位瑞士人曾經攀着。沿着冰塊和岩石的山坡攀登至離峯巔

不到一千呎之處。在這勇敢的隊伍中有兩位——喬治·李·麥魯迪和安德魯·歐凡(George Leigh Mallory & Andrew Irvine)——不幸於一九二四年迷失在東北山脊的霧靄中，不知道究竟攀登到什麼高度才告死亡。

### 人在海拔二萬呎以上的高原逐漸衰頹

什麼緣故使這座山峯這樣難以征服？牠究竟用了什麼手段，這些年來總輕蔑地擺脫掉人類的突擊？甚至還擺走了至少十六條生命！

世界上有些高山需要攀登的途程更多，例如阿拉斯加的麥金萊山(Mackinley)矗立在地面，上下相差約一萬九千呎；而埃佛勒斯峯離開海拔一萬七千呎的西藏高原的垂直距離才不過一萬二千呎。有人說喜馬拉雅山脈的天風尖利猛烈；可是蘇格蘭高地蓋沐着北大西洋的颶風，也常需忍受同樣凶猛的疾風打擊。埃佛勒斯峯上巖巖絕壁雪壑冰澗，處處試驗着爬山者的能力，然而五六座阿爾卑士山系的峯頭曾提供更嚴重的爬山技術問題。埃佛勒斯峯上寒冷砭骨，雖盛夏之夜氣溫常在華氏零下四十度以下，但是格林蘭冰冠上以及其他極地附近氣溫甚至比這還要低下三四

十度，探險家一樣也曾住過。

使得牠充滿殺機的原因是在嚴寒，天風，和爬山的人難集在一道同時加到爬山者的身上，而在海拔這樣高的地方他的抵抗力已被剝蝕殆盡。在海拔二八〇〇〇呎處我們吸進去的空氣中所含的氧只有海平面上空氣裡的三分之一。在地面上即使做着最劇烈的運動，我們一分鐘也需要不了五十公升空氣；到了埃佛勒斯峯頂，却努力要每分鐘吸入二百公升空氣。因為吸入的空氣冷而乾，呼出的空氣暖而濕，所以那焦渴的肺和呼吸孔道的任務之繁劇，實在驚人。

如果驟然暴露於埃佛勒斯峯上部的低壓大氣中，普通爬山員大部都在五分鐘到十分鐘之內陷入無知覺狀態，終於死亡。然而若逐漸訓練，在一萬五千呎到二萬呎間的高原常使身體受到低壓空氣的蹂躪，人體構造就發生變化以漸服水土而能繼續生存。人的骨髓是製造紅血球的器官，這時便大事活動將紅血球數目由平地之每立方公厘五百萬增至八百萬。心肌也調整以備擔負新添的任務，肺臟也漸漸適應高速度呼吸作用。

每個人的服水土能力固然不同，即使最能服水土的爬山者在埃佛勒斯峯上也會慢慢地衰頹。到海拔二萬五千呎

以上的高原，兩條腿好像鉛釘釘在地裏，其重無比；牦牛博銳增，視象模糊，手裡拿的冰斧看上去彎得像條鐵棒。鏟起一盤雪拿去燒化了瞭然就是做了一件不朽的大業。套用一句喜馬拉雅山的譯客·法蘭克·史邁士(Frank Smythe)的話：「在埃佛勒斯山上燒飯要發奮努力，談天要發奮努力，思想也要發奮努力，要努力的地方實在太多了，簡直要活不下去！」

### 季風和寒冬保衛着峯頂

可是埃佛勒斯峯上假如每年也有一段「臘期」，那是冰霜威勢稍差的季節，仍然會有一段比較堅強比較幸運的探險團早就顛覆地登上了峯頂。這座大山的最陰險的防衛方法便是一年之中只有在暮春的少數幾天內可以攀登，這時來自西北方的疾風已漸平息，而融雪以俱來的印度洋上的季風尚未吹到。此外秋季裡還有一段短暫的時期能够往上爬。可惜這些日期又變化莫測，因此牠幾乎是終年禁止人類上去。

冬季裏峯頂積雪幾乎被風吹淨，山側岩石裸露，好像比較容易攀登，不過那掃淨積雪的天風之凜冽嚴酷，決不

是血肉之軀能受得了的！夏天，季風堆下了大雪，厚厚地超越出蒸發線。有時就這麼臨空而積，很少結結實實地堆在山坡上，誰若在這粉一樣的雪堆上走過，準保你不費吹灰之力就越陷越深，最倒楣時竟會一失足成千古恨，或引發一次大雪崩。

既然如此，為什麼人類還要用他們脆弱的智力來和這樣一座防衛周密的堡壘相抗衡呢？麥魯迪有一句著名的答案說：「就為着這一點！」其實還有別的原因。深深地植在人類的絕對不屈不撓的韌性中。第六廬爾喀來復槍隊的隊長諾弗理·布魯士(Geoffrey Bruce)在爬到海拔二七二三五呎高處時，突然因氧氣設備失靈而停頓，幸得及時為其友伴喬治·芬奇(George Finch)所拯救。轉身下山之前也躊躇了片刻，對着峯頂嘆道：「你這傢伙，等齊吧！不久再來收拾你！」

至於我們隊裏那幾位曾在一九五三年攀上埃佛勒斯峯頂的隊員，和那些為着這事跟這大山奮鬥的隊員們，以及所有那些把珍貴的經驗毫無保留地遺給我們的前輩們，共同享有高度的冒險精神與友誼感。我們不願追求榮耀，除非那是全人類所共有的榮耀；人類克服了自然，也戰勝了本身的限制。我又要引用麥魯迪的話，關於征服高山他曾說過：

「我們戰勝的是敵人嗎？不，僅是我們自身而已！」這種是至理名言。

### 開始計劃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一日我接到一封電報，邀請我去領導埃佛勒斯峯探險隊。那時我正給盟軍在德國大演習的計劃纏住了身。大約一個月以後我才解脫掉職務，回到倫敦向高山俱樂部 (Alpine Club) 和皇家地理學會合辦的喜馬拉雅山委員會 (Joint Himalayan Committee) 報到。這委員會自一九一九年成立以來，所有各次去埃佛勒斯峯的英國探險隊，一九五一年由伊立克·許甫敦 (Eric Shipton) 率領的偵察隊，和次年去登歐峯 (Cho Oyu) 的訓練團都是由他們派遣去的。他們收集基金；負責向探險地帶的政府交涉，請求許可；從醫學研究會，皇家學會和其他各種團體獲得大規模的科學與技術方面的援助。

大體說來我們的計劃很明白。戰前各英國探險隊都取道西藏，企圖自北麓攀登峯巔，不幸遠東的鐵幕阻斷了我們的路。尼泊爾原來禁止歐洲人入境的，一九四九年禁令解除了，對我們敞開了這素少人知的山之南坡。

### 拾 德

我最關懷的是隊員，我搜求年約廿五至四十歲之間的爬山家，需精力充沛，有喜馬拉雅山的生活經驗，並且還需賦有大公無私忍苦耐勞的品格。從那麼一大堆應徵者內我挑中了這幾位同伴

查理·歐紋思，卅三歲，是一位冷靜的外科醫師，一九五〇年曾隨替爾門 (Tilman) 隊登安那普那峯 (Annapurna) 了，一九五二年又隨許甫敦往登歐峯；湯·巴狄倫，廿八歲，重量適中的物理學家，在去喜馬拉雅山以前已在阿爾卑士山中大顯身手，成績輝煌；亞勒弗烈·葛里高裏 (Alfred Gregory) 卅九歲，瘦而有力，為黑潭旅行社 (H) 主任雖然年事較高，但在登歐峯參加訓練時證明他很可能服習水土。

其他隊員還有廓爾喀旅的軍官却爾司·惠里 (Charles Wylie)，卅二歲，曾在日軍集中營內度過三年生活，攀登過阿爾卑士山與印度的噶瓦爾山 (Garhwal)；邁克爾·衛斯特馬科 (Michael Westmacott)，廿七歲，前牛津大學爬山會會長；喬治·班德 (George Band)，看起來不儂才廿三歲，是劍橋大學爬山會會長；威爾弗立·諾易斯 (Wilfrid Noyce) 卅四歲，曾任少長，是作家，登過阿爾卑士山，戰時服務於皇家空軍，在克什米爾參戰

以前人都認為從南坡攀登峯巔是不可能的。闖入者必須冒險犯難，沿著漫長的崑博水河 (Khumbu Glacier) 上溯，登越地那滿是裂縫深溝，景色奇麗的二千呎高的凍瀑 (Icefall)，橫穿過洛米山 (Lhotse) 的陡峭冰坡，才抵達埃佛勒斯峯的南岬 (South Col)，這裏離開峯巔還差三千二百呎高，從南岬出發再往上去才算開始最後的一程。一九二一年麥魯通從北坡曾經看到這條凍瀑，凝視之餘不禁嘆為：「人生難得見到的最堪敬畏的奇景！」依他看來這地方無論如何也爬不上去的。

但是許甫敦和他的隊員們却於一九五一年闢出一條路上凍瀑之頂。翌年瑞士探險隊也穿過了凍瀑進入一座隱伏巖的山峪，稱為西幽峪 (Western Cwm)，造化弄人，這兒又是一大奇觀；由這裏再開拓一條路通到南岬，他們差不多就快要接近峯巔了。

因此我們認為由尼泊爾出發攀登埃佛勒斯峯是可能上去的。在出發赴印度之前的短短幾個星期內，我們忙著為探險隊選擇人員購買裝備，一切都抱著最大的信心去進行，和以往各屆探險隊毫不兩樣。

### 選擇人員配合大山

空軍們爬山技術。

邁克爾·高德 (Michael Ward) 廿七歲，是我們隊裡的醫師，兼後備爬山員。一九五一年偵察埃佛勒斯峯南坡之舉，就是他首先提議的。

這兒該提到我們的兩位紐西蘭籍的隊員了。歐德蒙·海拉基 (Edmund Hillary)，瘦長條子，生性好動，卅三歲，家住奧克蘭 (Auckland) 養蜂為業，於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兩度赴喜馬拉雅山旅行時，皆予同行之爬山員以難忘之印象。喬治·陸維 (George Lowe)，廿八歲，在英國赫斯丁斯 (Haslemere) 抄書，以嫻於冰上技術聞名。

在這一份名單中最後還得加上四位：格力費德·卜夫 (Griffith Fugh)，高原生理學專家兼滑雪能手；湯·司脫 (Tom Stobart) 是攝影師，曾隨各探險隊到過南極、非洲和喜馬拉雅山；詹姆士·莫里斯 (James Morris) 代表倫敦泰晤士報，以及事先約定在加德滿都 (Kathmandu) 相會的謝達·丹辛·羅爾登 (Sirdar Tenzing Norky) 那位剛毅的雪爾巴人。一九五二年春曾隨曾偉大的瑞士人雷門·命白脫 (Raymond Lambert) 攀登至海拔約二萬八千呎的高處。

定製裝備

其重要僅次於人選的當推裝備。尤其是氧氣設備，許多爬山家認為攀登埃佛勒斯峯用不着這套幫助呼吸的工具。這也許可能。像一九二四年的諾爾敦(Norton)，一九三三年衛澤(Watson)，赫黎斯(Harris)和史邁士都單憑着他們肺的能力，掙扎到海拔二萬八千呎以上，並且還認為如果天色尚早時間富裕，體力積蓄也比較充沛，他們還能往上攀登。其實問題的關鍵就在這一點，埃佛勒斯峯巔之難於達到，需要我們趕快攀到相當高處，同時保存着精力以備最後奮起登上峯巔。

我覺得無論使用純氧與否，這座高山本身已經够危險了，足以滿足一般人類的好競賽的天性。我們所關心的是怎樣能使這套設備確實有用。早期的式樣重量都在四十磅以上，負在背上使爬山員多耗體力，結果抵消了幫助呼吸的便利。

最後我們決定採用兩種型式。第一種操作原理為開放式，負在身後，氧氣筒供給純氧到面具裏。和外界空氣混合後吸進肺中，呼出的氣便散在大氣裡。我們大部分都利用這種。第二種為密閉式，爬山員從呼吸袋內吸入純氧

，呼出的氣體經過一個純石灰的吸收罐。除去二氧化碳，再回到呼吸袋中。這套設備的利益顯然在使氧氣被充分利用，一筒氧氣可以用很久。然而缺點也不少：比較重，換進新吸收罐時呼吸器活門最容易凍住，這些吸收罐又很容易損壞，而且在比較低的地方熱得令人難受。

雖然我們那可憐的技術人員已為牠們效盡犬馬之勞，老是為牠們所困，這兩種氧氣設備都比我預期的還重。開放式的一套設備連同兩筒氧氣共重廿八磅半。密閉式的只有一筒氧氣一隻吸收罐，使用時間和開放式的相等，其重量為卅五磅。

帳篷的材料採用棉與尼龍的混合織物。風洞試驗證明這輕而韌的料子能耐久風速每小時一百哩的狂飈。睡袋的面子也是尼龍的，有兩層鴨絨，合起來一共才九磅重。

煤油爐和丁烷氣爐外面都包備一層鋁單，以避免烈風吹熄了火焰帶走了熱氣。後一項尤其重要，因為在高山上火候乾燥使人異常焦渴，而雪又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會融化。

鞋子也是一樁傷腦筋的問題，在喜馬拉雅山上，一點兒汗或一點兒雪的那麼一個點兒潮氣若透進鞋裏，會使普通爬山用的靴子凍得像石頭一般硬。我們還記得很清楚，

摩理士·赫爾曹格(Maurice Herzog)一九五〇年攀登安那普那峯時腳給凍傷了，後來變成壞疽，他受的那份罪真够慘的。因此我們就設計了兩種靴子，第一種適宜在凍濕和西爾哈之類的地方攀緣上下，因為那裡需要種種技巧，所以靴子也取其輕便。第二種是專為高地爬山用的，靴面用光滑如絹的小山羊皮製成，外面包一層防水殼子，內面有一層防水襯裡，在這兩個夾層裡塞進一種絲棉樹籽上的柔毛，作為保溫材料；靴底用含氣多孔的橡膠製成，富於彈性。這一雙靴子可真不輕，淨重四磅四兩。

至於食物和飲料我們決定既不必奢侈，也無需過分儉省。早期的探險隊員們曾享受過麥芽燒鴉，香檳酒。也有像摩理士·威爾遜(Maurice Wilson)那樣的禁慾主義者，他在一九三四年只帶了幾把米就獨自遠征埃佛勒斯峯，不幸壯志未酬竟為此而死。

在海拔很高的地方一般人都食慾不振。即使這樣食物你在平地時吃起來津津有味，越吃越想再吃，到了這兒也照樣毫無胃口，甚至於連看着都討厭。反之，飲料的消耗量却增至五個多品脫一天。我們在用真空包裝着的飲料箱內放的奶粉，茶葉，咖啡，以及可可，每箱足夠供應廿八人一天解渴之需。

我讓每位爬山員自行選定他自信在海拔二萬五千呎的高處也愛吃的食品，當作特種給養，另行包裝，標明為「奢侈品」。目的很明顯，這樣一來試圖登上峯巔的隊員不妨丟棄若干普通口糧，只需攜帶少數他心愛的珍饈，要攀越許多路程時可以省掉不少體力。

借阿爾卑士山彩排

在這一連串的「軍需」任務之中我們還抽暇往威爾士和阿爾卑士山去實習爬山運動。試試我們的新裝備和新食糧，同時也給隊員們多多接觸，互相認識彼此在登山時的情形。當然啦，趁此機會我們也好假公濟私，舒舒筋骨，把胸中鬱積的倫敦霧氣洗滌一清。

有一部分隊員在海拔一三三〇呎的少婦峯(Jungfrau)巔露營四日，試過各種靴子，帳篷，睡袋，火爐，服裝，口糧，溫度計滑到華氏零下四度，陣陣雪風捲起峯頭積雪望我們身上射來，就像是挨到了馬槍彈。

喜馬拉雅山上等着我們的盛宴，這裏已先嚐到了一點。在接受過山靈給我們的狂暴歡迎之後，當我看見電報上說瑞士探險隊在兩次英勇的嘗試之後已決定自埃佛勒斯峯

上撤退時，心中感覺很亂。下一次該輪到我們了！然而連柴華理 (Chevalley) 和命白脫那樣卓越的爬山家都失敗了，我們能成功嗎？我們應該懷疑的。

### 到了埃佛勒斯峯麓

三個月以後我們在尼泊爾京城加德滿都會齊。介在中間的幾個星期裡盡是事務，如臨時的變故，深夜的會議，訪問，演講，登電視廣播，編財產目錄，以及安排旅程等等，瑣瑣屑屑，這裡不想一一細說。隊員們大部分都乘船到印度，少數像我因事或因病耽誤了的就乘機趕來，直到三月十日與十一日，伙子們負起我們用火車卡車和驢車運來的成噸裝備，彎着腰排成一行穿過碧綠整齊的尼泊爾谷地，向着我們的第一號營地泰陽勃契 (Thyangboche) 緩緩前進時，我們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我們的路正好和喜馬拉雅山中流下的河水成直角，牠帶着我們陷入深谷，涉過泡沫飛濺的小溪，渡過急急奔流的河水，漸漸地走向山上。這兒是一片好地方，人民溫和可親。沿途常遇見尼泊爾少女，戴着耳環玻璃手鐲，大紅珠子項鍊，行動時一片叮噠作響。男子多笑容可掬，短短

且矯捷，令我非常高興。

他那些由大吉嶺來的同胞們穿得花花綠綠，有戴綠色法蘭西帽的，有藍藍色滑雪小帽的，有穿毛布衣的，也有穿了顏色鮮明的毛線衣的，靴子都相當龐大。那邊是廚師桑德甫 (Thandup)，滿臉橫肉的寇肯 (Kerken)，形容枯槁拖着大辮子的達·丹平 (Datensing)，意氣揚揚的安勒奴 (Annulu)，嚴肅的盎格·南札 (Ang Namayal)，我在南坪上的同伴達，南札·強壯而好談話的帕桑·傳達二世 (Pasang Phutar II)，小巧的鰻甫 (Gompu) 以及其他廿餘位，盡是好人。

自加德滿都出發後十五天我們攀上最後一道山脊，俯瞰着楠枝市集 (Narche Bazar)。眼前突然現出埃佛勒斯峯全貌，雄視群山，峯頭積雪已差不多被風吹淨，麥魯連第一次從北麓看到牠時曾稱之為：「大地嘴裏多餘的一枚龐大慘白的獠牙。」風吹掉了雪，這牙變黑了，可是仍然令人望而生畏！

由楠枝市乘到泰陽勃契喇嘛寺，我們爬着山，心情越來越感覺興奮。這喇嘛寺大概是世界上專為觀賞山景之用的最華麗的一座大看台。這兒海拔一三五〇呎，是一片牧犍豐盛的山地，犏牛就在附近吃草，我們在這裡張起了

的頭髮，衣著很樸實。嶺上遍地盡是櫻草，我們像是踏在紫紅色的地毯上前進。林中木蘭花正怒放，香氣濃郁，遠看似雪。快樂的太陽鳥，鸚，猩紅的 Minivet，和紅頭綠背的山雀在盛開的杜鵑花叢中飛進飛出。看！那陡峻的山坡上，端端正正地架在樹枝之間的竟是乾草堆！真令人驚奇不止。一路上大家心曠神怡，不但解脫了去年冬天那討厭的文字工作，而且前途又充滿了冒險的希望，日子更覺得愉快。我們都痛快地大吃，胃口之好正如以前來過埃佛勒斯峯探險的畢爾·替爾門 (Bill Tinnan) 常說的：「頭腦的貪食」。我們都知道遠在前面的高山上每個人會很快變瘦的。

大家一道悠閒地走，使我慢慢和這些雪爾巴人熟悉起來。尤其是和他們的領袖，有名的丹辛·羅爾愷相識。活潑，單純，而有威嚴，丹辛立即給我深刻的印象。世界上大概很少有人比他更常看到這最高峯。參加我們的探險隊，在他算來已是第六次攀登埃佛勒斯峯了。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五年，那時他還不過是一名廿一歲的伙子。我惟恐他在一九五二年跟隨命白脫爬上東南山脊時，那件偉大的成就已使他健康受損，因為他自己寫信給我說，他大概只能為我們服務到那凍瀑為止。所幸現在他看上去不但強壯而

帳篷。雖然有許多工作待做，不時我們總要抬頭來看周圍的大山，山峯險峻，冰雪皚皚，映着陽光，光華奪目，我們被這龐大壯麗的景色所感，不禁目眩神馳。環繞着我們的巍峨大山有：埃佛勒斯峯及其附近諸峯；亞瑪達勃拉姆 (Annapurna)，牠那輝煌的山巔使馬特贊倫峯 (Matterhorn) (四) 相形見绌；岡特加和散色古 (Kangtega & Thamsertu) 雙峯並峙，峯頭有無數精緻的褶紋；光底山 (Kwangde) 像一道漫長高大的屏障。

大部分伙子都到這兒為止。我們付了工資打發他們走後，便分別整理各人的背囊，把爬山用具分配給雪爾巴人。然後再去喇嘛寺拜訪方丈。深山之中沒有什麼可以招待我們這批嘉賓，方丈便和我們談到了可惡的雪人。雪人身高五呎遍體紅毛，幾年前曾在這寺院附近出現，到處漫遊，幸虧寺裡號角齊鳴，法螺高響，才把牠驚走。我答應方丈在去埃佛勒斯峯時一定隨時留心警戒不懈，以防這些「魔鬼」——西藏人稱牠的名字。

我們在泰陽勃契住了三星期。主要任務在使大家能服水土。並且試用氧氣設備。在附近的勒米水河 (Mupsa Glacier) 之源，麥拉隆 (Merla) 上，以及綽羅哈 (Chola Valley) 中建立了些小營地。由這些地方出發，大家

精神煥發順利地攀登上一大批海拔一萬九千到兩萬呎的山嶺。丹辛和惠里從雪爾巴人中挑選出一批精華，傳授他們氧氣的用法，同時巴狄命和我就利用附近冰河，教他們在尖冰柱間的冰上工作技巧。

上去！上到這轟轟作響  
緩緩移動的凍瀑頂去！

到四月十三日我們已準備就緒，着手第一次勘查昆博凍瀑 (Khumbu Icefall)。歐德蒙·海拉斐率領着雪爾巴人，伙子，和爬山員，組成一支五十人的隊伍，順着這大冰河上去，預備在洛嶺 (Loha) 附近建立營地。這一段地帶景色頗像月球表面，非常古怪。雖然為疾病所苦。為每天下午降雪所擾，他們仍設法在這嚴寒的三天之內竟然斬出了一條「路」來，這也叫做路，真是天曉得，地越過搖搖欲墜的冰柱，跨過張開噬人大口的藍色裂縫，攀上陡直光滑的峭崖。到西幽哈已只剩一半路程了。

一路上比較驚險的所在我們都一一為之定名，由這些名字中你也可以看出一點特殊的情調。譬如說「邁克的恐怖」是一段繩梯，由邁克爾·爾斯特馬科爬上陷坑邊掛住

起伏隨時都在改變牠的外形，製造新的危險。可是在基本上地還是可通行的。

四月廿二日黃昏我們在營地的吃飯的大帳篷內咀嚼着晚餐，我腦筋裡盤算着物資器材的儲運計劃。我們希望派兩位隊員攀登峯巔。這事能否實現就完全寄托在這計劃是否周密。扼要的說：這計劃需要搬運三噸給養和裝備，經過凍瀑上端的第三營地到西幽哈上部的第四營地。也是我們的前進基地。從這裡開始更艱苦的搬運工作，經過第五營地，攀上洛采冰河至第六和第七營地，更橫穿過山坡到南岬上的第八營地，這兒海拔二萬五千八百呎。

### 開始儲運

以後在疲勞的一星期裡我們都忙着搬運。這時假如有隻鷹捉捉遊到埃佛勒斯峯的巔巔上，牠會看見一件「耶各梯子」(五)式的工作正在進行。天使似的雪爾巴人及英國爬山員上下跋涉，在山上不停地奔忙，路上每個人相逢又重逢，看起來正不知究竟走到那兒去。給養裝備就這樣一點一滴地搬上山來。

早晨陽光閃閃着幽哈和凍瀑，溫度升到華氏一百五十六

的；「海拉斐的恐怖」是歐德蒙在一處穹窿上親自鑿出的冰坡與持手之處；「黃泉路」正在一段支離破碎隱然在動的水塊上；「原子彈區」有一座粗陋的水橋，我們白晝從橋上走。過一夜就會崩潰了。

詹姆斯·莫里斯對這凍瀑有一段比喻，非常確切，他說：「就像一攤糊了的用蛋和糖作的糖果，當然，祇是大得多了。人在上面好似一條毛蟲，很小很小的毛蟲，失足落在奶油和碎屑中。」至於往上爬呢，他說：「宛如那毛蟲負着幼蟲，一步跨上三級地爬上一條三四哩長的廚房梯子。」

冰原上裂縫極多，每一回打從這條路上經過，總不免有十一二次跌進去的危險。有幾位雪爾巴人幾乎已成了這一行的老手，屢次抱着親入虎穴的精神，艱苦地發現隱伏着的陷阱。尤其那遲鈍的小淘氣 (Toker)，常在雪裡捉迷藏，一轉眼就不見了。

沿着凍瀑的上部推進，經過一條隆隆之聲不絕於耳的小徑，我們走到西幽哈內比較開闊的一片台地，決定在此建立第三營地。那條小徑聲音奇吵。聽了不舒服，我們給牠定名為「剝殼機」。總之，我們認定通過凍瀑的這條路徑決不是一條康莊大道，事實上，暴風雪，雪崩，和冰河

度，使最勤奮的人都昏昏然感覺到「水上的倦意」，下午大雪把一切掩沒。上午開闊的途徑都抹掉了，留下一堆堆積雪，人若落進去可以一直陷到腰上。夜間溫度降至負二度。嚴寒緊纏住營帳，洛嶺陰懸崖上的積雪破裂而崩塌。時時打斷了我們的睡眠。

工作是艱辛的，然而並不缺乏幽默感。邁克爾·高德常常協助我們發現這一點。大家送他一個綽號「巫醫」。他最愛用的兩劑處方是：第一「下山就會好些」，其次是「來，試試這個！依我看也沒有什麼用。」派去勘查第四營地的先鋒隊那次旅行相當舒服，不用負着背囊，因此很快就被定名為「白象隊」。此後每逢其他先鋒隊出發時，窩德總愛藉以嘲笑，高聲喊嚷着送他們上路，「好，又是一頭白象，快到西幽哈上高鳴吧！」

在海拔更高的地點做搬運工作的確很壯觀。同伴們一個一個都病倒了，撤退下去，只有窩治·陸維一個人堅守在崗位上，表現出驚人的忍耐勁，在二萬三千呎的高山上住了十一天，指導建築一條攀登洛采山面的通道。不願雪風吹削，寒冷砭骨，高原的潛伏影響，以及狂暴的西風，陸維先後和盎格·奈瑪 (Ang Nyima)·邁克爾·窩德及威爾弗立·諾易斯合力將山路推進到接近那條橫斷的

起點。

他的成就替搬運物資上南岬完成了準備工作。到五月十八日最後一批供應品已由低地運至第四營地。也是我們的新前進基地。三天之後諾易斯和安勒奴輝煌地開通那條橫廊，越過日瓦巖 (Geneva Spur) 抵達南岬。

## 鍊成至南岬的最後一環

次日清晨八時半我們在西幽谷裡注視着海拉婁，丹辛，惠里和十四名雪爾巴人緩緩地由遮蔽住第七營地的尖柱後出現，他們開始辛苦地往上爬。在洛采山晶石光耀眼的山面上，不過才十幾粒小點，眼力簡直辨不出他們是在上升。

漫長的一天，他們大多數僅在出發之前匆匆地喝了一杯茶，吃了幾口飯，到達南岬把負着的重要物資卸下以後，還得趕緊順着一大段橫廊回到山下，最後一位落伍者蹣跚地回進第七營地時已經薄暮，離開出發剛好十小時半。下一步驟：把兩隊企圖攀登峯嶺者先後送上去。好幾星期以前我們決定由巴狄命和歐紋思配帶他們已試用很久的密閉式氧氣設備先行出發。海拉婁和丹辛——事實證

明他們是一對極強壯的爬山員——戴層開放式氧氣設備做爲第二隊。每隊都有輔助人員留在附近以備支援。

五月廿四日晨我和達南札，巴魯 (Bar) 隨着第一隊出發上南岬。我一時還不至於忘記在那裡我們支起的第一座帳篷。我們到達日內瓦巖時天色已暮，暮下日內瓦巖到了那人跡不至的南岬。一片溼潤的山脊，風捲去了積雪，岩石裸出，緊嵌在淺藍色的水中。

我們已衰弱得可憐，還得和疾風展開一場滑稽的拔河賽。假如在下面不過兩分鐘便可以把握帳篷支起，這裡却花掉一小時。風從我們手中想把帳篷攪走，繩索不斷地敲打聲我們，拉着我們打圈，就像一批醉漢，我一不留神絆在一塊圓石上摔了一個筋斗。躺了五分鐘才振起精神再站直了。

若不是巴魯這時踉蹌地爬進營地，伏倒在篷布中，我豈敢說那帳篷會給我們很好。他總至少把帳篷壓住，下了鋪。直到我們用石塊氧氣筒把牠四面向下拉住。

## 給養藏在小山崖

疲憊過度加以頭腦昏昏不能繼續往上去，我們次日便

留在營地整頓食品，準備氧氣設備，休息。我想讓歐紋思和巴狄命的三角帳篷安穩一點，便在附近另行支起一座小圓頂帳篷，遠着像個氣泡。那天下午留在帳篷裡讀喬治·包若 (George Borrow) 著的威爾士之野外 (Wild Wales)。我覺得鬆了勁，什麼事也不想幹——頹唐，這變質的危險訊號。

在高原上悲哀更易傷害健康，爲了撇開憂鬱傷感的念頭就試着回憶那些曾經在這山上高處扎過營的英雄們，取笑他們的不對勁事。一九二二年麥魯連隨意翻開哈麥雷特的一頁，帶着感情地讀道：『天使和守護神保佑我們。』諾爾敦曾把一只熱水瓶裝滿了茶塞進睡袋，在海拔二六八〇〇呎的高處，結果半夜裡瓶塞下的一聲飛了。布魯士住在北岬的帳篷裡，忽然發覺他的腿遺失了，因爲他再也摸不着而且也動不了牠，嚇得真可憐。不久他才發現原來是他的朋友芬奇剛好坐在上面。

夜裡用了四小時氧氣，所以翌晨醒來大家精神都恢復了，只有巴魯依然十分疲勞不能再向上面攀登。繫好繩索。達南札和我在六點剛過就動身了，留下巴狄命和歐紋思兩人正焦急地忙着手修理歐紋思的氧氣設備上的一個活門，那活門破了。幸而差不多在半小時之內他們已修理完畢，

出發攀登，在第一道深溝底旁趕上了我們，那時我們正在附近休息。他們繼續前進，有力地向上攀登，而我們給包裹壓得躬着腰，慢慢地在那越來越陡的山溝裡往上爬，累得骨頭都酸了。花了好幾小時終於爬到那塊小山崖，把負着的物資藏好了。你們會說：從在德國接帶那封召喚我的電報起，一共花了九個月光陰，我却只能到此爲止，再也上不去！

可是就在我們上面，現在已看不到他們了，我們知道巴狄命和歐紋思正試探着攀登南嶺 (South Peak)，如果能辦得到，也想一登峯巔！我們的心，我們的希望都隨着他們在爬高。不過老等在這塊鳥巢般大，冷酷的地方等他們回來也沒有道理，我們便緩緩地攀下山脊，雪片飛舞落在空虛的氧氣筒架上，我們戰戰兢兢一步一步地走，有時也極其小心地滑下坡來。站在高一點的山坡上，曾看見幾條細小的人形正橫過洛采山面，那是海拉婁和丹辛，由萬里高峯，陸維和八位雪爾巴人輔助而組成的第二隊在往山上移動我們回到南岬以前他們已先到了。並且迎上來接我們。

我們那副狼狽樣子一定怪難看的，走不上十步就得坐躡一會，最後我們的膝都扭彎了，整個仆倒在冰上，丹

幸趕緊拿起他的瓶子請我們喝檸檬水，同時海拉裏就連忙去取他的氧氣設備，用每分鐘六公升的高速率。我通着吸進了一大堆氧氣才勉強搖搖晃晃地走完最後幾碼，回進帳篷裡。

### 比歷來爬山員都攀得高

在雪潭底旁越過我們後。巴狄命和歐紋想起初攀緣甚速，情形極好。到上午九時止差不多一小時可升高一千呎。若照這樣速度他們登上峯巔後時間還寬裕得很。可惜在次兩小時內他們只攀高了七百呎，新雪掩蔽了岩石，靴釘找不到抓握的地方。

在海拔二萬八千呎的雪山角上，離開南嶺還有四分之一路程，他們遭遇到另一樁困難。氧氣設備裡的吸收罐子只能再用一小時了。等到不能用時再換固然可使罐子效率增至最高。不過這額外一小時，誰也不敢確定會把爬山員帶到什麼樣的環境下，假如那時地勢險惡不容許妄試更換新吸收罐，那可怎麼辦；而且放進新的冷罐子有時會使活門凍結，這在密閉式氧氣設備就表示了慘禍。所以不如現在就試試看罷！他們更換了純礮石灰罐。

巴狄命先滑下溝來，他剛伸手拿起繩端繞到冰斧柄上，忽然歐紋思從身旁滾過，呼的一聲沿着玻璃樣的坡面滑下去了，繩子突然一緊斧頭給拉出來，因而巴狄命也跟着歐紋思往下溜。幸而那段繞在斧柄上的繩子相當長剛够阻住歐紋思，使他往下滑的速度減慢，同時巴狄命也本能地翻轉身來臉向下，把斧尖擱進雪裡，開始輕輕地抽，以防牠從手裡拉開，然後加深一些，再滑下幾碼他和歐紋思都利住了。他們休息片刻，重整姿勢繼續下山。

大約四點半時我們出來迎接他們。他們臉上鑲着一圈白霜，背因負着包裹而彎曲。走下最後一道山坡時舉止遲鈍，像是在被催眠狀態之中。歐紋思後來對人說：「我們那時已愚鈍不堪，想不起有什麼失望。以後才有這感覺。」

但是他們並不會失敗。他們曾達到南嶺，研究過最後一段山脊的情形，藏起了氧氣筒，以及轉回來送給下一隊他們的寶貴的經驗，和他們的不可動搖的信念，這峯巔終將為我們征服！這些對於第二隊的利益是無法計算的。那些開拓凍瀑，進迫幽峪在洛采山面關路，運給養到南岬的同伴們把「除棒」交給他們，他們拾起這棒把牠帶到人類從未攀到過的最高地方。

橫過這段覆着不堅固薄薄的一層雪的地方，他們到了埃佛勒斯南坡的邊緣的石壁上，換了吸收罐後歐紋思的呼吸急促得多，大概是罐中有了裂縫，讓未經淨化的空氣漏過去，以致二氧化碳聚積在他的面具裏，他們兩人小心翼翼地一手抓平了再換另一隻手，這樣慢慢地又爬上去好幾百呎，突然他們發現已站在南嶺頂上，海拔二八七〇〇呎的高處，他們創下了登山的最後紀錄，而且還注視到那最高峯頂，估計登上去的途程，在他們以前沒有一位爬山者有過這福氣。可惜，所見到的情形並不令他們太歡欣！正對面，刀口般的山脊銳利地朝天屹立，左面山勢急降，石壁陡峭直落進西幽峪底，深約八千呎；右面是一片更峻峻的懸崖絕壁，陡落萬餘呎，下面就是西藏高原，崖緣懸垂着許多凍結在峭壁上的龐大而不可靠的雪塊。

上去嗎？不行了！現在是下午一點廿分，歐紋思推算攀至嶺峯約需三小時，回到他們現在站的地方得需兩小時，加起來差不多是下午六時，此外還得再爬下三千呎才到安全地帶。而他們所帶的氧氣却支持不到那時候。

他們回轉來，下山時幾乎出了大禍。實在太累了，他們花了兩小時半才回到南岬上面一千三百呎的深溝頂部。順着通路往下滑，這在平時對他們決不會發生什麼亂子。

現在他們把探險隊的希望交給海拉裏和丹辛。

附註：

- ① 安那普那峯——在尼泊爾中部。
- ② 黑潭 (Blackpool)——英國蘭克夏 (Lancashire) 一市名。
- ③ 少婦峯——在瑞士，屬阿爾卑士山系。
- ④ 馬特實命峯——在瑞士和意大利邊界，海拔一四七八〇呎，屬阿爾卑士山系。
- ⑤ 耶各梯子 (Jacob's Ladder)——典出聖經，為耶各夢中所見之梯。

一位冠軍的長跑健將在自吹他的本領，有一位陌生人打斷他的話。「假如你肯讓我先跑三步，並且肯讓我選擇跑道的話，你絕對勝不了我。」

長跑冠軍對這位矮小孱弱的陌生人看了一眼，不覺大笑起來。「我簡直可以跟你賭五十比一，你說吧，你挑選什麼跑道。」

「爬梯子。」



秋  
夜  
談  
蟋  
蟀

· 哲 ·

涼秋九月的某一天晚上，室內一隻蟋蟀底不斷變聲，打斷了我的讀書。也許由於習慣的緣故，整個夏季的室外蟲聲雖然也是連鳴不息，我却很少加以注意，但現在這蟋蟀的鳴聲發自四壁之內，音量倍洪，竟充滿了這整個的房間。

我身邊的一隻守羊犬，抬起頭來，用疑惑的表情凝望着我，然後折過去找尋這鬧聲的來源。我也加入尋找，但每當我們走近這一角，認為蟋蟀一定在此處匿身時，它的鳴聲却又好像發自室內的另一隅。

這種聽覺的錯誤並不是偶然的。多數蟋蟀和秋蟬一樣都是善於欺騙追跡者的能手，是一位著名的腹語專家。牠們能使人們迷失了尋覓的方向。自然界的琴手——蟋蟀！

——是利用摩擦雙翅來發出清越的音調。當那種普通的野地蟋蟀要發聲時，牠們便舉起前翅與身軀成四十五度角，然後用一隻翅上的絛來刮擦另一隻翅上的刮具，這樣發出來的聲音有點像：嗶——嗶——嗶，克里——克里——克里，或是格魯——格魯——格魯。

當牠們在發聲的時候，這一類昆蟲們還在控制音量和方向，控制的方法是調節翅膀與身軀所成的角度。當牠把翅膀低下來接近背部時，聲音便低沉而啞啞，宛如發自遠處。也有一種小型的灌木蟋蟀是不會發聲的。

在兩千種已知的蟋蟀標本中，我們常在捕捉的那一種叫 *Acheta Assimilis*，是普通的野地蟋蟀。在本文中介紹的另一種室內蟋蟀叫 *Acheta domesticus*，却沒有上一種那樣的普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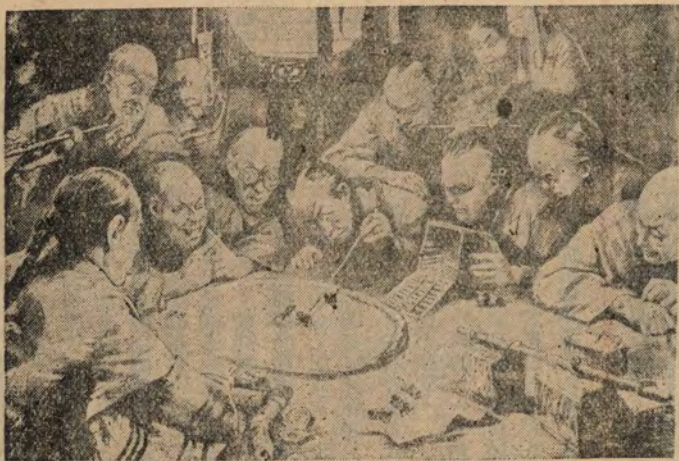
自古以來，蟋蟀底歡樂鳴聲常被詩人異客織入詩文與

故事中。英國文豪狄更斯比任何其他作家更喜歡在他的小說中提起它們。也許為了使這種小動物更普遍化起見，他還寫過一本小說題名為「爐邊蟋蟀」，在這一篇動人的故事裡，蟋蟀和水壺競爭誰能唱得更響和更久，結果當壺水沸溢之後，還是蟋蟀獲得了勝利。

純白色樹林蟋蟀 *Oecanthus niveus* 的歌聲，博得美國文學家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的過高贊美。「如果月光能被人們聽到的話，」他寫道，「他的聲音也一定跟這一樣。」美國作家托洽 *Henry David Thoreau* 稱蟋蟀的鳴聲為「微睡中的呼吸」和「內心的夢幻」。

對多數人來說，這一種平穩的蟋蟀聲，能令人引起如水壺低沸般的遐想，是一種平和與恬適的感覺。法國的昆蟲學家法布里 *Jean Henri Fabre* 曾感嘆着說，「在這深邃寧靜的八月秋夜裡，我知道再沒有別的昆蟲能比它更溫雅和更澄澈的了。」

但紐約時報的自然專欄作家鮑爾 *Hal Borland* 却有着和我相同的經驗：覺得蟋蟀的鳴聲簡直是擾人清思。在時報的評論欄上他描寫蟋蟀的鳴聲是，「一種環繞着情感上的暴躁而不安定的喧鬧聲。平時牠生活在田野裡，但有時牠很喜歡在室內的床榻書櫃之下高鳴來擾亂人們的讀書



清代中國圍蟀圖

牠那六條腿，使牠成爲一個昆虫；兩枝觸鬚，使牠在動物中有靈敏的感覺；兩隻翅膀能互相摩擦，使牠成爲一個惹人討厭的小東西。」

在古老的英國舊俗中，認爲爐邊蟋蟀的鳴聲是一種吉利的預兆。

在中國，鬪蟋蟀是一種流傳有年的大衆消遣，正和其他國家蓄養賽馬名駒一設地，中國人保存了有優異競爭紀錄的名種蟋蟀。在每次出鬪以前，得秤過份量，將蟋蟀分成重級，中級，輕級等三種鬪士。

有些熱心於鬪蟋蟀的人們養着名種鬪蟀，並且雇用職業訓練人去餵食和照顧牠們。在出鬪以前要餵飼一種特殊的滋養品，其中包括米，煮過的胡桃和蚊子。

不論這種自然界琴手所奏的音樂是否悅耳，我們從某幾種蟋蟀的鳴聲上可以測知溫度的變化。昆虫學家發現白色樹蟀的振翅速度是隨溫度而上下的。你只要注意地聽着，十五秒鐘以內蟋蟀的鳴聲次數，加上四十，那麼這便等於華氏的氣溫，其準確度簡直令人驚異不止。

同時蟋蟀鳴聲的高低強弱也與氣候有關。就一般來說，如果氣溫超過華氏一百度或低於五十五度，蟋蟀便噤然無聲了。

## 拾 穗

牠們是爲愛唱而唱，純是在表達自己的情感，有的說牠在向同性的蟋蟀挑戰。

蟋蟀並不是正常的屋內寓公，但一到夏末，野外蔬菜稀少時，蟋蟀有時便成爲入幕之賓了。牠們一進屋來，自衣服，帷幔，地毯以至橡皮什麼都吃。爲了要驅除牠們，美國農業部推荐用百分之五的DDT噴液或百分之十的DDT粉。不用百分之二的Chlordane噴液或百分之五的粉，撒佈於蟋蟀易聚藏之處。

如果那一地區的蟋蟀太多了，惹人討厭時，美國農業部還有一種除蟀的方子。用二十五磅糠秧，一磅氟化鈉，二磅脫糖蜜，二介命半水混成一種食料散播地上，但施用時要當心兒童和家畜的吞食。

有一種蟋蟀下卵在蘋果樹枝裡，卵呈黃白色形如香蕉。因此牠們對蘋果樹也有害處。但在另一方面，蟋蟀也能吞食其他的害虫。一隻樹蟀在一夜間能吞食三百只到九百只蟲子。

在夏末時，雄蟋蟀在引吭高歌時，雌的便在地下孵卵。此外還有一種掘土蟋蟀是比較奇怪的，牠周身長着短而細的茸毛，而牠的行動一如掘地的鼯鼠。牠們的一生多半在地下度過，牠們的堅強前腿上有四柄天生的鏟子，可

就人耳聽來，Acheta Assini 蟋蟀的歌聲是一連串的瞿瞿聲。但每一聲「瞿」中却是由三個以上的音符所組成。哈佛大學的庇爾斯博士經過十二年的實驗，發現這一類蟋蟀的聲音可分爲兩類，一種是普通歌聲，蟋蟀以翅鏟上的百分之四十七的針齒磨刮。振動頻率爲每秒四千九。但在另一類求愛時的歌聲，頻率增高至一萬七千，以翅鏟上百分之八十九針齒磨刮。根據這一種實驗，我們可以知道蟋蟀有時會發出超音波，人耳不能聽聞的聲音。

另外幾位科學家計算白色樹蟀的鳴聲，在十二小時中平均每分鐘爲九十次，每小時爲五千四百次，在這種速度下，蟋蟀在六十個晚上以內一共鳴奏四百萬次。這便是成年的雄蟋蟀的傑作，雌蟋蟀只把耳朵擱在膝蓋上，細聆衷曲；沒有翅膀的小蟋蟀則只能看而不能聽。

蟋蟀鳴聲的及遠能力是令人驚異的。一隻長只及寸的蟋蟀，鳴聲能遠及一英里之遙。紐約市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前昆虫生活部門主任魯茲博士曾把蟋蟀的聲音錄下唱片，經分析結果，顯示出蟋蟀鳴聲中有幾個音節宛如小提琴專家演奏中的滑唱。

生物學家多年來想了解蟋蟀爲何而鳴。求愛鳴聲的目的當然非常明顯，但牠那普通歌聲又爲了什麼呢？有人說

用以掘土。有一位昆虫學家形容這種蟋蟀的鳴聲：「牠們的音樂是壯嚴而單調的，是一連串深沈的瞿瞿聲，非常有規則的反覆着每分鐘可達百次以上。

「這種聲調多關於有沼澤之處，所以一般人都誤以爲是小青蛙的鳴聲。」

蟋蟀有人用作釣餌，美國有一家蟋蟀孵育所，專門出售爲魚餌之用，去年竟售出百萬頭。

在緬甸，有一種蟋蟀是可以吃的。鄉村裡有一類人，專以捕此爲業，售價合美金是二角三分錢一百隻。在宴會時，油煎的蟋蟀算是一盤特殊大菜。

暹羅也有這種習俗，吃法是在火上烤炙。據說其香味宛如高莖。

有些昆虫學家認爲從蟋蟀的鳴聲中可以辨明地域，因爲牠們的聲調也是各具方言，南北懸殊。

室外，夜色如墨，千百蟋蟀，鼓翅齊鳴。室內，那一隻孤伶伶的蟋蟀也在那裡如斯響應。

我放棄了找尋的念頭，回到我閱讀着的書本上去。但我的狗却仍在繼續努力搜尋牠的踪跡。突然室內的瞿瞿聲寂焉而滅。有人相信殺死蟋蟀是一種不吉利的舉動。但我蓄養着的那隻守羊狗却不覺得什麼叫做迷信。

譯自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Sept. 1953



# 波音公司滄桑錄

一 劍 麟 譯 一

在西雅圖郊外，一所矮矮的綠色大廈，其頂層有一間辦公室，是波音飛機製造公司總經理亞倫(William M. Phenson Allen)發號司令的總部。這間辦公室內有一株栽在盆子裡的仙人掌。九年以前，當亞倫接任新總經理的時候，他把這株象徵他那工作的仙人掌接收過來。這株植物當時瘦骨嶙峋，長得不像樣子，而且刺多如毛，正象徵波音公司戰後的蕭條景況。

那時公司所屬的兩家工廠，寂然無聲，空空如也。戰時公司所僱的三萬八千員工，全都解職。今天亞倫先生那株懶嘴艱苦的仙人掌，長得又高又綠，十分茁壯，與長在太平洋西北沿岸的仙人掌同樣茂盛。

最近，波音公司也繁盛起來了。因為在總經理亞倫經營之下，波音公司先後接受的定貨差不多達到二十五億之多，要算這門工業中最大的數字了。一九五三年波音公司生產額共值九億，僅約二千萬元，比美國其他任何飛機製造公司都賺得多些。這並不希奇，而最令人興奮的事是由於波音公司最近已完成出廠且已在試飛一種新型的飛機。這型飛機漆成黃褐二色，軀體龐大，表面光滑，翅膀後斜，機身下面懸掛四具巨大的噴氣引擎，這便是波音公司707型噴氣運輸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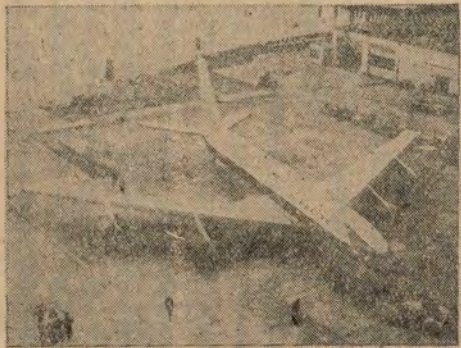
波音公司創造人波音先生

美國還是初次出現。707型噴氣運輸機比較英國彗星型噴氣運輸機要好得很多。牠那雄偉的骨架前後傾斜一二八呎，全身比彗星型(I)號長三十五呎，機身之寬，與一間起居室相去無幾，而其長度也相當於一間跳舞廳。彗星號只能坐四十八人，這型飛機能載一百三十位乘客。

機上的四具引擎，是採用 Pratt & Whitney T-57 噴氣引擎，發出的推力大於四萬磅，馬力比彗星號的四具引擎大二倍。能使707型飛機在空中的時速達到五百五十哩，而空中巡迴速度可能到六百哩，這比彗星型飛機要快些，而比螺旋槳運輸機幾乎快了一倍。在設計的時候，原希望這型飛機以不超過七小時的時間橫渡大西洋，使能跟踵太陽從東到西。如在美國本土而言，正午從紐約坐707

型飛機，下午一點半就可抵達洛杉磯。

新的噴氣運輸機將不只限於民航運輸也將是一種軍用飛機，作為李梅將軍(Gene Curtis LeMay)所屬的戰略空軍的一部份。雖然空軍方面尚未確定訂購，(按最近美國空軍已正式採用707式作為運輸機供遠程噴射轟炸機B47作空中加油之用)但是707型運輸機是經美國空軍政策會議核定的，並且空軍方面一定會有計劃購買作為噴氣轟炸機的加油機，俾戰略空軍具有更大的運動力和更大的活動範圍。現時B-47型轟炸機，在牠一萬哩的航程中，須要空中加油。擔任空中加油任務的是KC-107型的飛行油箱。當加油的時候B-47型飛機必



後掠式「707」式機



操作時也很花費，波普公司只製造五十六架，但賠了一千五百萬。一九四八年的困難，愈來愈多了。西雅圖航空機械工人聯合會一百四十四天的罷工，恰於這時發生。波普公司須要修改戰時的年資條例，防止工人調動，節省開支，聯合會說不行，一萬四千名員工離開工廠，實行罷工。西雅圖各人民團體和全美勞工局要求亞倫與工人聯合會談判，他拒絕了，他爭辯說在聯合會所訂的合約之下，這樣罷工是不合法的。波普公司在同溫層運輸機的定貨上因此損失數百萬，但是亞倫最後勝利了。波普公司在商用飛機上雖然賠了本，可是華國空軍訂製的 KC-119 型貨運機以及改製同溫層運輸機為空中油箱，使波普公司獲利甚豐，足以補償地在製造商用飛機上的損失。迄至今日，已經有五百多架 KC-119 型飛機在各線飛行，這是亞倫第一次大決策所得到的成果。

渡過了生死關頭的第一年，亞倫學會了做總經理的秘訣。他坐在公事檯後，相信自己，也知道該做什麼和如何去做。

一九〇〇年九月一日，亞倫生於美國蒙大納州的羅諾城 (Lolo)，他從來沒有想到要從事航空工業。當他在蒙大納唸書的時候，成績勉強及格。直到進了哈佛大學（五角，全程索價二元九角八分，相當於郵政局自辦從紐約寄到波士頓二百二十二哩的航空信的寄費。

「許多人認為我們訂定這合約會賠錢的，」老波普先生這樣說。但是波普公司下了這一賭注，因為牠能製造又便宜又有效力的飛機擔任郵運而能獲利。這種飛機就是愛格非特設計的 B-1 複翼飛行機，最大速度每時一百三十五哩，能載郵件一千二百磅，小小的機艙裡還可坐三個乘客，緊靠在那引擎火熱的牆後面。後來又製造了三十八架 B-1B 複翼機，速度與體積均比前者為大。

這時律師亞倫正從事於組織新成立的波普空運公司，專運郵件，不久，亞倫發覺自己已在把百分之九十的時間化在新波普公司的業務上了。

波普公司在郵航運輸上大賺其錢，一九二七年獲利一十一萬五千元，一九二八年增到五十三萬五千元，而其前途正無可限量。前此不久，林白上校剛駕駛橫渡大西洋。但此時航空工業仍很幼稚，設計者只能依賴輕的木頭和堅強的鋼索。

在一九三〇年裡，愛格非特與波普公司在飛機設計上來了一次革命性的改革，製成單翼郵航飛機。一千九百二十幾年所製的飛機，都是厚木布翅膀，而新的飛機却全是

九二五年級），他才決心用功，但是不管他多麼用功，成績始終平凡，他的結論是「許多人都比我聰明，因此我決心從事任何事情都要比別人用功些」。

當他向西雅圖丹烏斯 (Donworth) 法律事務所謀事的時候，他力求表現優良，因而獲得月薪五十元的職務。一年之後（一九二六年），他被指定到西雅圖近郊一家業務繁忙的飛機公司去工作，這家公司就是波普飛機公司。

那時波普公司創業已經十年，生意之大執美國航空工業界的牛耳。公司創辦人波普先生為了幫助他經營業務，從華盛頓大學找到兩名聰明的學工程的學生，暴烈勇猛的組織天才，三十二歲的強森聘任為公司總經理，有着相反性格，沉靜好學的設計師，三十四歲的愛格非特 (Charles Egved) 只得屈居副座了。

此時公司總共製造了二百六十八架飛機，其中有彗線機，魚雷轟炸機，母艦上的戰鬥機和其他型式的飛機。每製一種飛機，把公司的存款用得乾盡。「董事會議的議程上經常有一主要項目，就是接受波普先生另一次加資。」現任董事長愛格非特這樣說。一九二五年美國郵政部決定將從芝加哥至舊金山的郵政班機 出讓民營。波普公司乘機而出，在首段一千哩的航程中，每磅郵件，牠索價一元

金屬製的，表面光滑，像一隻海豹，並有可以伸縮的窟窿輪。機上可載五名乘客，時速一百六十哩，這是運輸機空前未有的速度。接着全金屬引擎 B-1 型轟炸機。迅即問世，這種飛機的速度又向前邁進一步，每小時飛行一八六哩。此後不久，B-2 型單翼戰鬥機也製造成功，其速度足以趕上那快速的轟炸機。

廿世紀三十年代中，這家公司驚人的發展。一九二八年波普公司在加州阿克蘭德創立一所航空學校。一年以後，波普公司更名為聯合飛機製造運輸公司，在其迅速發展之下，買進了卜拉特·威迪奈公司，蔡司荷特 (Chance Vought) 公司，塞普斯凱航空公司 (Sikorsky Aviation)，諾索來浦公司 (Northrup) 暨其他五家較小的公司。兩年以後，合併這些空運業務組成聯合航空公司。強森選到芝加哥主持這家聯合航空公司，而將波普公司分部的主權交與設計家愛格非特，波普公司從此名聞遐邇，其他青年小伙子迅速到西雅圖來了——二十一歲的威爾士 (Edward Wells) 負責所有波普公司飛機的設計。緊張的貝爾 (Wellwood Beal)，是一位二十八歲的工程師兼駕駛員，也是一位第一流的商人。他起初是在波普公司自辦的航空學校教工程，後來到中國去接洽賣飛機的事情。

這些年輕的小伙子爲着新穎使人興奮的運輸機而工作，波音公司於一九三三年製成B-17型美國第一次出現的雙引擎全金屬的運輸機，牠可以用一部引擎最大的重量作最高的飛行。波音公司又在飛機裡面裝上一些進步的東西，例如引擎的增壓設備，和自動導航儀等。並爲聯合航空公司製造了五十五架B-17型機，作爲該公司姊妹型的補助運輸機。五年之後，波音公司的愛格非特，貝爾，威爾士等駕駛波音公司那載客七十名開名遐邇的B-24型水上飛機（飛剪號）這種飛機是爲了初次定期橫越大西洋而設計的。後來他們又製造另一種四引擎的客運機，即同溫層郵航機。這是最初應用加壓艙能在高空達到平衡的運輸機。波音公司所製作的同溫層郵航機和B-24型運輸機，共計二十二架。但是這些型式的飛機操作起來很不經濟，保養又極複雜，所以未能大量銷售。波音在雙引擎的巨型運輸機上，總共賠了四百五十萬美金，財政又陷於困難了。

波音公司是靠製造軍用飛機而達到興隆的起點的，但這是這一個興隆，來得非常不容易，最初幾乎拖垮了波音。一九三四年，華盛頓的一個國會委員會，開始追查政府與商人所訂的代運航郵的合約。追查的結果，認爲代運航郵的公司，獲得了過份的利益，有的航空員，投資不過數千

格：它決定以它殘餘經濟能力中的六十五萬元，來製造一種能與陸軍多引擎轟炸機相競爭的大飛機。當時所謂「多引擎飛機」，不過指的是雙引擎。然而波音公司利用了它以往製造巨型運輸機的經驗和智識，計劃着要造一座真正巨大的飛機。於是，貝爾和威爾士，共同設計了一種重二十二噸的四引擎轟炸機，在二萬四千呎高空時，速率爲每小時二百哩，續航力三千哩。這就是我們後來所熟悉的B-17型轟炸機。一位新聞記者，面對着這一架巨型機，不禁脫口而出地說：「這簡直是一架空中堡壘。」於是，空中堡壘之名，遂傳播遐邇。

波音公司將這架新飛機運到戴頓 (Dayton) 地方的萊特飛機場，並請陸軍航空隊的高級官員前來參觀。波音公司的主任試飛員陶威爾 (Leslie Tower)，陪同着航空隊的飛行軍官，登上該機的駕駛室。可是這位飛行軍官，不知道該機的尾舵在落地時是鎖住的。他沒有放鬆尾舵的控制鎖鑰，就使飛機起飛。結果，飛機向一面傾側，撞地焚毀。陶威爾和試飛軍官一起送命，波音公司，祇拿到了三十五萬元的保險費。這時，陶格拉斯公司，設計了一架雙引擎的B-18轟炸機，加入競爭，取得了製造該機一百三十三架的定單和合同。雖然如此，陸軍航空隊却仍念

元，而結果竟變成數百萬元。對於這一個控訴，波音竭力否認，並說，在開始的時候，在這一條航線上，誠然祇有它這一家公司在飛行，但是不久，却另有兩家公司加入競爭。波音雖然據理力爭，然而當時的羅斯福政府，却突然不顧一切地取消所有的代運航郵的合約。四個月以後國會通過了一九三四年的航郵法案，禁止飛機製造廠家，與任何航郵運輸線，發生經濟上的關係。在同一個時候，政府命令陸軍航空隊，前往擔任代運該線的航郵工作。這一個命令，帶來了不幸的災禍：在一個半月之內，十個未曾受過惡劣氣候飛行訓練的陸軍航空隊隊員，出事身死。

這一件清查航郵大案，也替波音帶來了不幸。根據那條法律，聯合飛機製造航運公司，不得不分割爲三個不相關聯的公司——聯合航空公司，聯合飛機製造公司（專製螺旋槳，引擎和飛機），以及波音公司。亞倫說：「分開的時候，我們手頭所有的流動資金，少於一百萬元。但我們仍繼續替陸軍製造一百三十六架B-18型的驅逐機。然而這是我們所有的定單，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生意了。」當時波音先生心灰意懶地把他的利益出讓給別人而退休。

在如此絕望的境況下，波音公司顯出了它所特有的性念不忘於波音公司的空中堡壘，而向波音定造了十三架來試用。

波音公司一方面接受製造這十三架B-17轟炸機的定單，一方面却又繼續另行設計一架更大的飛行堡壘。貝爾和威爾士採用了一種裝有渦輪增壓器的九百馬力的大引擎，使得所設計的飛機，可以在三萬八千呎高空航行。第二次世界大戰臨頭時，波音公司已經準備好一切工作。亞倫草擬出製造的合同。貝爾開始使整個製造程序線忙碌地噓噓作響。一年以後，波音能大量生產了。定單源源不絕地湧到，使得陶格拉斯和洛克希德 (Lockheed) 兩家公司，也不得不準備一切工具，替波音幫忙生產。

空軍方面，定造B-17型轟炸機的目的，爲的是要白天飛赴歐洲執行任務。但如要使空軍力量，橫渡太平洋，到日本去作戰，美國便需要更大更快的轟炸機。接近一九四三年，波音又造出了適合這個條件的巨型轟炸機。波音的B-29超空堡壘，要比B-17的那種最新型轟炸機，重上兩倍，而且續航力增加到三千五百哩。

在美國空軍轟炸機總數裏面，波音的轟炸機，佔據了百分之十七，在歐洲方面，丟下了美國在該地區使用炸彈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六，打下了被美國轟炸機所毀壞的敵人戰

戰機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七，丟下了百分之九十六使日本城市毀壞的炸彈。

到了戰爭快完的時候，B-17和B-29的生產量，每天各為二十架。在整個二次大戰中，B-17一共製造了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一架，其中有七千架是由波音公司承造的。B-29一共製造了三千九百七十架，內中由波音公司承造了二千七百六十六架。在堪薩斯州的威契塔（Wichita）工廠裏面，波音公司，造成了一萬另三百四十六架的訓練機。

在全部工作過程中，總經理強森和律師亞倫，一直是在一起的，祇要有重要的業務，他們二人總是同坐在一架B-17型飛機上，飛往全美國各地。那時，強森體力已經不支，完全依靠亞倫來作決斷。到了一九四四年九月，強森就因腦溢血而逝世於威契塔旅邸。

做了波音公司的新任總經理以後，亞倫不但要設法渡過戰後經濟蕭條的難關，而且還要為着噴氣時代的來臨而繼續向前邁進。波音搶先設計了一架六引擎噴氣式的B-15型轟炸機，來攜帶原子彈，而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作了一次處女飛行。直到現在，波音在威契塔工廠裏，已經造成了七百架B-15。洛克希德和道格拉斯公司也幫着製

軍大隊配上足夠的B-29。其數目也許在二百架以上。

波音公司有了B-47、B-52以及KC-97各種飛機的定單，業務蒸蒸日上，比它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都來得興旺。今年這一年，銷售金額，將到達十億大關，獲利約為三千一百萬元，比戰爭中最好的一年都要超出百分之四十。今年春天，波音公司的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九個股東，得到了一倍的額外分紅。

如果TC-12噴氣運輸機能依照預定計劃實行，那波音公司就又能得到另一個勝利。可是他們並不會因此而自滿。今年三月裏，美國空軍參謀長溫寧將軍，飛到西雅圖去參加B-52A初次從工廠的生產程序線上裝配出廠的典禮。當第一架造成的B-52A機頭，剛剛從廠房裏探了出來，溫寧將軍就和亞倫說：「這架飛機一出廠，你就可以把心思放下；立刻轉而去計劃建造下一次更好更大更快的飛機。」

亞倫聽在心裏，立刻從事設立一個在波音歷史上無可比擬的偉大的研究和發展計劃。在副總經理貝爾的領導下，波音的工程設計部門擴大到雇用了五千位高級設計工程師，工程師和繪圖員。為着要造出更好的飛機來，今年波音公司單單化在研究上的費用就已達到五百萬元的數目。他

造。但定單仍不斷地源源湧進。

目前，波音所設計監造的每小時六百哩的B-47重轟炸機，已成爲美國空軍的骨幹。可是這種轟炸機的續航力，仍嫌稍短，因而必須要有海外基地和中途空中加油的設備。如今唯一能橫斷大洋作洲與洲之間不停歇飛行的，祇有那種空中行宮式的合併利用活塞和噴氣引擎的B-10型飛機。該機能飛行一萬哩而無須加油。為着要使飛行速度更快，波音公司又化了三百萬元的工程設計費，來設計一種最新式的超級轟炸機，其編號爲B-52。

波音公司，造出了二架B-10型飛機，每架造價二十萬美金（如果能大量生產，則每架成本可跌至八百五十萬元），機上裝設着八具Pratt & Whitney公司出品的T-37型噴氣引擎，有兩只向後傾斜的機翼，翼展之長爲一百八十五呎，重三十五萬磅，比歷來美國任何一架轟炸機的重量，都要超出甚多，其機尾離地四十八呎，比一座四層樓的大廈都要來得高，機腹上的炸彈倉，好像一輛鐵路上的高聳車。速度：比B-10要快得多，航程：和B-10相彷彿。這種B-10型飛機，波音公司究竟要造多少架，是屬於一種軍事上的秘密。但是據空軍方面可以透露的消息說，波音公司，至少要替李梅將軍所屬的七個戰略空

們還要再製造一座風速達到每小時一千一百哩的高速風筒。

在圖畫板上，一批一批的新型飛機，正在不斷地畫出來。貝爾所領導的工程師們，正在忙着設計一種超音速的全機性轟炸機，與空軍訂好合同，由空軍供給費用，來研究用原子動力推動飛機。在波音公司戒備森嚴的電子試驗室裏，另外一批工程師，正在忙着二億美元的生產發展計劃。這計劃是要波音公司研究製造一種F-103 Bomarc式的無人飛機。在轟炸機出發轟炸敵人以後，緊接着就飛起這種截擊，戰鬥機，可作保護轟炸機之用。波音公司在自導飛彈上，又看出了飛機的前途。亞倫和貝爾都深信飛機和自導飛彈這兩樣東西。一天比一天互相接近，將來必成爲兩位一體的東西。當那一天來臨的時候，波音公司的亞倫，亦必和以往一樣，一切準備妥當，把大量的金錢投資下來，去完成這種新的任務。亞倫知道將來這一種發展，多少帶有一些冒險性，但是他對波音公司的人員，有無比的信心。雖然他具有如此的信心，但是他仍不時喜歡踱步到那盆仙人掌的所在地，用手撫摸他那茂盛茁壯的仙人掌主幹，默默地回憶到九年前蕭條黯淡的日子。他說：「這株仙人掌，很可以使我憶悟到生命的真義——生命原是像仙人掌這樣刺多如毛，但却又根深蒂固，頑強不屈。」

譯自七月十九日時代雜誌



多醫療藥物也可以採用同樣方法注入體內。當身體大量失血的時候，生理食鹽水甚至可以暫時代替輸血。

在預防某些類病症中運用食鹽作媒介曾獲得很大成功。當一九三四年美國醫學界發現甲狀腺腫大症同其他因甲狀腺作用不正常的疾病都是由於食物中缺少碘質而引起時，衛生當局特請製鹽公司協助合作在食鹽中加入萬分之一的碘化物，實行結果，甲狀腺腫大症在美國差不多已經絕跡。

這次成功對於家畜的某些病症預防方面也指示了一條明路。畜牧專家們發現牛羊等食物中需要微量的鈣，含量雖然只要有百萬分之幾就夠了，但是却絕不能缺少。鑒於含碘食鹽對於人類成功的先例，研究師們決定在家畜方面試用含鈣食鹽，結果缺鈣問題也同樣順利的解決了。

從那時以後又發現不同的牲畜需要種種不同的微量金屬元素。以往因為某些地方土壤中缺乏某種金屬元素而引起的特殊病例都有了解決途徑。現在美國的農人不僅可以買到含碘，含鈣的食鹽，同時還可以購到摻入微量鎂，銅或銻的食鹽。

在美國鹽的最大主顧是化學工業。那些龐大的化學工廠每年要消耗一千一百萬噸食鹽，這個數字還不斷的在急

速增長中。鹽在工業方面用途的廣泛真是出乎吾人意料之外。從一磅裝預先調好的蛋糕粉到重達幾十噸的鍛鋼製品，從農田肥料到大都市的自來水供應，從身上穿的尼龍內衣到聯合國大廈的特種玻璃窗，我們衣食住行一切接觸到的東西都有鹽同牠的衍生物在那裡發揮神奇妙用。

鹽有兩種主要的化學應用方式。一種我們稱為蘇爾維法，是一八六一年由比利時人厄恩斯·蘇爾維同亞爾培·蘇爾維兩兄弟發展出來的。

蘇爾維兄弟發現當鹽同氨的水溶液中通入二氧化碳氣時，可以使鈉，碳，和氧等結合在一起供給世界一種製造碳酸鈉和碳酸鈣（純鹼）最可靠最便宜的方法。

這個方法最大的優點是原料中唯一比較昂貴的氨氣可以循環使用，消耗很少。其他兩種原料像鹽同碳酸氣——或者是石灰石——都是非常便宜，取之不竭的原料。從純鹼開始可以製出一連串的重要產品，都是對於提高我們生活水準有密切關係的。感謝蘇爾維法的成功使我們日常不離手的玻璃杯，肥皂粉等生活必需品得以非常便宜的供應。以玻璃杯做例子，牠的製造原料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二氯化硅（砂子），百分之十五的碳酸鈉（純鹼）再加上少量的鎂，鈉等其他元素。

鹽的另外一種化學應用方式則比較複雜，同時也供給更多的化工原料。英國大化學家漢佛瑞·德衛在一百五十年前的研究已為此法奠下基礎。德衛發現當電流通過鹽的溶液時可以使鹽的構成元素氣同鈉分離得到氯氣同金屬鈉。當金屬鈉生成時立刻再和水起作用生成燒鹼液和氫氣來。在今天「食鹽電解法」已經成為製造幾千種化學產品的出發點。如果我們不用鹽而把融化的純鹽通入電流時更可以得到金屬鈉，這種灰白色金屬性情暴烈在近代化學工業上更有重要貢獻。

這幾種化學品我們都不大有機會直接使用到，所以不容易瞭解牠們的重要性。先說燒鹼吧，牠在工業上的用途真是項目繁多不勝列舉。但是都屬於基層用途，難得直接有所表現。

比如你戴的帽子所用的材料如毛皮，氈子，羽毛，或者帽草等在編織之先都要經過燒鹼水處理洗淨後才能應用。我們脚上穿的鞋子所用皮革，或者衣服所用羊毛也都經過相似的處理。

你穿的襯衣，內衣褲，或者襪子所用的棉線如果是有絲光的，牠多半是經過燒鹼液處理緊縮過的。這種方法是一個英國人名叫麥西爾發明的，牠能使棉線緊縮均勻而額

外有力。人造絲的製造無論是從木漿或棉花開始都得使用大量的燒鹼。現代纖維工業的發展可以說是同燒鹼形影不離，相依為命的。

在製藥，染料，橡皮，炸藥，肥皂，製紙，製鋁等工業中，燒鹼也都擔任基本角色，不聲不響作一名無名英雄。

氯氣在近代工業應用上雖然比燒鹼歷史略短，但是却更活躍。這一黃綠色的毒氣如果多呼吸上幾口雖然可以致人死命，但是說不定牠在冥冥中也救過我們的性命。一度駭人聽聞的傷寒病就靠牠的幫忙消滅了。在飲水中只要通入百萬分之幾的氯氣就差不多可以殺死一切有害病菌。由於衛生飲水系統的建立，世界上才得免於傷寒的威脅。

飲水消毒不過是以往五十年來化學家們關於氯氣應用的許多方面的一種。此外還有許多有趣的用途，牠可以幫忙我們從一大堆破爛鐵皮裡把寶貴的錫收回來，也可協助製造許許多多殺虫劑和除草劑，使近代農業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近來氯氣在工業上面的用途年有增加，早已超出了侷限於製造漂白粉的階段。對於食鹽電解工業來講，她已經找到了王子的「灰姑娘」，不用再看她那異母姊妹「燒

一的眼色了。

在今天的人造橡皮、照像材料、尼龍製品、乾洗溶劑、救火藥劑、農化製品、以及千千萬萬家庭及工業用品中，都有牠的踪跡。

金屬鈉——食鹽電解的第三種產品——在工業應用上牠的年紀最輕，也最活躍。從常人眼光看牠的性質也最暴燥，只要看同水接觸時的激烈情形就可知了。

因為鈉的極易燃燒，使化學家費了很長時間才學會了怎樣控制大量鈉的技巧。同時也發展出幾百種的用途。大家都喜歡稱牠為「進去的金屬」，因為在許多產品製造程序中，牠都參與其事，但是在最後成品中却失去了牠的踪影。

舉個例子來說，像製造汽油防震劑（四乙烷鉛）時，你沒有辦法使鉛與四乙烷直接化合。必需先使鉛同金屬鈉接合成一種合金，在以後的反應中，鈉勸誘鉛同乙烷根接合，牠自己却很客氣的鞠躬告退。在許多別的製造程序中牠也同樣的擔任類似角色。其他如製造去垢劑，鋼的表面硬處理，以及鉛鎂的淨化等等工業用途也都要用到金屬鈉。

鈉的最新也最驚人的用途是在高溫原子反應爐中做爲



空中接生，辨識逃犯，任勞任怨，服務週到——

## 空中小姐奇聞逸事

天 岳

數年前，美國海外航空公司  
公司的空中小姐，曼麗·琴  
·欣葛蘭，在她服務的紐約  
到倫敦的飛行旅行中，聽  
到一位乘客在呻吟呼痛。這時已經過了午夜，其他旅客已  
入睡。曼麗琴在作着她經常十五分鐘一次的巡視，察看  
着機艙內一切是否正常。

這位有病痛的旅客，是個大兵的太太，她要到德國的  
韋斯培登去會見她的丈夫。她是匈牙利人，來美國是  
爲了訪問她丈夫的家屬。她沒有學會說多少英語，但是曼  
麗琴從她的斷言片語中，領悟到她是說腹痛。曼麗看到這  
情況，就知道病者在婉啼待產。

曼麗琴，像其他所有的空中小姐一般，經常擔心着！  
害怕着——像這一類出乎意外的事實發生。而她受過護士

傳熱媒介。在將來原子動力機中牠將擔當重要任務。在不  
銹鋼管中，融化的鈉在有些情形下要比水銀或者蒸汽更爲  
適用。說起來這類傳熱媒介任務對於鈉說已經不能算是新  
鮮，因爲早在飛機引擎中金屬鈉已經擔任過冷卻排氣栓的  
工作。

在工業上除了這些鹽的衍生物，鹽的自身用途也日益  
增多，醃肉，醃魚，製乾酪，烤麪包這些古老傳統用途外  
，像保存生皮和鞣製皮革，撒在葡萄田內除雜草，磚瓦上  
釉，染缸定色，以至於製冰（冷凍廠鹽漬循環），化冰（  
撒在街上和人行道上）都是牠的用途。事實上這個單子可  
以連篇累頁開下去，更何況新用途還隨時在增加呢。

關於鹽對於我們生活的重要性無論怎樣講都不會嫌太  
誇張渲染，牠會是我們生命的源泉——生命的起源同牠有  
過神秘的關連——，而現代生活水準的提高更同牠息息相  
關。

（譯自科學文摘）

完——

爲免得凍餓死亡必須反共，  
爲求得安居樂業必須反共。

訓練，對付這情況有了一番考慮。因此她迅即採取行動，  
沒有驚動別的旅客，她把這位太太移往隨機人員室內，使  
她躺在駕駛員和副駕駛員的後面，因此把他們情緒搞得大  
爲混亂。無線電收發員是曼麗琴的大助手，他一手握着濕  
毛巾，另一手拿了阿斯匹靈藥片管，急得在旁邊團團亂轉  
，機械員在旁邊咕着，爲什麼這些事情老跟他找麻煩。機  
長則吹着口哨，表示他的一貫作風，事情不去理睬它，也  
就過去了，副駕駛員坐在一邊，悶聲不響。事務長匆匆地  
進來，手中拿着一把從廚房裡找到的菜刀，和一根從旅客  
的行李包上剪下的繩索，因此更增加了不少戲劇氣氛。他  
說，這把刀是用來切斷臍帶，繩子用來綁紮。

曼麗琴不顧她的男同事們的慌亂情形，也沒有驚動了  
後艙內的乘客，她冷靜而敏捷地完成她的接生工作。在格  
林威爾時間，清晨五點卅四分，北太平洋上空二萬呎，約

離愛爾蘭四百哩處，曼麗琴替這位太太接下了五磅重的一個男嬰。母子都很安全。事後，美國海外航空公司——現與泛美航空公司合併——和美國航空公司的僱員們籌齊了一筆基金，準備給這個空中嬰兒長大後作為教育費用。

曼麗琴的經歷頗具戲劇化，但算不得特別。幾乎所有的空中小姐，都對她們自己這份職業感到驕傲，她們很愉快地表現出，顯然地空中小姐由於在職業上接觸到無窮的經驗，足使她們成爲一個賢妻良母。

世界上的事情是永無休止的在進行着，因此全美國卅九條航線，也經常不斷地運送旅客到世界的每一角落，估計一年之內，搭乘飛機者有三千五百萬人，可是很少有人知道這些空中服務員——約六千人——是無可匹敵的。在這些服務員內，有男的服務員，和事務長，後者多半在海外航線才有——但是空中小姐則佔極大多數。

當然，她們和機上人員並不祇是對於生產這類事件反對。假使一個女人懷孕已有八個月以上，她將不允許搭乘飛機，除非她獲得醫師的證明，必須乘機趕程，並得有專人看護。否則，她就要靠假扮來瞞混過去——有時竟會瞞過的。

數月之前，洛山磯的廿一歲凱蒂史高脫小姐，在聯合

婦——有專人作伴和醫生的證明，才准許上機。但是還有病人混上機來，這可以由那些受驚的空中小姐爲證。其中一位瓊凱絲小姐，她過去是負責監督空中小姐在空中的服務成績的，在她的經歷中，有一次自紐約抵洛山磯的航程中，飛機正待降落時，她發現一位乘客沒有將座位上的安全帶收緊，當她提醒他二次後，才發現這人已經死亡，瓊偷偷地對其他旅客們瞥了一眼，他們都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這人死得非常地平靜，就像睡熟了一般。她於是小心地道：「讓我來替你收緊帶子吧，可以嗎，先生？」她將安全帶縛牢，將座位稍稍地傾斜，這樣屍體才不至於倒下，她走到機長室報告經過，再回來坐在屍體的旁邊守着，同時還對其他乘客解說在降落時應注意的事項。

座艙中沒有一個乘客知道有這樣一件事發生，救護車和醫生已在機艙中等候，這是由於機長的無線電通知，但此人早已無救。他是患了嚴重的心臟病，沒有得醫生的許可，擅自搭乘飛機。

生育和死亡雖不是空中小姐常遇到的事，但足以證明各種緊張場面的可能發生，空中小姐因此必須是人類職業的綜合，她必須是一位護士，一個知友，保姆或母親，醫師，妖艷女郎，和能够使人得到娛樂愉快的人物，她必須

航空公司的鹽湖城——舊金山航線上服務。這是她從該公司設立的空中服務訓練班畢業後幾個星期的第二次航行。她連自己都不敢信任自己。凱蒂沒有注意到在黑諾登機的一位女客，直到在西拉司上空時她才發現，這位女客已到了臨盆的階段，凱蒂不像曼麗琴，她寧無看護訓練。

空中小姐必須護士出身，這條規律已經在一九四二年時取消，因爲那時候軍隊中，戰地醫院內都需要護士。凱蒂對醫藥上的常識，僅僅懂得一點急救技術，這是在爲期五星期的訓練班中得來的，而班中並未教授接生。

凱蒂環視四週求助，有一位中年的太太在坐，凱蒂率然地問道：「你生過孩子嗎？」這位太太說生過的，事實上她已有十二位孫兒女。「那末，」凱蒂道：「你應該可以幫忙一下了。」這點她到猜個正着。

她們竭盡所能，通力合作，想使產婦延遲到抵達舊金山後再行分娩，但是沒有成功。飛機在旅客們家論嘩然的情形下，被迫停降於奧克蘭，產婦就在那輛事先準備好的救護車內分娩。

這類情形常使空中小姐惡夢連連，但是她們沒有被嚇退。在航行中，非但有生育——有時候還有旅客的死亡。病重的旅客照例是不會搭乘飛機的，除非——像待產的孕

懂得修飾，講究效力，善於談吐，能耐性靜聽，她必須會照顧病人，安慰膽怯者，和排遣不高興。

她們同時必須使乘客得到最大的愉快。她們是特別地關心着渡蜜月者。有一次，這些態度獲得了意外的成效。不久之前，有一對新婚夫婦自紐約到美亞米渡蜜月，空中小姐高林赫本引他們入一間單獨的小室，這樣他們可以和衆人在一起。但當飛機上升不久，小室的鈴就響了，赫本小姐發現原來新郎大暈特暈，新娘在旁邊非但不寄同情，並且還大光其火，而不予照料。整個航程新娘獨自在機艙內渡過，而讓這位可憐的新郎由二位空中小姐陪伴。

聖誕夕和聖誕日是旅客們心境最淒涼的時候，空中小姐就得使他們從寂寞感傷中欣喜起來，空中小姐裘蒂蘇勃兒是位著名的歌唱家，她在機尾集合了旅客，齊聲高唱聖歌。有一位旅客會因此讚美着美國航空公司，說他們的客機是一座空中的教堂。TWA航空公司的愛辛倍拉小姐，經常在聖誕夕，購置了小型的聖誕樹，在二萬呎高空裝飾起來，使旅客們稍解思鄉之苦。下機後就把聖誕樹送給第一個遇見的孩子。有一年，愛辛更異想天開了。這一次她是在紐約——倫敦航線上服務。她把機長打扮成聖誕老人，頭上戴着TWA空中小姐所戴用的紅帽子，把長褲腳管

塞進飛行靴，從急救箱裡找得棉花代替白鬍子。他從梯子上走下，背着一個郵包，分的是薄荷及酒類，當作聖誕禮物。於是他們在大西洋上空四哩的嚴寒天氣裡，高聲齊唱不安夜。

旅客們的心情經常是操諸於空中小姐手內的，她能使旅程愉快。在氣候惡劣的時候，或是別的危急情形下，她能給旅客以鎮靜，不然的話，會弄得十分狼狽。所以她必須冷靜，當然一定要有絕大勇氣，她知道這次飛行是安全的，她必須使旅客也有同樣的感覺。事實上飛行的確是變得十分安全了。可以從保險公司對旅客的保險費降低百分之廿這點上，就能證明。

然而空中小姐對飛機的是否有機件故障，或人事的突變，需要十分明瞭，她必須經常準備應付各種意外。就拿泛美航空公司的傑幾勃克做例子吧。

傑幾勃克的飛機，是同溫層高空客機，剛從愛爾蘭起飛，機長就發現，機鼻下的輪子收縮不太如意，它被機身的骨架所卡住，因為他們飛去不遠，所以決定飛返機場修理輪子，即使撞壞也可以離機場較近，易於獲得救助。

他們就在愛爾蘭機場上空盤旋了五個鐘點，想設法把輪子降下，然後可以降陸修理，有幾位隨機人員把頭手伸

中小姐每在起飛降落時，發給乘客二個棉花球，塞在耳朵裡抵禦壓力。有一次瑪麗奧康納小姐，發現一群印第安人，把棉花球吞進了腹裡，把口香糖塞進了耳朵。

有些乘客其土無比；有些則其怪無比。一位從達拉斯上機的男客，他把衣服掛在廁所裡後，換上睡衣，雖然沒有臥床，他就在座椅裡四肢伸展地睡起來。另一位母親似的女性，到紐約奧令去旅行，她把衣裳脫掉，掛在座椅旁，就只穿了套裙，坐進座椅裏。另一位瓊倍爾菲當空中小姐，她說她永遠不會忘記一位穿着大衣的美麗女郎，當瓊在紐約——芝加哥線上服務時，有一位小姐從埃特華上機，瓊就去幫助她寬大衣，但是她拒絕了，於是瓊就走開去做別的事。隔不久，當她走下梯子，經過這位小姐時，不覺吃了一驚，這位女客已經睡熟，她的大衣已完全鬆開，在大衣的裡面，瓊看到的竟是個一絲不掛的裸體，她的全部服裝除了一件大衣外，就只有一雙皮鞋了。

瓊迅即向四週瞥了一眼，幸而機中沒有別人注意到，她把一條毛氈蓋在女客的身上，讓她安適地直睡到布法羅下機。

小動物，照例是不准帶上飛機的，但是乘客常常會帶私夾帶上來。有一次一雙小鸚鵡掙脫了束縛，於是愉快地

出機肚外，企圖用手來修理，其他同事則抓緊了他的腿，但是沒有效果。於是機長決定，用任何方法降陸，希望能靠震力把輪子放下，而得到安全的降落，假使連這點也不成功，那末就只有撞毀了。

乘客們，這時候已經入睡，他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因此現在傑幾的工作就得一一地驚醒他們，告訴他們這情形。她指出降落的成功可能性極大，但對於危險性仍不無可能，她於是替他們準備着一切，把鋼筆等物從口袋中掏出，腰帶取下——因為帶扣會使人受暗傷——領帶放鬆，傑幾在每個人前面分配好濕布，以防着火，於是她把乘客的安全帶束緊，請每一個乘客的身體彎下，把頭緊緊靠着前面椅子的背部，飛機開始準備降陸。

前輪正似機長所希冀的，受震力而下落了。降陸時完全正常，傑幾檢查得每一個乘客都很安全，沒有一點損傷。她對這件事認為不能歸功於她，這是由於乘客們的良好習性，但是她確是有功的。

每一個空中小姐都早已學會如何猜測乘客的心理或其他。他們有時會無理取鬧，他們有的是土包子，土得簡直令人無法置信。這是最近的事，在飛機降落或起飛時，停止供給口香糖以便減少耳朵中的壓力。而在若干年前，空在每一個乘客頭髮上飛翔停留。有一位女客帶了一匣子昆蟲，要求空中小姐替她飼養她的小鳥。空中小姐拒絕了這個請求——因為她已超出了範圍。有一位女客，她對空中小姐說，她不要把座椅傾斜，深怕傷害她的孩子，然而孩子在那裡呢，空中小姐大惑不解，當然有的，那女客道在椅子底下。她就不再為此操心，但是不久，空中小姐露出了大眼珠，當她看見這位女客在上廁所時，手中竟攪了一只小蜘蛛。

另外有些人，常常會在高空中求愛說情，於是空中小姐成了他們的目的物，有許多紳士君子——眼界非常高的——都認為空中小姐有無可抗拒的魅力。瑪麗奧倍克小姐——現在是美國航空公司的護士長，她說在她任空中小姐的七年中，向她求婚的不下卅人之多，目前的小姐不能達到這個數目是因為工作時間沒有她長久，追求的事太普通了。而這些日子，結婚是最大的理由使得空中小姐服務時期縮短。服務時日的短長和空中航線有關係，平均大約是二年，大多數小姐的婚姻，是她的工作直接促成，據統計數字，百分之卅下嫁本公司的同事，百分之廿一和機上認識的乘客結婚，而每一件婚姻裡都包括着多少次失敗和羅曼蒂克的遺囑。

夏朗梅郁小姐，服務於美國航空公司，在某一次行程中遇到了一位紳士型的旅客，結果她變成了他保險費的受益人。奧狄奧絲蒂蕾小姐服務於聯合航空公司，被一位法國人猛烈追求了數月之久，她從未聽說過他，可是他經常地送她糖果，花朵，和禮物，另外還寄給她各種書報雜誌，將上面有關新娘的文章還特地用筆劃出來，他曾經和她飛行過一次，竟然一見鍾情。最後她終於見到了這位遙遠的愛者，她告訴他這是毫無希望的，他倒就溫和雅緻地接受了她的拒絕。

吉利史泰，是TWA的空中小姐，她曾經歷過一次與眾不同的遭遇。這是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廿六日，從芝加哥到紐約的路程中，吉利的飛機接獲美國聯邦偵察局的無線電報，這時飛機正在畢次堡上空，清晨三點十五分。無線電報中說明有一個名字叫貝來司的傢伙，在日前闖入了好萊塢城的美國銀行，威脅經理交出現款一萬九千六百元，藏進一個棕色小提箱裡，逃逸無踪。貝來司是由於一輛被遺棄的汽車牌照所證實的。事後警局和聯邦偵察局查得有一個名叫約翰李却蒙貝來司的，在洛杉磯買了TWA航空公司的一張往紐約的飛機票。他又在芝加哥換搭了另一架飛機——就是吉利小姐服務的那架。

果然，有一位名叫貝來司的男子睡熟在吉利小姐的飛機第六號座位內。他身上蓋着一條毛氈。在這種情況下，吉利是未便走前去掀開毛氈，看看他穿的什麼衣服，而聯邦偵察局已經通知過這人所穿的衣服色澤。於是機長在離紐約上空尚有十分鐘處，就開亮了東緊安全帶的燈號。這樣吉利就有機會看清楚了，她發覺這人的每一點都和聯邦偵察局所描述的一樣，她把這個發現轉告機長，立即用無線電通知紐約，以便飛機降陸後可以接應。

當他開始走出機門，吉利就把這個罪犯指了出來，她站在他的後面，指給那些等候着的偵探們看，他們立即衝上來把他擒住——在他還沒有來得及掏出懷中的〇·三六口徑的手鎗時，吉利害怕得腳都軟了，可是他早被解除了武器。

國外航線上的空中小姐，她的職業因為乘客種族不同而顯得更形複雜。她必須熟悉國外的習俗，像飲食之類事情，更是特別重要了。

有一位TMA空中小姐，拿了一盤火腿蛋給一位回教徒，因此使這位乘客大光其火，把盤子都摔向她來。她忘記了他是禁吃豬肉的。所以這是十分重要的，空中小姐必須記住印度教人是位肉食者，另一種人是茹素的，還有許

多中國人吃不慣通常的美國食譜，只喜歡一遭混拌着的芒果，香蕉和煎蛋，每一條航線上，都替正統派的猶太人預備着淨食，他們的宗教不允許他們在安息日旅行——這又是一種空中小姐必須懂得的習俗。

語言在海外航線上也是十分重要的，泛美航空公司和TWA的空中服務人員都要至少懂得一種外國語。其重要性，可以從泛美琴尼亞羅埃絲——現任泛美航空公司大西洋分公司的督察——的經歷上得知其一。

若干年前，琴尼亞小姐在當空中小姐的時候，在哥倫比亞到巴拿馬的途中，她服侍着一位西班牙神父，這是他第一次乘坐飛機。他是到巴拿馬一家醫院去檢查身體的。由於琴尼亞的殷勤招待，和應用他本國語言和他談論，使他對之印象極深，在巴拿馬一二次之後，她接到一個電話，要請她去醫院一次，當她抵達後，她發現原來是老神父問起了她。醫生告訴她神父患着不治的癌症，他們要她向他說明。於是她告訴他，醫生說，他患着嚴重的潰瘍，在這時候無法施行手術。琴尼亞勉為其難地做了，這位老神父嘴角掛着微笑，他向她道謝，他說他早已知道他的絕症，他現在唯一希望是死在鄉土上。他請求她能和他一起飛行，琴尼亞告訴他願意試着做去。

可是琴尼亞被調回紐約，不久這老神父也到了紐約，還問起她來，可是由於傳說錯誤，竟有人說她已經出獄，離開航空公司了，但是事有湊巧，當他在去里斯本的航程中，所乘坐的飛機又是由琴尼亞羅埃絲服務。

琴尼亞說他看到她時高興得竟掉下了眼淚，一路上她就聆聽着他的故事，關於他的家庭，他的孩子時代，只要她有功夫，她就坐在他的旁邊，握住他的手。當他在抵里斯本前，神父的痛苦加劇，因此不得不注射嗎啡針。他說他感到十分慰藉，因為有她在旁邊做着看護的工作。到達里斯本後，琴尼亞看他搭上另一架直達他的祖國西班牙的飛機。他說他很高興，並且祝福她。這是她最後一次和他見面。

航空界的高級職員承認，空中小姐就是代表該公司的服務精神，而服務精神也就是每一家航空公司用以作事業上的競爭資本。幾家大的航空公司，似美國，聯合，TWA和泛美等，都苦心經營地建設着訓練制度，選用了大批專家在美國及加拿大各地羅致合適的空中小姐。

大公司自己辦有學校訓練女孩子，課目有五十種之多。在學校的學生，都住在宿舍裡，規矩像大學一般。小規模的航空公司把女孩送到十五家私立學校去受訓，那些學校的課程是專門爲了空中小姐而設的。

空中小姐的薪金不一。最低級——新進入的——月薪一百九十五元。最高級，飛國外線的——超出四百元。每月的工作時間最多不得超過八十小時，過七十小時就要加班。

空中小姐的體格條件各公司大致用似，大公司似美國航空公司，擁有一千二百名空中小姐，小公司似加利比亞——大西洋航空公司，僅有七人，但都是一樣。她的體重不超過一百廿五磅，高度在五呎一吋到五呎七吋之間，年齡限是廿一歲至廿六歲，目光要佳，不戴眼鏡，身體健康。這些條件，使空中小姐平均年齡為廿四歲，高度為五呎四吋半，體重一百十三磅。因為面貌娟好也是極重要的一個因素。所以她必須唇紅齒白，容光煥發，她的體態必須勻稱，她的頭髮必須剪得短短，即使不剪短，也必須做得高高不讓它掛在衣領上面，頭髮的顏色倒並無規定，雖然過去有一家國家航空公司，曾規定要用金髮女郎。這個規定引起了糾紛，而被紅髮黑髮女郎控為歧視，另一家中央航空公司，是飛的德薩斯和渥克拉胡馬各州的，因此他們用的空中小姐都是純印第安血統，倒也沒有別人抗議。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是僱用美籍女郎的，但也有例外，像TWA就在法國巴黎聘用男女服務員，泛美公司在海外線上

一九三八年民航局成立後，開始有統計數字，因意外而遭死亡的空中小姐已有六十四名，但這些數字僅是在民航局登記的航空公司記錄，其他沒有登記的航線上失事的，尚未算在內呢。

這些殉職的女孩中，有一位瑪麗法蘭西斯荷士萊，在她死後曾用她的名字籌募了一筆基金。大家都稱呼她法蘭基，她是在國家航空公司服務的。當一九五一年正月，她在紐約到美亞米線上工作，飛機在費城國際機場墮地起火，她領導了廿五個乘客逃離火場，她先後從機艙進出十一次，在最後一次她不復出來了。因為那時飛機整個已被火焰包圍，尚有四位婦人二個孩子在機艙內。當他們事後找到她的屍體時，發現她的手臂中尚抱着其中一個孩子。國家航空公司用法蘭基基金名義，在美亞米創辦了一個新護士訓練所。法蘭基才是一個標準的空中小姐。

用的南美洲女郎。

航空公司的相同條件是空中小姐必須未婚。也有幾家允用離婚的或寡婦。但她決不會是一位母親。然而有時候空中小姐偷偷地結婚了，因此當她的勻稱的身材，漸漸地不勻稱起來時，空中小姐就被叫去詢問，結果總是承諾已經結婚，不數月就要做媽媽了。

有一位小姐在記錄中記着，她的強壯的兒子在出生前已經有了三百七十五個飛行小時。而通常空中小姐每月飛行只有七十五小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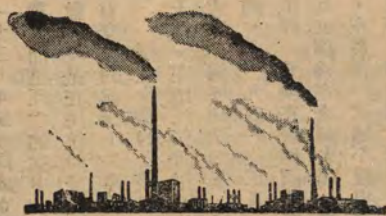
標準的空中小姐應受過二年大學教育，或是同等的——像事業和護士訓練等，航空公司才會採用。為了吻合她的勻稱的體態，空中小姐的制服最漂亮，平常大半是一件短外衣，一條裙子，和一頂船型帽，帽上繡着公司的標幟。

自從一九三〇年，愛倫邱登，一位護士，提倡由婦女在飛機中服務旅客後，迄今空中小姐已有四萬之衆。愛倫現在是佛利諾州一家醫院的護士長，她曾受僱於聯合航空公司，在西部二個城市間往返服務，並代為訓練其他的女孩，於是她創立了一個新的事業。

這個職業的從業員都對於本身職務感到十分驕傲，她們的服務精神與衆不同，有些人在服務中，以身殉職。當



漫畫——「我們該換一換地盤了！」



# 聳立 雲際的 高烟囪

· 某人 ·

卡斯吐提斯建築公司的獨佔事業

在美國蒙坦那州的幽靜地區裡，有一座奇特的建築物矗立於蔚藍天際。這座建築物高大絕倫，即使整座的華盛頓紀念塔也能輕易地拋擲到它的裡面去，美國只有絕少數的幾個大城市裡的摩天樓可以和它等高齊觀。

像這種五十層樓高的建築物竟矗立在這樣不平常的地方？可是這並不算稀奇，在一萬二千呎的南美安第斯（Andes）山上和受着戰爭恐怖的韓國還不是也有這樣高的建築物？再說，美國加里福尼亞州的最高建築物，也同樣的並不建造在大城市裡。

要是你曾經仰着頸子瞻望過這種令人目眩的崇高建築物，你毫無疑問地會承認這種巨大的「工業烟囪」實在堪稱為世界工程奇蹟之一。並且更令人驚訝的是全地球上這種最大的烟囪竟多數是由紐約卡斯吐提斯建築公司所一手承包的。

要談起這個會建造過一萬座以上摩天烟囪的工程公司的歷史，我們得追溯到這個世紀之初，那時有一個年青的德國人，阿爾豐斯·卡斯吐提斯，他在考慮一個許久以前就使工程師們感到頭痛的問題。那時許多工廠附近的郊區都蒙受到災害；植物枯萎了，人們患了哮喘病。主要的原因便是由於低烟囪所散播出來的有毒烟塵。

很明顯的，要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便是建造高烟囪

烟囪是在加里福尼亞州的塞爾拜，高六百另五呎，僅低於前者六呎，也是由卡斯吐提斯公司建造的。

能吞下華盛頓紀念塔的蒙坦那州大烟囪比上面二座略遜一籌，只有五百八十五呎高，但它軀體的龐大却是全球之冠。基部直徑八十五呎，頂部直徑六十呎。

在卡斯吐提斯公司的紀錄上也有幾百座非工業用的烟囪，例如白宮烟囪，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裝飾用烟囪，以及紐約康瑪陀旅館的隱蔽烟囪等等。

目下公司在承攬建築中的高烟囪共有四座，均係用鋼筋混凝土建造。其中的三座自基礎至頂共高七百另七呎。

另一座建築於加拿大翁太里奧（Ottawa）的是大英帝國領土上最高的烟囪，高六百三十七呎，頂部內徑三十呎。

跟卡斯吐提斯的工程師們談到巨大的工業烟囪時，他們的眼睛中閃爍着光輝。「沒有這些高烟囪，」公司的總經理愛特·霍尼說：「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他不等我回答就繼續說道：「整個工業便會垮台，——連帶的經濟便會崩潰。我所講的高烟囪的功効，那些低烟囪是無法做到的。」

高烟囪等於是向天向上層氣流中通進了一根管子，讓烟塵從氣流中發散淨盡，不致危害到工廠附近的郊區。當

，可是工程師們對這一點只能搖搖頭。他們認為建造超過一百呎高的烟囪，要使它沒有坍塌之虞，是不可能的。並且這樣高的烟囪還易於被颶風吹折或是受雷電擊毀。

可是卡斯吐提斯並不沮喪。也許用普通方磚建築的烟囪不牢固，可是為什麼我們不製造弧形的磚塊呢？在這個問題上他撞中了建築的祕密，他發明了弧形磚塊，每一塊都略呈弧狀，並且證明用這種磚頭可以建築任何高度的烟囪。

工廠老闆們對他的發明極感興趣。不久他就開始建造一座二百呎的烟囪，以後他所建烟囪的高度繼續增加。他的弧形磚塊果然不負所望。由它建成的圓形烟囪確乎能屹立在颶風中不虞坍塌，而卡斯吐提斯裝配的避雷針系統也使它能避免雷電的襲擊。

阿爾豐斯，卡斯吐提斯是敢於將烟囪提升到新高度的第一人。由他奠定基礎創立的建築公司，今日已樹立下數以千計的技術上的新紀錄，它的事業也展佈到全世界，而這家公司在烟囪建築的地位上仍是首屈一指。

半世紀來，這家公司在世界各大洲上到處建造烟囪。從北極圈以至南水洋都有它們的成績，卡斯吐提斯在塔克薩斯建造了世界最高的烟囪，高達六百一十一呎。第二座高

你看到有些工程師在放層玩具氣球，或是坐着噴烟的飛機往復飛行時，他們並不是在尋趣作樂。他是在找尋水平氣流存在的正確高度。他找到的氣流必須有足夠的能力將烟塵帶走，然後他才能決定將來建造烟窗的高度。

「你可以從這裡看出高烟窗的重要性，」公司裡的一位工程師解釋道：「這是一座烟窗裡噴出來的烟，每分鐘可達四十噸之多。」

建造這樣龐大的烟窗可以說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建築工程之一，因此使卡斯吐提斯公司得在這一行上獲得如許成就。設計烟窗的工程師，指導建築的工頭，以及實際爬上高處動手的工人均列入為建築業上的菁華。有學位的工程師至少得在公司裡工作五年以上才能算是製造烟窗的專家。一個工頭至少要有九年以上的經驗才能擔任監工的責任。

擔任實際建造工作的也並不是普通泥水匠。他必須集體力、技術與勇敢於一體，這樣他才能搬動十二磅重的磚頭或是沉重的混凝土塊在數百呎高的架台上工作。

砌磚工必須有高超的技術，說起來也許不易令人置信，他們只單憑眼光的判斷就能把每一塊磚頭放在最適當的位置，但落成後的烟窗却有端正而美觀的尖削度。

間比賽——但迅速的程度完全得看當地天氣的好壞。

墨西哥聖路易斯·坡安西(San Luis Potosi)的高烟窗，因為那裡是熱帶，所以工程可以進行得比較緩慢，多季也一樣可以工作，但寒帶區域的工程，例如銅岩的五百十呎大烟窗便只能在春季開始，而且必須在冬季降臨前竣工。

一座烟窗的建築時間，從基礎直到避雷針的白金尖頂只需六個月就可以完成，這樣迅速的成就有賴於砌磚工每天能有砌磚一千五百塊的成績，但混凝土建築工人却自吹可以做得比砌磚工更快一籌。

工程師們對公司裡趕工完成的大工程，事後總在懊悔趕得太匆忙，事實上，他們在建築完成之後，老是想這這種在特殊情形下趕造出來的烟窗從來就不曾建築過。

一九三八年，加拿大國際鋁業公司購下斯吐提斯公司在北極圈以北二百英里的芬蘭彼賽摩(Pesamo)建造一座大烟窗。卡斯吐提斯工程師們立刻發現這件工程非常艱巨，因為一切需用的材料必須在冬季道路凍得結實的時候從遠地運來。

建築一經開始，就須跟漫長的北極冬季比賽。建築師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十月裡的寒風自北襲來，已凍僵了工

每一個在大烟窗高處工作的工人，經常都在受着高空的威脅。(地面工作人員與高空工作人員在數量上普通是二比一)卡斯吐提斯公司早先有一個工人曾從四百七十呎高的烟窗上墜落下來，幸而中途絆住索上，被人救下未曾送命。

但實際上這群攀高工作人員對這種危險已安之若素了。卡斯吐提斯公司東部建築公司的經理說：「這比穿過馬路還安全一些。」他本人就攀過幾百座高烟窗。

在高烟窗上工作時，被高處落下的東西打中的危險也許要比本身從高處墜落要來得大一點。曾任公司經理多年的奧康諾(Bernard O'Connor)有一次到工作現場去時，一塊從高處落下的磚塊正巧擊毀了他的草帽邊。

今日，公司有嚴格的規定：凡工作人員必須戴名為「鉛帽」的堅硬保護盔，以避免高處落物的危險。最近，有一個工人的頭部被一個自三百呎處落下的鐵錘擊中，幸賴「鉛帽」之助，他的頭壳僅略受微傷。

在異鄉工作的卡斯吐提斯公司工程師們常會遭遇到許多特殊的問題。例如在土耳其建造烟窗時，該地十分荒僻，他們發覺從本地取磚頭不如遠自美國用船運來方便。這在建築工程上是非常罕見的情形。每一件工程都得跟時

人的指頭。

可是卡斯吐提斯公司無法贏得和戰爭的比賽，當烟窗行將落成之時，它首先被蘇俄所佔，繼之被德國佔領，德國在戰敗之兆已顯，俄軍將迫近之際，破壞了這座烟窗。俄國工程師們想把它修復，但他們感到束手無策，便立刻向紐約的卡斯吐提斯辦事處求教。

那時美國跟蘇俄尚在親善階段。協助重建該處受戰爭破壞的工廠似為義不容辭，卡斯吐提斯公司便同意給予蘇俄修建上的技術協助。

最初蘇俄派了四個工程師到美國紐傑賽的卡斯吐提斯公司裡去實習，因為那四個俄人英文，所以尚須有人在旁翻譯。最後他們放棄了這種長時期的學習。卡斯吐提斯公司終於簽訂了合同，同意派遣兩名工程師到彼賽摩去實地指導修建。

美國工程師到了彼賽摩以後，這才真正了解鐵幕內的工程建造方式。他們到了該地四個月以後才倒下第一滴混凝土。蘇俄雖然有的是奴工，但他們懂有的機械設備只是些破爛福特小卡車。

過了幾個月，兩位美國工程師返國了，他們報告說，烟窗還只建造了二十呎。據後來秘密地得來的消息，說俄

國人已建造到三百呎的高度，比原來設計減低了二百另五呎。在這樣的高度上，煙囪裡噴出來的有毒煙塵會使附近的城鎮蒙受到毒害。

任何人瞻仰過大煙囪的聳立雲際的高度，不免要驚訝爲什麼它不會被颶風吹折。可是卡斯吐提斯的工程師們就從來不會擔心過。他們建造的煙囪足以抗禦每小時一百英里的颶風，在熱帶區域的煙囪有時在更利害的風暴中才立着。

事實上，一座圓形的煙囪對風暴的阻力很小，空氣僅在其周圍環繞流過。同時，一座煙囪是建築得可以允許有些許搖晃的。一座三百七十五呎高的煙囪可以自中心線向左右晃動一呎六吋。

高煙囪常被雷電擊中而遭到損壞，但卡斯吐提斯的煙囪却很少受到這種災害，因爲他們設計了可靠的避雷針。即使在建造過程中，他們在吊桿上也裝着避雷針。因此工人們也從來不會受到過雷擊。

人爲的爆炸對卡斯吐提斯的煙囪也不易生效。一九一七年哈里發克斯因船隻爆炸遭遇了一次極大的災害，好幾百棟房子被震坍塌。在爆炸前數天，卡斯吐提斯剛好爲帝國石油公司造完了最後的第六座大煙囪。新落成的煙囪雖

然未經長期乾燥，但它在火中兀然無恙。

卡斯吐提斯煙囪最大的一次考驗要算是一九五三年二月間巴爾的摩那次的爆炸，廣大的一片區域裡都會受到猛烈震動。爆炸的起點是在一家工廠的三百五十呎高的煙囪內部。但爆炸發生以後，檢查這座煙囪却絲毫沒有損傷的痕跡。

譯自 Cooney 七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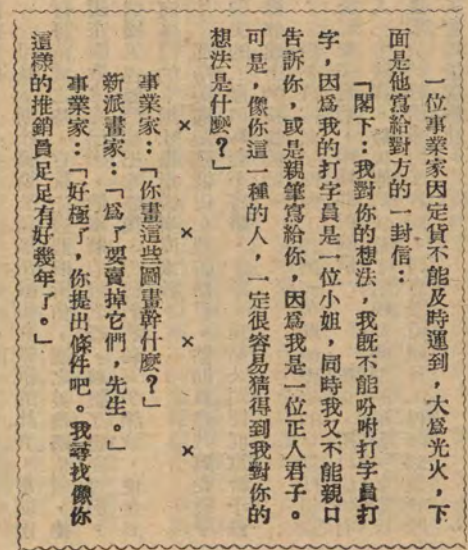
一位事業家因定貨不能及時運到，大爲光火，下面是他寫給對方的一封信：

「閣下：我對你的想法，我既不能吩咐打字員打字，因爲我的打字員是一位小姐，同時我又不能親口告訴你，或是親筆寫給你，因爲我是一位正人君子。可是，像你這一種的人，一定很容易猜得到我對你的想法是什麼？」

事業家：「你畫這些圖畫幹什麼？」

新派畫家：「爲了要賣掉它們，先生。」

事業家：「好極了，你提出條件吧。我尋找像你這樣的推銷員足足有好幾年了。」



## 為醫師解決疑難的病理學家

春 譯

台大附屬醫院最近成立病理科，這無疑是病家福音。病理學家不一定是名醫，但本其專長爲醫師診斷病情。本文是柯里爾雜誌訪問美國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的報導。

某天檢驗室的助理主任打開一個從路易士安那州寄給美國聯邦調查局華盛頓總部的盒子。裡面有一具骷髏和幾片碎骨。這是一個特種的人發現後交給當地警察局的東西。在骷髏的後部有一個孔。這孔很可能不是子彈的進口。

聯邦調查局檢驗室的人說：「這或許是那位軍醫署將軍研究的資料，把這東西送去罷。」

上述將軍是愛爾伯特·帝可塞准將。他是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的院長，是位著名的病理學專家。病理研究院是國防部最出色一個機關，可是一千個美國人中難得有一人聽說過這機關。

這所研究院的院址和聯邦調查局的檢驗室隔華府橫街區遙遙相對。前者是一座古老陳舊的紅磚建築，後者却是用克羅米金屬和玻璃建造的簇新大廈。聯邦調查局的檢驗室難以設備完善，檢驗技術高明著稱，但職員中尚無病理學專家。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的五百男女員工中，將近有五十位是病理學專家——包括軍醫和普通醫生。兩個機關的很多業務頗相同。當聯邦調查局偵察的案件中需要病理學上的證據的時候，調查局局長愛帝格·胡佛的屬員就到橫街區對面向隣居那裡請求使用顯微鏡檢驗和技術上的協助。

社會上一般人士已逐漸明瞭病理學專家可說是醫師們的顧問。病理學專家的工作是在明身體各部組織因疾病或

傷害而發生的基本變化。利用顯微鏡研究身體組織內細胞的形態，病理學家可以辨別身上的疙瘩是否是毒瘤，又證明一個人的死因是心臟病還是中毒。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的專家每人有一項專長，他們研究的範圍從頭上的牙齒到足指無所不包。

奉命研究從路易士安那州送來的髑髏和碎骨的專家是羅伯特·提標德博士。他是法醫病理組組長。是一位天才卓絕的青年醫生，平時好玩橋牌。

把碎骨分別歸類後，再檢出和髑髏有關的骨頭，這些研究院的專家從牙齒和頭蓋骨上的紋路證明被害人的年齡只有五歲。他們不能辨認是屬於男孩還是女孩。因為只有到達成年後才可以從髑髏上的前額骨和眼窩以及胸骨的形狀辨出男女的性別。

病理學家很肯定的鑑別髑髏上的小孔是槍彈造成的。小孔內部的邊緣較大的形狀很明顯是外傷造成的。很可能是被一粒〇、二吋口徑手槍的子彈擊穿的，因為創口的直徑大約有十分之二吋。在髑髏的對面有另一孔，極像子彈出口口的彈孔。子彈進口的週圍有輕微成直線的裂痕，表示開槍時，槍口距小孩的頭部很近，或許只有兩呎。子彈成四十五度角度從上部射進頭部，想必是一位成年人站在

相同見解，直到發現美國一個師團共有四萬人員，即使在平時，一個師團內發生的刑事案件和需要刑事偵察的行動差不多和一個美國小城市相等。

奇異死亡案件所產生醫學上的難題是提標德博士努力研究的一項目標。他有一對嚴肅的藍眼珠，但言語和行動却很幽默。他和他的同事都一致盡心盡力研究他們業務範圍內的科學。提標德今年尚未滿三十歲。他畢業於杜克醫學院，後得洛克菲勒基金會之協助到哈佛大學深造兩年，專攻法醫學。在哈佛時期因成績優越曾蒙美國總統嘉獎。從軍後任中尉軍醫，奉派在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服務，不久昇任法醫病理組組長。一九三五年夏季退役，但仍應邀擔任該組組長以迄於今。他最大的興趣是毒物病理學。

提標德博士喜歡向每年冬季從全國各地來到華盛頓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參加法醫病理討論年會的六十多位專家反復解說，毒物學是研究中毒現象的科學，其範圍極狹。毒物學家主要工作的範圍是化學。使用瑞希及馬其檢驗法，甚至人死一年後，仍能在被害人的重要器官中把砒毒分離並決定其中毒量。但有幾種其他毒物進入體內，往往等不到毒物學家來分析，已經排泄乾淨。

小孩後面開槍，擊斃此孩。使用愛克斯光線檢查子彈進口發現有金屬碎屑附着創口，因此將髑髏送還聯邦調查局再使用分光術分析金屬的成份。分析的結果發現這金屬是鉛和錫的合金。這種合金無疑是來自表面沒有硬金屬包被的子彈頭。

具備這些知識後，聯邦調查局藉此獲得一年半以前一件誘拐兒童的疑案的真相。那年春天，有一位退伍軍人忽然異想天開，拋棄自己的妻子愛上另一位女人。某天他突然帶著五歲的兒子離家。不久以後，發現這父親和他的女友為槍殺害，附近找到一枝〇、二吋口徑的手槍。十八個月以後，在很多哩以外又發現上述小孩髑髏。當初因為不到小孩的下落親友們通知聯邦調查局，認為這可能是一件誘拐和謀殺的事件。狩獵人發現的髑髏供給這次悲劇最適當的解釋。這位退伍軍人的愛人很明顯的痛恨他前妻生的孩子，並且和他商量把孩子殺死。後來這父親痛悔殺死自己兒子的行動，用同一把手槍把情婦殺死後再行自殺。

提標德博士主持的法醫病理組只是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的各項活動中很小部份。研究院協助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也只是其業務的極小部份，一般人常懷疑為何美國武裝部隊要設立這所研究院從事法醫的工作。最初本文作者也抱

舉例說，一位中一氧化碳毒的人，從含毒空氣中施救出來的時候仍活着，毒物學家在被毒七八小時以後就很難從血液中发现絲毫的毒氣的痕跡。可是被害人數天後可能死亡，因為一氧化碳使血液不能攜帶氧氣輸送到腦部，腦細胞因缺乏氧氣受損，終於不治而死。在這種情況下，毒物學家則束手無策。但是經過死亡後的屍體解剖，病理學家可以用顯微鏡發現腦部的灰色質有極小死細胞的集團和與眾不同的環形出血現象。

再舉一例，有一位在韓國作戰的美國軍人在準備藉輪替制度回國的前數週，忽然吐血，不得不入釜山後方陸軍醫院治療。入院不久就昏迷。他不久發生黃疸病，腎臟已停止作用，四天後死亡。臨床診斷發現腎臟病，因為染上黃疸病而且死者生前多嗜酒。肝臟也呈現嚴重疾病。死後屍體解剖證明臨床診斷無誤，因為肝臟膨漲多脂而且變黃

當屍體各部切片後，製成可供顯微鏡觀察的標本送到華盛頓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時，提標德博士立即發現相反的死因。肝臟細胞確為球形脂肪質包圍，但肝臟細胞的損壞現象普遍呈現於全部組織，而非像一般肝病現象只集中在中央靜脈管附近。更進一步發現脂肪已滲入心臟肌肉的

細胞，腎臟的微管，以及腦細胞。提標德博士的診斷是「磷質中毒致死」。

用化學分析方法不能得到任何結論，因為倘使一個人中磷毒，而生命能延續四十八小時以上，則體內的磷質毒素可以排泄乾淨。這位病人中毒後却活了四天才死。事後在韓國的調查證明病理學家的診斷是正確。在這位軍人逝世前不久，他收到未婚妻的一封信，宣佈和另一位朋友結婚。這位軍人吞服含有磷質的殺鼠藥。

另有一件醫學上的疑難是發生在德國。有一美國駐德機關的職員突然失蹤。他死前已陸續狂飲數週之久。美國憲兵在一處售賣啤酒的家中找到他。那時他已神智不清，送入陸軍醫院後仍在昏迷狀態中。根據他的病情診斷，很明顯的是飲酒過度，再加上白賴特症，以致死亡。（譯者註：白賴特症是腎臟病的一種，患者小便中出現過量的蛋白質。因首先發現者，英國醫生 Robert Bright 而命名。）三天後他則死去。照例他的遺體解剖後，取下數塊送到華盛頓去檢查。提標德博士用顯微鏡檢查後，立即發現這人沒有白賴特症的特殊象徵。他再用極化光把玻璃片上的切片仔細檢查，立即發現腦和腎臟的組織在顯微鏡下有像星光閃爍的現象。這無疑是二乙醇結晶。這位不幸

的酒徒因誤飲汽車水箱防凍劑，中毒而死。

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的前身是陸軍醫學博物館。該館成立於一八六二年。今日研究院各項業務範圍的廣泛已非當年博物館可比。博物館現今是研究院的一部份，館址在獨立路和研究院相對。該館迄今尚在展覽創辦時代的一項值得紀念的標本——當年聯邦志願軍第三師團長席克斯少將的大髒骨。這位少將的髒骨於一八六三年七月二日在哥德斯堡戰場上受傷，並且在戰場上把腿鋸掉。將軍把鋸下來的小腿用一具小型棺材裝好送交陸軍醫學博物館收藏。內戰終止後，他常常把朋友帶到博物館參觀。

目前到博物館參觀的人每年約有十五萬人。在這裡可以見到最新醫學上的展覽品，例如身體受到原子彈傷害的結果等等。在此展覽原子彈殺傷的結果是最適宜的地方，因為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的院長帝可塞將軍是研究原子彈殺傷效果的權威學者，並且出版很多論文研討有關放射性傷害的病理學。在廣島，長崎，和比基尼諸地原子彈爆炸後所得病理學上的資料都送到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去保管。帝可塞將軍指出百分之八十五的原子彈受害者是受到震傷和熱傷，這種傷害和普通炸彈的傷害在病理學上完全相同。其他百分之十五的傷亡是屬於離子輻射傷害，因此

在病理學上要設法特別治療。原子彈爆發後產生的放射傷害使體內造血機構損害——指骨髓和淋巴球而言——而產生不凝性貧血症。這種貧血症是不能用肝精和鐵素治療的。其結果是全身各部組織發生出血現象。

遭遇放射性傷害後，非但紅血球逐漸減少，白血球數也降低。因為白血球有抵禦病菌侵入的功能，一旦減少身體就易感染其他傳染病。這是原子彈被害區域醫藥人員應當注意的事。平常患扁桃腺腫的病人，體內白血球有向扁桃腺集中的現象，因此使病況不致嚴重。在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的資料中，很多受到原子彈輻射傷害的人，一旦發生扁桃腺腫症，扁桃腺集中的白血球數少，因此使侵入的病菌向肺部，心臟，腎臟等處蔓延。病人最後死亡。

帝可塞將軍成為原子傷害專家的經過是件偶然的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內，他是軍醫上校，曾在海外各地主持陸軍醫學化驗室。當第一枚原子彈轟下時，他恰好在太平洋戰區。日本投降後，他奉派在研究這種新武器效果的聯合委員會工作。

這位將軍立志研究病理學的動機也是偶然發生的。他在一九二四年在堪塔基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後，很想成為一位眼科專家。在約翰·哈勃金斯醫院的眼科見習後，又接

受陸軍軍醫署一年的輪換見習工作。在此期內，追隨著名病理學家克瑞格上校工作。克瑞格上校是前任陸軍醫學博物館館長。

帝可塞將軍曾說過，和克瑞格上校一類的人接觸後，使他決心留在軍中服務，並且立定志向以病理學為終身事業。

雖然如此，這位將軍並沒有完全遺忘他早期的志向。在一九三九年他和他的前任主任合作創立並德拉斯眼科病理學院，使眼科醫師獲益不少。

帝可塞將軍是一位矮胖健壯而有充分精力的人。目前正是他壯年有為的時候。同時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充滿了快樂。他當好大笑，這種笑容和他戴上眼鏡的一對慈祥棕色眼睛恰好配和。

他曾對我說：「我們這裡是個偉大的團體，我只擔任聯絡的工作。這種工作是集體工作，我對我們的工作感到非常榮耀。」

這確實是種集體工作。第一，這機構是三軍聯合的產品。帝可塞是陸軍的將官，手下的兩位副院長，一位是海軍上校西里沃特，一位是空軍上校湯普生。第二，研究院常和聯邦政府的其他機構合作處理病理學上的問題。除聯

邦調查局以外，退役軍人福利局，公共衛生署等機關經常和這研究院合作。第三，這研究院除研究軍醫業務外，尚協助一般民衆的醫院。

就六千多件送到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去研究，判斷，和檢討的工作而言，其中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是屬於民衆醫院的。所有關於民衆業務的紀錄都和研究所內原有的五十萬件紀錄歸併在一齊，並且按「標準診斷分類索引」方法，使用卡片機分門別類存入檔案室。檔案室在研究院的地下室，其中有水汀加溫設備，現存的檔案已擠滿了這些地下室。在華府穆爾區的這座紅磚建築物現在已是世界上著名診斷中心之一，同時又是一所解決醫學上疑難問題的場所。

美國任何都市的警察局長或鄉村的警察首長都可以利用聯邦調查局偵察罪犯的技術和所保存的中央指膜紀錄卡片。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也以相同的服務原則將其中的紀錄和經驗，透過美國病理紀錄協會，供給美國一般的醫藥界。美國病理紀錄協會如今分設二十二個專題小組，從心臟病到癲癲等無所不包。雖然這是一個民衆捐款成立的組織，但與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的密切合作，使事實上軍民的兩機構如同一體。任何開業的醫師，透過當地病理學家的

協助，可以把他任何醫藥上疑難問題，送交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研究，並代為解決。下面是這項服務工作的一個實例。

加尼福尼亞州有一位牙科醫生手腕上產生一個疙瘩。他立即去請多經常替他治病的醫生。醫生勸他到醫院把硬塊進行生理解剖。把硬塊的極小一部分切片用顯微鏡檢查加州醫院的病理學家認為呈現於顯微鏡下的形狀很像肉瘤，這是一種軟性組織的癌症，病況很可能變化為致命的毒瘤。這種肉瘤是不常見的癌症，當地醫院的病理學家不能肯定診斷，倘使確屬可怕的癌症，勢必要這位牙醫的手和腕都鋸掉，而這位牙醫從此再不能為人治牙了。因此醫院的病理學家把附在玻璃片上的切片航空郵寄到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請求證實是否是毒瘤，並且要求將結果用電報答覆。

切片到達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後立即交醫務服務處辦理。該處每日平均接收二百餘種的標本和樣品。該處的司高汀醫師把切片貼上印有「緊急」字的紅色標籤，送給婦女兵團的德瑞克少校轉交許曼醫師。許曼醫師不是軍醫。他畢業於賓塞維尼亞大學，是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的接運組織腫瘤專家。

許曼醫師的工作環境較他的加州同行完善。在武裝部

師繼續說，「他患的是無關緊要的肉瘤。我們這裡的兩位助理學家不同意我們的意見，因此我們又請了數位和研究院有關係的民衆診所醫師來商量，其中有一位是紐約肉瘤名家之一。這些顧問一致同意，那牙醫所患的肉瘤不是致命的毒瘤。」

因此那位牙醫不須把手鋸掉，今後可繼續工作，並且解除毒瘤在精神上的威脅。這是一次病理學家從西岸加州到東岸紐約橫斷大陸的集體傑作。

各種情形的癌症佔去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的三分之一，最多的診斷是屬內外傷科。美國病理紀錄協會科學組主任格蘭地博士現擔任該會癌症治療高級指導。研究癌症的資料經常從世界各地送到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新建立的以色列共和國的幾所醫院與研究院合作檢討婦女癌症。此外菲律賓羣島孕婦們流行的水泡性子宮癌症也送此研究。非洲比屬剛果流行的特種肝癌則指定研究所的肝病病理學家杜平博士研究。

當本文作者參觀這研究所時恰巧有一箱標本從非洲航空運到。指明寄交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神經病理組主任海馬克博士。其中有三個大玻璃瓶，共裝了十五個人腦。海馬克博士前些時候尚在研究從日本送來的資料，關

許曼醫師繼續解釋說：「病理學家對肉瘤的處理必須注意其中細胞生長和發育的經過和未來的演變，而不能只注意這些細胞在顯微鏡下看到的形狀。就這方面說，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具備解答這種疑難的充分資料。研究院的病歷探索和統計組有十多位女職員專司其事。她們搜集每個病人的長期病歷。她們按時從最初擔任診斷的病理學家得到報告。倘使病人遷居，她們設法另找病理學家注意病人病情的發展，直到病人死後再找病理學家進行屍體解剖，以得最後結論。患病人終須死亡，無論是因瘤而死，或因其他原因而死，有些癌症用大膽的外科手術可以根治，有些癌症治癒後十年到十五年後復發。即使患癌症的人因其他原故死亡，我們解剖他的屍體也可以獲得有價值的知識。我們經過長期的考驗，因此可以對癌症細胞的生長經過得到結論。」

我追問上文所說的那位加州牙醫的命運如何？許曼醫

於原子彈對人類腦部的影響。其後又在研究普通熱泡中過濃性毒素所產生的一種稀少腦炎症。過去在美國只發現過五個人患過此種腦炎，其中三位患者是武裝部隊病理研究發現的。海馬克博士正在研究新近發現的幾位這種腦炎患者。其中有些病者經過初期檢查後，診斷為腦瘤，可是經過顯微鏡詳細檢查後發現腦細胞的細胞核中，有包膜的極小物體。讀者皮膚上有熱泡後，切不可驚恐。海馬克博士說，只有極少數的人，從熱泡可以染上腦炎。

武裝部隊病理學研究院的最出色的兩位職員是婦女，她們的聲望在病理學界人人都知道，可是她們兩位都不是病理學家，而且沒有醫學博士的學位。這是很奇怪而令人不解的事。其中一位是瑪麗·格雷達利女士，是試驗室的技術人員，她發明很多新方法把身體的組織細胞染色以便使用顯微鏡觀察。其他一位是海倫諾·堪培爾·懷爾德夫人。帝可塞將軍某次稱贊她道：「在過去的五十年中，沒有一個人眼科疾病上的供獻，比她更偉大。」

美國全國婦女新聞協會將一九五五年懷爾德夫人獎章贈送給懷爾德夫人，贊揚她在科學上的高深造就。獎章贈送完畢後，艾森豪總統趨前與懷爾德夫人握手並發表祝詞。總統致詞時，避免使用 *Toxoplasmosis Chorioretinitis*

生的有鈎條虫同屬一類，但只有在顯微鏡下才能見到。

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時，懷爾德夫人的發現使她成為知名之士。到這時候，已有兩萬左右盲人的眼球和生翳的眼球經過她的顯微鏡檢查。她又能指出，這種病被其他人錯誤診斷為毒瘤，結核症，青光眼，梅毒的原因。她已往曾和幾位同事研究過因血毒症引起的眼疾。她們使用的方法是血清檢驗。這種眼疾的原因是原虫的寄生，在貓，狗，鼠的眼球內常可以發現，但人類的眼球中，從未發現這種原虫。過去只有在人類的肺部發現過這種原虫。她們想知道，這種原虫將來是否會在人類的眼球內普遍的寄生。

解決這類問題的工作幾乎是懷爾德夫人的經常家務。從各地送到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的標本中，她選出一個比較有希望解答上述問題的眼球。她很辛苦的把這一個眼球做成二千三百多個切片，以便在顯微鏡下查看。連續很多晚間，在她吃過晚飯收拾餐具後，在餐桌上放好顯微鏡，把這二千三百多片標本一片又一片的仔細檢查。在這些二千三百多片中，她找到十二片可能有她所懷疑的那種原虫寄生其中。此後她繼續發現五十三個眼球中，也有這種原虫寄生。其中有三十個眼球被醫師斷斷為結核病。

研究院雖然是軍醫署的機構，但是類似海倫諾·懷爾

兩個英文字。這是醫學上很生疏而不易發音的字，懷爾德夫人因為在這方面的發現，而獲得那年的獎章。實際上，她在科學上的供獻已有多年。

懷爾德夫人是有一對細小藍眼的棕髮婦女。她雖然在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以及它的前身陸軍醫學博物館，服務三十多年，外表看上去仍很年輕。一九二〇年她到陸軍醫學博物館擔任試驗室技術員。兩年後，前任館長喬治·羅塞爾·堪倫德爾少校創立美國病理紀錄協會，首先指定她擔任眼科病理學的技術員。不久她成為全美最優秀的眼科手術方面的解剖專家。

實際上，她在眼科解剖學上的獨到之處，已使很多不在軍事機關服務的病理學家，不願自己親自動手，而把整個組織送給她，請她解剖。

在一九三八年，懷爾德夫人和她前任上司堪倫德少校合作已發表很多關於眼球的著作。在一九五〇年，她在汎美眼科醫學大會發表四十六種眼病研究報告。這些眼病都取於盲人，其中多數是屬於美國南部諸州的兒童。摘除這些眼球的理由是醫生診斷患者的網膜生瘤，或經醫生診斷，患有柯磁症。懷爾德夫人現場說明造成這些人失明的真正原因不是瘤症，而是線虫的寄生。這種線虫和在腸內寄

德夫人和她同事們的研究工作使軍醫範圍內外的醫生普遍受惠。帝可塞將軍說，進行研究某項問題的動機可能是從軍事上的需要為出發點的，其結果却使人受惠。這是研究工作必然的結果。再舉一例說，現今美軍的全球性責任促成世界上很多稀見的疾病在美國登岸的事實。二十年前，羅羅病（註一），黑熱病（註二），血吸虫病（註三），絲虫病（註四），等等怪病尚只是熱帶醫學叢書上稀有的名詞。現在美國在世界各地執行警察行動後，這些稀有的熱帶病已是美國醫藥界普遍的問題。

就血吸虫病言，這種肝臟寄生虫病傳染給很多美國駐在菲律賓群島的軍人。其中有很多人經過一個多月的醫治後，認為痊癒而退役。其中有些人回家二三年後，舊疾復發，又向退伍軍人醫院請求免費醫治。他們發生種種神經方面的症狀，例如身體上部分的癱瘓，盲目，羊癲瘋，和神經失常的癲癲現象。施用腦部手術後，仍有二十餘位病人不見起色。醫師們將病人的經過向武裝部隊病理研究報告。後來曾在韓國美軍第八二一七流動醫藥檢驗室工作的勞倫斯齊莫門中校，現調職到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服務。他在病人的脊椎部份血管中，發現這種肝病寄生虫的卵和成虫。

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參加韓國戰場前線的直接供獻是

共同設計避彈馬甲，這種馬甲是用尼龍和杜龍兩種人造纖維製造。在停戰的初期，仍為官兵樂用。這種馬甲的功用現在已人人知道，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是武裝部隊的病理學家在前線進行屍體解剖時，附帶的一種研究成就。陸軍軍醫中校何爾姆斯創導於先。陸軍軍醫少校恩諾斯協助於後，最後海軍軍醫上校西利番特終其成，前後指導設計這種避彈馬甲。他們利用他們的精良技術，分析在戰場上的各種致命彈頭和碎片的種類，和擊中身體上要害的位置，最後製成這種馬甲。他們關於血管硬化症的研究工作可能一旦救治百萬民衆的死亡。這症殺死的人數比一打以上的戰爭陣亡人數尚多。

血栓是老年人的疾病，通常和血管硬化有密切關係。恩諾斯少校最近把一段受到阻塞住不能流通血液的血管給我。塞住血管的硬塊用肉眼都可看見。他請我猜猜這人的年齡。我猜是七十歲到七十五歲。

恩諾斯少校回答道：「這入只有三十七歲。」

我再問，「這入如此年輕豈能患血栓而死？」

他回答道，「這入並非因血栓症而死。他在韓國戰場上頭部中彈而死。」

根據雅特醫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對陣亡人員的心臟大

更進一步的研究工作已超出病理學的範圍。帝可塞將軍對這項新發現心中感到無上的愉快。很不幸，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進行上述各種研究工作是有其限度的，因為該院迄今仍在用一八八七年的建築物。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陸軍醫學博物館的一位創辦人曾寫信給當時的陸軍部長，史大敦先生，要求准予購買半磅殺蛙虫藥劑。自從博物館擴充為研究院後，從保管檔案，紀錄，和標本的地下室，到存放高貴照像儀器的屋頂閣樓，處處擠得已沒有蛙虫活動的地方。現今該院的職員曾說，目前已沒有請購殺蛙虫藥劑的必要了。

美國國會已撥款給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在華盛頓喬治亞路路底的陸軍中心療養院的基地上，新建一幢有空氣調節設備的大廈。新址靠近和病理學有密切關係的兩個科學機構。兩機構的名稱是：華特·瑞德醫院的臨床病理研究室，和陸軍軍醫研究院的細菌學系生物化學系，過濃性毒素學系。倘無意外發生，研究院在本年度內可以遷到新址工作。

帝可塞將軍說，「遷居後，我們的團體才能真正發展我們的工作。」

動脈的研究，加上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的九百五十次屍體解剖的紀錄，血栓症在青年人中的比例遠較一般人所想像的高。何爾姆斯中校和恩諾斯少校進一步研究雅特醫師的研究工作。在他們在韓國解剖的三百具屍體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很明顯的有血管硬化現象。

讀者一定懷疑，何以一個人有了血管硬化現象，非但可以通过陸軍的體格檢查，而且可以有充足的體力到前線作戰。這問題的答案有兩種，一種是屬於表現於身體組織現象的，一種是生理上的理論。第一，供給青年人心臟血液的血管一旦全部或部分受到阻塞，青年人的身體組織可以建立一種和動脈管平行的循環系統。第二，阻塞動脈管的物質是血管內部產生的脂肪，高醇，和鈉鹽。阻塞青年人的動脈管的脂肪，是一種可逆變化，當真正的血栓現象發生以前，這些積存在青年人的動脈管內壁上的脂肪會回復溶解到血液中去。

從各方面的研究獲得的結果，武裝部隊病理研究院屍體解剖的統計，表示美國軍人患血管疾病的比例比韓國人高。這是因為美國人和韓國人的食物有很大的區別。這種事實可以指示研究心臟病和食物間的關係的一條途徑。這是一項很廣泛而且具有豐富收穫希望的研究工作。

譯自 一九五四年五月一日科里爾雜誌

註一：Loa-Loa 是在非洲蔓延的一種皮下及眼球寄生虫病。

註二：Kala Azar 是在東巴基斯坦的阿薩姆省流行的一種黑熱病。

註三：Schistosomiasis 是在非洲流行的一種血吸虫病。

註四：Guinea Worm 是在熱帶流行的一種絲虫病。

某一個鄉村裡發生了一樁慘劇；一個農夫所畜養的驢子竟把他的丈母娘踢死了。下葬之日，有一大群男人趕來參加，場面極為熱鬧。於是有人便慨嘆道：「這位老太太生前一定極得人心，所以會有這許多男人願意放棄當天的工作，到這裡來送葬。」

「他們並不是來送葬的，」那個農夫向他解釋道：「他們都是到這裡來想買那頭驢子的。」

## 獵海的紅人

Sonia Bleeker 著  
王達 譯  
(續完)

## ——美國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的故事——

## (六) 今日的红人

西北方印第安部落最早遇到的歐洲人係俄國人。俄國人是前往貿易的，交易珍貴的水獺皮，海豹皮，狐裘和貂皮等等。不過阿拉斯加的 Tliupit 族從來不許外人踏上他



需要新鮮獸肉，水手們就追趕熊，這時偽裝熊的紅人就仿效熊的步伐逃入叢林，因此水手們就被騙入叢林，誰知道林內早有紅人的戰士們等在那裡，水手們一到，刀槍弓箭齊發，水手們全部立時就斃。第二起水手們的命運與第一起相同。

大約在一八〇〇年左右，二艘俄國双桅船在 Tliupit 部落的海岸邊，即是今日阿拉斯加雪答加 (Stela) 附近停下。那時俄國人爲應付 Tliupit 戰士已稍具戒心。當紅人看到幾隊外人下双桅船有登陸企圖以後，他們即刻文起身體，帶上木質盔甲，提了標槍大槌，登上獨木舟預備出海與外來野人們作戰。俄人就將炮口指向紅人們，第一聲炮彈發出以後，紅人們知道遇到了具雷雷神



們的土地，他們祇愉快地圍着外來的奇異的貿易船，以他們的皮貨向俄國人交換幾串珍珠，幾段紅布；絕不讓外人登陸。

最初有一隻俄國双桅船在海岸外停下，船長派一隊水手登岸偵察，久不見歸來，船長派第二隊再登岸偵察，還是久候不歸，一直等了二個星期，最後船長祇能承認偵察人員失蹤的事實，這時一方面他再無水手可派，另一方面船在如此多亂石的險灘上又無法靠岸，究竟如何失蹤，不得而知。

解答終於在 Tliupit 族的神話故事中找到，神祕終於打破，真相始得大白。故事裡一個獵人披上熊皮，藏身於水手登岸附近的亂石叢中，水手們以爲找到熊了，船上正

力的敵人了，立刻掉轉舟向，紛紛回岸棄舟而逃，即刻回家捲起細軟物品攜妻帶女離村而遁。如是俄國人才踏上陸地。

早在一七二八年，當俄羅斯王彼得大帝，差遣丹麥籍探險家白令氏 (Vitus Bering) 向東方找尋土地和財寶的時候，俄國人已首次抵達阿留申群島。白令和他的探險隊穿過西伯利亞，在堪察加半島嚴寒的海邊造了兩條船，於一七二八年，駕了兩條船沿着阿拉斯加邊線，向北太平洋的未知處駛去。該時歐洲人對北美洲這個區域，知之甚微，很多人相信亞洲和北美是相連的，很可能那個時候的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對這個區域的地理情形，比歐洲人清楚得多呢，因為他們常常為追捕鯨魚，駕了獨木舟向北而去，並且漂在海上遇到坐在皮舟裡的阿留申和愛斯基摩獵人呢。

西伯利亞最東端東角 (East Cape) 和阿拉斯加威爾斯角 (Cape prince of Wales) 之間，祇隔着五十五哩的水面；這段水面在白令探險隊以後就叫做白令海；東西兩面的土人們早已來往有所接觸，有時是爲了拜訪，有時是貿易，也有時爲了戰爭。時至今日，他們仍是互相來往我們相信，早期由亞洲移出的人民，他們分佈在南美洲和

北美洲各處，他們不但是西北海岸一帶人民的祖先，並且是全美洲印第安紅人的祖宗。至於他們怎樣渡過這北極的冬天，我們無法知道；他們的遷移是步行的，沒有馬，不過我們確實知道，他們確帶了狗同行。他們在歐洲人來到這個區域很久之前，早在西北海岸一帶安居下來了。

當俄人在 Tlapit 海岸登陸成功以後，他們即在陸上建起堡壘來。Tlapit 部落的紅人們，藏在叢林內偷看俄人伐木，建屋，靈活的運用金屬工具，簡直是變戲法；製造東西，以他們的標準來說，簡直不需時間，瞬息即成。因此紅人們覺得這種神秘工具真好，他們也想要。女人們又看到俄人不用燒熱的石塊煮食物，而將食物置於罐內放在火上直接燒，也是希奇之至，她們也想像有這種罐子。因此慢慢地紅人就和平下來。所以當外來的貿易者將金屬斧和鏟給男紅人以換進海獺皮，取陶罐和幾枚針給女紅人以交換數張海豹皮的時候，別的紅人也都準備將他們的皮毯子和海豹皮取出貿易了。

俄國貿易者也拿有顏色的布，小珠子，線，紐扣，金屬吊桶來交易；也教紅人們用引火物在鋼鐵上摩擦而生火；紅人們來交易的時候，又用熱茶，糖，一片片的俄國黑麵包款待他們，結果引得紅人們羨慕不止。最初紅女人

高興地將整張海獺皮交換幾塊糖，帶回家去給小孩吃。不過慢慢地紅人們注意到俄國人對換得的皮裘是如此地小心保護着，使紅人們相信皮裘一定是外來的貿易者的珍貴物品，價值一定很高，所以紅人們漸漸提高皮裘的代價，要多換進一些物品。及俄人看到無法與紅人爭辯以求仍能低價收進皮裘的時候，他們就給紅人飲一些威士忌酒，紅人們真愛飲酒啊，即使最後飲醉而失去知覺他們還是喜愛，祇要有酒可飲，交易無有不咸，吃虧的仍舊是紅人。

無論如何當紅人清醒的時候，他們總能看出換得的東西少得可憐！明明是受騙了！一股怨氣又慢慢升起。貿易者爲防止這班憤怒的紅人有軌外行動，對換得的財物不得不日夜嚴密看守。不過其中也有幾個貿易者被紅人們捉去殺戮，財物搶劫一光，給紅人們分了。俄國兵於是更嚴加防範，但防衛得還不够嚴密，終於有一夜 Tlapit 又來了，放起一把火，堡壘給燒了。

但是和紅人們的皮裘貿易有暴利可圖，所以俄人不久又出動和土人建立友善關係，誘惑紅人重返交易。獵人們現在愛好捕獸用的鋼製陷阱和槍枝了。並且現在他們已能將換得的圓鐵，鑄出優美的金屬標槍頭，箭，和魚鈎了。俄人在西北海岸的貿易範圍遠達加利福尼亞北部，他

們企圖搜盡所有皮裘，獨霸此區市場，因爲現在他們遇到強力的競爭者了。當他們抵達西北海岸貿易不久，即遇到自東面來的一個赫德森海灣公司的競爭。赫德森公司亦在努力搜進皮貨，並且紅人們願意與他們交易，因爲紅人們喜歡赫德森公司的帶鞘的長刀和槍枝，但是最令土人喜愛的是赫德森公司的毛毯。因爲紅人取出了皮裘，需要毛毯來代替；很快地暖和的赫德森毛毯，立刻成爲紅人家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因此英國貿易者立刻搶去了俄人已得的優勢。

毛毯用處很大，白天作坐墊，晚上作床單，男人和女人還可以用來改製外套，貿易者用毛毯和印第安人交換獨木舟和皮裘，這樣在交易中以毛毯算數目，很易使紅人懂得價值的意義了。

印第安人從這時起有衣服可穿了，每人穿起赫德森公司的毛毯外衣，帶着毛毯帽子，不過他們仍舊是赤足的，即使冬天也是一樣。衣著用的毛毯很輕軟，淡藍色圍以紅邊。聰敏的婦人們，用紅布剪出她們丈夫設計的圖案，一隻狼，一隻駝鳥，一隻海豹，鑲在毛毯的中央，使衣著更爲生色。衣著毛毯的邊上，又釘上幾枚珠母鈕扣，這是與早日用具裝飾物最接近的改變。

紅人繼續不斷以皮裘換進毛毯，然而毛毯本身又非常經久耐用，因此隔不多久存置就非常豐富，形成過剩的現象，起先紅人祇知道儘量收進，裝入箱內藏置高閣；不久想出手花樣，開始在贈禮宴會上擺攤。那時的贈禮宴會形跡鋪張了，一下子數千條毛毯贈掉，為的是但求主人和他的家屬能更為有名，威望更大。酋長們越變越瘋狂了，為了要迫他的競爭者燒掉些毛毯，他在宴會的火上，一下子先燒掉數百條毛毯。

友善的貿易者勸他們不要這樣瘋狂地燒毀財物，但是他們不聽，假使他們的禮堂不適合舉行燒毛毯的宴會，他們就搬到露天去舉行。被邀請的賓客又不敢不參加，怕會給人家笑他是懦夫。酋長與酋長間拚命競爭因此導致口角，並且愈變愈烈，戰爭與殺戮也更多而猛烈了。起先是好心的貿易者，後來是傳教士，想減少他們由此財富而起的戰爭，但却很少成績，直到一八八三年，由美國政府出面禁止舉行贈禮宴等等，慢慢地才將情況改善。

不過，即使是印第安人中間最猛烈的互相殺戮，其死亡和被毀的程度，也不及在一八二九，一八三六，及一八四二年西北海岸所發生的天花，熱病，麻疹等流行性傳染病來得大。這些傳染病由歐洲人帶入，而印第安人先天無

抵抗，後天又無免疫的能力，所以病發不可收拾，死亡數以千計，疾病傳播得真快，紅人來不及逃亡，因此常常一下子整個村落都死光了。

對西北海岸印第安人口的數目，俄國人和英國人都沒有確實的統計數字，據他們估計，各個部落統統在內約有數千人樣子。但是一八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美國政府自俄人手中買進阿拉斯加，那時人口總數，祇及歐洲人來到前的十分之一了。

貿易開始以後，紅人們賴以為生的大量海上大動物也漸漸少起來了。海獺少得最快，一八三〇年已很難找到；海豹也不常露面；但是鮭魚還似從前一般，每年春夏群集海灣內，朝山溪的上流游去。鮭魚還是紅人們的主要食物，他們仍舊小心地曬乾，燻好，貯藏起來，但是並不是再為多季的宴會貯存了。因為海生大動物日漸減少，他們若再浪費食糧，則嚴寒的冬季難免會無法度過了。

貿易者和俄國英國的傳教士試着幫助印第安人，他們教婦人們如何用布製衣，因為那時皮貨已很少，同時價值很高。他們在村中教堂附近建立小醫院，同時警告紅人們遇病即刻就醫。他們也督促紅人們送孩子入教會學校，在那裡他們可以學習講，讀和寫俄文及英文。

即使新的金屬工具傳進來了，紅人仍舊為彫刻而忙碌。新的鑽頭，鑿子，鋸刀用一會兒就很習慣了。他們仍舊愛好他們斧頭的式樣，不過現在不是石製而是鐵製的了。有了新工具，他們在碟子上，面具上和獨木舟上刻出的圖案更為美麗而複雜，雖然仍是根據他們各部落的特有花紋彫刻，仍舊不脫西北海岸區域的特式，不過却變得更形耽於幻想了。

到一八三〇年，彫刻上又興起了新作風：刻圖騰柱。這時以前，紅人祇將庭前的柱子加以彫刻和油漆。及至圖騰柱的興起，那是一枝直立的高桿頂上刻下駝鳥，狼，熊和鯨魚以及其他形狀的動物，是某酋長為紀念他的一個已故的家屬而樹立的，酋長的名字即是由他傳下的，竿頂所刻的動物標誌，即代表那個已故的族人，圖騰這字就是家屬的意思，酋長將它樹在家屋的前面以作家族的標記，及新工具傳入，彫刻術較前進步，因此很多圖案都加刻在這支柱上，最後整個柱子自頂至根都刻滿了花紋。隔不多久，海岸上下的村落都先後樹起圖騰柱，因此今日自海上遙望西北海岸，就能看到成排的圖騰柱排列在海邊。

刻圖騰柱的風氣歷久不衰；酋長死了，家屬們在他的墓地立起圖騰柱。人們很容易看到，距村莊不遠處，有一

枝彫刻的柱子直立在那裡，在柱子的後面，又有兩條直立的高竿上面掛起一隻獨木舟；人們立刻就可以知道，在那掛起的獨木舟裡面，正躺着曾經威風一時的酋長的遺骸。

自從美國政府向俄國買下了阿拉斯加，當地的很多俄國移民仍願留下，因為他們中間許多人娶了紅人太太，在那裡成家立業了，對這許多人，美國政府允許他們成為美國公民。因為英國曾經宣稱加羅得群島和汶可佛島係英國屬地，所以這許多島上的紅人以及英國移民以及他們的紅人太太和子女都算英國人民。

在美國購入的土地內，除了俄國貿易商換了美國商人一點不同以外，其他毫無改變，阿拉斯加的紅人仍舊用他們的方式過着生活，因為最初，人人對這些狂風暴雨，濃霧重重的地區一點不感興趣。至於沿華盛頓州及奧立崗州海岸一帶的紅人，則比較不幸，因為來自歐洲的移民，看中了該區的自然林木，並且計劃先砍伐森林，然後發展農耕，然而絕沒有為土人要在這裡生活而稍加考慮。因此那裡的 *Sentia* 族紅人，就被趕入特區，所謂特區，普通就是最不重要和瘠瘠之區，紅人們並沒有不加抵抗即行投降，因此雙方都有死亡。最後紅人被趕進內陸地區，他們搭帳幕逐水草而居，仍舊過着漁獵及採野菜為食的生活。

美國政府又爲紅人們的子女辦教育，教英語，以及木工，製鞋及鐵工等技術。那時有些紅人雖然已能說簡單的英語，但是要他們的子女學習英語仍非常困難；因爲英語對他們不但是是一種新的語言，並且語句在組織上與他們古有的語言全然相異。因此孩子們就要學習用另一種新的排列法才能組成句子而表達意見，這對他們是相當困難的。隔不多久教師們就覺到這裡紅人的子弟們能力都很高強，很機警，並且心地光明。他們學習得很快，記憶力甚強。平時孩子們又用心注意大人們的工作，有許多還跟隨大人們一同漁獵，因此到達他們八歲入學年齡的時候，已跟父親們學得一手好弓箭，並且已能運用標槍了。

孩子們又都喜歡聽講故事，聽了一次以後，他們就能非常準確地還講出來。假使故事中有關於他們熟悉的野獸在內，則還講的時候，他們又恰當地將獸類的嗚叫聲加進去，使整個故事更有生氣。當孩子們散學回到家裡以後，他們不但講故事給家裡的人聽，並且還將在學校裡上歷史地理課時學到的新知識，轉告父母親；因此慢慢地，由於學生們的幫忙，年老的和未進學校的紅人們，對於太平洋沿岸以外的世界，和進入他們區域的許多歐洲移民，增加了更多的知識，更能了解他們。

有過很長一段時間，阿拉斯加的小孩們，祇能受到很短幾年的教育。即使時至今日，還有很多海邊的村落，距離學校很遠，因爲這個區域內，並沒有建立起足夠數目的學校。因此孩子們受到的教育仍嫌不足。至於長大後他們的工作範圍，仍不脫漁人和非技術臨時工等等。

華盛頓州和奧立崗州境內的Sesuit族，今日的情況已改善了很多；孩子們可以進入小學，然後中學，並且有許多選進了專科及大學。這些學生都計劃着畢業後定居在美國城市或鄉間，他們已有能力參加新的社交活動，並且能適應新的環境，他們不再視自己爲紅印第安人，同時也爲美國的合法公民了。

在阿拉斯加的紅女人們，他們學習種植，現在都有小小的花園了。她們也植菓樹，依季節而農作或漁獵。她們仍像她們祖先一般晒魚乾，有許多年老的婦人仍用她們祖傳的方法編出美麗的籃子，售給遊客們作爲紀念品。

因爲他們的土地貧瘠，不適農耕，因此至今他們仍在海上漁獵。不過，Zoon族和汶可佛島上的人們不用他們的獨木舟在海上漁獵已差不多有五十年之久了；代替獨木舟的，有些是他們自己的汽船，有些則是漁業公司的大漁船。單在阿拉斯加，就有一百多家專製魚類食物的製罐廠。

拾 禮

廠，很多阿拉斯加紅人則受雇於製罐廠工作，或在屬於製罐廠的漁船上工作。在春秋兩季，許多人則在海岸上來來往往，爲鋸木製材廠做工。

他們都願意擔任有季節性的工作，因爲這樣才有時間，在一定的季節回到他們的家中，重渡一下他們古老的生活。現在的村莊，與以前相比則變小了，同時也靠得近了，木屋也較前爲小，內部隔起二個房間，開上二三個窗戶；有些房屋面水而建，有些則朝街造起，街道則未達近代化標準。室內之用具普通則有床數張，一張桌子，一具抽斗櫃，和一座木製火爐。大部份的房屋未有電氣及自來水設備。許多村落內尚有不少圖騰柱存在，雖然經過了長久的歲月，風吹雨打，柱子仍未毀去。在阿拉斯加的許多公園內，可以看到很多圖騰柱；至於最好的圖騰柱，則已外運，分佈在美國，加拿大和歐洲各處。至於印第安人的黃銅板，面具，和彫刻的碟子等等，以前是西北地方各部落的寶貝，現在則是博物館的珍品了。

許多村落的中心處，仍舊建有一座大屋，仍是他們的禮堂，不過內部製有火爐和煙道，壁上則開有窗戶；在這裡男人和女人都集合起來開會，也像古時一樣，可以在裡面唱歌跳舞和宴會；那些仍舊有面具，舞具和頭飾的人們，

仍可取出帶上，唱他們祖宗傳下來的歌，舞他們特有的舞。當歌舞完畢，婦人們擺起桌子，取出魚，肉，蔬菜和新鮮麵包一同進膳——很像西方人們在教堂中舉行的餐會。

最近兩百年來，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的生活，有着相當大的改變，雖然他們大部份仍舊住在原來的土地上，不過生活方式無可避免會受到西方人們的影響的；我們總希望，文明終會給這些勇敢而心地正直的獵海者帶來光明的前途。

——全文完——

當全家在餐桌上集合坐定之後，長子便宣佈他準備跟隔壁的一位小姐結婚。

「她一點遺產也沒有。」爸爸首先反對。

「她多麼浪費！」母親也表示不滿。

「她連棒球都不懂。」弟弟威利提出意見。

「我從來就沒有看到臉上有這許多雀斑的女人。」妹妹說。

「她一天到晚只曉得啃書本。」這是叔叔的想法。

「她的衣飾顯得很俗氣。」叔母加入意見。

「不但這樣，她有時還居然忘記修飾」祖父插嘴說。

「不過她有一樣比我們任何人都好的優點。」長子反駁着。

「是什麼呢？」七人同時合問。

「沒有家風！」

我拜訪了一次紐約東河 (East River) 岸邊的聯合國總部。原希望藉以窺縫消閒；竟不料使我驚奇不置，美英美輪的會議大廈 (General Assembly Building) 中的議事廳裡，全是密密集集的人群。我沿途請求讓路，好奇易慢慢繞過一大群女童軍，穿過幾位胸綴白綢証章的婦女，和一堆翹首注視天花板的中年紳士，最後我走向一個身穿藍制服的聯合國衛士。

## 聯合國巡禮

### — 陸人譯 —

「發生了什麼事嗎？」我問。「你是什麼意思？這兒發生什麼事！」他說，「根本沒有事，說句老實話，我覺得今天過得實在無聊。」他聳聳肩，「你還沒看到這兒真正熱鬧的時候呢，碰上蘇聯佬在這兒譏諷謾罵，大人物駕臨觀光，或者是在假日，這兒的人纔多呢，這些建築物幾乎不能把他們全部容納。」

他隨後加上一句聯合國官員們的口頭禪：「我想這兒是全紐約最吸引遊人的地方，甚至自由神像和無線電城都比不上。」

來聯合國總部參觀和開會的人數，平均每日六千人。休會期間，

這兒是人類的國會，世界的聯邦；自一九五二年十月開放以來至此遊覽的人在兩百萬以上；裡面有 hands, 皇后, 君主, 學生, 和來自五十多個國家的人民。這是紐約最吸引遊人的地方；甚至無線電城都比不上。

遊覽的人，平均每日有四千人；這時候，除了建築物外，就沒有什麼可看的了。這些建築的富麗堂皇，不但使遊客，而且使建築家都驚奇不置。祇有特別服務部中的職員們才是司空見慣，不以為奇，因為他們在聯合國設於長島的時期內，就已為遊客們安排一切。即使在長島，離開紐約十八哩，往來頗為不便，他們還要每年接待好幾十萬的觀光者。

設計聯合國大廈的建築師們，面臨的問題只有一個，如何將一個世界之都，安放在世界最大都市中心一條狹窄的國際領地上。他們實現了：使參加大會的代表，進入特別的入口，而直接坐上安排在各個房間的座位上。若干代表主張，聯合國應該是個象牙之塔，不准常人隨便進入。最後決定公開。但不是完全的公開。自一九五二年十月開放以來，到達過聯合國大廈的人數，在兩百萬以上。熱鬧角落的電梯，顯得太小而不够用，人們常被阻塞在交通頻繁的走廊和轉門處，而不得通過。這兒沒有社交用的大廳，也沒有够大的餐廳，以容納希望在此果腹的數以千計的遊人。

在成功湖時，遊客們可在寬大的秘書處咖啡廳中進食；而紐約新廈中的咖啡廳，小得不足以容納秘書處的人員。饑餓的人們，可在樓下一個角落裡購買點心充饑，或者到代表們所居的旅社用餐，假如他有耐心等待那些為數不多的座位。普通都在代表們用餐之前或之後，纔輪得到遊客們。

每種教育程度不同，職業互異的人士，以及許多社會團體，都希望在此盤桓一日。除去普通的遊覽觀光外，尚有童子軍隊伍來此旅行，藉以贏得獎章。遊客中，有來自

港口船上的水手，有美麗的皇后和外國的君主。一週之內，這裡到過美國每州的百姓，加上阿拉斯拉和夏威夷人民，以及其他五十國家的人士。

給予來此觀賞的來賓以更多的便利，當局終於感覺有此需要。去年底，代表們在全體大會投票通過，撥款五十萬元擴充餐廳的容量，這是一項公私兩便的措施。

餐廳是由克魯特旅社系統所經營。座位祇有三六〇個，甚至代表們也要候補空位。他們有時煩燥得光了火，害得女主人們涕淚交流，他們還去信聯合國秘書長處抱怨：滿座都是遊客，幾乎沒有八百名代表的份。

興旺繁鬧的結果，是一些紐約迅速發達的小事業，給聯合國帶來一筆意外之財。在全體會議大廈中。街面下第一層的來賓休憩處，設立了下列數種服務處：①攝導處，由聯合國美國同志會主辦；②禮品中心，由聯合國合作社經營。③書刊服務處，最近改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處管理；④郵政服務處。由美國郵政局主其事。此外還有理髮部，咖啡廳，電梯管理部，清掃部，只要是聯合國官員不十分內行或不樂意幹的事，都經過訂定詳細而嚴格的合同，交由外間經營；這樣反而快速而有效。

他們來看些什麼

開放一週之後，嚮導就開始帶領旅客遊覽聯合國總部。那時候，每天遊客僅五百名，十名嚮導，尚能應付，而按照一定的路線參觀；現在，遊客增多至每天三千名，所以經常要出動招待人員七十名（其中包括交通警察），隨時照顧，免得各隊互相碰頭，每隔兩分鐘，就有一隊遊客出發參觀。

參觀一次，只要交納一元。有組織的團體、學生、公務人員票價打個折扣。武裝的聯合國士兵，則完全免費參觀。全部行程，約需一小時（大部分時間化於舒適地坐在會議廳裡，聆聽嚮導指點解說所看到的各種事物，和回答遊客的各種詢問）。在參觀的路線上，第一次停留在石膏像下，在此停留片刻，可以看到聯合國總部三座主要建築如何連在一起；三個理事會的所在地，是低平圓頂的全體會議大廈和扁狹高聳的秘書處大廈的連結處所。

這幢建築裡，有三個理事會堂，分別由三個斯干的納維亞國家佈置裝飾。挪威負責佈置安全理事會；丹麥負責安排託管理事會；瑞典主辦裝飾經濟社會理事會。一個會堂可能有九組參觀者，同時在遊覽。每個嚮導在解說不同遊覽完畢後，遊客們常把感想寫在賓客留芳錄上：「驚心動魄的經歷」，「不可想像的美」，或者是，「至善盡美」，「世界之光」，或「希望之源」；不時尚可發現：「和平永奠」等。少數人則留下稍帶批評的警句：「讓我們開始工作」，以及「聯合國任重道遠，尚需努力」等等。

許多遊客回家後來信說，他們玩得非常痛快。一位來自可羅拉多的婦女，特別感動。她前後參觀五次。他來信說，她在家鄉中小學六年級的班上，演講遊歷聯合國的觀感；以聯合國禮品中心為題材，寫了個劇本；並且正在準備一連串以「聯合國巡禮」為題的演說。一位佛羅里達的紳士，非常喜愛他的嚮導，所以邀她到家中，拜訪他和他的太太。

一群盲童在遊過聯合國後，回家來信致謝，最令人感動，此事會為各報章雜誌所報道。這封用白萊爾文（註一）所寫就的團體信，是由他們的導師寄來的。一位盲童寫道：「我最愛丹麥來的地毯，它有奇異，與眾不同和舒適的感覺。」另一位寫道：「坐在主席和秘書長的座位上，有趣極了，我可以感覺出整個建築的形象。」

的事物，其中一位在指點安理會壁上藍色金色織錦圖案的宗旨——信仰、希望和博愛。另一位嚮導則在解說馬蹄形代表們座位背後牆上那些圖畫中飛禽走獸和英雄人物；它們幾乎將整片牆壁都佈滿了。

在三個會堂中最漂亮的安理會堂中，一組遊客正在聆聽設計人芬焦爾（Eino Juhan）如何由某種糕餅的聯想，而設計出三色線條地氈。而另外一組遊客則在注視一個伸展双手的可愛女郎；它是用整塊麻栗木雕刻出的。在紅絨色的經濟社會理事會堂——由瑞典建築家斯文馬克留氏（Sven Markelius）所設計；像廠房一樣，屋頂的通氣管都顯露在外——裡面談論的多是聯合國經費的收支問題。遊客們在此聽到一些使他們驚奇的事：例如，聯合國的全年預算是四千八百萬，比紐約市每年清掃街道的預算還少。

在全體會議堂中，遊客們聽到：這座高七十五呎，四壁雕刻着飾物的大會堂，與無線電城音樂廳一樣大，雖然座位要少得多。嚮導又告訴他們：那神奇的昇降機構，它可以上下講台，以適合發言人的高度。如果遊覽時，欣逢年會正開，他們可以看到一二位聯合國的最高級官員，坐在主席台長桌之後，和許多代表，有的穿著沙漠地方的長袍，坐在指定的座位中。

#### 可愛的女嚮導

聯合國的嚮導們確實值得驕傲，她們能够合適地招待各種不同的人。能幹的嚮導指揮人卡爾卡倫相信：女郎們如不肯熱公式似的演說詞，她們更能妥當地回答各種遊客——學校團體、婦女俱樂部、商人、外國訪客——的詢問。女郎們都很可愛，均是經過精選而來，不但肥瘦合度容貌美麗，而且聰明伶俐。她們經過兩星期的訓練。但是卡爾卡倫覺得：如果要訓練出專家似的嚮導則要化上六個月的時間。「我常常告訴她們，在服務時，就得像在帶領自己的朋友參觀一樣。」卡爾卡倫解釋道，「我提示她們一些基本重點，然後任令他們自動發揮。」

訓練女郎們的露茜爾·桃柏基絲，非常注意她們的實際表現，並時時糾正她們的錯誤。有一次，她在聽過一位實習生的試演後，立刻予以糾正：「不要說：『聯合國在做偉大的工作。』把事實指給他們看，然後讓他們自己下評語。」「切不可把『阿美利加』一字代表美國，因為南美各國也是阿美利亞。」

嚮導們穿著卡倫設計的藍色制服，右肩綴着一條藍色肩帶——左胸前的口袋上繡着名字。三分之二的女郎是美國人，其餘來自另外國家。她們能說十多種語言。每天都有

遊客用英語以外的語言問詢各種問題；通常是法語和西班牙語。有時她們需用兩種語言帶領參觀。每件事物經用英語解說後，再向遊客中一部分人用另一種語言重複一遍。這是一項艱難的工作，若令任何一部分遊客等候解說，他們都煩燥不耐。

嚮導女郎中，有很多是大學生，一部份在讀研究院；大部份沒有結婚，幾乎全是廿出頭一點。一部份女郎——例如美麗的英國小姐舊屈拉茜·苔維澤——有過舞台經驗。「嚮導工作，很像演戲。」她說，「我對它很感興趣，我覺得自己在做重要的工作。」嚮導女郎中，尚有一部份是舞星，畫家和模特兒。有一些在慰勞過韓境美軍後，就直接轉到聯合國來。

女郎們的主要職業病是：喉嚨時常沙啞。「我們的喉嚨比双脚更費勁。」她們這樣抱怨。她們的經理人，安達魯馬基，一位外表木訥的希臘種美國人，他是由無線電城轉過來的第一位嚮導，曾經說過：「這種慢性喉頭炎，迫使她們學習擊學，不然，對她們的工作，就不能勝任愉快。」

全部女郎都會注意到：這些建築物使許多遊客驚愕和

在參觀時，顯得十分激動，他們往往問出天真的問題。中學生最討厭：他們似乎漠不關心，僅僅顧着自己玩；總是有幾位坐到會場上的最後排去，或者在一些地方，甚至安理會中，亂騰亂吵。有時七八歲的孩子會提出不平凡的問題：「聯合國對原子能如何處理？」「安理會的非常任理事是那六個國家？」

禮品、郵票和暢銷書

大部份遊客在引導參觀完畢後，首先停留在書刊服務處，購買一些印刷着剛才看過事物的彩色明信片，去年在此出售的明信片，共計一百五十萬張，賣出紀念性的冊子「你的聯合國」十萬本，每本半塊美金。一套套六十個國家的小國旗，也賣出很多；不久以前，每月售出三千多套。聯合國建築的五彩幻燈片，和聯合國憲章的懷中版，都在大量銷出。聯合國憲章有英、法、中、俄、西班牙文五種版本，俄文本聯合國憲章，是這裡唯一經常出售的俄文書籍。但有特別需要時，亦被譯成俄文，在此出售。許多語言學生，和紀念品收集者，常將五種語言的聯合國憲章，整套購入，有的僅為好玩，有的則用來對照閱讀。

顧客中，除去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學生、圖書館

激動。她們說，這些人當告訴他們關於聯合國的一切時，不禁哭了。一位嚮導最近告訴他人：有一位先生站立在全體大會場上，朗誦清湯尼遜（Tennyson）（註11）的詩句：「……直至戰鼓無聲，

旌旗偃息，

在這全人類的國會。

世界的聯邦裡……」

來自蘇國的退伍兵，和美國中西部商人，最不易灌輸聯合國的意義。許多美國人，聽後頗感驚奇：美國以外的國家，竟亦在負擔聯合國的費用。有些遊人，看完後不發一言；另外一些人，則接二連三把問題提出：「在這片國際領土上，犯了罪怎麼辦？」「在這兒出生的嬰兒是什麼國籍？」「這兒可以設立一個政治庇護所嗎？」「防空壕在什麼地方？」

「因為這些大廈，幾乎全是玻璃造成，所以它們是和平的建築。」一位嚮導這樣回答。

每個人都想知道：某位代表是誰，特別是想知道誰是維辛斯基，誰是其他蘇聯代表。或者常常問到：「馬林可夫是否常來？」

一部份嚮導認為：帶領高小學生參觀最有趣思；他們

員外，尚有從未進過書店的人。華爾街銀行界亦常來採用聯合國公佈的數字。

很少顧客肯化九十美金，買一套舊金山會議紀錄；但是，國際勞工局出版的「伊朗石油工業中的勞工問題」一書，則極為暢銷。其他銷售量大的出版物，尚有彩色版「名畫集錦」與「人權之研究」等書。

遊客買過卡片書籍後，往往去郵政服務處一轉；買一些聯合國郵票。在聯合國內寄發信件，必需貼用此種郵票。彼得美國同意，聯合國自行設計和發行郵票；聯合國官員和遊客都得使用它們。這個郵櫃，由聯合國自行管理，去年發出七九二、〇〇〇件信函。但是，此外尚有一個由美國郵政局管理的郵站，設在秘書處大廈的底層。

去年一年內，聯合國郵務處，自出售集郵收入三九二、五〇〇美元。另一方面，寄出信函一、二〇〇、〇〇〇件，支付美國一九〇、〇〇〇美元；同時，由在聯合國內部分發函件，而獲得七五〇、〇〇〇美元。

聯合國自己的郵管處，因為事務單純，所以有空氣中精神來應付集郵迷。一有新郵票問世，集郵家立刻蜂擁而來；並要求在所購郵票上戳蓋「發行第一日」之章。聯合



灰縫，以應付遊客們的順手牽羊，爲的是拿去作紀念。是以餐廳中的銀器，不刻上任何聯合國標誌，爲的也是怕它們不翼而飛。

警衛們最近又添了一項職務，就是照顧兒童遊樂場。當第四十二條與四十八條街之間的一片地區，清除了一切，供聯合國建造總部時，一塊公共遊樂場，也被犧牲了。現在仍舊恢復開放。因爲是在國際領土上，所以聯合國警衛就得照顧小孩們的安全。焦開士，前紐約城的警察，自一九五二年四月開放以來，就在管轄這塊地方。「爲什麼選上我？我時常這麼問自己。」有一次，他與一位朋友談論到了往事，「我的頭兒說：『因爲你是一位負責任的人！兩個孩子的爸爸，並且經驗豐富，特別是對於急救方面。』因此我就被派在這裡了。」

在遊戲場中他的守衛室內，有一套完全的急救藥品，裡面有骨夾，洗眼藥水，過氧化氫等。「這兒沒有發生過嚴重的事件，僅不過有兩位小孩被繩索碰破點皮，幾位母親，來此要了點阿斯匹靈，」他說，「有時來守衛室要了點開水，溫熱嬰兒的奶瓶。我的顧客，要我做什麼，我都答應，除去代管嬰孩。我曾經替人管了一次嬰孩，約一小時半後，這孩子就淘大哭起來，要找媽媽，媽媽在裡面開會！以後再不幹了。」

「我的顧客，年齡均在十二歲以下，我們允許進入的唯一一人，是一位寶水淇淋的；這是應許多母親要求的結果。」「在夏天氣溫熱的時候，我們每天開放蓮蓬頭，任令五六十個孩子洗一個淋浴。有一大批孩子，是經常來此的；其中包括國民學校各年級的學生，和孤兒等。許多小孩在進來之前，都與我擁吻一次。當幾位經常來客全部集齊時，我就給他們講個把鐘頭的故事，然後猜謎和唱歌。」他領着他的朋友參觀一週，自發亮的紅色繩索，經過翹翹板，以至沙坑，這些玩具。每晨掃刷一次，每週清洗一次，這是聯合國的恩賜。他開始笑了：「你知道嗎？聯合國是逃學者的庇護所呢。」他坐了下來，用愛憐的目光左右的。有一天，他的校長來了。她要帶他回學校，你猜這孩子怎麼說。他告訴她：他是在國際領土上，她管不着！哥斯格魯夫，我的頭兒，過來想領他出去，凱茲搖搖頭。請你想想，一個十歲的孩子，竟知道他是在國際領土上。」

譯自「哈倫雜誌」一九五四年六月份

註一 Braille 盲者專用的凸出文字。

註二 Tennyson 英國詩人(1850—1892)。

註三 Puerto Rico 原爲西班牙屬地於一八九六年劃歸美國。

註四 St. Sebastian——Sebastie 城的聖者。



棄唱編譯

(九)

## 杜婁西 (Jande Achille Debussy)

一八六二年八月廿二日生於法國之聖日曼安雷 (Saint Germain-en-Laye)，父業商，出自沒有音樂環境之家庭，十一歲時進入巴黎音樂學院，一度受業於馬斯南。廿二歲時以歌謠曲「浪子回頭」(L'Enfant Pro-digue) 獲羅馬大獎，於意大利求學期間，作交響組曲「春天」(Printemps) 因其中大膽創作之和聲震驚整個學院。返巴黎後，置身於藝術界之「象徵派」人物群中，受此派詩歌繪畫等藝術所感染，在音樂上創造了獨特的史無前例的風格，被稱為音樂「印象派」的創始大師，其作品有交響樂詩如「牧神的午後前奏曲」(L'Après-Midi d'un Faune) 「夜曲」(Nocturnes) 包括「雲」(Nuages) 「節日」(Fetes) 「海女」(Sirenes) 三個組曲，以及「海」(La mer)，並歌劇「裴利阿與梅麗散德」等著聲譽，對現代音樂之作風影響猶大，晚年碌碌較無成就，一九一八年三月廿六日死於巴黎，享壽五十六歲。

杜婁西，音樂上「印象派」的創始大師，他獨特的創

造了一種形式，言語，精神，寫出了他充滿天才的美妙佳作，如詩如畫，在法國音樂上，他激起了多年來所沒有的震動，解放了傳統規律的束縛，開創了一個嶄新的紀元，他影響「近代音樂」寫作之巨變不能形容，自他開始，新的音樂思想之潮流氾濫了世界各個角落，由它分流發展而成了今日的音樂。

杜婁西的「印象派」的發軔，是受姊妹藝術的「繪畫」所影響而起，在那時，巴黎的繪畫，正是「印象派」的拾頭，向「學院派」的信條作大膽的反叛，其起始是貝內內 (Edouard manet) 的注重光線與氣氛在色彩上的效果，而漸發展成爲「印象派」，他們忽視形式，構體的平衡，而對片刻的印象作一個精神的記錄。對這樣的新藝術，使杜婁西醉心向往，他研究了馬內，莫納 (Monet)，畢莎洛 (Pissarro)，德加斯 (Degas)，惠斯勒 (Whistler)，諸人的作品，獲益頗多。

杜氏對文學修養造詣也深，交遊中多當代「象徵主義」的詩人與作家，如斯提芬瑪拉美 (Stephane mallarme)，魏崙 (Paul verlaine)，勞斯 (Pierre Louys) 等人，杜婁西之「牧神的午後」前奏曲，便是根據瑪拉美「牧詩」而作，使他得到了極大的成功。

## 拾 趣

杜婁西的音樂最顯著之點，是他「不平凡和聲」的應用，在學校時他驚倒了老師，在樂壇上一起初是被非難，被目爲越出常軌，不守規則，但久而久之，漸漸的被接受了，被融化了。他的音階是全音階(包括了所有的半音階)，人們在他的樂曲中幾乎分別不出這首樂曲是屬於那個音調，七度音，九度音，十一度音，從來被認爲和聲學的忌諱，在他是通行無阻，廣泛運用，他變和諧 (Consonance)，爲不和諧 (Dissonance)，但這樣的效果却是驚人的，奇異的，予人的印象極深。華格納開始了不和諧的和聲，但杜婁西却將不和諧音給了一個有目的的意義。此外，「奇異和聲」的創作並沒有影響到他旋律的暢流，它們照樣突出在和聲之上，帶着原始的，和迷人的美麗。

杜氏的音樂創作可分爲三個時期來講，第一個時期是學徒階段，包括早期作品的一些歌曲，數量不多，有着馬斯南式的作風，艷麗有餘，氣魄不足，有些地方却已經預示着其未來的偉大，第二個時期是成熟期，「印象派」的開始，細緻奇異的和弦，美妙傑出的旋律，辛辣尖刻的氣氛，強烈的音的效果，在此時期他的交響音樂在音質與音量上有着新的表現，有時是極端溫柔的脆弱，有時是不可比擬的衝騰。第三時期是他的衰弱期，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

的環境中，心境不能平靜，而且疾病纏身，靈感好像乾涸了，所有的作品皆束縛於一已所創作的形式中，只能說是全盛期的一點回聲而已。

一九一八年，適當德國的飛機大炮正向巴黎進攻，舉世混亂中，這一代的音樂大師永離了滿處兵荒馬亂的世界。

## ★裴利阿與梅麗散德 (Pelleas et Melisande)



裴利阿與梅麗散德

五幕，戲劇詩文作者，Maurice Maeterlinck  
首次演出：一九〇二年四月三十日於巴黎喜歌劇院。  
華格納的影響所及，使一切歌劇作品變得深沉誇張，如同「付重大的枷索套在作曲家們的頭上，為求掙脫這些束縛，發展自由的抒情的素描風格，這種風格原是法國歌劇所特有的，從古諾與托馬士的手上已經栽培過的，一直等到杜麥西的「印象派」的自由形式中才真正的發揚光大了。

「斐利阿與梅麗散」，這個歌劇史上革命的里程碑，它的音樂寫作耗廢了杜麥西十年的光陰，在一九〇二年它將首次演出前，杜氏與詩劇作者瑪特林克兩人間却發生了極不愉快的齟齬，起因是杜氏為適合他的音樂會將劇本多處刪改，而且還有一個原因，或許比較更為嚴重，十年前寫作之初，瑪氏本與杜氏私約，此劇演出時，女主角一角應請瑪氏夫人飾演，但是時間到了，劇院經理並沒有理會這一套私約，另請一個美國女伶瑪麗加登（此人並不陌生，曾在馬斯南的「聖母院的魔術師」中飾演男角，聞名遐邇），因此兩人關係極為惡化，瑪氏在致巴黎出版商信函中，極力詆毀評擊杜氏，言其原劇本已為杜氏改頭換面，面目全非，即使其本人也難認識，故僅有希望其立即演出失敗，並遭人們痛斥等語。

敗，並遭人們痛斥等語。

歌劇演出了，觀眾大感困惑，茫茫然不知所之，他們從來沒有看過像這樣的一個歌劇，獨唱曲調（aria）毫無蹤影，只有「朗誦調」（Recitative）滔滔不絕的如登台演講，唱歌只是如普通的說話，交響樂在背後作出奇異不易了解的音畫，在這裏只有「氣氛」與「情緒」的描繪，沒有動作也沒有輝煌的佈景與服裝，於是觀眾沉不住氣，嗤聲四起，批評家們將其毀謗得幾無餘地，好多的形容詞陸續登於報端，如「患口吃病的鬼怪」，「奇聲怪音的嘖嘖」，在美國的第一次演出則被形容為「刺傷起腫，傷害強姦人們的耳朵」。

首次演出的四年以後，又在原劇院再次演出，這次總算使人們了解，欣賞了這些不平常的音樂，在美國一直等到二十三年以後，在大都會歌劇院，戲單上排滿了最有名的歌劇明星，人們才領略了其中之真諦與美妙，使這齣「希臘悲劇」般復古的素描之作得以吐氣揚眉，成為不朽的作品。

批評家和觀眾被拋在時代潮流之後，作為一個作曲家，杜麥西認清了這一切，沒有憤怒，心平氣靜的只寬大的解說着：「一般人不能了解與欣賞新的音樂，因為這與他

們所熟知的一般音樂迥然不同。」

歌劇的故事：

「春天的森林深處，歌勞王子迷失了路，正在徬徨無措時，在一個流泉的旁邊，他看見一個年輕美麗的女郎正在哭泣，這年輕的女郎神秘的含糊的回答着他的問話，她說她的金冠掉落在泉水裏，因而哭泣，但却阻止王子替她從水裏打撈起來，並且不准王子走近她的身邊，最後她說她的名字叫作梅麗散德。黃昏漸次來臨，在暮色蒼茫中，他們倆個人保持着一段距離，尋求着歸路。」



梅麗散德

六個月以後，歌勞王子給他弟弟斐利阿來了一封信，說他已準備和梅麗散德結婚，事先未徵求祖父阿凱國王的同意，請代向致意並道歉等語。

梅麗散德來到這灰色的城堡裏，斐利阿會伴隨着她在樹林裏，泉水旁各處遊玩，當一個炎炎的夏日中午，他們兩個人在一個泉水旁邊，梅麗散德玩弄着歌勞送給她的一隻戒指，在陽光中她拋得高高的，望着那閃爍的亮光，開心的嬉笑，然後用手再把它接住，一次又一次，最後那隻戒指竟掉落在泉水裏，這泉水是深湛無比的，再也找不回来了。這時他們必須要回到城堡去，不然的話僕人們又要四處來尋找他們回去。

梅麗散德回到她的房裏，在歌勞王子面前流起淚來，她說她在這裏感到不快樂，並不是這裏的人不好，國王對她好，斐利阿也對她好，別的人也好，但這城堡常是黑暗的，不能終日看到那蔚藍色的天空，歌勞王子安慰着她，拿起了她的手，突然間他發覺他給她的戒指不見了，梅麗散德天真的說道掉落在海裏，歌勞大感不快，命令她趕緊去找，甚至在這黑暗的夜裏，他並且加重語氣說，或者斐利阿可以幫助她找回的。

黑夜的海在狂吼，月光冷冷的射在水面上，他們倆個

當然找不回那隻戒指。

斐利阿在一天晚上來到梅麗散德的窗前，她正在梳着她長長的頭髮，斐利阿在第二天便要離開城堡，但梅麗散德却天真的要求他不要離開，斐利阿想吻她地的手作最後的別離，她的長頭髮如流水般垂下在他的臉上，斐利阿輕輕的撫摸着，但這時歌勞却在黑暗中靜悄悄的來到他們面前，帶着一點不自然的笑聲責備他們說，在這樣的深夜裏，你們這兩個小孩子，不應該這樣貪着玩耍。

又一天晚上，歌勞帶着他前妻的小兒子出去，當梅麗散德的窗口露出燈光來，他舉高了他的兒子，讓他告訴屋子裏所看見的人和動作，小孩子說，媽媽坐在一邊，斐利阿叔叔坐在一邊，他們沒有講話，也沒有坐在一起，也沒有閉起眼睛，但是突然間小孩子驚叫了一聲，歌勞恨恨的趕快離開。

在深夜的一個枯井旁，斐利阿等着梅麗散德，斐利阿明天清早一定要走了，夜是這樣黑暗，兩個人在暗中不禁靠緊了身子，她溫柔的問道，爲甚麼他們要在這個世界上遇到，遇到了爲甚麼要離開，斐利阿回答不出，但突然抱住了她，吻了她，對她說：「我愛你！」梅麗散德也對他說：「我愛你！」夜很深，他們可以聽到關城門的聲音，

這裏是這般靜寂，安全，他們緊緊的擁在一起。梅麗散德忽然覺到的說她聽到歌勞在樹林裏的脚步聲，但斐利阿說那只是風吹着樹葉的吵吵聲，但是他們却慢慢的向更幽暗的樹影裏走去，突然間歌勞出現在他們的面前，手裏拿着武器，斐利阿甚麼都沒帶，這時他和梅麗散德倏忽間瘋狂的擁抱起來，好像天上的星星都落在他們的身上，歌勞不響的刺殺了斐利阿，又追趕着正奔出樹林的梅麗散德。

梅麗散德本已懷孕了，自從那天夜晚以後便病倒在牀上，病況很是嚴重，歌勞終日心神不安，後來他鼓起勇氣，問她說：「你愛不愛斐利阿？」她直率的說：「當然，我愛他，現在他不是在這裏？」又一次她說得這樣天真無邪，如孩子般的單純自然，絲毫沒有一點罪惡的表示，這樣的態度使歌勞的靈魂受到深深的打擊。屋子裏雖然已很寒冷，但是她仍要人們給她打開窗子，她要看一看落日的景色，時間在靜悄悄中行走，就如死亡的女神一步步的接近，梅麗散德伸開了她的臂——一個母親的最後的掙扎，當一個新的小生命又降臨了人間，她却靜靜的走向另一個世界。

### 雷察德·史屈勞斯(Richard Strauss)

到成熟，達到最高峯，然後死去。他是在三十多歲間便已經達到了他的巔峯，而在生命的其餘四五十年間却在走下坡路。

與史氏同時的最有名的作曲家，尚有兩個人，一個是杜塞西，一個是西畢列斯(Sibelius，芬蘭作曲家，歌劇作品較少，且無演出價值，本篇不擬介紹)，在這三人中間，來比較他們的發展曲線，相當有趣。史氏生於一八六四年，杜氏生於一八六二年，西氏生於一八六五年，上下相差不到三年。在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代裏，史氏與杜氏之成就俱已臻巔峯，西氏則極平穩的始稍露頭角，到二十年代裡，杜塞西頓失去了天才，走了約六年的垂落線，終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九一八年逝世，爲三個人中活得最短的一個，史屈勞斯則於一九一一年「玫瑰騎士」演出後，即一蹶不振，而西畢列斯則於此時正在創作力最強之年，此三人爲近代最出色的三個作曲家，除杜氏早逝外史氏死於五年前(一九四九年)，西氏則仍在人間。

史氏之後期作品雖令人惋惜，但是誰敢懷疑三十歲時的史屈勞斯的天才，那時他昂然獨立，他的天才與智慧，就如得自才藝女神之助，在他的作品中，從交響樂的調色板中調合描繪出如此不可思議的幻想，和聲與節奏的言語

一八六四年六月十一日生於慕尼黑，父爲一擅長室內樂與吹奏法蘭西號之音樂家。史氏受教育於慕尼黑大學，及後轉學音樂，十七歲時作第一個交響樂，經成功演出。廿一歲時任著名之梅賽根(Mettingen)交響樂隊指揮家凡布羅之助理指揮，布氏退休後，昇爲正式指揮。其後歷任各地交響樂隊及歌劇院之樂隊指揮。其歌劇及交響樂等之寫作使其成爲近代著名之音樂家。一九三三年，當納粹統治德國，一度出任教育部長官，旋因與當道者衝突被迫退休，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死於其家，享壽八十五歲。

很少作曲家能得到如史屈勞斯所得到之莫大幸運，能在活着的時候親眼看着自己的作品被列入爲古典作品中。他的最好的音詩(TonePoem)，歌劇，歌曲等永列入於不朽之古典行列中，毫無疑問，它們已成爲音樂最好的遺產，歷久也不會失却其耀人的光輝。

但是有些地方不無使人感到遺憾，他活得太長了，年輕時太爲得志，到了老年，貧弱他的作品實在令人失望，他沒有走大多數作曲家所走的路，就是學習，發展，一直等

，以及富於理智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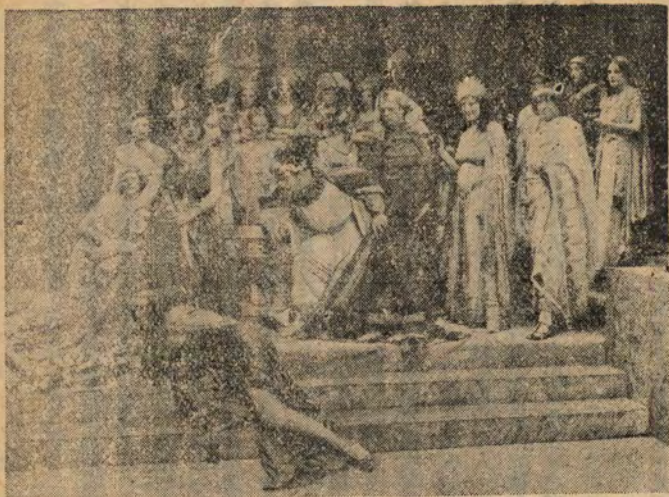
史氏體格魁梧，外表如同斯坎的拿人，日常不斷作身體鍛鍊，年輕時曾一度正式接受體育訓練，此或為其強致長壽之原因。

史氏樂曲中，時常可以聽到法蘭西號獨特的應用，他喜歡此種樂器，善用此種樂器，我們不難想像這或者是由於他幼時所受的印象所然，因為他的父親是一個吹奏這項樂器的能手。

史氏的主要作品是「音詩」，「交響樂詩」，用交響樂來發抒嚴肅的或詼諧的標題音樂，也就是說用音樂來講述故事，這樣的音樂是新穎而令人神往的，他被稱為「未來的作曲家」，「新派的人物」，可能是因為他能創造了這些獨特的形式之故。他有名的音詩有「唐璜」，「馬克白斯」，「唐吉訶德」，「提爾優倫斯披的快樂嬉戲」等。

他的歌曲創作也極成功，因為他一生旅行所至之地甚廣，遍歷希臘，埃及，意大利等處，收集各地不同的民歌所創造的歌曲，俱能符合音樂與詩歌的真諦。

歌劇的寫作共約十餘，最有名的有「莎樂美」，「哀莉克米」，「玫瑰騎士」等。



沙樂美之舞

### 莎樂美 (Salome)

一幕，詩劇係 Hedwig Lachmann 根據王爾德 (Oscar Wilde) 之原作譯作德文。

首次演出：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九日於德累斯頓。

史屈勞斯以「莎樂美」開始，成名為歌劇作曲家。「莎樂美」本訂於維也納作首次演出，但因該劇本於送往審查時不獲檢查官之通過，且演員們宣佈此劇之歌唱不是人類的喉嚨所能勝任，因此兩點，延擱首次演出之日期，最後，德累斯登歌劇院願意接受上演，而且結果獲得了美滿的成功。

在英國因檢查官堅決認定此劇某些地方是「猥褻」，「下流」之作，故始終不能獲得一次上演之機會。在美國，第一次演出時，竟引起了很大的風暴，正派人物大起攻擊，牧師團體也出面非難，批評家們評論苛刻，筆仗口誅，不遺餘力，有的寫「王爾德的臭氣直灌入人們的鼻孔」，有的寫「敗壞與邪惡的作品」，大都會歌劇院在此種情勢之下，只好抽退了原定的節目，從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這些年中間，這個作品便也沒有在大都會歌劇院的舞台上露過臉。

所謂「猥褻」，「下流」，大概是指莎樂美的舞蹈，尤其是一場「七紗舞」的場面，與希律王的垂涎欲滴的色情狀態。

這些批評是不公允的，捨本逐末，在藝術上講起來，這是一篇傑作。在音樂中史屈勞斯傾注了他動人的旋律，豐富的和聲，優美的感情，更充滿了神秘的狂歡色彩。「莎樂美」在現在演出甚為普遍，其中的舞蹈音樂也成為音樂會上為人所喜愛的名曲。

#### 歌劇的故事：

「故事係根據聖經上所登載的故事。

施洗約翰被希律王監禁於獄，因約翰屢次詆責希律王與其后希羅底之醜事，后本為其嫂，與王先後結婚，約翰於民衆前斥其淫蕩，后恨惡之，擬思殺之洩憤。但希律王以其為先知，不敢妄加刑責。

后與前夫所生之女莎樂美，美艷善舞，后乃定計於王生日時令其出舞「七紗舞」，王本好色之徒，涎莎樂美之美色，願任其所欲，莎樂美乃求約翰之頭，賓客當前，王不顧食言，乃殺約翰，但私心惴惴甚感不安，將莎樂美也殺死。」

## ★哀莉克采 (Elcira)

一幕，編劇者：Hugo Von Hofmannsthal  
首次演出：一九〇九年一月廿五日於德累斯登歌劇院

史氏繼「莎樂美」演出四年後，作「哀莉克采」。

紐約時報於此劇演出時，有如下之評語：「……在這  
裡沒有甚麼可以叫作「音樂」的東西，並且歌者必須有超  
人的精神與體力始克勝任，交響樂的幻想效果令人血液停  
流，慘酷可怕至終極之程度……」

勞倫斯吉爾曼一些中肯的評語，代替了前述貶斥：「  
……在此樂劇中有雄巨的千鈞之力，在最美妙的放出美麗  
的光采，很多地方包圍着高貴的傷感與悲劇的慘痛氣氛：……」

劇本作者為霍弗曼斯若，他是一個奧地利詩人，同時  
也是音樂家，此劇為史氏與其首度合作之結果，此後二十  
五年間，兩氏友誼甚篤，合作無間，史氏所作歌劇之劇本  
多出自霍氏手筆。

## 歌劇的故事：

「皇后克萊與其情夫亞及斯謀殺阿加國王後，亞及斯

作一團，奧克塔文急中生智，趕快穿上公主的衣服，略為  
化粧，一個翩翩的青年人一變而成為一個嬌美的女子。

走進門來的並不是公主的丈夫，而是公主的表兄巴倫  
，一個肥蠢的自命風流的人物，他來央求公主幫助，因為  
他看上了一个富家女蘇菲，依照那時的習俗，預備送上一  
朵銀製的玫瑰，請公主寬人代為送去以表愛意。

公主答應為他幫忙，當巴倫看見了屋裡的奧克塔文，  
多麼絕色的一個女子，便大獻殷勤，奧克塔文開心的與其  
周旋，賣弄着風情。

奧克塔文持銀色玫瑰，作騎士裝，往訪蘇菲，英俊女  
俏，兩人一見含情脈脈，故當真正的求婚者巴倫登門拜訪  
時，反受冷淡的接待。

但蘇菲的父母以奧克塔文家無恆產，難任乘龍快婿，  
仍迫令女兒下嫁巴倫，奧克塔文乃定下一計，於另一日仍  
作女粧約會巴倫，於一酒館中約會，與其作親暱之狀，座  
中蘇菲父目睹此景，乃勉強答應女兒隨其所願。

奧克塔文並得舊情人渥登堡公主之祝福，與蘇菲乃同  
往蜜月之旅途。」

## 漢波定克 (Engelbert Humperdinck)

偕登王位，王子奧雷斯被放逐，公主克蕾及哀莉克采兩人  
被貶為婢，慘遭虐待，哀莉克采憤怒難忍，誓報父仇，時  
徘徊於父墓之側，謠言若得復仇，必殉命以報答上蒼。乃  
與姊克蕾威謀刺殺新王及后，然以一弱女子，卒未成功。  
及後王子奧雷斯潛回宮內，終將亞及斯及克萊刺殺，哀莉  
克采於其父墓前狂歡高歌，以至力疲而卒。」

## ★玫瑰騎士 (Der Rosenkavalier)

三幕，詩劇作者：Hugo Von Hofmannsthal

首次演出：一九一一年一月廿六日於德累斯登歌劇院

「莎樂美」對正派人物有着「道德」的疑問，「哀莉  
克采」有着粗狂的氣魄，這兩齣劇有時會遭到拒絕演出，  
但是「玫瑰騎士」這篇怡情悅性的喜劇，有着莫札特「麥  
加洛的婚禮」般的作風，充滿了幽默，輕鬆，羅曼蒂克，  
以及快樂的華爾滋舞曲，永遠是歌劇院中最令人歡迎的節  
目，也是代表史氏不朽的傑作。

## 歌劇的故事：

「渥登堡公主與年輕的奧克塔文正在臥室內談情說愛  
時，忽然敲門聲響，他們倆以為是公主的丈夫回來了，慌

一八五四年九月一日生於齊堡 (Seiburg)，本學  
建築，後改學音樂，就學於可隆 (Colonge) 音樂  
學院時得莫札特音樂獎金，廿四歲時得孟德爾仲  
(Mendelsahn) 獎金 (3,000馬克)，廿六歲得梅  
依貝獎金 (7,600馬克)，為華格納最忠實的信徒，  
於拜羅特幫其寫作鋼琴譜及歌劇「巴西法爾」之首  
次演出。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〇年二十年間任柏林  
皇家藝術院之樂隊指揮，一生共作歌劇約十齣，一  
九二一年九月廿七日死於紐斯崔萊茲 (Neustrelitz)

## ★漢塞與葛萊蒂 (Hansel und Gretel)

三幕，編劇者：Adelheid Wette

首次演出：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廿三日於威瑪歌劇院，  
雷察德史屈勞斯指揮。

這是一齣兒童們最喜歡看的歌劇，一齣美麗悅人的「  
童話」歌劇，被稱為歌劇中的「彼得·潘」，劇中充滿了兒  
童天真無邪的驚恐與喜樂，以及神仙世界的迷人景色，大  
人們於觀此劇時也常能享受到一刻回復兒時記憶的溫馨。



漢塞與巫婆

「漢塞與葛萊蒂」是根據有名的「格林童話」中「森林中的兒童」那一篇所改寫的。漢氏之姊有許多小孩子，每當聖誕節時，其姊常編排一些兒童劇令她的孩子們演出，以娛佳賓，這一年，漢氏適住於其姊家內，乃為此童話劇寫出音樂，聖誕節時的演出，大獲客人讚美，漢氏乃正式改寫為歌劇，至今一直在聖誕節或過年前後在歌劇院中盛演不衰。

## 歌劇的故事：

「一對鄉間的小孩，兄妹兩人，漢塞與葛萊蒂，有一天他們兩人在森林裡一面摘採草莓，一面遊玩，樹林裡長滿了美麗的花朵，他們越走越遠，後來竟迷失了道路，天漸漸黑了，夜色降臨大地，他們只好躺在樹下。一回，瞋眠仙女，一個安靜的灰色女郎，發見了他們，給他們唱了安眠曲，兩人便忽然睡在森林中，仙女們在黑夜中守護在他們的旁邊。

天漸漸亮了，他們仍在甜夢中，當晨霧漸漸散開，曙光昇起時，黎明女神看見了他們，把他們從夢中喚醒。

這時不遠的地方顯現了一間小房子，他們走近了，房子外面的籬笆是薑餅做的，他們試拿下一塊輕輕的咬嚼，味道很好。小房子的門開了，走出來一個老巫婆，向他們

念了咒語，兄妹兩人便呆呆的跟着她走進屋子裡。

巫婆生起了火爐，興高采烈，拿起了把掃帚，跳着舞看的舞，火爐的火漸漸旺了，她是要把小孩子的肉烤熟了，作成美味的薑餅。

兩個小孩子暗暗驚慌，彼此作了手勢，當巫婆彎腰向火爐時，他們把她一把推進了火裡，老巫婆在火裡翻滾了一下便不見了，屋子裡有的是好吃的東西，他們肚子餓了，正想伸手去拿時，這些吃的東西都說起話來，並且慢慢的變成一個個小孩，原來他們也是被巫婆捉來作成食物的，現在巫婆不見了，她的咒語被解除了，他們也回復了原狀。

當這些兒童們歡樂的感謝漢塞與葛萊蒂時，他們兩個人的雙親也正好找到這裡，看見了他們，異常高興的擁抱着，然後，一隊兒童唱着歌離開了老巫婆的屋子，走向森林的彼端。

## 國王的兒女 (Königskinder)

三幕·編劇者·Ernst Rosmer (Elsa Baranem)

首次演出：一八九二年廿三日於慕尼黑。

此劇漢氏於一八九五—九六兩年間寫作音樂，歌劇未正式上演前，其中第二三幕之前奏曲屢次於音樂會上演奏，獲得美評。

這是與「漢塞與葛萊蒂」同樣的是一篇「童話」歌劇，充滿了令孩子們憐惜的故事，更富諷刺幽默及溫柔的情緒，漢氏音樂中給予無限的同情和柔婉的抒寫，一篇引人入勝的小故事。

## 歌劇的故事：

「從前，很久以前，有一個年輕美麗的公主被一個老巫婆拐了去，被當為她的飼鴉女。有一天，一個年輕的王子，化裝為一個衣衫襤褸的流浪人走到森林裡，就見了這個飼鴉女，他們一見相愛，王子便要帶她回到他的國家裡，女孩子也十分願意，但是因為老巫婆的咒語，當她走到森林的盡頭時，她的兩隻腳便固定在地上，一點都拔不起來，王子以為是她沒有勇氣，不敢跟他一齊走，便說道，只好從此分別了，除非天上的星星有一天會掉落一顆在水仙花的花蕊裡，才能見面，說着便離開了飼鴉女。

這時王子的國裡，國王死了，國裡的人找不到王子來繼承王位，便推出一個音樂師，一個樵夫，一個作掃帚的，三個人來到老巫婆這裡，讓她推算王子的下落，老巫婆

告訴他們說，在某一天的中午，當十二點的鐘聲剛剛敲過時，第一個走進城門的人便是他們的王子，他們聽了這話便回去了。

一天晚上，飼鴉女正在樹林裡，忽然看見天上的一顆星星墜落下來，正好掉落在百合花的花蕊裡，她高興極了，飛奔着，飄散着她的頭髮，走出樹林，預備去會晤她的愛人，她並不知道她自己原是一個公主，而且也不知道她的愛人是一個王子。

老巫婆所說的那一天中午到了，城門口擠滿了民眾，他們唱歌歡呼，預備迎接他們的新國王，當十二點鐘剛剛敲過，王子與飼鴉女兩個人正好走進城門，他們穿着破爛的衣服，好像一對叫化子，民眾看見了，大為氣憤，以為是老巫婆跟他們開玩笑，他們把王子和飼鴉女不分皂白的用棒趕跑了，然後燒死了老巫婆。

但是當初訪問老巫婆的那一個音樂師，他却相信那個穿破衣服進城的人是他們的王子，一大隊兒童們也相信了的話，他們便開始在山裡林間遍處尋訪，後來他們在一兩他高高的山頂上，找到了王子與飼鴉女，他們兩個人一起個騎在山頂上，已經死了，身上蓋滿了白雪。原來當他們個人被趕走後，回到老巫婆的家裡，因為肚子餓了，不幸誤吃了老巫婆有毒的餅子，後來走到山頂上便一齊死了。

## 一個恨錢的人

John Whelan

嘉 譯

我獨自個兒靜

坐在「海神」酒吧

裡，一杯跟着一杯

地吮飲着強烈的拿

破雷牌白蘭地，腦

子裡雲翻霧滾，悠

悠然幾乎不知身在

何處：

抬眼正望見他

踱進門來，目光向

周圍一掃，來意頗

為不善。當他一下子

落坐在我身傍，空關

着的高視的利那，我的

下意識向我喊道，

這回可完啦。

命中註定的噩運臨頭，

一切夢幻如風

消雲散，我從半空中

跌回到塵世間，睜大

了眼睛，藉着櫃台後

面牆壁上的長鏡，仔

細端詳這個面孔圓

「真是一句地地道道的老實話。」

「什麼？」我一口氣來不及地衝出了個答話。

「金——錢——為——萬——惡——之——源。」他技巧地

使用着加重的語氣說，「你仔細想想看，」一面轉過身

來，面對着我，兩隻手指指點點地，「一切犯罪——謀殺——搶劫——的動機是什麼？」

「錢？」我天真地疑問道，

「當然啦！沒有了錢，犯罪根本也不會存在了，你想想看，」他把身體挪近了些，輕輕地扯動我的衣袖，帶着變機密的神氣接着說，

「你知道我幹了些什麼嗎？我發現了一個辦法，簡單得無以復加，管保你聽過以後，會失聲大笑。」

我正是聽聽點足以發笑的事，同時，我知道他的話裡還有把戲，於是進一步問道：「是什麼呀？」

他挪過來更近啦，並且開始用手搖動我的胳膊，一面說：「我完全想通啦，真是世界上頂簡單不過的事情；我們停止使用錢幣就行啦——就是這樣子！」

「那麼，人們怎麼吃飯哪？怎麼活哪？」

「那當然啦！沒有了錢，犯罪根本也不會存在了，你想想看，」他把身體挪近了些，輕輕地扯動我的衣袖，帶着變機密的神氣接着說，

「當然啦！沒有了錢，犯罪根本也不會存在了，你想想看，」他把身體挪近了些，輕輕地扯動我的衣袖，帶着變機密的神氣接着說，

「當然啦！沒有了錢，犯罪根本也不會存在了，你想想看，」他把身體挪近了些，輕輕地扯動我的衣袖，帶着變機密的神氣接着說，

「當然啦！沒有了錢，犯罪根本也不會存在了，你想想看，」他把身體挪近了些，輕輕地扯動我的衣袖，帶着變機密的神氣接着說，

「當然啦！沒有了錢，犯罪根本也不會存在了，你想想看，」他把身體挪近了些，輕輕地扯動我的衣袖，帶着變機密的神氣接着說，

「當然啦！沒有了錢，犯罪根本也不會存在了，你想想看，」他把身體挪近了些，輕輕地扯動我的衣袖，帶着變機密的神氣接着說，

「當然啦！沒有了錢，犯罪根本也不會存在了，你想想看，」他把身體挪近了些，輕輕地扯動我的衣袖，帶着變機密的神氣接着說，

「當然啦！沒有了錢，犯罪根本也不會存在了，你想想看，」他把身體挪近了些，輕輕地扯動我的衣袖，帶着變機密的神氣接着說，

「當然啦！沒有了錢，犯罪根本也不會存在了，你想想看，」他把身體挪近了些，輕輕地扯動我的衣袖，帶着變機密的神氣接着說，

「當然啦！沒有了錢，犯罪根本也不會存在了，你想想看，」他把身體挪近了些，輕輕地扯動我的衣袖，帶着變機密的神氣接着說，

「當然啦！沒有了錢，犯罪根本也不會存在了，你想想看，」他把身體挪近了些，輕輕地扯動我的衣袖，帶着變機密的神氣接着說，



### 欲訂購：

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出品

GMC(通用牌)卡車及零件

GMC柴油機及配件

請到其臺灣總代理

台華汽車器材有限公司

常備 GMC 雪佛蘭 吉甫 現貨零件  
萬國 道奇 福特

歡迎批發定購 價格特別相宜

地址：臺北市貴陽街二段廿八號

電話：26116 電報掛號：9240



凍的小徑，最後抵達此谷安居下來。

接着，在厄京基多的夜間，麻杜巴本(Mindotamba)火山兇狠的暴發，一連滑十七天，河水沸騰不息；太平洋沿岸，到處山崩地陷，岩漿流奔，洪水暴發。古老的阿羅卡峰(Aroca)在一聲轟然巨響中倒塌，把盲人谷永遠地隔絕了世間。山谷中的一切故事，沿安地斯山脉流傳到今天，早已變成了神話。

據說在這益谷中，有人們需求的一切——良田美池，肥草沃土，還有溫和的氣候。一面有濃密的松林，沿斜坡而上阻擋着高處的雪崩；另外三面則是灰綠色的岩石大峭壁環繞着，再上去又有冰河和白色的雪峰。

住在谷中的人們，日子過得很好，然而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一種古怪的傳染病侵臨，使他們所生出的嬰兒都成了瞎盲。在這種孤立的環境中，人口又少，怪症很快地染遍了所有的人。老年人摸索而行；年青的視覺也在模糊，小孩子更是一點都看不到了。然而谷地中的生活容易，又跟外界完全隔離着，所以他們的視覺漸漸變盲的損失，竟很少有人注意到。

有視覺的人引導着盲目的子女到谷中各處去摸撫，直到他們記熟了一切；他們更學會盲目升火爲炊的方法。當意外的失事喪盡了他們的勇氣，他們放棄了鑽爬的企圖。直到今天，這山峰仍無人征服過。但是跌下去的人却未喪生……

納森斯在滑過雪坡之後，落下去一千多呎，他在一團雪雲中跟了下來，滑過另一個更峻斜的雪坡。再滾下去，他就失去了知覺，幸好並未折肢斷骨。漸漸地雪坡斜度減小，他終於滾下山坡靜止住了。他被包在柔軟的雪團中，保全了生命。清醒後他立即掙扎出雪團，一面休息，一面納罕着他到了什麼地方。抬頭一看，那條他滾滑下來的路徑，在寒月的映照之下，更爲猙獰可怕。下面，在月光中，是一片亂石雜草的坡地。

他忍受地步行着，四肢和全身關節都在痛，到了草地上，靠牆石塊坐下來。他在水壺中喝了點水後立刻睡倒。遠處樹上的鳥叫喚醒了他的酣睡。他現在正處於一座大峭壁的低下，另一巨大峭壁峙立在對面，高入雲霄。夾谷在兩大峭壁中，東西方向伸開，浸浴着清長的陽光。

辨別出方位後，他開始向夾谷上端進行，因爲這端口引向一個草原，他不時看到一排屋子，隱現在草原中。他的路徑時常像爬牆般的艱險；漸漸地，太陽升高了，陽光已照不進來谷裡，空氣變得陰冷起來。但是在益谷裡的草

最後一個有視覺的去世後，這族人就繼續生存下來。一代一代的下來，他們忘記了許多東西，創造了不少東西。外界的一切情形流傳下來，也變成了神話幻境。在一個偶然的機遇中，一個外界人被投入了這個小社會中，這裡所述的就是他經歷的故事。

他叫納森斯，是基多附近的山居者。他曾出過洋，見過廣大的世界，讀過很多書，是個精明而果敢的人。他被一個英國的爬山隊僱用，充當嚮導，在厄境爬山。爬山隊在各處爬過之後，開始要征服安地斯山脉的主峰。他們極其艱險的攀登，垂直的爬上一座巨大的懸崖。在雪地中靠着岩塊搭好帳幕，準備過夜。忽然，他們發現納森斯失蹤了。呼喚，吹哨，全無回音，他們一夜不曾入睡。

次日黎明，他們發現了他跌落下去的痕跡。他已滾入了山脈東方，那尚未探測過的一面。很遠的下方，能看到他滑過的一個峭峻雪坡，他像一把犁似的耕下雪坡，隨着一片雪崩滑下去，直滑到一個險峻的峭壁邊沿後，再下去一切都遮住看不見了。

更遙遠的下方，煙霧中隱約地能看見一些樹叢，在一個封閉的山谷中長出——那就是失落了盲人谷。但是他們並不知道那就是盲人谷，因爲它和其他山谷並無區別。

原和房屋却更爲明亮了。

中午時分他才爬出來谷，進入了益谷裡的草原和陽光中。他看到那排石壁茅屋式樣古怪，谷地的一切景物也越發奇特和陌生。谷地大部爲肥嫩的草場，點綴着美麗的花朵。它們都經過仔細的灌溉，足証是有規則的農作物。谷地四週是一條圍牆，牆外高處的坡上，有牧養的牛畜群。許多溼田的溝渠，流經各處，經過牆垣匯合在一起。用黑白石塊砌成的道路，有規則地通達各處，給這孤立的盆地，增加了更多村鎮氣氛。每條路旁都有奇怪的繩索。

石屋沿着中心的一條乾淨街道，排列成行。屋前開有房門，但沒有一個窗子。牆壁的颜色特別雜亂。由於刷上的塗料顏色不同，有地方灰色，灰黃色，有的青灰色或棕色。這些雜亂的塗料，第一次把「盲」字帶進他的腦海中。

「好傢伙！」他想，「這些刷牆的人一定瞎得像蝙蝠。」

他跨一個小坡，朝圍牆和溝渠走去。在遠處草地上的草堆上，睡着許多男人和婦女；靠村邊沿，是一群睡覺的小孩子。在他面前的小路上，有三個挑着水桶的男人在走着。他們穿着皮製的衣鞋及腰帶，一個跟一個排成單行，慢吞吞地走着，不停地打哈欠，好像整夜未睡。他們呆

板的循一定方向而行，納聶斯遲疑了一會，接着站在石塊上高呼起來，山谷中充滿了回音。

三個人停下來了，轉着頭像是在察看。納聶斯興奮的揮手招呼，但是他們好像沒看見，只是呼着聲。納聶斯又喊了一聲，接着打手勢，但毫無效果。於是「盲」字再次進入了他的腦海中。

「這些笨伯一定是瞎子！」

他們對喊了半響之後，納聶斯跨過一座小橋，走近了他們，現在他才看到他們真是瞎子。原來這就是傳說中的神話境地——盲人谷。三個盲人並非而立，不是用眼睛看他，而是用耳朵朝向他，察聽他那陌生的足步聲。他們的眼睛緊閉而深陷着，臉上帶着受驚的表情。

「是個人！」其中一個用蹣跚的西班牙話說，「他是個人——也許是鬼吧——從岩崖裡來的。」

但是納聶斯以堅定步伐走上去。那些陳舊的盲人傳說，重浸入了他的腦中，一句古老的俗話在他心中打轉：

「能入盲人國，獨眼稱帝王……」

能入盲人國，獨眼稱帝王……」

他斯文有禮地對他們招呼寒暄。

「他從那兒來的，皮杜兄弟？」一個在問。

「他從岩石裡來的。」另一個說。

「我從山外來的，那裡的人都能『看』。」納聶斯說，「我從巴古塔市來的，那裡人口十萬，市區綿延出人的視線之外。」

「視線？」皮杜吶吶地說，「視線！」

「他從岩石外來的。」第二個人說。

他們穿的衣服式樣古怪，每件縫法都不同。突然，他們一齊圍上來，張着手臂，把納聶斯嚇了一跳。他隨着那些逼近的手指往後退去。

「這裡！」第三個人喊着，隨着納聶斯的移動，很敏捷地抓住了他。接着他們一齊下手，把他按倒在地上。

一隻手在摸他的眼睛。「當心點！」他叫道。

「真是一個怪物，柯雷，」皮杜說，「摸摸他的粗頭髮，像棕毛一樣的粗硬。」

「像石頭一樣的粗硬，」柯雷摸着他未修剃的下頷說，「小心點！」他又抗議了。

「他在說話呢，」第三個人說，「一定是個人。」

「我們帶他去見長者。」

「先喊一下，」柯雷說，「別把孩子們嚇壞了。這真是難得的奇遇啊！」

他們喊了一陣之後，皮杜牽着納聶斯的手，領他朝街裡走去。他抽回自己的手說：「我看得見。」

「看得見？」柯雷莫明其妙。

「是的，看得見。」

「他的腦筋沒成熟哩，」第三個人說，「你看，他彈腿踢脚，講話都講不通。牽着他的手走！」

「隨你們的便吧，」納聶斯說，給他們領着手走去。

他想：他們對視覺一事全然不懂，好，有時間我教教他們……

不久，聽到人群的呼叫，看到街道中集了很多人。越接近街區，他越覺得那些騾驢滾得雜亂古怪，村子也越顯得大了。一大群男女小孩（他最高興看到的，是那些婦人和孩子，面孔甜蜜，双目緊閉而深陷。）朝他湧來，捉住他，用靈敏而細緻的手指摸撫他，並傾聽他講話。三個發現他的人，帶着一種主人的神氣再三地說：「從岩外來的野人。」

「巴古塔，」他說，「我從山外巴古塔市來的。」

「一個野人——滿口野蠻不通的字眼，」皮杜說，「你們聽到嗎——巴古塔？他的腦子還沒成熟，他才學說話哩。」

一個小孩咬他的手，嘲弄地叫道：「巴古塔。」

「對了，巴古塔比起你們這小村，簡直是大城市了。」

我從廣大的世界來的，那裡的人都有眼睛，視覺。」

「他的名字叫巴古塔。」他們說。

「他還會彈腿哩，」柯雷說，「他已踢彈了兩次。」

「帶他去見長老。」

他被推進一間漆黑的屋裡，僅在屋角燃着一堆微弱的火。人群由背後湧進，他還未及站好就給拌倒，摔在一個坐着的人的腿上。他摔下來時，張開的手臂打在另一個人的臉上，他覺得捱了一下柔弱的反擊，跟着一聲憤怒的哭叫，立刻他跟一群盲人混戰起來。這是場一面倒的打鬥，他立刻敗北，靜躺在地上。「我跌倒了，」他說，「在這麼黑的屋子裡，我什麼也看不見。」

打鬥停止，黑暗中的人都在傾聽，極力想聽懂他的話。柯雷說：「他僅是初具人形，走路彈腿，話還講不通哩。」

別人也都在談論着他，可是他無法完全聽懂。「我可以坐起來嗎？」他問，「我不再打鬥了。」

他們讓他坐起來，接着一年老的人開始詢問他。納聶斯盡量地把外面廣大的世界，天空，山脉，視覺等奇妙

的事物，對這些坐在黑屋中的盲人解釋。遠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的話沒有人相信。

這族人，由於遠離了有視覺的世界盲瞎多代，視界中的一切早幻滅了。在岩石外的一切都成了童話，和他們斷絕了關係。聰明的盲人在他們中間興起，把那些從視覺時代傳說下來的片段信念，統統推翻。他們用合理的解說代替了那些虛幻的觀念。

他們有許多觀念隨視力而消逝，從靈敏的聽覺和指尖上獲得新的觀念。這位盲人長老向他講解生命，哲學，和宗教的大道理。他說這個世界（指山谷）是一個岩石中的大空洞；造物中最低級的是無生物，它們未賦予觸覺；其次是牛畜等，牠們智力甚低；再其次是人類，最後是天使；人們只能聽到天使的鳴唱和飛舞聲響，沒有人能接觸到他們。納聶斯大為迷惑，最後他才想到了鳥類。

接着，他又告訴納聶斯，時間如何分為「冷時」，「暖時」，——即是他們的晝夜。並說明為什麼要在「冷時」工作，「暖時」睡覺。所以，要不是他的光臨，現在正是盲人村熟睡的時候。他說納聶斯一定是個特別的創造物，被遣來向他們的智慧學習和效力。他說納聶斯須要有勇氣來努力學習，以求改進他那不健全的智能和粗野踢躍行

為。這時，聚在門口的人也齊聲鼓勵他，老人說夜（盲人把白晝當夜）已很深了，大家這才散去睡覺。他問納聶斯知不知道睡覺，納聶斯說知道，但是在睡覺之前需要吃飯。

他們送來了食物——牛乳，粗鹹麵包——把他送領到他們聽不到的地方，讓他獨自吃喝，過後他們就睡了。山中陰寒的黃昏摧醒了盲人村，他們一日的工作開始。但是納聶斯一點都沒有睡着。相反地，他坐在他們領來的地方，心中盡在回想着他到達盲人谷後的那些情形。

他下時笑出聲來，有時感到滑稽，有時却在惱怒。「沒有成熟的腦子！」他氣憤地說。「智力不健全！他們竟全不知道正在嘲弄着自己的主人——天意還來的君王。我一定得使他們理智點，讓我想想看——讓我想想看。」一直到太陽下了山他仍在想個不停。

納聶斯欣賞着四週景色，在他看來，高處的水河以及雪野，是他一生中所有的最佳風景。他從雄偉的雪峰，轉看到下面的村落和田渠，很快地罩進了夜幕，他不禁有所感觸。他從心底感謝上帝，賜給他偉大的視覺。從村中傳來一聲呼喚：「喂！巴古塔！到這裡來！」

他站起來，臉上微笑着，準備向他們顯示一下視覺的

功用。

「你沒有動，巴古塔，」那邊喊道。

他又笑了，輕輕的兩步，他跨在路旁。

「不要踏踐草地，巴古塔，那是禁止踏的。」

納聶斯連自己都沒聽到聲響，他停下來，驚奇不止。

喚他的人沿路走來，納聶斯又回到路上。「我在這裡，」他說。

「我喊你，為什麼你不過來？」盲人說，「難道你還儂孩子般的要人領着走嗎？你走的時候聽不見路響嗎？」

「我能看見路，」納聶斯笑道。

「沒有「看得見」這一說，」盲人道。「別傻瓜了，跟着我走吧。」

納聶斯跟着他，有些不耐煩。「總有一天要來的，」他說。

「你要好好地學，」盲人說。「世上有很多事情要學的。」

「難道你沒聽人說過：「能入盲人國，獨眼稱帝王」？」

「什麼是盲人？」盲人漫不經心的問。  
四天已過，第五天，這位盲人谷的皇帝仍是默默無聞

，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呆笨無能的陌生人，生存在他的子民間。他發現要宣告登極比他想像的難得多了。幾天以來，他聽從着盲人的吩咐，學習着盲人的舉止和習慣。他感到這種日入而作日息的生活特別不慣，於是決定這是第一件要改革的事。

盲人們過着一種美好、快樂、簡單的生活。他們偶有艱困，但並不太甚。他們有足够的衣食，有音樂，曲謠，有愛情，也有兒女。

他們自信而準確的活動在這個有規則的境地，令人驚服。每樁事物的安排，都合乎他們的需要；每條展出的路徑，都有一定的角度通達他處，並由路旁繩索上的標記以茲區別。各處的障礙物和不規則的東西早已除淨。

他們有敏快的聽力，能在十數步之遙聽察出別人寂靜的動作——甚至能聽到他的心跳。他們已慣於用聲息表露各種情緒；使用鐵錘熟練而準確。他們嗅覺特別發達，能像狗似的立刻分辨出不同的人來。他們管理牛畜毫不費力。納聶斯在說服他們的工作失敗之後，才開始作亂。他說：「你們聽着，有很多事情，你們不瞭解我。」

於是他們都坐下來，垂頭傾聽。他極力之所能，解釋什麼叫視覺。聽衆中有個女郎，眼睛的紅痕和陷凹比其他

人都輕淺，那是他特別想說服的對象。他暢論視覺的美妙，欣賞山巒，碧空和日出的奇景。盲人們先是覺得好笑而不信的聆聽，現在却責斥他的濫言。他們不承認有山脈，堅信在牧養牛畜的外面，就是世界的邊沿，從那裡升起岩洞的頂壁，乃是宇宙，雨雲雪崩就是自洞頂上落下的。納聶斯堅持世界沒有邊沿，更無頂壁，盲人們說他思想變透了。

他所論及的天空、白雲、星辰等，在盲人的觀念中是一片可怕的空白——依照他們的信念，天是一片摸來平滑可愛的頂壁。他發覺他的言論震驚了他們，於是放棄了爭辯，並想法把視覺的實用價值顯示給他們看。

一天早晨，他看見皮杜由十七號路走過來，還遠在盲人們的聽覺和嗅覺之外，於是他預言：「等一會皮杜就來了。」

一位老人說皮杜不會來，因為沒有事情。果然，皮杜像支持老人的話似的，轉到十號路，再幾步出了圍牆。由於皮杜沒有來，納聶斯大笑；過後又問皮杜，想澄清事實真相，相反地，皮杜否認一切並碰他一個釘子。

他又提議，讓他帶一個人同到圍牆處的斜草坡上，把所看到村上人們的活動告訴他，回來對證。結果，他僅能

了。

他注視着這緩慢地進行有五分鐘之久，他那要採取行動的紛亂意識，緊張得發狂。他站起來朝圍牆走了幾步，轉回來又後退了幾步。

他們圍成弧形，靜止傾聽。他也靜止不動，把鐵鏟握得緊緊地。他應該狙擊他們嗎？他耳朶內的血脈咚咚而鳴，像是在反復誦述着那句俗語：「能入盲人國，獨眼稱帝王。」他應該突擊他們嗎？

「巴古塔，」有人叫，「你在哪裡？」他更緊地握住了鐵鏟，向草地走去，但是他才一動，立刻被發現了。「他們誰殺我就鏟誰，」他發誓說。他大聲叫道：「聽着，在這山谷中，我愛怎樣就怎樣，愛到那裡就到那裡，你們聽到沒有？」

他們立刻朝他奔來，雖是摸索着，可是相當快。那好一場捉迷藏，除了一人外，其餘都包着眼睛。「捉住他！一個賊道。納聶斯已因於圍堵的弧形中

「你們不懂！」他不想用強硬的口氣說，結果軟下來。「你們是瞎子，我能看見，不要管我。」

「巴古塔！放下鏟子，走出草地來。」

「我要打傷你們，」他激動的飲泣着說。「天啊，我

看到些來往的人，可是那些在屋中或屋後的活動，雖隔不住盲人的聽覺，他却無法看到。盲人的試探，就強調這一點，結果他又失敗了。他們更加嘲笑起來，迫使納聶斯訴諸武力。

他很想抓起把鐵鏟，把他們敲倒一兩個在地上，用這種公平的對打，顯示出視覺的優點。但是他舉起鐵鏟後，突然一種感覺侵襲着他——他能這樣鐵石心腸的去打擊一個盲人嗎？

就在這猶疑的時候，盲人早已察覺到他舉起的鐵鏟，他們警覺地站着，把耳朶對準他察聽下一個行動。

「放下鏟子，」有人說道。納聶斯感到一陣孤立無援的恐怖。他猛然把一人衝倒在牆邊，從他身上躍過飛奔出村子。他穿過一片草坪，在一條路旁坐下來。他認為在一場打鬥之前，每人都有些強硬不屈之感；但是他又想，和這些信念立場不同的人，連仗都打不痛快。

遠處，許多人由村內趕出來，手持鐵鏟棍棒，列成單行，分路朝他趕來。他們進行緩慢，不時互通話語，常常一齊停下，用鼻嗅聞空氣並仔細聽察。

他們的行動起先使納聶斯發笑，但是現在他不再笑了，因為有個盲人在草坪上發覺他的痕跡，他們一齊跟過來要打傷你們，不要管我！」

他開始奔跑，但不知跑向何處。他由最近的盲人處跑開，因為他不忍打他。他躲避開兩列盲人的夾堵，朝人縫較寬的地方衝去，立刻盲人鋒湧而至。他向前一躍，看情形一定要被捉住了，於是「呼」的一聲，鐵鏟揮了出去。他的手臂感到一下微弱沉鈍的音響，一個人隨着呼聲聲而倒下去，他總算突出了重圍。

他又奔近了村落，更多的盲人持了鏟杖在各處奔走，速度相當快。突然他聽到背後腳步響，一個彪形大漢朝他奔來。他嚇極之下，又揮出了鐵鏟迂迴而逃。他一路飛奔，逃避着其他的追跡者。

納聶斯已驚狂了，他往返狂奔狂跳，不多會摔倒地頭上，被盲人聽到立刻趕來了。在遠處的圍牆上有一個小洞口，看來像天堂一樣，他猛衝過去。他再沒時間回顧，一頭鑽入牆洞逃出圍牆，在岩石上爬了一會停下來，不停地喘着氣。現在，他做皇帝的企圖，算是告一終結。

納聶斯在圍牆外逗留了兩晝夜，沒有飯吃也沒有住所，他一直在想這意外的事件。在回想時，他不斷的嘲諷着那句俗語：「能入盲人國，獨眼稱帝王。」他大部份時間在想如何攻擊征服這群盲人，可是，他沒有想出一

個實際可用的辦法。他沒有武器，現在也無處能弄得到。

在巴古塔所受的文明「毒」太深，再也硬不起心腸去偷偷狙殺任何盲人。當然，如果他這樣做，他可以拿狙殺全谷人為威脅而迫使他們定立城下之盟。但是不管怎樣做，最要緊的是先睡一下……

第二天他開始恐懼抖索，最後他爬到圍牆前，盡可能去和盲人談判。他沿海邊爬行呼喊，直到有兩個盲人出現。

「我瘋了，」他說。「不過我是新做成的人啊。」

他們說這話好聽得多了。

他說現在他已大為清醒，並悔改了一切過錯。接着他不自主的哭起來，因為他已病弱不堪；他們認這是好現象。他們問他還能不能「看見」。

「不能，」他說。「那是太傻了。」「看見」兩字毫無意義。」

他們又問他頭頂上是什麼。

「在一百人高的地方，就是世界頂壁，它非常光滑。」

他又哭出來。「你們在再問我之前先給我點東西吃吧。我快餓死了。」

納羅斯以為定受嚴懲，然而盲人却很寬大。他們認為這次作亂，更為證明了他的愚笨無知。他們體罰他一頓後

，他的話使她非常快樂。

此後，他有機會就找她傾談。山谷成了他的世界，山外的一切對他好像也成了神話。他小心的嘗試着告訴她視覺的情形。

對她說來，視覺好像是幻想的詩篇一般；她聽他講述蒼空，星星和自己的美麗，雖帶着些犯罪和不信的感覺，但是聽得津津有味，他認為她都能瞭解。

納羅斯已進入狂戀的程度，他要求雅各和長老們准許他們的婚事，但是她因為懼怕而拖延了。她姐姐第一個把他們相愛的情形告訴了雅各。

一開頭，這婚事就遭遇了很大的反對。因為他們始終把納羅斯當做呆子，說他是不够人類水準的奇形人。她姐姐反對更烈，說他許多壞話。年老的雅各雖在愛護着愚直而聽話的納羅斯，可是也搖着頭不贊成。

年青的人大為氣憤，說他要破壞了種族；甚至有人向納羅斯勸武，他立刻回敬一頓老拳，這是他初次得到了視覺的好處。自這場架打過之後，村中再沒有人敢惹他。但是盲人們認為他的婚事仍是不能實現。

雅各很疼愛女兒，海狄娜伏在他的肩頭哭得令人傷心。「親愛的，聽我的話，他那麼愚蠢，又不會做什麼正事

派他做些簡單的工作。

此後，納羅斯作了盲人谷的居民，盲人也不另眼相看他了，山脈外的世界變得更為虛渺。老人雅各成了他的主人，是個溫和可親的人；皮杜是他的外甥，另一位海狄娜小姐，是雅各的女兒。

海狄娜在盲人谷不受重視，她清秀的臉龐缺少一種光滑——盲人們理想中的女性美。但是一開始納羅斯就認為她美麗，現在更美，美過了一切。她的眼皮並不沉陷斑紅，而是像隨時要睜開似的；她修長的睫毛，也為盲人們所不喜；還有她清亮的聲音，在盲人精緻的耳朵聽來，更缺少女性的柔弱；有這些缺點，所以她一直找不到愛侶。

納羅斯有時會想，假如獲得了她，這下半年就在盲人谷中過了吧。他在找機會向她獻殷勤，發現她也在注意着自己。一次，在休息日的集會中，情歌輕甜，他們在迷濛的星光下坐在一起。他把手放在她的手上，並大膽地攥住了它，她也輕輕地反攥住他的手。

一個夏季的夜裡，他看見她坐在月光中搓繩，立刻走過去。月光把她浸染成一座神秘的銀像。他傍着她脚前坐下來，傾吐了愛慕之情。他用輕柔的情話，使她初次受到了異性崇拜的快慰。她雖未曾肯定的答復，然而很明顯地

「我知道，」海狄娜哭道，「但是他比原來好的多了，他強壯，溫和——勝過世界上任何人。他愛我——還有爸爸，我也愛他。」

老雅各大傷腦筋。他去參加長老的集會，那是在一間沒有窗子的房內舉行。他說：「納羅斯比原先已好多了。不久之後，他很可能變得同我們一樣理智。」

於是有一位長老想出一個主意。他是盲人中的名醫師，有一副哲學和創造性的頭腦。他想治療納羅斯的病症。一天，醫師又和雅各談到納羅斯。「我檢查過巴古塔，」他說，「找到了病源，我想他很可能治癒的。」

「那真是我誠心期望的，」雅各說。

「他的腦子因受干擾而失常，」醫師說。「干擾，懂嗎？」

「啊！」雅各說。

「這是，」醫師解釋道，「一種叫做眼睛的怪東西，發生毛病，干擾了巴古塔的腦子。這東西大大的凸出，長着毛，眼皮跳動，結果他的腦子不斷的受着干擾和破壞。」

「是嗎？」雅各說。

「我有理由可以肯定地說，要治好這病，我們僅靠行

「一次簡單的手術——說清楚點，把干擾的「眼睛」取去。」

「這樣他就理智了？」

「這樣他就完全理智了，並能成爲一個很好的良民。」

「多謝老天賜予的科學！」雅各立刻把這好消息告訴了納羅斯。

但是納羅斯聽到這好消息後反應冷酷，雅各大爲失望。

「這樣說，也許你並不愛我的女兒。」雅各說。

最後，還是梅狄娜勸着他去見盲人醫師。

「你不希望我，」他說，「失掉天賜的視覺？」

她搖搖頭。

「有這麼多美好的東西——花朵，岩石上的青苔，遠天飄浮的白雲，日落和星群，還有，你。單是爲了你，我也要有視覺，來端詳妳的甜美面龐，溫和的嘴唇，握起的纖手……這完全是我的眼睛——就是那些傻瓜所指責的——使我愛上了你啊。」

「我希望」她說，「我希望——你不要這麼講。」

「怎麼講？」

「我知道你的幻想很可愛，我也喜歡聽，但是現在——」

納羅斯本想找一個寂靜的處所，那些生着白花的草坪上，靜坐着等候犧牲時間的來臨。可是他走着走着抬起了頭，看到了美麗的早晨，像披滿金甲的天使，由峭壁進行而下。他繼續地走着，穿出圍牆，爬上了岩塊，凝視着陽光反映的白色冰雪。他看到了真正的美，他的想像滲透到雪峰的外方去了。

他想到廣大的世界，他自己所屬的世界；並憧憬着遠山披後的巴古塔市，那些宮殿，清泉，雕像，白色的房屋都在美麗的遠方。他想起河上的旅行，從大巴古塔市通達到更遠更廣大的世界，一天又一天航駛過城市，鎮村，穿過沙漠森林；奔流的河水永不停息，直到堤岸的盡頭，進入了巨輪往返的大海洋中——那浩大無邊的海洋。

納羅斯詳細的察看這巨大的山岩暴圍。他發現，如果沿那條夾溝而上轉入那條凹形通道，就能爬入松林披的上面，再上去斜坡就可以攀爬了。這樣，很可能發現一條路徑攀上峭壁之頂。

納羅斯回顧了一下村落，他想到了梅狄娜，但是她變得纖小而遙遠了。他轉身朝山壁繼續走去，那裡，他希望的日子終於來臨。

日落時，納羅斯已停止攀爬，但是他已經爬得很遠很

他冷了心。「現在？」他虛裝着說，「妳的意思是——我要變得更好些，或者更好些——」

他很快瞭解了這事情。他憤憤着惡運的作弄，也同情着她的無知。他抱緊了她，吻着，沉默的坐了一會。

「如果我要接受手術？」他溫和地說。

她立刻抱緊了他，失聲地哭着。「啊，如果你肯，」她泣不成聲，「只要你肯！」

在手術前一星期，納羅斯整天失眠着。在暖和的陽光之下整個時間，別人都沉沉的睡覺，他却毫無目的地徘徊，或是坐潛沉思。竭力想使心情忍受起這個難堪。

接着，夜間的工作過去，太陽在金黃的山峰後升起。今天是他有視覺的最後一天了。在梅狄娜入睡之前，他們在一起談了幾分鐘。

「明天，」他說，「我將要永遠看不見了。」

「噢，親愛的心！」她握緊了他的手說，「他們或許傷痛你一點，但是你爲了我受苦啊……親愛的，如果女入的心力和生命能作得到，我一定報答你。我最愛的人，我一定報答你的。」

他抱緊了她，兩唇接在一起，他最後一次細看了她的面容。「再見！」他低聲說着走開了。

高了。他的衣服已破損，身上多處受了輕傷，但是他很愉快的躺着，臉上掛着微笑。

從他休息的地方看下去，盲人谷像是一個小坑洞中，遠在一哩之外。現在天色已轉爲昏暗，但是四週的山頂上仍反映着晚霞的火紅和光輝，附近的岩塊碎石也浸染着落日的奇彩。在夾谷中，是神祕變幻的陰影，由藍色而紫色，繼而灰黃色，頭上則是一望無極的蒼空。他靜靜地躺着，滿足地微笑着，好像僅是爲着逃出了盲人谷——那個他想登極爲王的山谷。

日落的晚霞漸漸消失，夜色降臨，納羅斯仍舊平靜而滿足的躺在黎星的底下。

——全文完——

譯自皇冠（六月份）一九五〇

原名：The Country of the Blind

拾穗 永遠是你的益友良友。

歡迎長期訂閱 歡迎批評指導



熾熱的驕陽照射着墨西哥  
淺紅色的山谷，比爾的吉普車

空

谷

芳

草

—冬晦—

在公路上駛過，捲起一陣灰沙。

這裡地名叫烏卡——一個山城，坐落在陡削的山崖邊，層峯疊嶂，地勢偏僻，城裡沒有電燈和電話，祇有幾家西班牙式的紅頂磚屋，一所市場，和一座殘破的教堂。

肯搭拉牧場離城約為一哩，牧場四周，用石塊築成高牆。在酷暑之下，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息。

比爾將軍駛入牧場大門，經過一排木欄，木欄裡蹲伏着一隻大黑雄牛，鼻息咻咻地在睡覺，他將吉普車停在房屋邊，走近裝有鐵欄的長窗，向內張望，心頭感到一陣緊張，他在城裡會聽見別人說起：路易士肯搭拉對於來訪的

數人認識字，車篷上的標幟，表示墨西哥政府授他全權為這一帶地方的牲畜施行免疫接種。

「從阿富多沙來？」這女郎問，她的聲音軟而甜，臉上的表情突然改變，好似已經知道他的來意。

她轉身入內，不一會，她又來至門邊，將比爾引進一間陰暗的大屋子，屋子裡陳設着一些古舊的傢俱，唐路易士就在這屋裡接見他。

肯搭拉的容貌，又使他感到一陣驚恐，這個人混有西班牙血統，面色黧黑，露出敏捷強壯的神態，這牧人指着一張覆有灰塵的椅子向他說：「請坐，瑪麗亞告訴我，你是從阿富多沙來。」

比爾領首，在椅子上坐下。

「以前有過幾個人也從阿富多沙來，」唐路易士扳着臉說。

比爾聳了聳肩，他知道城裡的人都認為他和以前來過的檢疫人員一樣，不會在肯搭拉牧場裡停留得更久一點。

「嘿，我知道以前有人來過，」他答，眼光飄向站在門邊的女郎，她正頗感興趣的望着他。

「來找麻煩，」唐路易士說。

「但這是需要的，」比爾回答。

客人，不是竭誠歡迎，便是攜以一粒槍彈——這要看他當時的心情而定。

肯搭拉一家人均從事畜牧業，並不富有，但却是這一帶地方的重要人物。比爾在城裡已經見過他們——唐路易士，他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名叫瑪麗亞的女兒，這位姑娘年輕動人，使他頗為欣賞，至於那三個男人，面色黧黑，神態勇悍，像是一個個鐵子鑄成的，唯一不同，祇是年齡高下而已。

這時門內走出一位女郎，她皺眉望定他的臉。

「唐路易士在家嗎？」他問，身體微轉，半向停在門邊的吉普車，車篷上漆有「阿富多沙防疫局第三組」幾個大字。這等於是他的名片。但在這窮鄉僻壤地方，儘有少

唐路易士銳利的望着比爾的臉，好似要穿穿這年青人的心竅。

「這件工作很重要，」比爾接着說；「政府命令要替每一頭牲畜接種，不論是健康的還是已經染上痘疫，你阻礙了我們的工作。」

「我這裡沒有痘疫，」肯搭拉打斷他的話。

「是的，這裡沒有痘疫，但山打地方已經發現痘疫，距這裡祇有五小時的路。我們的工作是防止痘疫蔓延，」比爾從口袋裡摸出一只玻璃注射器，接着又說：「用這注射器替牲畜接種。」

「毒死牠們！」肯搭拉冷酷的說。

「什麼都毒不死！」比爾回答。

肯搭拉突然轉首向他的女兒說：「去叫強恩把巴斯多牽來。」

當女郎轉身走出後，比爾微笑着說：「唐路易士，你很幸福，你有一個好女兒。」

肯搭拉網了網眉說：「你什麼時候離開烏卡？今天晚上？」

比爾搖頭：「我的工作是個僱人來幫助我為這一區的牲畜接種。」

這牧人發出一聲冷笑，眼睛凝視着比爾，這神情使比爾非常困惑。

門外傳來一陣聲音，比爾轉首回視，不禁驚詫得圓了眼睛，隨又露出懷疑的笑容。一個生得酷肖唐路易士的小伙子，牽來一頭大黑牛。他把這頭畜牲拖進房間裡。

一剎時，這牧人面上的表情完全改變，他不再顯得冷酷，他指着牽牛的小伙子說：「這是強恩，我的兒子。」於是他將手按在大黑牛堅實的頸項上，「這就是巴斯多，」他驕傲而溫和的說。

這頭黑牛確是非常巨大，顯然是頭優良的種牛，牠漠然的四下探望，看來牠已經不祇一次被牽進這屋裡，所以絲毫不覺得驚奇。唐路易士溫和的撫摸着牠的頭頸，這景象使比爾覺得非常有趣，他咧起嘴吧，指指這鼻息咻咻的大黑牛說：「牠是什麼種？是俾斯特種嗎？」

肯諾拉和他的兒子兩人都迅速的瞥了他一眼，他們奇怪他居然也懂得畜牧的事。

「噢，是俾斯特種，你看牠有病嗎，先生？」肯諾拉問。

這頭雄牛健康的氣味，黑亮的皮毛，結實的肌肉，和那一雙小而明亮的眼睛，都證明那種稱做「阿夫脫殺」的一個人阻礙了全區工作的進行，和客廳裡那頭可笑的大黑牛。

他無可奈何的聳了聳肩，如果是在半年或一年以前，他遇到這種困難，一定會十分苦惱。但這是他回國以前，在防疫局裡的最後一件工作，因此他對於拜見肯諾拉的經過頗感興趣。

突然他意識到有人來到吉普車旁，原來就是那個女郎。她將手扶着車身，帶着怯生的神氣低聲問道：「我的爸爸很生氣，是嗎？」

比爾微笑回答：「我時常引起別人的怒氣。」

「你要離開烏卡嗎？」女郎問。

比爾向她凝視。她顯得靜穆而美麗，許多年來，他從未遇見這樣成熟的少女。

「如果你不離開，你會叫軍隊來嗎？」她接着問；黑亮的眼睛向他直視，好似在探尋他的思想；「那樣就糟了，先生，那樣會引起不幸，」她輕聲嘆息。

比爾露出微笑，「你好像很懂這一切事情。」

這年青姑娘眼中閃過一絲快樂的光輝，她說：「我在摩里亞學校讀過書的。」

「哦，是的，」比爾頷首。

獸疫——口蹄生膿瘡——尚未蔓延到這裡，對於這種健壯的牲畜，唯一可能發生的疾病就是痘症——這是突如其來，不可預測的。

「牠不是挺健康嗎？」肯諾拉問。

「又大又壯，」比爾同意的頷首。

「所以牠不需要接種，」肯諾拉嚴厲的說；「這裡全部牲畜都不需要接種，因為巴斯多是全體牲畜之父。」

比爾瞥見這老牧人挑戰的眼光，他又向大黑牛望了一眼，他覺得這一切都含有一種野蠻的幽默感。

他轉眼望定肯諾拉，鎮靜的微笑著說：「牠需要接種，這裡全部牲畜都需要接種。」

這老牧人突然手指房門向他說：「請你出去，先生，當你走出門的時候，你心中要記牢：這裡的牲畜不需要接種，如果你用手指碰牠們一下，就會有一顆子彈向你飛來！」

比爾被趕出大門後，他坐在吉普車裡，眼睛望着那一排木欄，他需要靜靜的想一想。

他回憶在防疫局工作四年以來，已經習慣了許多困難和阻礙——牧人對於防疫局工作人員的憎恨，以及邊區人民對於政府法令的不信任等；但他從未遇到過這種情形：

「你從那裡來？先生？」

「德沙州，」

「那地方也和這裡一樣嗎？」

「好一些，你可以到那裡去玩。在這兒坐一會，好嗎？」比爾用手指着身旁的空位向她說。

她搖頭：「我不能多耽擱，爸爸會發脾氣的。」

「他很頑固，是嗎？」比爾問。

這女郎已轉身走開，聽到他的話後，她回過頭來說：「你不懂，先生。」

比爾微笑問道：「他怕我傷害他的種牛，還是公然違抗政府法令？究竟是什麼原因？」

「這原因說來話長，」她迅速的回答：「他是有理由的；因為我的媽媽是打針死的，這是四年以前的事。她生了病，城裡的醫生替她注射一種新藥，爸爸不贊成，但醫生相信他的藥，結果媽媽死了，爸爸說是被醫生的藥毒死的，」她遲疑了一會又說：「你相信媽媽是打針毒死的嗎？」

「誰知道？」比爾同情的回答：「也許是藥的毛病，也許是病太重了。」

女郎微微頷首，仍用一對黑亮的眼睛凝視着他，眼中沒有仇視和憤怒的神氣，這使他更想多接近她。

比爾驅車回城，一路上回味着那年青姑娘的音容笑貌。他將吉普車在雷米羅雜貨店前停下，心中默想一定要向雷米羅探詢關於她的事。

息烏卡沒有旅館，沒有飯店，他祇得借宿在這裡：這是一個雜貨店兼酒吧，樓上有一間房屋，專供過路客人居住，樓下有一張圓桌，以為交際聚會之用。

雷米羅自櫃檯後擠出身來，他問：「哈囉，先生，肯搭拉怎樣說？他同意嗎？」

「還沒有同意，」比爾回答。

「那麼你最好離開這裡，不要在息烏卡浪費時間，」雷米羅說。

比爾向櫃檯前四位飲酒的客人招呼，他取過雷米羅為他拿來的啤酒瓶，向他們舉瓶為禮，他們也向他回禮，大家沉默着沒有說話。

「我還要離開這裡，」他向雷米羅說：「我對肯搭拉一家人很感興趣，」他若有所思的望着雷米羅說：「我覺得肯搭拉很怕我，除了那頭大黑牛以外，他不敢讓我檢視別的牲畜。」

雷米羅撇起嘴吧說：「你不想活了嗎，先生？」

比爾意識到櫃檯前飲酒的幾個漢子，也在注意的望着

「沒有，所以沒有人替他報仇，」雷米羅答。

「肯搭拉的女兒對於這件事情有何感覺？」比爾問。

「瑪麗亞？」比爾聳了聳肩，「這不是女人的事。」

「她沒有結婚，是嗎？」比爾再問。

雷米羅突然轉身面向比爾，帶着好奇的表情說：「你想追她？」比爾沒有回答。他接着又說：「聽我的忠告，先生。趕快離開這裡。」

傍晚時，肯搭拉的幼子強恩來雜貨店找比爾，使雷米羅深感驚異的，就是強恩腰上並未帶槍，他替他爸爸帶來口信，要比爾明晨再去收場，肯搭拉允許他替一頭牲畜做接種試驗。

強恩離去後，雷米羅搖首向他警告：「你可能挨到槍彈，也許是三顆。」

次日清晨，比爾驅車赴肯搭拉收場，在飼養大黑牛の木欄前停車，已經有許多人在那裡，都是從谷地趕來參觀接種試驗的。

三匹坐騎並排向他而來，他看清楚中間騎馬的人是唐路易士，左右是他的兩個兒子強恩和艾密。他們頭戴寬邊草帽，在吉普車前勒住馬韁，馬鼻子噴着氣，馬蹄踏在地上捲起一陣灰沙。

他，研究他是否已經喝醉了酒。他漫不經心的聳了聳肩說：「有些人缺乏勇氣，才會大驚小怪。」

一陣不愉快的沉默，罩覆着整個的酒店，直到那四名飲酒的客人走出店門後，雷米羅才開始說話：「你知道已經鬧了禍嗎？」他叫道：「在這一帶地方，如果你要侮辱人家，你先得武裝起來。」

比爾領首，將瓶中的啤酒搖動一下，「也許肯搭拉會來找我，」他說。

「他會聽見你剛才說的話，他一定會來找你，」雷米羅說。

「你怕我給你這裡帶來麻煩嗎？」比爾問。

「這裡？」雷米羅用手揮去一群蒼蠅，「這裡發生過好幾次槍斃的事了，我是替你擔心；也許你不知道那位醫生的事？」

「就是為肯搭拉妻子看病的那位醫生，」比爾說。

雷米羅領首。他被射死在這裡，身上挨了肯搭拉家的三顆子彈。」

比爾又吞下一口啤酒。他知道這偏僻的地方根本沒有警察，所以他無需詢問肯搭拉何以未被拘捕。他祇問了一句：「醫生沒有親人嗎？」

比爾向唐路易士招呼，他問：「你要我來這裡做接種試驗，是嗎？」

肯搭拉領首：「一隻牲畜，」他答。

比爾取出他的注射器，他望着肯搭拉說：「替巴斯多接種嗎？」

「不是，」唐路易士靜靜的回答，用手指着木欄內的一頭肥豬向他說：「把你的毒藥注到牠身上。」

比爾凝視着這老牧人和他的兩個兒子，心中升起一股怒火。大黑種牛是全收場最貴重的牲畜，如用牠做接種試驗，則一切困難均可順利解決。

「我是來替大黑牛接種的，」比爾堅持的說。

「祇許你替這頭豬接種，」唐路易士回答：「如果牠不生病，那麼我再考慮。」

比爾瞥了一眼欄中的肥豬，他原可替牠做接種試驗，但他覺得肯搭拉是故意當着許多人來調刺他。

「你在開玩笑，」他說，一面收拾注射器。

他望見瑪麗亞從屋內走出，帶着懷疑的表情望着他。他聽見肯搭拉的笑聲，心中又升起怒火，他抬眼望定肯搭拉，鎮靜的說：「在這裡，人們知道你為什麼阻止我的工作。但在山打一帶地方的人，他們都會笑你，他們會認為

肯德拉膽怯——害怕一根針和一些藥水，但是他們的牲畜，却早已經過接種了。」

他的話好似許久才傳到肯德拉家人的耳朵裡，他望見瑪麗亞用眼神向他暗示，向他警告，這時文密突然伸手抽槍，但唐路易士制止了他兒子的動作。

這老收入凝視着比爾，在抑制的怒氣下，透出一絲頗感興趣的神氣，他領首說：「很好，你可以替他接種。」

比爾低聲問：「替巴斯多嗎？」

「嗯，是的，但是，如果這頭牛死了，那就要你負責。」

肯德拉說。

「要我負責？」比爾問。

「當然，如果牛死了，我就准你是問。不論你逃到那裡，我都會找到你，給你一槍。」肯德拉說。

「牲畜死的原因很多——」比爾反對的說。

「你怕了嗎？你不信任你的藥水？」肯德拉發出冷笑。

圍觀的人群中也發出幾聲低笑。比爾舉目四望，他看見那女郎清澈的大眼睛，正帶着奇異的表情盯着他。

比爾突然取過手提包，逕向木欄走去。他卸下橫槓，跨進木欄，沒有人過去幫助他，大家靜默的佇立旁觀。比

爾瞥這姑娘緊張的表情。

「快走，先生！他們正在找你，他們在雷米羅雜貨店等你回來，」瑪麗亞說。

比爾嚴肅的點了點頭。麻木的感覺漸漸消失，代替的是敬愛她的心；在這片奇異野蠻的地方，一個富有正義感的女子，不能正面反抗父兄的橫行，但却如此勇敢的救助一個陌生的人。他伸過手去，充滿情感的輕輕握住她的手。

「你走嗎？」她急切的問。

他領首。開動汽車，並未循來路逃走，而是逕向雷米羅雜貨店駛去，他聽見車後傳來瑪麗亞的叫聲：「比爾先生！比爾先生！」

街上寂無行人。空氣繃緊得像張薄玻璃，一觸即碎。在酷熱的陽光下，他望見雷米羅雜貨店門前並排槍着肯德拉家的三匹馬。他停下吉普車。緩緩跨出車廂，他感到口乾舌燥，在店門前，他手扶門鈕，暫時止步。

肯德拉家的三個人圍着圓桌而坐，三枝手槍放在桌子上，雷米羅神情不寧的站在櫃檯後，比爾回首向街上望去，他看見許多人都就在房屋內向外窺視。

他推門而入，緩緩走到肯德拉桌前。  
「午安，」比爾說。

爾沉着的拖過大黑牛，準備替他接種，圍觀的人也紛紛趨近木欄。

接種的手術很簡單——將針尖刺入皮下，擠入血清，於是皮上留下一個凸起的小包。

肯德拉懷疑的望着這凸起的小包問：「這是什麼？」

「沒有關係，」比爾答。

「會消嗎？」肯德拉問。

「不一定，」比爾答；「有時我們以此檢定牲畜是否已經接種。」他站起身來，收拾手提包，接續又說：「你不必擔心，因為你知道我的住處。」

下午時，這裡的情形大大改變。人們的懷疑消失了。比爾已經能夠擺到幫手。他教導他們接種的手術，準備明日開始工作，隨後他又驅車赴山打運取水塊，以供血清冷藏之用。

次日中午，他回至息烏卡，當他將吉普車在市場前停下時，他覺得路上的人帶着特殊的表情望着他，於是他們看見瑪麗亞自人群中向他奔來。

「你趕快離開這裡！回山打去！巴斯多死了！」瑪麗亞上氣不接下氣的叫道。

「死了？」一陣麻木的感覺流過他的全身，他木然地

肯德拉盯着他的臉說：「大黑牛死了，先生。」

比爾潤濕一下乾燥的嘴唇，他說：「我知道，但他為什麼死了？」

「毒藥，」唐路易士冷冷的回答，眼中透出一股惡氣；「昨天這頭牛還是好好的，今天早上，牠的口鼻裡流出黑水，很快就死了。」

「是痘症——你知道，痘症的變化最快，這與接種無關，」比爾說。

肯德拉瞥了一眼桌上的手槍：「是藥毒死的，」他憤怒的重複一句。

比爾鎮定的站在桌邊，眼睛瞞着桌面上的手槍，背脊上感到一陣寒冷，於是他聽見雷米羅向着櫃檯緊張的叫聲：「天哪！這個人沒有武裝！」

這叫聲使比爾清醒過來。他想到抵抗，逃跑，和藏躲，但這一切都來不及了。他漠然望着桌面上黑亮的槍管，拉開椅子，在肯德拉對面坐下，他向雷米羅叫道：「到樓上去把我的手提包拿來，」於是他直視着肯德拉問：「等一會好嗎？」

肯德拉双眉微促，手腕放鬆，表示他已默許。

雷米羅取來手提包，比爾取出一盒血清，放在肯德拉面前，他說：「這就是我替巴斯多注射的血清，請你任意選擇一瓶。」



# 妻 病

Christlan Gellert 著

儀 譯

唐路士懷疑的望着這一盒血清。  
「這一瓶出來，」比爾重複一句。  
肯搭拉遲疑的摸了一瓶血清一下，比爾領首，他意識到肯搭拉被他神秘的請求弄得又氣又疑，這使他很感滿意，他正要這樣對待他們。  
他取出注射器，刺入瓶內抽出血清，他鎖定的捲起自己的衣袖。

「他在拖延時間，」艾密不耐煩的說。  
「不是拖延時間，」比爾回答：「而是另一種試驗，我沒有見過用這種血清替人類接種，我要試一試有什麼結果，」他瞥了唐路士一眼，又接着說：「但是我信任這藥。」

他將注射器遞給雷米羅，說道：「替我把針頭刺進肉裡去，雷米羅。」  
「天哪！我不是醫生。」雷米羅喘着氣說。  
「不要怕，這沒有什麼難，就好像把針刺進桔皮裡一樣，」比爾說。

雷米羅汗濕的雙手震顫着，他笨拙的將血清擠入比爾的手臂內。比爾眼睛望着皮下凸起的小包，耳中聽見雷米羅和肯搭拉一家人不自覺的緊張的喘息聲。  
門外突然發出一陣鈴聲，肯搭拉轉首回望，不禁微纒眉頭。比爾也轉首向門口望去。他望見瑪麗亞正帶着焦急的神情向內窺視。

誰能估計有多少種疾病經常威脅着人類的健康和安寧？追究其原因就確實是必需的了，因為我們愈是多知道它的危險性，我們愈可以從早避免麻煩。

年青美貌的薩亞絲，深深地愛着她丈夫的寵愛，有一天出去看朋友，雖然她出去的時候是在她最好的健康情形之下，而回來的樣子，好像是半死一般，她立刻倒在床上去，可能是她的血液循環突然停止了

嗎？他們鬆開她的衣裳，三双手忙着手幫助她，並不太多，不是嗎？

可憐的年青的丈夫淚如雨湧；對着這樣嚴重的情況誰能不動心呢？真

突然，一陣拖動椅子的響聲使他移轉視線，原來是唐路士站起身來，他的兩個兒子也隨着起立，他們收起桌上的手槍，一聲不響的走出店舖大門。  
比爾感到一陣噁心欲嘔，他倚在靠背上，雷米羅緊張的叫着：「你要死了嗎，先生？」

「沒有，我很好，」比爾回答。  
「但是這藥是給牲畜用的，」雷米羅說。  
「沒有關係，」比爾微笑着說：「我知道藥的成份，大部份是氫氧化鋁。」

「沒有害處嗎？」雷米羅問。  
「沒有，僅是等於吞下一小塊鉛片而已。」比爾答。幾個看熱鬧的人，湧進店舖大門，好奇的望着比爾和雷米羅。比爾站起身來，走至門口，向街上望去，他看見肯搭拉一家人已經跨上馬背。瑪麗亞和她的父親同乘一騎，正向城外馳去。他看見瑪麗亞回頭來，向他微笑。這是一個甜美的微笑，充滿了了解和情愛。

比爾揚起手臂，向她揮動。  
他聽見雷米羅在他背後說道：「先生，你可以乘此機會向她追求。」

「我要和她結婚，」比爾領首。  
「我猜她已經知道你的心意，」雷米羅笑着說：「她的爸爸也知道，你不會遇到困難的，因為我從他唐路士的眼中，看到了欽佩你的表情。」

譯自 Coniopolitikan Feb. 1954

太早了，僅僅結婚一年，就要同她的妻子分別啊！所以牠立刻請醫生來，年青的愛斯克萊別（註：希臘藥王）在受着極端款待的情形下出現了，坐在病人的床邊，他做出那種就像是確實知道如何救治的態度，他驗了她的脈搏，但是私下裡懷疑着他的醫書上關於這種病症不知道怎樣講的，但是他命令立刻拿筆來，坐下來開藥方，一個僕人被火急地派去拿藥，就在這時那位丈夫就請問醫生的妻子可會有什麼麻煩嗎？醫生看看他，微笑着：

「你問我這是怎麼回事嗎？這是無須告訴你的，你知道，年青的妻子們煩燥而叫苦是非常好的兆頭！」

聽說這樣，丈夫大為歡喜。  
一夜過去了，病人服過了藥，但是對她全無效驗，那是必須另請一位醫生了。

忍耐啊！最後他們終會發現她到底是什麼病的，第二位醫生毫無懷疑：她要出天花！

唔，第一，她有喜了，還有，是天花！

不要說什麼，醫生們，不要再開藥方了，因為你們中間總有一個是完全錯誤的！還是讓她聽命於天和她的自己的床舖吧。不論病症多麼危險，總抵不過醫生處方一半的危險。忍耐吧！也許她今天會好的。

她的好丈夫一下也沒有離開她身邊，不到半個鐘點他就要問她上百次是不是覺得好些？伙計啊，那有什麼用？你的談話不會使她更壞嗎？

她講話喘着氣，從她的談話很容易看出痛苦是增加着，唉，可憐的女人，死亡好像隨時有到來的可能，那樣倒是解除了她的痛苦哩。

但是，聽！誰敲門？一定是醫生吧？不是。

是一個裁縫，帶着一件衣裳，哈，他來得正好！

「那是，」妻子以極大的困難問道，「我的裏服嗎？我的樣子一定蒼白得很了。假如上天允許我活的話，我一定要定製一件像這樣的衣服，同樣的材料，裁縫知道如何去做的。他替我朋友做過一件，那是全世界最可愛的衣服，上次我拜訪她的時候她是穿着的。啊，生命是如何短促啊，一切都是空的！」

拿出勇氣來，悲哀的丈夫！你聽到嗎？你的妻子還能安詳地講話哩？不要失去希望，呼吸還沒有離開她的軀體

裁縫走出房間，丈夫跟他一道去，兩人在關着的門後面秘密地談話，裁縫發了利害的誓，就去做他答應的事去了，他在天黑之前返轉來，走到露絲亞面前，她仍然躺在

床上，誠心地感謝他的到來。

裁縫給她帶來什麼東西呢？

他立刻打開衣包，多美妙啊！同樣的布料，富麗而動人的衣服！但是拿到這裡來做什麼呢？年青的妻子當然是沒有希望穿的。

「我最親愛的安琪兒，」她丈夫說道，「我願意拿出一切我所有的，來看到你再好起來穿這件衣服！」

「哦，我病得真厲害啊，」妻子開始道，「我甚至連拒絕你的力氣都沒有，我就起來，以便你今天就可以看到這件衣服把我變成什麼樣子。」

屏風拉上了，這可憐的女人，軟弱得好像在床上纏綿了一年似的，從床上起來，她穿好衣服嬌艷地走出來之後，坐下來喝咖啡，終於好了！一點害病的痕跡也沒有了。一件衣裳害了她，只有一件衣裳才可以救起她，一個裁縫治癒了那醫生們全不能診斷的病症。

譯自——World Neighbors

收復失土 重整山河  
犧牲小我 復興民族



【黃疸病人  
的飲食】

患肝臟炎疾的黃疸病人應該允許他們喫他們自己所歡喜吃的東西。這樣對他們反比較有益，併發症也較少，而且復元得也較快，有的甚至還可以起死為生呢。

這對我們現在所例

行的關於類似病患的飲食治療通則似乎正好相反。

過去對肝炎患者，注意飲食是醫師們唯一所能給與的治療方法。然而現在由美國衛生處在一群志願應試的監犯們身上研究所得的這一個富於革命性的新觀念，對日益衆多且爲此困難非常的數千個肝炎患者，自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美國衛生處這一次的研究，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對肝炎患者的飲食作徹底控制的研究。以上是美國國立衛生院的

李奧乃 (Dr. N. C. Leane) · 雷納 (Dr. Frank Ramer) · 施芬哈 (Dr. William C. L. Dieffenbach) · 奧摩雷 (Dr. Roderick Murray) 諸醫師和營養專家伊特斯小姐 (Miss Miriam G. Ends) 及統計學家萊勃門 (Jacob R. Lieberman) 等在紐約科學學院所作的報告結論。

向例對肝炎患者盡量以含蛋白質豐富的食物，如肉類，雞蛋，乳酪等，澱粉和糖類也極重要，但是忌食脂肪。病人在麪包上可以塗一層菓子醬但不能用牛油，可以吃蒸蛋但不能吃油煎蛋。此外對咖啡，茶和無乳脂的粥類都無限制。並且，即使他們沒有胃口，也得強迫他們吃多量的蛋白質類食物。另外他們還得從靜脈注射一些特製的蛋白質製劑以補充一些額外的蛋白質成分。

這個食譜過去是有人從研究受有某種肝臟損害的實驗室動物和各種飲食間的關係而推證發展出來的。至於是否真的對患有肝炎的人類也有所裨益，却無定論。因爲事實上從來沒有人能夠把人類肝臟炎移傳到實驗室的小動物，從而作實驗和研究。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爲初發性的肝炎不一定便能診斷出來，而且肝炎所拖的時間很長，常至數月之久，因此這在作正確的飲食研究時，也不無困難。

李奧乃等諸氏的研究，因係把肝炎症故意移傳給一群志願應試的監犯，所以上面所述的種種困難均無問題。他們在試驗以前，對各人的健康情況知之已稔。同時他們對各人從什麼時候起開始發生體重減輕和微有噁心等黃疸病前期的病徵也知道得非常清楚。

當這個階段一開始後，應試的病人便開始逐日施行體格檢查，當他們的肝臟真的發炎，以至病倒而進入黃疸階段，病人便被送入醫院，飲食研究便也開始。

在六十七個志願者內，有卅二個是列於「特殊飲食」組的，按照數年來一向通行的慣例以富於蛋白質，富於澱粉，而含脂肪甚低的食物。另外卅五個是列於「隨便飲食」組中，只要是衛生院內有的，他們要吃什麼便吃什麼。假如他們想多吃些或少吃些，悉聽其便。

在每一組內，每個病人所吃的每樣食品都製成一式的双份。其中有一份是作稱量和分析用的，由是實驗醫師得以知道每個病人確實所吃的食品種類和份量。

在「隨便飲食」一組內，當病況發展到急性階段內，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轉變發生。這個轉變事實上却是急性階段終了的一個訊號。病人突然變得營養非常，他們所喫的東西從那時起便開始比強迫食以富於蛋白質食品的一組病

人吃得更多。這個轉變是非常突如其來的。一個病人在早晨時可能還是病得很厲害的，但一到晚上便變成吃不飽般的饑渴。

顯然這是表示罹病的肝臟業已獲得自我更生，從此又可以處理大量食物的訊號。根據李奧乃醫師的意見，當肝臟因疾病而損害過半時，而我們却還在作加重牠的負擔的嘗試，真是太莫名其妙了。受病的肝臟理應讓牠獲得充分的休養。從這個研究的結果便足以顯示出此點的重要。

在食以富於蛋白質食品之「特殊飲食」組病人內，有十八人病得很厲害，且一發再發，持續不斷，直至調護很久以後才把他們恢復過來，並且其中有四人變成昏睡症，有一人竟致長眠不醒。而在「隨便飲食」組內却沒有一個人死亡，也沒有人發生過昏睡症，至於變成連發性肝炎的也只有七人。

由肝臟功能的化學試驗和病人的健康檢查，在在都顯示在「隨便飲食」組的病人所發急性階段的时间較短，且當急性階段一旦過去後復元得也較快。

上面所述志願參加這個試驗的六十七人係美國賓州的里威司堡，和華盛頓州愛克尼爾島二懺悔所裡的監犯。李奧乃等諸氏係採用下述四個方法中的一個以使用這些

監犯發生肝炎的：①注射已知有肝炎病毒的血漿；②曾用各種方法處理而無效，仍舊帶有傳染性的血漿；③從六個懷疑有肝炎病毒的傳染媒介體內所取得之血漿，事後證實其中有五個確係傳染媒介；④由一批據報告能引致肝炎的商業製品的血液固體的應用。

這些傳染物質有的使人們加病，亦有使病況延緩發展，但無論怎樣，一旦染上肝炎後，含蛋白質豐富的食物都只有使病況變壞。

### 關於睡眠

著名的腦科醫師吉福遜爵士(Sir Geoffrey Jefferson)在談到關於睡眠的基本問題時，也不得不承認沒有一個人會真正知道過這個問題。但有一點是可肯定的，睡眠決不是進入一種無意識狀態，因為人們對某些刺激仍舊保有一部分反應。

他綜述醫藥界對睡眠的謬論有如下諸端相反的見解：入睡對神經系統並無改變，也不會影響腦中的血液減少或乳酸積存，同時腦中也沒有一般所相信的睡眠中心的存在

。然而他却認為在神經末梢的某些細胞間和網狀組織內有一個醒覺中心存在着。當醒覺中心的活性減弱時，也許由於醉素作用之故，睡眠便開始產生。然而內容變化究竟是怎样發生的却不得而知。

此外喬弗雷爵士還指出好些通俗的謬見：

①「每個人每晚所需要的睡眠時間沒有一定標準」——習慣上所認為的需要八小時睡眠是一種毫無根據的數字，同時就生理學上而言也沒有什麼理由規定睡眠時間須要一次睡足而不能中斷。

②在隆隆的飛機聲下能够睡眠，而竟會因為她孩子輕微的一陣發泣而跳起來婦女，她的睡眠不一定就會不如她的丈夫般舒適沈熟。外來的刺激經過腦神經的選擇，隨後才影響到醒覺中心，帶孩子的母親都是把她的醒覺中心經過適當的調節，使只對某些聲音而發生感應的。

有一個神經學專家說：「睡得少並無什麼了不起。倒是心裡不住的焦急發愁會影響身體的健康。」所以醫師對失眠病人的處方，並不在於開一些安眠藥，而是教導他怎樣鬆弛神經和肌肉，不要盡閉着眼睛焦燥着到什麼時候才能入睡。

【嬰孩用荷爾蒙能造成不妊症】

在美國的加里福尼亞大學，在洛山磯的U.C.L.A.醫學院，和羅喬大學三處的科學家們所作研究工作，都獲得一個相同的結論，即假如在一隻五天的白鼠身上注射一對男性荷爾蒙製劑，以後當白鼠成長時便會造成澈底的不妊症。又假如以之注射於一隻十天的白鼠，也會造成部份不妊症。一隻五天的白鼠的發育情況，約略相當於一個一週歲的嬰孩。

以往男性荷爾蒙曾被用作治療某些情況的嬰孩。譬如，對早產的嬰孩，發育不足，體重過輕等，都可以用男性荷爾蒙促進他們的發育，把他們的體重增至一般標準。

現在由這些白鼠為代表所作的實驗結果，雖然不一定便能完全適用於人類，但那些科學家却覺得這個事實是值得重視的，至少在人們的發育階段內需要使用男性荷爾蒙時，應該得加以慎重考慮。



原名：Triumph and Tragedy  
作者：Winston Churchill  
出版者：Houghton-Mifflin  
定價：美金六元

勝利與悲劇

邱吉爾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共分六冊。(註一)本書「勝利與悲劇」是全集中的第六冊，也是最後一冊。在這本書裡面，盟國的軍事危機，已成過去，卷首一開始，寫的就是艾森豪所指揮的諾曼第登陸戰役。此一登陸戰的成功，決定了希特勒慘敗的命運，雖然登陸以後盟軍還得付出相當的代價。

在勝利的曙光中，邱吉爾慢慢地覺察到戰後世局的陰暗氣息，那就是戰後俄國對於領土和權力的要求欲望。書名中「悲劇」二字，應該是指盟國和蘇俄的分裂。

這本書所採取的資料和記錄，都是旁人所無法搜集得到的，裡面有邱吉爾自己在政治和軍事策略方面所積聚的長期經驗，對於許多歷史性和地理性問題的扼要看法和瞭解，以及他和許多盟國及中立國家領袖間的私人交往。凡是要想了解上次世界大戰，或是想寫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人，都應該加以詳讀。

邱吉爾最後一次看到羅斯福，是在美國巡洋艦「坤西」(Quincy)號上，那時，雅爾達會議剛剛開完，該艦正停泊在亞歷山大港內。根據邱吉爾的回憶，羅斯福總統，

最佳

滑機油



●供應各種品質最優之煤油產品歷八十餘年

美孚公司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臺灣省臺北市 重慶南路一段一號  
電話：二四七五八



顯得「沉靜而衰弱」，似乎將「不久於人世」。羅斯福總統去世後接濟就是歐洲方面戰事的結束。十個星期以後，邱吉爾和杜魯門在波茨坦相遇。杜魯門給邱吉爾的印象是：「樂觀，精明，神采奕奕，有決斷。」

當杜魯門，邱吉爾，史達林在波茨坦開會的時候，第一次原子彈試驗成功的消息傳來了。電文上寫的是預先約好的暗號：「嬰兒順利地降生」。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把這個電報，出示給邱吉爾，並且解釋出其中的真義。美英一般高級指揮人員，正因日軍在硫磺島的拚死抵抗而焦慮不堪，至此，大家都笑逐顏開了。

現在剩下來要研究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把這個消息，告訴史達林。杜魯門決定揀一個機會，在私人談話中告訴他，並且由邱吉爾站在相隔五碼之處，觀察史達林面色的反應。事後，邱吉爾問杜魯門：「他說些什麼？」杜魯門總統回答道：「他一語不發。」

對於這樣一項驚人的消息，史達林聽了，竟能不發一語。對於這樣的詢問，當時實在使人難以索解。過了數年以後，由於原子間諜案的破產，事情漸漸地明朗化了。可是邱吉爾在本書內，却不再去追叙那戰後鬧得盡人皆知的原子間諜案。

## 拾 總

入之間的交往和餽贈，雖是輕鬆愉快，但却和正題毫不相干。隨意翻閱此書的讀者，一定不會注意到邱吉爾所使用的技巧：邱吉爾寫得這樣瑣碎細膩，為的是要掩飾他和依本沙德王相會的真正目的和談判的結果。

利用同樣的技巧，邱吉爾委婉而隱約地寫出了英美同盟合作之間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一九四四年，邱吉爾到意大利的西亞那城（Siena）去看英軍統帥亞歷山大。恰好美國的戴佛斯將軍（General Devers）也於此時到達。面帶笑容而溫文有禮的亞歷山大，立刻走了出去而不再進來。邱吉爾說，他馬上意識到，在平靜而有禮貌的表面下，這二人之間，一定有不愉快的緊張狀態存在着。

如果說，這本書有它的缺點，那末，缺點就在於它包含着太多的電報和瑣碎的文件。公文電報，無論怎樣緊急，讀起來總是十分乏味。過時的公文電報，尤其枯燥得味同嚼蠟——除非有人拿它作為重寫歷史的資料。假如邱吉爾和他的助理編撰人員，能够再多化一些時間，把這些生硬的資料，細細的消化一下，然後清楚地寫將出來，一定會比目前這一本書，更有閱讀的價值。

很明顯地，在開始屬稿時，這本書的寫作計劃是很雄偉的，但因時間的不許可，到了實際下筆，氣勢已經減退

邱吉爾寫本書時，其資料來源有三：其一，是他以國防大臣身份所寫的日記，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資料，是他以首相身份所記的日記，佐以外交部的電報，外交文件的謄本，以及其他高階層官員文件的記錄；其三，是他完全以私人身份所寫的身邊瑣事的日記，有些瑣事是十分令人發笑的。在該書的三百九十七頁上面，邱吉爾描寫他如何與已故的沙地阿刺伯王依本沙德一同用膳。按照回教規矩，任何人在回教國王前面，是不允許抽煙或是喝酒的。可是邱吉爾却有他的辦法。他這樣寫着：

由於我是餐桌上的主人，我……和翻譯員說，如果皇上因為信奉宗教的關係而不能享受煙酒的樂趣，我則必須指出，在我的生活規則裡面，餐前，餐後，必要時甚至在餐桌上，抽煙喝酒都是一種絕對有禮貌的舉動。沙地阿刺伯王聽了，優渥地特別准許這一種情況的存在。

這種描寫，未免太過俏皮，但却相當有風趣。接着描寫的是他們互相交換禮物的情形。邱吉爾夫人，得到許多長袍，香水和珠寶，後來總統捐送給英國財政部了。這些私

了許多。從全書的結構看來，這本書不及艾森豪的「歐洲十字軍」（Crusade in Europe）甚遠。但在不夾有電文的大段章節中，其文字之優美，確為其他類似書籍所不能望其項背。

書中還有一項特點，也可以說是邱吉爾個人特有的信念。他認為在討論世界的重要政治問題時，每一個國家的元首或高級領袖，均能互相容忍，往往不難達成一項共同的協議。倒是那些助理，顧問，情報人員或是外交部官員等，輕易地就會破壞相互之間的信賴。美國國務院，被邱吉爾冷冷地提起，認為國務院是在企圖破壞邱吉爾和羅斯福之間的協調。史達林時常被邱吉爾描寫成爲個性堅強，但却不失爲「和善」的一個老頭子，在會議席上，頗能順從理性，然而一回到克里姆林宮，受人包圍，授以錯誤的情報，就又會和西方國家反臉而推翻前議。

全書最精闢的部份，在於邱吉爾事先覺察到俄國勢力的將趨膨脹，他在本書中這樣寫着：「一九四四年夏天，俄國進軍中歐及東歐，使得民主國家和俄國間的政治關係，日趨緊張……由於俄國的陰謀，西方國家在意大利的處境，已大感困難。」一九四四年五月四日，邱吉爾向英國外相艾登建議，要他草擬一項備忘錄，提醒內閣，使他們

知道「俄國政府和我們之間，已經存有了有一種嚴重的衝突，」並且向內閣提出一個問題：西方國家是否將默許俄國，赤化巴爾幹半島。

關於戰後共產勢力將要大事擴張的這一個問題，邱吉爾很明顯地表示，祇有他預見得最早。他曾經在許多場合中，發表這些驚人的反蘇演說（如同「鐵幕」那樣的演說），然而當時竟還有許多人提出抗議。此外，在戰爭快要結束的一些協商會議中，邱吉爾也發表過同樣的反共意見。譬如，有一次，他當面駁斥波蘭的共黨領袖皮艾路特（Bierut）說：

你們把非共產黨徒，一律名之為法西斯野獸，似乎不費什麼力氣；但是在這兩個極端相反者之間，還存在着一種很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既不是共產黨，也不是法西斯主義，而且根本不會有變成上述兩個極端方式的意圖和可能。

上述這些反共的言論，邱吉爾發表得很多。但最透徹的一次，要算他於一九四四年八月，向自由意大利人民所發表的那一段最後的演辭。這是他所謂「新意大利再生行

珠港事變止。

④「命運的關鍵」(The Hinge of Fate)——

從新加坡淪陷起，至一九四三年五月突尼西匪獲勝為止。

⑤「合圍」(Closing the Ring)——從西西里登陸起，至一九四四年六月諾曼第登陸前夕止。

⑥「勝利與悲劇」(Triumph and Tragedy)

——從諾曼第登陸起，至一九四五年七月波茨坦會議止。

一輛大卡車想通過一個小鎮的隧道，不料它那巨大的車廂在磚砌的隧道頂上卡住了，進退兩難。急救人員來了，想盡方法仍是束手無策，隧道兩端等候通過的車輛幾乎已長達數里。

最後有一個旁觀的小孩子，跑過去對急救隊的領班道：「你願意知道怎樣把它鬆開嗎？」

領班沮喪地看看孩子：「你知道怎樣做嗎？」

「簡單得很，」那孩子得意地回答道：「你把車胎裡的氣放掉些不是就行了。」

動」應該具備的信念。這一篇演辭，也可以作為民主政治的一篇最好的基本說明來看。為了篇幅的關係，這裏無法摘譯下來。讀者們如有興趣可翻閱「勝利與悲劇」第二十七頁。

邱吉爾在「勝利與悲劇」中，充分表現出他那勇敢、堅定、機智、遠見的人格。但會幾何時。作為「勝利與悲劇」作者的邱吉爾，却漸漸做出和他以往言論及氣魄大相逕庭的行動。撫今思昔，不禁使我們有說不出的感慨。

(取材自一月份哈潑斯雜誌)

註(1)：邱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共分六冊：

①「戰雲四起」(The Gathering Storm)

取材自凡爾塞和約簽訂日起，至一九四〇年五月，德國侵入低地國(荷、比、盧森堡)為止。

②「敵寇時期」(Their Finest Hour)——從法國淪陷起，至一九四一年一月意大利在北非

失敗為止。

③「大同盟時期」(The Grand Alliance)

從德國侵入巴爾幹，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

提倡生活藝術 · 增進生活情趣

文藝春秋

首創獨特風格 · 家庭必備讀物

本刊係綜合性文藝月刊，內容豐富風格高尚，舉凡論文，小說，報告文學，美術，音樂，舞蹈，電影，攝影，以及國外文藝思潮之介紹等文無不包括，均係網羅新舊作家執筆之一時名作並且圖文並茂，編排新穎，印刷精美，每期文字約廿萬言。每冊祇售新台幣伍元，全省各地書店書攤均售。歡迎直接訂閱，歡迎惠賜指涉及投稿。

社址：重慶市北碚路九十二號二樓

漫畫  
連載  
小淘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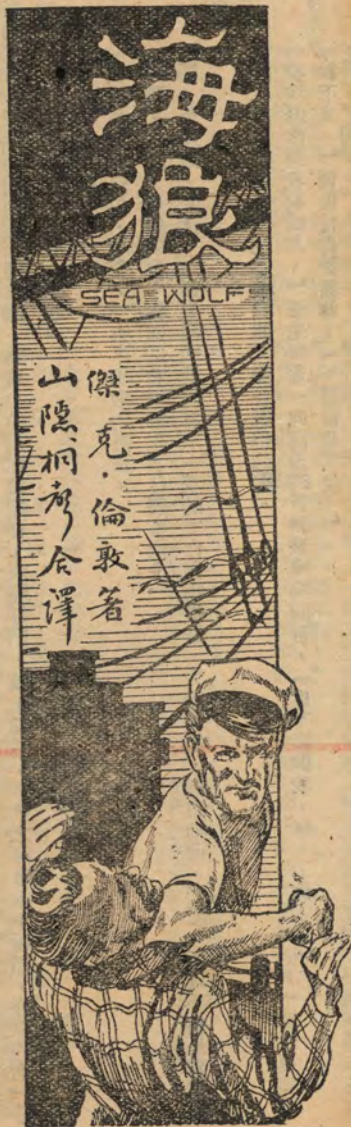
「喂！洗衣服的，這裡還有一件！」——小淘氣之九



「你天天說我太小，不准做這個，做那個，怎麼現在又一下子就說我變成大孩子了呢？」——小淘氣之十

拾 穗

海 狼



第十二章

此後的二十四小時內，我目睹瘋狂兇殘的景象，從船長室直到前船樓，毆鬥的事好似瘟疫蔓延，我不知道事情如何開始，但海狼拉森却為真正的導火線。船員間的關係，因新仇舊恨，變得緊張異常，一觸即發，有如燎原大火，不可收拾。

湯麥斯毛古奇是一個卑鄙的傢伙，奸細，和搬弄是非的小人，他把前艙水手間發生的事報告船長，想藉此討好，恢復舊日的恩寵。他將強生批評船長的詰密告海狼拉森。事情大致是這樣：強生從水手服具庫購得一套油皮衣，發現質料極差，水手服具庫是一間小型的乾貨倉庫，每艘獵海獺船上，均有此種設備，貯有水手們所需要的衣物，購物價款由日後工資中扣除，因為獵手們的工資——划手和舵手也是如此——按照「收益分配」計算；即每獵到一頭海獺可分到若干錢。

強生在水手服具庫發牢騷的事，我是完全不知道，因此當我目睹這幕景像時，不禁大吃一驚，我剛將船長室清掃完畢，被海狼拉森喚去和他討論漢姆萊特——莎士比亞名劇中，他最喜歡的人物，這時喬漢生由樓梯上下來，身後隨着強生，他按照海上的習慣，除去帽子，面向船長，恭敬的站在房間中央，身體隨着船身的傾側而晃動。

「關上房門，插上活鎖，」海狼拉森向我說。

當我遵命關門時，我望見強生眼中露出不寧的神色，但我沒有料到這原因，直到這件事情發生以後方始明白，我決沒有想到會發生這種事，但強生一開始就明白，並且勇敢的等待着，由他的行動中，我看出他完全非難海狼拉森所信仰的物質主義。水手強生，他崇奉理想，真理和誠實，他是對的，他知道自己是對的，他毫不懼怕，如果事實需要，他願為真理而死，他對自己是真誠的，靈魂的不屈超過肉體的勝利，這種不屈的靈魂和崇高的道德，堅強而不可征服，不受時間，空間，和物質的限制，永垂不朽。

言歸正傳；我當時留意到強生眼中不寧的神色，但我誤會他是生性畏縮，因而侷促不安，大副喬漢生站在他身旁數呎的地方，在他們前面整三碼之處，轉椅上坐着海狼拉森，我關好門，拉上活鎖，他們之間誰都不說話，靜默約有一分鐘之久，於是海狼拉森打破這沉寂。

「榮生，」他開始說。

「我的名字是強生，老爹，」水手勇敢的更正。

「那麼，強生，他媽的你！你知道我喚你來有什麼事情？」

「嗯，不知道，老爹，」強生緩慢地回答；「我的工作做得很好，大副知道，你也知道，老爹，所以不會是來挨罵的。」

「這就是一切嗎？」海狼拉森問，聲音變得低柔。

「我知道你對我有成見，」強生帶着一向沉思的音調緩慢地回答，「你不喜歡我，你……你……」

「說下去，」海狼拉森鼓勵他；「不要怕我生氣。」

「我並不怕，」水手回答，日晒的臉上因憤怒而紅赤；「如果我說話不够快，那是因為我離開家鄉的時間，沒有你長久，你不高興我，是因為我的「漢子氣」太強，這就是一切原因。」

「對於船上的紀律而言，你的「漢子氣」是太強了，如果你以為如此，那末你知道我的看法是如何？」海狼拉森回答。

「我懂英文，我懂你的意思，老爹，」強生回答，因為在英語程度上被污辱，使他的臉色變得更為紅赤。

「強生，」海狼拉森帶着排除一切細則，討論當前重要問題的神氣說：「我知道你對於那些油皮衣服不太滿意？」

「我不滿意，老爹，那些衣服不好。」

「你對那些衣服發出咒罵，」

「我說我心裡要說的話，老爹，」水手勇敢地回答，並不忽略船上的禮節，每句話後都加上「老爹」二字。

這時我偷眼看見喬漢生把他那雙巨手，握緊又放鬆，臉上帶着兇殘的表情，惡毒地瞪定強生，我注意到喬漢生眼下一塊青疤，依稀尚可辨認，是幾天前挨強生揍的一個標記。我開始料到可怕的事將要發生——究竟如何，我還無法想像。

「你知道不知道一個人對水手服具庫和我，說了那些像你所說的話後，應當遇到什麼結果？」海狼拉森問。

「我知道的，老爹，」水手回答。

「怎樣？」海狼拉森緊接着問。

「就是你和大副兩人準備對付我的一切，老爹。」

「你看他，韓福，」海狼拉森向我說：「看這生氣旺盛的一粒微塵，這一個物質的聚合體，保持呼吸和蠕動，公然藐視我，他自己以為很了不起，墨守人類的虛節——正直和誠實，不顧個人的苦惱與威脅，你覺得他怎樣？韓福？你覺得他怎樣？」

「我覺得他比你好，」我回答；故意刺激他，想吸引他一部份的怒氣。「他守定人類的虛節——如你所言——保持

他的尊嚴和大丈夫氣概，你沒有虛節，沒有希望，沒有理想，你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乞丐。」

他帶着殘酷的快樂神氣頷首承認：「完全對，韓福，你說的完全對，我沒有保持尊嚴和丈夫氣概的虛節，活着的狗比死去的獅子強，這就是傳道者和我說的話，我唯一的宗旨，就是注重利害得失，這使我得以生存，這個叫做「強生」的孽母，當他不再是一隻孽母，而變為灰塵時，就不會比另一粒灰塵有更多的尊嚴，但我仍然生存與旺。」

「你知道我想要怎樣嗎？」他又問我，我搖頭作答。

「嗯，我現在就要實施我生存與旺的特權，並且讓你明白尊嚴的價值，聽着我。」

他坐在距強生整三碼遠的地方，整整九呎，他從坐椅上一躍而起，並沒有預先站立作勢，他離開椅子，保持坐的姿勢，像一頭野獸——一隻猛虎，撲向對方，這突如其來的動作，使強生猝不及防，他用一隻手護頭，一隻手護腹，但海狼拉森的拳頭却適當其中，「咚」的一聲擊在他的胸膛上，強生的呼吸突然排出，像一個揮動巨斧的人發出的呼聲，他幾乎仰面倒地，他搖搖欲跌，努力保持平衡。

我不能描述這以後發生的可怖情景，那太令人憎惡了。即使現在回想起來，也令我感到不適，強生雖然非常勇散的抵抗着，但他不是海狼拉森的對手，更敵不過海狼拉森與大副兩人的聯合攻擊，那景象可怖萬分，我未想到一個人能忍受至如此程度，尚能繼續生存掙扎，強生確是在努力掙扎，當然他是毫無希望——連一絲希望都沒有，關於此點，他和我看得同樣清楚，但他那內在的丈夫氣概，使他戰鬥到底。

我難以忍受眼前這兇殘的景象，我覺得我要發狂，我奔向通艙口梯的房門，我打開房門，逃上甲板，但海狼拉森暫時捨棄他的獵物，一躍而前，將我摔至房中最遠的角落裡。

「生命的現象，韓福，」他嘲弄似地向我說道：「留在這兒仔細聽着，你還可以收集一些關於靈魂永生的資料，你知道，我們不能損傷強生的靈魂，祇能毀滅他暫時存在的肉體。」

好像幾個世紀似的長久——雖然這幕毆打的景象為時不足十分鐘，海狼拉森和喬漢生兩人，將這可憐的傢伙毒打一頓，他們用拳頭打他，並用穿着厚靴的腳踢他，將他打倒在地，再將他拉起來，重又把他擊倒，他的眼睛青腫，看不見

一切，鮮血自耳、鼻、口中流出，在地板上積成一灘，最後他軟灘在地上，他們仍對他不時地拳打足踢。

「算了，喬漢生，算了吧，」海狼拉森最後說。

大副依然怒火不息，不肯住手，海狼拉森祇得用手輕輕將他推開，那動作是十分輕輕，但喬漢生軟木塞似的被推得向後倒退，頭碰在牆壁上，發出一聲巨響，他跌倒地上，一剎時被弄得莫明其妙，他喘息不停，愚蠢地靈着眼睛。

「打開房門，韓福，」他命令道。

我遵命開啓房門，兩個惡漢抬起這個無知覺的人，像抬一袋棄物似的爬上樓梯，經過狹窄的過道去到甲板上，猩紅的鮮血自鼻中流出，滴在舵手魯易士的腳上，他好像不是強生的船夥，眼光平靜的認定羅盤針箱，一面和別人談着話。

但前任侍役喬治里奇的神態却全然不同，他的舉動使我們大為震驚，他沒有奉到命令就走上船尾樓，將強生拖至船首，替他包紮傷口，盡力使他舒適，強生——現在已經辨不出他是強生，數分鐘兇殘的毆打，更加上身體被拖曳，他全身都青紫腫脹，簡直不成人形。

我這時已將房艙內打掃乾淨，里奇仍在看護強生的傷處。我去到甲板上，呼吸一口新鮮空氣，舒緩我過度激動的神經，海狼拉森燃起一枝雪茄，一面審視着測量器；這測量器一向是用繩索現在船尾，這時正為了某種原因將繩索收起。突然我聽見里奇緊張、粗暴、激怒的叫喊聲，我轉身望見他站在船尾樓轉角下端廚房左側，他的臉蒼白歪扭，眼中射出怒火，握緊的拳頭高舉頭上。

「你要被打下地獄，海狼拉森，祇有地獄才對你合適，你這惡鬼！你這兇手！你這豬狗！」他開始瘋狂般的咒罵。我驚恐萬分，以為他跳逃魔掌，即將被毆致死，但海狼拉森並未如此，他緩緩走至船尾樓轉角處，將肘部撐在牆角上，帶着好奇的神情，望定這激怒的孩子。

這種咒罵船長的破例舉動，使全體船員驚恐異常，他們畏縮地聚在船首，觀看究竟，礙手們這時正清理統艙，將毛皮堆在統艙外，里奇不斷的咒罵，連他們都感到震驚，不再嬉皮笑臉。他們並非傾於里奇咒罵的辭句，而是礙於那大無畏的精神——當面辱罵海狼拉森，這好似是一件決不可能的事，我自己對這孩子感到由衷的敬佩，他那內在的美麗不朽

的靈魂洋溢於外，向一切違反正義的邪惡行為加以攻擊。

他那猛烈的指摘！揭穿海狼拉森卑鄙的靈魂，帶着中世紀天主教堂內的那種狂熱的氣息，他放聲痛罵，意正辭嚴，使他一時好似變成了上帝。

他的憤怒是瘋狂的，嘴脣堆滿泡沫，有時因窒息和嗆咳弄得說不出話。海狼拉森不顧他的一切咒罵，安靜的倚在那裡凝視着他，好似完全出了神，酵母般的生命瘋狂的蠕動——驚人的反抗，竟使他感到新奇有趣。

我和每一個人都以為他就要跳下去殺死這孩子，但他並未如此，他口中咬着的雪茄已經熄滅，但他繼續好奇的凝視着這孩子。

里奇的憤怒轉為無力的咒罵：「豬！豬！豬！」他反復的用盡肺腔的氣力高喊：「你這兇手，你為什麼不下來殺死我？你下來！我毫不害怕！沒有什麼會阻止你！死了比活在你掌握中還要好得多！下來，你這懦夫！殺死我！殺死我！殺死我！」

湊巧這時倒置的湯麥斯毛古奇也在場，他原來站在廚房門邊偷聽，現在走了出來，表面上裝做去船邊傾倒廢物，實際上是想目睹船長擊殺那孩子，他以為一定會如此的，他臉上帶着假笑，獻媚的走向海狼面前，但船長似乎並沒有看見他，廚子毫不羞慚，他大概是鬼迷了頭，竟轉身向里奇叫道：「你吵些什麼！討厭的傢伙！」

里奇的憤怒終於找到發洩的對象，自從前次刀傷事件發生後，這是廚夫第一次上甲板沒有帶着他那把菜刀。他話才出口，就被里奇將他毆倒地上，他三次掙扎着爬起來，想逃回廚房，但每次均又被毆倒。

「啊，上帝！」他叫道：「救命！救命！救命！放開我，好不好？放開我。」

獵手們高興得縱聲大笑，悲劇結束，趣劇開始，水手們不再畏縮，聚回船尾，大家咧着嘴笑。望着衆人痛恨的廚子挨打，連我心中也無限快慰，雖然這毆打場面 and 剛才那一幕是同樣的殘酷。海狼拉森臉上的表情毫無改變，連站立的位置都沒有變動，依然帶着極端的好奇神色，凝視着這一切，他那實地研究的姿態，好似要尋出生命的神秘之鑰——使它變得清楚明白。

這場兇狂的毆打！與輪室裡發生的一幕完全相似，廚夫掙扎着，想逃開這憤怒的孩子，躲進廚房，但一切掙扎終歸徒然，當他被擊倒地上時，他匍匐滾向廚房，但拳頭迅速飛來，他好似羽毛球似的被踢來踢去，直到最後和強生同樣無助的躺在地上任人踢打，沒有人加以干涉，里奇可能將他打死，但他覺得報足了仇後，就捨下橫臥痛哭的敵人，走向船首。這兩件事是日場表演節目的開始，午飯後，司摩克和韓德生兩人發生衝突，統帥傳來連續的鎗聲，緊隨着有四名獵手驚慌的奔上甲板，一陣刺鼻的濃烟——通常是黑色火藥——自輪口蓋處升起，海狼拉森跳下底艙，我們聽見毆打的聲音，兩個獵手都受了傷，他把兩個人都打了一頓，因為他們違背了他的命令，在獵海獅季節將臨時跛了腿，事實上，他們受傷很重；他打過他們以後，又粗魯地爲他們施行手術，取出子彈頭，包紮傷口，我在一旁充任助手，望着這兩個人在不施麻醉藥的粗暴手術下，狂飲着威士忌，強忍痛苦。

夜晚第一班時，前艙又發生糾紛，這是因爲強生挨打，清算搬弄是非的禍首，由於我們的嗅覺，和次日一些眼角青腫的人的出現，我們知道，前艙發生群毆。半數的水手痛毆了另一半人。

第二班和清晨時，喬漢生和那個瘦削的美國籍的獵手拉鐵摩又發生爭鬧。起因是拉鐵摩指摘大副睡眠時鼾聲震耳，雖喬漢生挨了揍，但他仍是渾然酣睡，吵得別人整夜難以成眠，引起無窮的爭吵。

至於我自己，終日被噩夢所壓制，白天也好似一場恐怖的夢境，兇殘的事實層出不窮，激怒和野蠻，驅使人們毆鬥，傷害，殘殺，破壞，攫奪他人的生命，我的神經受到震動，整日在愚昧無知，充滿獸性的人群中度過。事實上，我所認識的生命，僅偏於靈智的一方面，但我現在體驗到的野蠻，却也是屬於靈智方面的——正與查萊福魯塞斯冷酷的警句，法國人尖刻的諷刺，以及求學時代教授的諷刺之辭相同。

這就是一切，人們以毆鬥流血的手段，將怒氣發洩到別人身上，這情形對我是恐怖而新奇，我想，我被稱爲「小妹」樊偉登不是沒有原因：一連串的噩夢，使我在床上輾轉反側，殘酷的事實，幫助我認識生命的真諦。海狼拉森獨特的

人生哲學，對於生命的解釋，較我原持的人生哲學更趨完善；我不禁向自己禱笑。

連續的兇殘景象，在我四周發生，我對它們的反應也漸趨微弱，我對自已思想的轉變感到吃驚，理智告訴我；廚夫

的被毆是一件罪惡的事；但爲了我的生命，却使我感到無限快慰——雖然這瘋狂的快樂乃是一種罪惡——但我不能自制，我不再是韓福雷樊俾登，我是韓福，幽靈號上的侍役，海狼拉森是我的船長，湯麥斯毛古奇和其餘的人都是我的同夥，我已多次接受死亡的印象，並已完全克服了它。

## 第十三章

三天以來，我獨自包辦湯麥斯毛古奇和我兩人的工作，我自己捧自己，覺得工作做得不錯，我知道已贏得海狼拉森的讚賞，在我管理廚房的極短期間內，水手們都感到非常滿意。

「自從我上船以來，第一次吃到乾淨的食物，」漢里松送鍋子回廚房時，他站在門邊向我說：「湯美做的食物全是一股油膩，陳腐的油膩，我猜他自從離開舊金山後，就沒有換過襯衣。」

「我知道他的確沒有換過，」我回答。

「我敢打賭，他連睡覺都穿着那件衣服，」漢里松加上一句。

「你不會賭輸的，」我同意地說：「就是那同一件襯衣，他從未脫過一次。」

海狼拉森祇准他休息三天養傷。第四天，他伸着頸子，勉強起床工作。雙腿跛蹩，眼睛也睜不開。他嗚咽啜泣，但海狼拉森毫無憐憫之心。

「不要再弄些醜態的食物，」是海狼拉森的最後訓誡；「不許再把東西弄得污穢油膩。記牢，襯衣常常換洗，不然謹防挨打，懂得嗎？」

湯麥斯毛古奇疲弱地走進廚房，船身傾側下，他搖搖欲跌，爲了想站穩脚步，他伸手扶住灶邊的鐵欄——鐵欄的作用是防止湯鍋滾下爐灶——身體的重量，使他的手觸及赤熱的爐面，發出皮肉燒焦的噝噝聲音和一陣臭味，他痛極慘叫；「啊，天啦，天啦，我做了什麼壞事？」他慟哭，坐在煤箱上，搖動燙傷的手膀；「爲什麼這一切不幸都降到我頭上

？我真受不了了，我從來沒有做過害人的事。」

眼淚流下他那腫脹飢餓的面頰，他痛苦的拉長了臉，掠過一絲野蠻的表情，「啊，我是多麼恨他！我恨透了！」他咬緊牙齒說。

「恨誰？」我問，其實他恨誰和不恨誰的事並不難猜，這可憐虫又在爲他的不幸而慟哭。他滿懷怨恨，他痛恨全世界。我猜他連自己也非常痛恨，命運對他的擺佈真是太奇怪了。這時，我不禁興起同情心，對於他的不幸和痛苦，我會引以爲慰，這種行爲使我感到慚愧，命運對他太不公平，命運對他的捉弄，使他變成這樣一個人，但仍繼續捉弄他，他有什麼機會能學做好人？他這時又開始哭訴，好似回答我未說出口的詢問。

「我永遠沒有遇到機會，半個機會都沒有，當我是個孩子時，有誰送我進學校？喂飽我饑餓的肚子？或是替我揩拭血污的鼻子？我說，有什麼人曾經幫助過我，呢？」

「不要難過，湯美，」我說；將一隻手擱在他肩上海安撫他；「快樂起來，你將來總會有出頭的一天，未來的日子還多呢，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

「這是謊言！一個可惡的謊言！」他直對着我的臉大叫，憤然揮開我的手；「這是扯謊，你自己也知道；我已經注定要受苦，你是不會這樣，韓福，你生來就是一個上等人，你不知道饑餓的滋味，小肚子痛得祇好哭著去睡覺，好像裡面有一隻老鼠在咬，那簡直受不了；我做孩子的時候一直挨餓，如果明天我變成美國大總統，我一定要痛快的大嚼一頓。」

「這是怎麼回事，我說？我生來就是受苦受難，我比任何人受的苦都多些，我受過傷，住過醫院，在巴拿馬運河，哈瓦那，新奧爾良等處害過熱病，我害過六個月的壞血病幾乎死在巴佩道斯，在檀香山染上天花，在上海跌斷兩條腿，在阿拉斯加害了風濕病，在舊金山受了內傷，折斷三根肋骨。現在，你看我！你看我！我的肋骨被踢得脫離了背脊，我被毆得要吐血，我怎麼會受到這樣多的磨折，我問？這是怎麼回事？老天？老天爲什麼這樣恨我，把我弄到這條倒置的船上來工作？」

他對命運的控訴，繼續一小時之久，於是開始工作；跛着腿，不停的呻吟，眼睛對一切東西射出怨毒的光芒，他的半腦頗有道理，因為他常被病魔纏繞；他吐血，受到最長的痛苦，正如他所言，上帝好像特別恨他，不肯讓他死去，要他活受罪，因為他現在健康反而轉佳，並且胖了些。

過了幾天，強生走到甲板上，喪魂失魄的做他的工作，他仍未復元，我好幾次看到他勉強爬上桅桿，或是疲倦地立在舵輪邊，但更壞的就是他原來的那股丈夫氣概崩潰了；在海狼拉森面前，他變得卑躬屈節，連對喬漢生都幾乎奉命唯謹，但里奇的行為却完全不同；他在甲板上踱着，好像一隻小老虎，公然帶着憤恨的表情，直盯着海狼拉森和喬漢生。

『我要好好治你一頓，你這個爛泥棍子的瑞典佬，』一天晚上，我聽見里奇在甲板上對喬漢生說。

黑暗中大副向他咒罵，突然有一件什麼東西，飛擲在厨旁牆上，發出噹然一響，咒罵的聲音更響，並且夾有一聲嘲笑，當一切吵鬧聲平靜後，我潛行至厨房門外，發現一柄結實的刀子，插在牆上木頭裡一吋之深，數分鐘後，大副匆忙的跑來找尋這把鋼刀。第二天，我暗中將刀還給里奇，他向我咧着嘴，這微笑較與我同階層的一切感謝之辭，更顯得誠心懇切。

我發現自己 and 一切都處得很好，從未與別人發生爭吵，船上沒有另一個人像我這樣，最難相處的鐵手們也沒有一個人不高興我，司摩克和韓德生兩人，成天睡在吊床裡養傷，他們一再向我說：我比任何醫院裡的護士都要高明，在航程結束他們領到工資時，一定忘不了我；（好像我在乎他們的錢似的！其實我的財產買得起數十隻帆船和一切應用器具！）我替他們換藥時，盡力設法使他們消除舊恨，和好如初。

海狼拉森的頭痛病又行發作，繼續兩天之久，他一定痛苦不堪，因為他把我喚進屋裡，像一個患病的孩子似的，遵守我的一切命令，但我無法治愈他的頭痛，雖然他聽從我的建議，停止吸煙喝酒，像他這樣一個猛獸似的人，為什麼竟會頭痛，真使我大惑不解。

『這是上帝的手使他如此，我告訴你。』魯易士向我說；『對他黑良心的懲罰，禍事還要層出不窮呢……』  
『還有禍事』，我緊接着說。

『上帝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縱容他為惡，雖然我不應該說這話。』他又說。

我前面會說；我和一切人處得很好，這句話錯了；湯麥斯毛古奇不但仍是恨着我，而且他又找到另一個恨我的理由，這使我不難猜出，因為我比他幸運，他恨我生來就是一個「上等」人。

『船上再不會發生什麼不幸的事了，』我向魯易士說；這時司摩克和韓德生兩人並排在甲板上踱着，友好的談着話，這是他們傷癒後第一次在甲板上散步。

魯易士用他那機警灰色的眼睛瞪着我，預示不祥的搖着頭說：『不幸就要來到，我告訴你；我早就感覺到，我現在就清楚的感覺到，好像夜晚時對船索的感覺一樣；不幸已經迫近，已經迫近了。』

『誰是第一個遭遇不幸的人？』我問。

『決不是老而肥胖的魯易士，我向你保證，』他笑着說：『因為我從心眼裡想回到老媽媽的身旁，老媽媽念透了她的獻給海洋的五個兒子。』

『他和你說些什麼？』過後湯麥斯毛古奇問我。

『魯易士說他想回去看他母親，』我乖巧的回答。

『我從來就沒有母親，』廚夫說；他用那沒有生氣，沒有希望的眼睛瞪着我。

旅館裡的值夜茶房在兩點鐘時聽到電話鈴響。

『哈囉，』對方說道：『我是二百五十六號房間裡的客人。你們的酒吧間什麼時候開門？』

『明天早上九點鐘，先生。』茶房回答着。兩小時以後，電話鈴又響了。

『我是二百二十六號房間裡的客人，酒吧間什麼時候開門？』

『先生，我不是已經告訴你了嗎？九點鐘以前是

不開門的！對不起！』茶房把聽筒氣憤憤地擱下。

到八點半，同樣的電話又來了，聲音微弱斷續：

『我：是二百：客人：什麼時候：酒吧間……』

『九點鐘！』茶房喊道。『你用不着等得太久了，再過半點鐘，你就可以進去了，先生！』

『可是：我並不想進去，』對方回答道：『我是想：出來，昨晚你們開酒吧間的時候把我鎖在裡面了。』

## 春閨夢裡人

德·雷馬克著  
汪翁曹譯

## 第九章



工廠還沒有下工，葛萊勃老早就去工廠門前守候，過了這一會，伊麗莎白才出來。他還是見到她，一直來他在獨自耽憂，以為她在廠裡被別人抓了起來。伊麗莎白見他穿了一身便服，驚奇地望着他，接着縱聲大笑。

「你真年輕！」她說。

「我倒不覺得年輕，好像快一百歲了。——沒有有把你的證書搞掉？」

「萬事如意！我利用中午吃飯的這段時間辦的。他們已經把申請書登記上了。」

「萬事如意！」葛萊勃說，「那麼無事可做了。」

「還有什麼事要做？」

「沒有什麼。我只是忽然覺得有點急躁，也許我們現

在把事情搞錯了，可能於你不利，」葛萊勃有點躊躇，「我聽說還要經過一道蓋世太保偵訊的手續。所以最好讓事情自然發展。」

伊麗莎白呆住了。「你是說，他們會因此發現我父親關在集中營裡？」

「不，這他們當然早曉得了。」葛萊勃說，「我意思是說最好不要引起別人對你注意。蓋世太保的事情，是捉摸不定的，說不定會有人來個缺德主意，這一類的事，你當然清楚，根本談不上正直公平。」

伊麗莎白沉默了一會，「那麼我們怎麼辦？」她說。

「目前不能再有什麼舉動了。假如我們現在把申請書撤回，反而會引起他們疑心，只好冒一下險硬頂着再說。」

他倆漫步走着。工廠位置在一處小廣場上，目標顯明。葛萊勃注意地看了一下。「你們還沒挨過炸？」

「沒有。」

「這房子蓋在這麼空曠的地方，很容易被認出是工廠

直活下去！面對着這樣的情形，有時反而會再恐懼起來，不過自從見到你以後，要好一些。」

向兵舍裡管倉庫的人員，孝敬了一些香烟，和一小瓶從阿豐家裡拿來的白蘭地，葛萊勃就把一套新軍服弄到手。這其實算不了新的——滿是斑點——但是和他那一身舊的比較起來，却強多了，那只能算是爛麻袋。他把舊軍服捆成一團，拿到保爾曼老師家裡去。

保爾曼自己來開門，伸出頭，雲霧眼：「是你，葛萊勃？」

「是的。我只待一會兒，」葛萊勃說，「要緊的是把這包東西帶給你。」

他倆經過走廊，走向那點着燈的房間裡去。葛萊勃嗅到一陣香烟的氣味，但是保爾曼手上，卻沒有烟。

「這是什麼？」保爾曼說，「你出了什麼事？」

「無關緊要的一點東西。我得到一些夢訓，現在才明白天亮了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保爾曼讓包裹順手滑到桌上。他那蒼白的臉色，似乎顯得更蒼白一點。「你背叛了誰？」他很快地向門邊看了一眼，低聲地說。

## 拾 穗

「我們有地下室，相當安全。」

葛萊勃轉過頭來看一眼，伊麗莎白在他身旁昂頭闊步地走着。「不要誤會。我不是自己害怕，而是替你擔心。」

他說。

「你用不着替我擔心。」

「是這樣？」

「我要擔心的事情太多了，再也承當不起一份新的負擔。」

「我也是這樣。當你愛上一個人的時候，就會跑出一許多新的恐懼來，都是從來所不知道的。」

伊麗莎白把臉轉向他，她的臉忽然顯得非常美麗。「你為什麼不一口氣說出來？」

「我是在說，至少是在努力地想說個明白。」

她搖搖頭。

「光是這身衣服，穿上身後，就有這種新的恐懼感覺。」葛萊勃說，「明天我仍舊要穿制服。老百姓的生活真好過！」

「難道光是爲了衣服？」

「不，我也想爲了重獲新生，現在我再也用不着像隻野獸似地，怕被別人打中。我等於從頭再活一次——還要一

「沒有誰——我自己。」

「你幹了些什麼事？」保爾曼叮着葛萊勃的臉。

他明白這老人緊張起來了。「不是你想像的那回事。

我只覺得，一個人要墮落起來，那是多麼的快；而且當一個人害怕的時候，他的自制力却小得可憐。真要到什麼地方才算得盡頭啊！」他說。

葛萊勃向周圍看一眼，一個新念頭從腦中閃過。「我不能把一些東西攔在你這裡藏幾天？」

保爾曼沉默了一會。「此地？——你曉得這一舉動的意思嗎？」

「是的，我曉得。有人不願意，也不一定必要。」

保爾曼沒有回答，葛萊勃打開包裹，拿出舊軍服，裡面包着幾聽肉罐頭和一瓶白蘭地。

「把這食物給那些沒有配給證的人。」葛萊勃說，「這套舊軍服對逃亡者，說不定有點用處。穿軍服比較不易引起別人懷疑。」

保爾曼看葛萊勃，「你說這話什麼意思？」

葛萊勃上前一步。「聽我說，我只剩下一個禮拜的時間，留在此地。這一禮拜，我要辦點自己的事情，然後必須回到線去，用不着對我提心吊膽的，讓我做些事——至少

「看這個，」他說，「這彈丸之地就是德國。一個指頭都蓋滿了，真小！」

「是的。但是從這一小點，我們就征服了世界上一大片地方！」

「征服，是的——但不是叫別人心服。」保爾曼還在用多筋的手，轉動着地球儀。「世界是不穩定的。當一個人對自己的國家失望時，就會想起整個世界來。日蝕是可能的，但不會有永恆的長夜。從來沒有聽說暴政能長壽，至少在我們這星球上不會有——記住。」

在市政廳裡，坐在桌子後面的老頭兒，脫下眼鏡，看着伊麗莎白，「你的證書，請等一下。」他很客氣地站起身來，走到木屏風後面去。

葛萊勃眼睛跟着他轉，然後向四周圍看了一下，在他和太平門之間，坐著有人，萬一發生變故，他只好朝天鳴槍，擁着伊麗莎白奪門而出。

「到門口去，等在那邊。」他輕聲的說，「要是你看到我，我把帽子拿下來，就趕快往保爾曼家裡跑。——不要猶豫，快走。」

伊麗莎白有點躊躇。

是我自己想做，我正想把自己從泥潭中拔出來，否則就是污辱自己了。認清這些，不要再問別的問題。告訴我，還能做些什麼，不管它是否危險，只要使我的休假，更有意義。」

保爾曼搖搖頭。「我想不出什麼，葛萊勃。但是這東西，我倒可以收下。假如要用這房間，你可以隨便用，」

葛萊勃覺得溫情可感，「謝謝，謝謝。」他說。

老頭兒把東西放在一旁，羞澀的一笑。「你隨便帶幾本書走吧，我是一天到晚坐在此地，和你現在不同，我念得太多了——隨便拿，也許有點用處。」

保爾曼從書夾裡抽出幾本書來。「這幾本有圖片的遊記，該是導向和平的象徵——這一本。」

葛萊勃拿書，書上印有瑞士的風景片。他看看保爾曼，忽然他明白了，保爾曼要給他的，不僅是這本遊記，實在是要分擔他的寂寞和痛苦。「吾道不孤。葛萊勃，到處都有我們的同志！」

「很多？」

「這我倒不清楚，」老頭兒聳聳肩，「不過我們應該有這自信。」

他走到一個角落裡安放地球儀的地方，用手轉動着。

「去！」他說，「這裡的事情，看起來有點麻煩，說不定這老傢伙去叫人來，——到外面等着去。」

葛萊勃站在一旁看着她。他已經打定主意，決不讓她被捕。

「克魯斯小姐在那裡？」

葛萊勃轉身一看，見到老傢伙正走回來。「她馬上就來。都好了嗎？」

老頭一笑：「你打算什麼時候結婚？」

「越快越好。我沒有很多的時間，只一禮拜。」

「你要願意，馬上都可以。證書辦好了，對軍人是特別優待，簡捷迅速。」

葛萊勃看到證書在老頭手裡拿着。他忽然覺得全身乏力，臉上熱辣辣地。

「都準備好了？」他說着，拿下帽子，揩一揩額上的汗珠。

「都好了。」老頭說，「克魯斯小姐呢？」

葛萊勃把帽放在一邊，到處找伊麗莎白。這時他才想起，原先約定的脫帽為記的信號，在這興奮中，早把它忘了。「等一會，我馬上找她來。」

他在人堆裡挨身擠過，希望在街上找到她。走出太平

門，伊麗莎白却安靜地躲在柱子後面，「謝天謝地，你在這裡！什麼都好，伊麗莎白。」

他倆一同走向辦公室去，老書記把證書交給她。「你是衛生局克魯斯委員的女兒？」

「是的。」

葛萊勃沉住氣。

「我認識你父親。」老頭說。

「你有沒有聽到關於他的什麼消息？」她說。

「跟你一樣。你也沒聽到？」

「沒有。」

老書記摘下眼鏡。他是近視眼，有一對水藍色的眼珠。「但望天從人願。」他向伊麗莎白伸出手說，「祝你好運！你的事情是我親自監督着辦理的。今天就可以結婚，假如你願意，我馬上可以替你安排。」

「立刻就辦。」葛萊勃說。

「今天下午，伊麗莎白回答說，「兩點鐘，行嗎？」

「我替你佈置好再向登記處去接頭。」

他倆站在門口。

「真想不到這麼簡單！」他說，「我真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這麼性急；有點喜劇性，是不是？」

解決。

「你有身份證？」他問葛。

「有，在這裡。我們自己也要結婚的。」

註冊員把伊麗莎白和葛萊勃的名字填上，「簽字！」

四個人都簽了。

「我兜着元首的名向你致賀，」註冊員說着轉向葛萊

勃：「你的見證人呢？」

「就是他倆！」葛萊勃指着剛才結婚的這一對。

註冊員搖搖頭，「只能一個當見證。現在他們是夫婦了，見證人是要各不相關的兩個人才行。所以先生當了見證，太太就不行。」

葛萊勃一下子摸不清到底真是這樣，還是這小子故意

找麻煩。

「此地有沒有人能當見證？」葛萊勃問。

「我可不當這些事，」註冊員大為得意，「沒有見證

，就不能結婚！」

葛萊勃的眼睛四處亂轉。「你要什麼？」一個中年人走了上來，一邊在聽，「一位結婚見證人？算我好了。」

他站在伊麗莎白旁邊。註冊員冷眼一瞧：「你有證明文件？」

伊麗莎白搖搖頭。「在我們這一時代裡，這樣的事情是難得發生的。我們總算走了運，安斯德。」

登記處設在一所高級中學的健身房裡。註冊員坐在一行繩索的前面。繩的另一頭，釘在牆上。掛着一張希特勒的大照片，下面是飾有德國國徽的卍字旗。

他倆還得等一會。有一個中年士兵，排在前面，那士兵身邊，也有一個女人，她胸前扣着一枚金的船形胸針。男的顯得很興奮，女的倒不常。她向伊麗莎白一笑，表示同志愛。

「結婚見證人？你的見證人在那裡？」註冊員問。

那士兵一時急得口吃地說不出話來，「我——我以為結婚時結婚，用不着這一套的。」

「那當然很好，不過我們是奉命行事。」

士兵回過頭來看葛萊勃：「能不能幫幫忙，同志？只要你和這位小姐的簽字就行了。」

「當然可以，回頭你再替我們簽，我倒沒有想到還有這回事。」

「誰想到啊？」

「大家都是聊盡國民天職，」註冊員冷冷地插上一句他向葛萊勃盯一眼，顯然他不高興，事情會這麼簡單的

這人掏出一份護照樣的東西，往桌上一丟。「當然有！」他說。

註冊員拿盾一看，馬上站起身來立正，大聲敬禮：「

希特勒萬歲，隊長先生！」

「希特勒萬歲。」隊長隨口回答，「我們再也不用什麼花槍了，你是怎麼回事？對軍人應該這樣態度嗎？」

「噢——噢。隊長先生！請你在這裡簽字好嗎？」

「是要我？」葛萊勃懷疑的問。

「是要你簽，」隊長回答說，露齒一笑，「噢，一只變色的蜥蜴！」

伊麗莎白和葛萊勃簽了字後，隊長跟着簽字。葛萊勃這時才看清赫赫官銜：銅鋒隊中隊長希德白倫。另外一位見證是克路茲工程師。

希德白倫先和新郎新娘握手，然後再跟克路茲夫婦握手，註冊員從繩索後面，拿出兩本希特勒著的「我的奮鬥」。

「這是國家發給你們的禮物，」註冊員若有其事的說，看看中隊長。

儀式完畢後，來到外面。克路茲打開行囊。「幫我拉出來，同志。」他說，「裡面有一些上好的臘腸，送給你！我農莊裡很多。本來打算送給註冊員的——這隻豬！」

「不給他！」葛萊勃說，拿起香腸。「禮尚往來，把這本書送你吧，我也找不出別的結婚禮物了。」

「我已經有一本哩。」

「兩本也好，送一本給太太。」

葛萊勃和伊麗莎白立在街頭。「我本來打算請阿豐·平丁做婚禮見證人，」他說，「但是因為太興奮，把這事完全忘記了；現在居然碰上一位衝鋒隊的中隊長來解圍，真是吉人天相！」

伊麗莎白笑起來。「你怎麼瞞過阿豐的？」

「我就是不告訴他，什麼也不告訴他。不過這樣一來，一頓有香檳酒的結婚早餐，倒是錯過了。」

「我們到樹林裡去。到看不見戰爭的地方去。」……

在郊外樹林中的一片空地上。雜樹籠烟，野花爭豔。

葛萊勃從口袋裡抽出一本書。「伊麗莎白，我們也可以來個蜜月旅行，保爾曼送我這本瑞士遊記。打完仗後，我們就到那邊去玩，準是和這書上一樣樣的。」

兩人翻着書。

「山，」伊麗莎白說，「瑞士儘是山嗎？」

「當然！還有棕櫚，古老的教堂。你看，這是湖。」

葛萊勃繼續翻着，把書向伊麗莎白一推，「看這一島，杜小路上。有長長的一排人，在前面正忙着埋水管。他們都穿着條紋上衣。」

伊麗莎白忽然有點緊張起來，看着這些工人，她慢慢地走向前去。仔細地看，像是在尋找誰。現在葛萊勃明白了，工人們衣服上都有號碼；原來是一群集中營裡的囚犯。

他們工作得很快，靜靜地，誰也不抬起頭來看一下。骨瘦如柴，衣服像掛在衣架上。有兩個昏倒的人，躺在一旁。

「嗨！跑開！」一個衝鋒隊員在喊，「不許走近！」

伊麗莎白像沒有聽到一樣，却越走越快，一邊注視着這些犯人們的臉。

「回來！你這位太太！馬上回來！——混蛋，裝聽不到！」

衝鋒隊員大聲咒罵。

「怎麼回事？」葛萊勃問。

「怎麼回事？你耳朵聾了？還是有別的毛病？」

葛萊勃看到一位官階較高的衝鋒隊員，走近前來。他知道，這時候就是再喊伊麗莎白，她也不肯回來的，徒然引起別人疑心。

鵝花，櫻草，太陽，還有——和平。」

「這叫什麼地方？」

「波多·羅哥。」

「記住，將來我們要去，」伊麗莎白有點睡意朦朧。

「是的，我們要去。」葛萊勃回答說，隨即把書閣上。他望着樹間的紫色烟霧，然後把伊麗莎白擁進臂彎裡來，他覺得她也在靠近他。於是烟，樹，紅花，都慢慢地越變越大，直到擠滿視界；自己的眼睛，也漸漸地闇暗下來……

風停。天色驟然變黑。遠處傳來低低的隆隆聲。

伊麗莎白挪動了一下身體。「這是什麼？丟炸彈還是過境？」

「這不是飛機，」葛萊勃坐起身來聽，「不是炸彈，也不是大砲，伊麗莎白，」他說，「是打雷。」

接着閃電，下起雨來。他倆跑到樅樹下面去躲雨。密密的雨點，打着樹頂沙沙作響，像是遠處傳來耕犁的歡呼聲。

兩人跑出樹林，躲到一間街車站裡去，裡面擠滿許多人，有兩名衝鋒隊員守在一旁。他們都盯着看伊麗莎白。半點鐘後，雨停。他倆跨過街，轉到一條燈光昏暗的

「我們在找東西。」他對衝鋒隊員說。官階高的這一位，這時已走到身邊。葛萊勃說，「我們丟了東西——一枚胸針，是鑲有假金剛鑽的船形胸針，昨天我們來此地玩過，一定是丟了。你有沒有見到？」這時他看見伊麗莎白已經走過一半的行列。

「沒見到。」高級的這一位說。

「胡扯！」那位衝鋒隊員說，「你有證明文件沒有？」

葛萊勃看他一眼，不作聲。——二十來歲的小伙子，又是史蒂倍納一型的。

「我不但有證明，而且是極好的證明，」葛說，「衝鋒隊的希德白倫中隊長，正是我的好朋友。」

衝鋒隊員大笑起來。「當然，連元首也是你的好朋友！」

「這倒不見得。」這時伊麗莎白已經走到犯人行列的盡頭。葛萊勃從口袋裡摸出結婚證書。「湊到燈下去看看，能念嗎？我的結婚見證人的簽字，日期，你看——是今天。還有什麼問題？」

衝鋒隊員拿着紙直盯眼。高級的那一位，從他肩上去過去說，「對的，這是希德白倫的簽字。」

「我曉得。不管怎樣，你是不能到此地來的，這是禁區。——我對你掉了胸針，表示惋惜。」

「我也是這樣。當然，要是禁區，我們就不再找下去了。命令終歸是命令。」

這時伊麗莎白已經向回頭走，葛萊勃趕快迎上前去。

「要是我們找到了，交給誰？」高級的這一位說。

「給希德白倫轉交。最方便了。」葛說。

「好。」回答的語氣，顯得很尊敬。接着他轉問伊麗莎白：「你找到沒有？」

伊麗莎白兩眼直盯着他，像大夢初醒。葛萊勃搶先

一步：「我已經對這位官員解釋過了，關於我們昨天遺失胸針的事。找到了，他就會交給希德白倫的。」

「謝謝你。」伊麗莎白說。

高級官員點點頭。「你可以信賴我們。我們偵探隊的人，都是精銳武士！」

葛萊勃這時正站在一個彎腰工作的囚犯旁邊。他把手伸進口袋裡，故意帶出一包香烟來，掉在地上。

「謝謝，」他對高級的說，「明天我們再去樹林裡找我，這種事情常有。」

「這還用謝嗎？希特勒萬歲！祝你們新婚快樂！」

他倆一言不發地並肩走着，直到看不見這批囚犯。天上飄過一片浮雲。

「真是鬼臨頭！」葛萊勃說，「在前線的時候，老是什麼事情都不順心，不過還沒有現在這麼膩煩。」

「這是因為我的緣故。」她說。

「不是你。是因為在此地離臭水塘近些。就這麼回事。」

「

因為我。我曉得的，不該去看這些犯人；但是我自已也忍不住。」

葛萊勃知道她是在找父親。他見她眼包淚水，才明白，

剛才自己的憤慨，是多麼的愚蠢。勇敢和自私的對比，使他內心裡覺得慚愧起來。

「我是癡子，伊麗莎白，」他啞啞地說，「我大言不慚，又像學生一樣的愚蠢。最使人憤怒的，是沒有把這些偵探隊員好好地揍一頓。」

伊麗莎白搖搖頭。「還不止這些，並且對你說起來，是够受的。」

「我不懂你什麼意思。當我們兩人在一起時，什麼事情也不怕。」

「真的？」

那裡會是真的！他想。每件事情都千百倍的難上加難，因為我無權無勢，而且要對你負責。因為我愛你，而你是屬於我的，而且我必離開你，他把她擁進臂彎裡；靠得很近，從她頭上望過去，看着天邊。

「抱緊我，」她耳語說，「我忽然覺得害怕，不是這種平常的怕，而是另外一種說不出理由的黑色可怖的空虛。你不知道的！」

我知道。我也是這樣。這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份。失去了它，也就失去了勇氣。沒有它，人也不成其爲人了。

第十

章

幾天後的一個中午，警報大鳴。正是吃午飯的時候，街上最擁擠。葛萊勃不理防護人員的大聲喊叫，一直向被

眼敵跑去。伊麗莎白正渡過兩天的假期，今天剛上班。他不知道能否趕上她，但是工廠一定是空襲的主要目標，他

想至少要把她拉出來。

在他前面一條街的末端，一座房子被炸得拋向半空中

。葛萊勃躲進水溝裡，用雙手掩着耳朵。爆炸的刀量，像一隻巨靈之掌，攔住他，把他向後面拖了好幾碼。他一搖

這就是爲什麼大家都不曉得它。」

伊麗莎白忽然笑了起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這樣，但是這想幫人覺得安慰些。」

「重要的事情是我們在一起。」

她點點頭，依偎在他的肩上。

「我們不能快樂樂樂地什麼也不想？」

「我們要這樣，」他說，「要利用我們剩下來的每一分鐘的時間。」……

一擺地勉強站定腳跟。這時，街上變成一片火海。

大家都吃驚地睜大了眼，張開嘴看着他。別人在尖聲

喊叫，但是他聽不到。在一座房子的一個角落裡，站着一

個五歲大的小女孩，緊緊地抱着一個嬰兒。葛萊勃停住步

來大喊：「跑到防空洞裡去！你的父母在那兒？」

女孩儘低着頭，也不抬頭看一眼，却把身體緊緊地靠

在牆上。葛萊勃看到一位防護團員，在對着自己指手劃脚

的尖聲喊叫，但是聽不到他的聲音。防護團員想一手拉住

幾天後的一個中午，警報大鳴。正是吃午飯的時候，街上最擁擠。葛萊勃不理防護人員的大聲喊叫，一直向被眼敵跑去。伊麗莎白正渡過兩天的假期，今天剛上班。他不知道能否趕上她，但是工廠一定是空襲的主要目標，他想至少要把她拉出來。

在他前面一條街的末端，一座房子被炸得拋向半空中。葛萊勃躲進水溝裡，用雙手掩着耳朵。爆炸的刀量，像一隻巨靈之掌，攔住他，把他向後面拖了好幾碼。他一搖

葛萊勃，一手抓着小女孩。葛萊勃用力一拉，掙脫了。

一股強有力的旋渦氣流，把他團團困住。一團黃色火焰，從地面冲向天空，再變成白熱耀目的火球，摔回到地面上。葛萊勃呼吸急促。覺得肺部裡在冒烟；他把頭埋在臂彎裡，悶一會兒，然後抬起頭來。在煙霧迷漫中，他見到一幅極為淒慘的景象：一道破牆，向後傾斜壓倒樓梯間梯上樓，躺着那五歲女孩的屍體；四肢伸張，赤着二双脚，胸部被鐵柵欄上的鐵棒穿過。就在不遠的地方，躺着一具無頭男屍，彎曲着的脚，翻上肩頭。看樣子頂滑稽的。這就是那位防護團員。剛才那女孩手上的嬰兒，倒不見了。

葛萊勃聽到有人在罵：「豬囉！豬囉！該死的豬囉！」——抬頭看看天，再看身邊，原來是自己的聲音。

他爬起身來就跑，被服工廠的那塊廣場上，仍舊排列着那完整的廠房，僅右角上有個新缺口。除這以外，這列灰色的低矮廠房，毫未受到損害。

工廠中的空襲防護人員，上前攔住他的去路。

「我的太太在裡面，讓我進去！」葛萊勃大嚷。

「不行！最近的防空洞就在那邊。廣場的那一個角角裡。」

另外分一份心；但是在此地，每人都有一個家，挨炸的不只他一個人，人人都挨炸。——這是双料的戰爭。

他想起那五歲小女孩的屍體，想起從前見過的數不清的人，想起双親，想起伊麗莎白。他覺得對造成這一切慘劇的元兇，仇恨起來。這仇恨，從踏入國境的那一天起，就沒有停止過。

天開始下雨。雨點像銀色的淚珠，紛紛灑下。

一切都過去了，這城市充滿了死亡和毀滅，一片大火。燃燒中的牆，高塔，還有燒死的人。被火灼傷的人，帶着火從房子裡衝出來，在街上打幾個轉，然後乏力地倒在地上。

「活火把！」誰在葛萊勃身邊說，「沒法治！從燃燒彈裡出來的毒煙，透過全身骨肉。——你聽這慘叫！」

葛萊勃看了一眼說這話的人，兩目深陷，嘴裡掉了好幾顆牙。「要是真沒法治，就趕快把他們打死！」葛萊勃說。

「誰要試一試，準會被當作兇手，送到絞架上去！你知道金獅夜總會女老闆的故事嗎？她是一個大胖子，常常穿着好幾條寬大的絲質襪褲，至少有六條，一件疊着一件，各色各樣的。經過燃燒彈引上火後，她像溜冰人似地滑到街心，最初是胸部以上部份，着起火來，一頭長髮，繞

「混蛋！那麼還有什麼事情是行的？滾開，要不了！」防護人員用手指後面，有一座鋼筋混凝土的平頂小碉堡。「機關槍，」他輕蔑的說，「還有值崗警衛！乖乖地走開，你這個鄉巴佬！他們早就注意到你了。嚴防仔細！」

葛萊勃沒話可說，機關槍高於一切。

「守衛！幹什麼？」他憤然的說，「縫軍大衣也值得守衛？」

「事情可不這麼簡單，你這前線下來的蠢東西！我們此地不光做軍大衣，男工比女工多。在軍火部門裡，有成百的集中營裡的囚犯在做工，現在明白了嗎？」

「防空洞設備如何？」

「我管它什麼防空洞？反正我是命中注定該待在室外的。我太太在城裡，有誰去管她？」

大爆炸已經過去，現在輪到防空武器器趁風的時候了。葛萊勃穿過廣場，他並不跑到最近的一座防空洞裡去，却向廣場一角的新炸區走去。裡面的氣味，直使他窒息得透不過氣來。他爬上斷垣殘壁，呆呆地看着工廠。

這是另外一種戰爭。在前線的時候，每個人只要照顧自己就行了，假如剛巧有個兄弟在同一聯隊裡，當然還得

得像聖靈頭上的圓光，然後最外面的紅襪子先着火，她用力一甩，襪子直飛去丈把遠，接着一條條的燒下去，藍的紫的，閃光藍的，就像電影院裡的變光燈，當我們最後趕到她身邊時，已經燒得焦黑了，但是你別小看她，她還一直活到第二天的晚上呢！」

葛萊勃看着他，覺得真奇怪，現在還有這份閒心情來聊這些事！「你是幹什麼的？防空部隊？」

「那裡！我是收屍隊！你看，那邊我們的收屍車來了。」

葛萊勃看到一匹白馬，拉着一輛馬車，踏過瓦礫堆，走向這邊來，他跟着這人走，在一道石牆後面，看到死人堆，他想，這倒像個屠宰場。——不，不像屠宰場。屠宰場裡，牲口都割切開來，擺得整齊齊的。但是眼前的這一堆，却亂七八糟，什麼樣的死人，都混在一塊。生切拋擲齊全，有的屍身上還擲着破布片，這裡是一隻穿着羊毛衛生衫的胳膊，那邊是一條穿着棕色條紋褲的腿，另外一邊是一堆死小孩，從一個倒塌了的防空洞裡揀出來的；小胳膊小腿的一大堆。另外還有一只籃子，裡面盛着一隻死貓。

屍體抬上擔架，裝上屍車，一個女人，跟在擔架後面

邊走邊說：「玲選！玲選！」  
太陽出來了，雨後的街道，顯得清亮發光，沒有燒壞的樹枝，殘剩濺濺的一片新綠。

「這是再也不能寬宥的！」有人在葛萊勃身後說話。  
一個女人，戴着一頂很俏皮的紅色女帽，注視着這一堆小孩的屍體。「不能！不能！在這世界上或下一代中，再也不能寬宥！」

葛萊勃走着，他在奇怪，什麼不能寬宥？經過這場戰爭後，要寬宥或不能寬宥的事情太多了，他以前看過比這更多的死小孩——在法國，荷蘭，波蘭。在非洲，俄國，那邊也有淚如泉湧的母親們，不懂德國如此啊。——想這些幹什麼，一個鐘頭前，還不是對天空罵豬驢嗎？

他走到茂林街，伊麗莎白家的房子，沒有挨炸；但是一顆燒夷彈，丟在隔兩家遠的門口。火趁風威，三家人家的屋頂，全都在着火。

區防護員站在街上。

「爲什麼沒人去救火？」葛萊勃說，「沒有水嗎？」

「有水。打不上去。屋頂也快穿洞了。」

街上堆滿椅子，皮箱，畫框子，和大堆的衣服。還有一只金黃色的籠子裡，關着一隻貓，住在樓下的人，從窗

就學李賽太太那樣的辦法，當他把鋪蓋捲滾到地板上的時候，才看到自己的行軍護遺擱在床頭。兵兵兵地把他東西全都搬到樓下來。

房子慢慢地燒垮下去，消防隊一直沒出場。這幾間房子，在他們看來，原不值一回事；而且全城中的這一個角落裡，全在火焰中。

住戶儘量搶救東西，現在面對着這大堆零亂的什物，倒真是手足無措了。不知道怎麼辦，也不曉得到那裡去才好！沒有運輸工具，也沒有安身之處。

街上堆滿了傢俱什物，葛萊勃見到有一家人，搬出一張廚房裡用的長條桌，四把椅子，然後大家圍着桌子坐下來；另外還派人放哨，不許旁人走近，好像這是唯一值錢的財產。

一張大的希特勒照片，靠牆放着，這是李賽太太的傢私。她抱着小孩，坐在鋪蓋捲上。

忽然葛萊勃看到伊麗莎白了，她已經衝過警戒線，走到現場的空地邊，火光映着她的臉。

「來這裡，伊麗莎白！」他大喊。

她跑過來。「謝天謝地！你在這裡！我以爲出了什麼事兒了。」她說。

口把毯子，枕頭套拋向街心，有的就慌慌張張地在樓梯上，跑上跑下。

他看看伊麗莎白住的那一間，還不會馬上受到威脅，中間還隔兩層樓。從伊麗莎白房間的窗口，他看到李賽太太，在裡面急急忙忙跑來跑去，抱着一個白色的大包袱，可能包的是睡衣。

「我也要去收拾東西。」葛萊勃對防護員說。

房門大開，走廊裡塞滿行李包，李賽太太跑過葛萊勃的身邊，雙唇緊閉，兩眼包着淚水，他跑進伊麗莎白的房間裡，隨手關上門。床底有兩只箱子。這時他決定要裝點什麼東西了。

葛萊勃先從伊麗莎白的衣服棟起，他從右櫥裡先拿出一些比較實用的衣服，然後從小櫃子裡，找出內衣和襪子來。另外還找到幾顆小寶石，一只金手鐲和一枚鑲紫水晶的老式胸針，接觸到這些伊麗莎白的東西，葛萊勃有點特別溫柔的異樣感覺，還多少有點難爲情，因爲事先沒有得到她的允許。

他把一張伊麗莎白父親的照片，擱在第二隻箱子裡衣服的上頭，然後閉上箱蓋，在椅子上坐下來，向四周圍看一眼。接膚把寢具也收拾起來，捲成一捆，打個大結。

他緊緊地擁着地。「我沒法上工廠去找你，要在這裡看守東西。——這是你的衣服，你父親的照片和你的鋪蓋。我可以設法把傢俱搶出來。」

「不要去，待在這裡，讓它們燒吧！——了百了，來個乾脆！讓我們從頭做起！過去的算是完結了。」

天開始下起雨來，豆大的雨點，直往下灑。一位戴新帽子的女人，把帽子取下來，藏在衣服底下，李賽太太的希特勒畫像，在雨中像是哭泣一般，葛萊勃脫下大衣，從背囊裡抽出一塊帆布來，把大衣圍着伊麗莎白，帆布墊在鋪蓋上。

「我們總要找個住宿的地方，阿豐家裡有一間空房，不過你也不肯去，——去不去？」

伊麗莎白搖搖頭。

「那麼還有保爾曼家，」葛萊勃說，「地下室裡可以睡，前幾天我才問過他。除此以外，只好到收容所去了，那當然擠得很。」

這時候，伊麗莎白家的屋頂，開始塌陷。接膚牆壞了，地板也整個陷下去，李賽太太在低聲哭泣。

火舌從李賽太太房間裡的窗口噴了出來，「那張專門用來寫小報告的毯子完蛋了！」伊麗莎白輕輕地說，「連

裡面的東西一起完蛋！」

「但願如此。」

葛萊勃掛上背囊，把鋪蓋捲扛上肩頭，伊麗莎白提起衣箱。「讓我來。」葛萊勃說。

樓房一層層地塌下去，殘灰餘燼，飛散四方，李賽太太尖聲號叫，坐立不寧。一大塊烟灰，飛到她的臉上，現在火舌從伊麗莎白的房間裡冒出來了，天花板塌下。「我們走吧。」伊麗莎白說。

葛萊勃看一看窗口：「該是他們的好日子！」

「同歸於盡——我們開步。」

他倆在桌子板凳的空縫裡穿過去。大部份的人，都喪魂失魄的呆坐着，誰也懶得開口。有一個人，身旁堆着一大堆書，他正隨手抽出一本來念着。兩個老頭子，合披一襲斗篷，緊緊着坐在階沿石上，像是一只兩個頭的畸形蝙蝠。

「想不到無累一身輕，竟來得這麼容易！就是昨天，你都想不到會這樣的。」

葛萊勃向四週圍看了一眼，「當李賽太太跳上跳下的時候，我把她的手提包偷來了，」他說，「裡面儘是文卷。——」繞了事，說不定還救了別人。」

「現在我們總算有個歇腳的地方，」他說，「以前我往過的比這還暖，你當然沒住過。」

「現在正是讓我練習練習的時候。」

葛萊勃打開伊麗莎白的雨衣，有一只酒精爐子。

「他們把麵包偷走了，」他說，「我背囊裡還有一些罐頭。」

葛萊勃燃起酒精爐，慘藍色的光，照亮了這簡陋的篷帳。他打開一罐青豆，吃着剩下來下的臘腸。

「我們是要等保爾曼呢，還是直頭就睡？」

「睡吧，我困了。」她說。

伊麗莎白脫下鞋，擺在背囊的前面，這樣不會被別人偷走，她拉下襪子，放進口袋裡。葛萊勃用毯子把她蓋好

「現在怎麼樣？」他問。

「像住在旅館裡」她睡意朦朧的說。

幾個鐘頭後，葛萊勃醒轉來，聽到外面有輕微的脚步聲；他輕手輕腳地滑出毯子，伊麗莎白還在呼呼大睡。葛萊勃從帆布帳篷裡窺探一下，也許是保爾曼歸來了，也可能是小偷或是蓋世太保——他們常常在這時候出來抓人。黑暗中，他看到兩個人走在前面。葛萊勃蹣手蹣腳地

伊麗莎白點頭。

在保爾曼家門口，葛萊勃敲了好一會兒，可是沒人來應門。他回到伊麗莎白的身邊。「保爾曼不在家，要不就他是不願意開門。」

「也許他現在不住在此地。」

「那他還住到那裡去？沒有別的地方了，除非是——」葛萊勃又回到門邊邊，「不會的，蓋世太保從來沒到過這裡！要是他們來過，這事情透聲就有點蹊蹺，——我們上防空洞裡去？」

「不，我們不能在附近找個安身的地方嗎？」

葛萊勃用搜索的目光，向四週看了一下，夜間，天邊還是一片通紅，烟灰直往上冒。

「這是那裡來的一塊天花板。蓋着帆布，旁邊掛上大

衣，就行了。」

葛萊勃用刺刀切下一塊天花板，再在廢墟中找到兩根鐵棒，插在地上，掛上帆布。

「這是門簾，再把我的大衣掛在那邊，就是一座篷帳了。」

他把地上的斷磚碎石搞搞平。搬進箱子，打開鋪蓋，跟蹤着，走過幾碼遠，他撞倒一段碎磚牆，聲音使黑影吃了一驚。

「誰在那裡？」是保爾曼的聲音。

「是我。保爾曼先生，安斯德·葛萊勃。炸彈把房子炸光了，我們無處安身。我想也許你能够收留我們一夜。」

「誰？」

「我的太太和我，我在前天結了婚。」

「當然，當然。」保爾曼走向前來，他的臉顯得很慘白。「你看到我走過來嗎？」

葛萊勃遲疑了一會，然後說，「是的。」——用不着這些不必要的小心——「是的，」他說，「你能信得過我。」

保爾曼措一措額角。「我曉得我能够這樣，」他還沒站定腳跟，「你看到不止我一個人嗎？」

「是的，」葛萊勃說。

保爾曼像是下了決心，「好，來吧！就像你說的，過一夜。地方倒不寬敞，不過——先離開此地再說。」他們轉過拐角。

「一切平安。」保爾曼對另外那一個黑影說。

保爾曼打開門，讓葛萊勃和那人先進去，然後從裡面把門鎖上。

老頭子站在黑暗中，一動也不動，「我必須告訴你，葛萊勃。你在此地，要是被別人找出來，那是很危險的。」

「保爾曼清一清喉嚨，「這是我一向被他們看作嫌疑人物。」

「我想過了。」葛說。

「你也替你的太太想過嗎？」

「是的。」葛萊勃停頓一下。

另外那個人，本來是毫無聲息地站在葛萊勃的背後，現在能聽出他的呼吸聲，保爾曼上前一步，門好門，拉下窗簾，然後燃上一只很小的燈。

「用不着稱姓道名了，最好大家都不曉得，免得漏到外面去。」安斯德——約瑟夫。」

保爾曼顯着很吃力的樣子，約瑟夫大約有四十歲光景，一張狹狹的猶太人的臉，他顯得十分平靜，對葛萊勃笑。

「這地方不會再安全了，」保爾曼說着，自己坐了下來，「不管怎麼樣，今天夜裡，約瑟夫是一定要留在此地的。明天我們再找找看有沒有別的地方，再待在這裡是不

安全的，約瑟夫。就是這個道理。」

「我知道，」約瑟夫回答。聲音很低沉。

「還有你呢，安斯德？」保爾曼問，「我是嫌疑份子，你曉得，這樣深更半夜的假如被別人找出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我們是假定今晚平安無事。城裡亂糟糟的，誰也不知道怎麼好，你願意冒這個險嗎！」

葛萊勃啞口無言，他想起了伊麗莎白，保爾曼和約瑟夫看齊他。

「我不怕冒險，就快回到前線去了，」他說，「但是我太太這方面就不同，她必需在本地待下去，這是我沒考慮到的。」

「我並不是說把你趕出去，安斯德！」

「我曉得」

「你能不能就睡在外面？」約瑟夫問。

「可以。我們有擋雨的東西。」

「那就睡在外面吧，這樣顯着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明天一早，把東西搬到這裡來，可以寄放在附近的禮拜堂裡，那看門人很好，他會答應的。禮拜堂雖然有一部份毀壞，但地下室還完整，把東西放在那邊，你就可以騰出一天的時間來找房子了。」

「我們不需要什麼東西。還有咖啡嗎？可以煮一煮。」

「煮吧，反正我們吉布賽人，才不管這些啦。」

伊麗莎白開始用梳子梳頭髮。

「房子後面有點清水，可以洗一洗，」葛萊勃說。

伊麗莎白穿上夾克，「這倒好像在鄉下一樣！清水真流，很有詩意，是不是？」

葛萊勃大笑起來，「當然，這比俄國的爛泥塘好多了，什麼事情，都要有個比較才能見高低。」他捲好行李，點着酒精爐，擱上水罐。忽然他記起，先前在伊麗莎白的房間裡，忘記找一找她的食物配給證了。這時她剛從外面洗過臉回來，顯得很年輕，爽快。

「你帶着配給證沒有？」

「沒有，放在抽屜裡。」

「該死！我忘記帶出來了！真是，當時怎麼會想不到的一！」

「你要想的事情太多了。沒關係，我們可以領一張新的。空襲燒掉配給證是常事。」

「這是一個夢調。」

伊麗莎白大笑起來，「今天我只要向工廠裡請一個鐘

「我想他說的對，安斯德。」保爾曼說，「對這些事情，約瑟夫比我們清楚。」

「我想也是這樣。」葛萊勃說，「打擾你了。」

「你需要什麼東西，明天一早就來，敲門的記號是一兩短——兩長。」

「好，謝謝你。」

葛萊勃回到毯帳裡，伊麗莎白還在睡，他躺下身去的時候，她半醒半睡地翻身，又睡着了。

伊麗莎白在早晨六點鐘的時候醒過來。一輛卡車在街上駛過，她伸了個懶腰，「睡得真舒服！我們在那裡？」

「吉恩廣場。」

「好啊。那麼今天晚上那兒去睡？」

「找找看再說。」

她把背歪靠着，早晨的清新空氣，從帆布和大衣縫裡吹進來。小鳥在吱吱地叫，她把大衣擱過一邊，早晨的天色，顯得淡黃，清亮。

「這是吉布賽人的生活，」她說，「充滿新奇和冒險！」

「是的，讓我們就當它這樣吧。」葛萊勃說，「昨晚我碰到保爾曼。要是缺什麼東西，可以找他去。」

頭的假，就可以把這事情辦好；還能拿到一張空襲災害證明書。」

「今天你要上工廠去？」葛萊勃問。

「要去的。說不定那一天就會被炸個精光。」

「放把火，把這該死的工廠燒掉！」他說。

「我也這麼想。但是這麼一來，他們就會把我們送到更惡劣的地方去，」伊麗莎白說，「我不打算做軍火工人。」

「你怎麼不離開？誰聽得你幹什麼的？」

「這就是我還拿不定的事。我們廠裡有醫生和警衛。假如他們一旦發現員工有欺詐行爲，馬上就處罰你。額外工作，取消假期——要是還不行，就會被送到集中營裡去受愛國教育，命定做奴工。」伊麗莎白把滾水沖進咖啡裡。

「我才只放了兩天的假，還想什麼！」

他知道她是爲着父親的緣故，這是一個套在頸子上的活結。「這些傢伙！」他說，「他們真要把我們怎麼磨！」

「喝咖啡吧，不要發脾氣了，」她說，「我們還沒有這份閒工夫！」

「真是這樣，伊麗莎白。」

她點點頭。「我知道。我們沒有富裕的時間，相聚的

的地方。」

「現在我要走了。工廠，教堂，阿豐家。這生活倒有

趣！」

「有趣！」葛萊勃說。

他看着她。清新的朝氣，深藍色的天。伊麗莎白旋轉打個轉，揮揮手，然後很快地離去。葛萊勃喜歡看她走

## 第十

## 章

約瑟夫準是交待過了，禮拜堂裡的看守人，代他們管理東西，葛萊勃跑到房屋委員會去。委員會設在一間學校的自然科學教室中；掛圖和一些浸着酒精的玻璃標本瓶，還陳列在那裡。

書記是一個灰頭髮的頗爲和善的女人。她桌上擺着好些盛有青蛙和蛇的標本瓶，當作鎮紙。

「我把你的名字登記在『急需』欄內。」她說，「你要常常來看看，探聽探聽消息。」

「有什麼消息？」

「排在你前面的有六千份申請書，所以我看最好是你自己另外去想辦法。」

日子更短，你的假期就要滿，這幾天來，我們儘把時間浪費在瑣碎的事情上，從現在起，我決定拿出勇氣來，儘量勻出工廠裡的時間，來和你待在一起。」

「你已經很勇敢了，在我講來，等待，總比沒有什麼可等待來得好些。」他說。

她吻着他，笑了起來，「講得真乖！」她說，「現在我要走了，晚上什麼地方碰頭？」

「噢，對啦，——什麼地方？現在還想不出來；我上工廠裡找你去吧。」

「假如有什麼事情就攔呢！突擊檢查或是封鎖街道——」

葛萊勃想了一會，「我收拾好東西，上教堂去，就在那邊碰頭。」

「最好是我們有個連絡的辦法，光是有會面的地方是不夠的。萬一我們中有一個人發生了什麼事情！」

葛萊勃考慮了一下。「阿豐！」他說，「他家裡安全，我可以領你先認認房子，當然，他不曉得我們已經結婚。但這沒有什麼關係。」

「今天晚上，我們還要不要睡在此地？」

「希望不這樣。我今天要用整天的時間，去找個合適

路的姿勢，她双脚交錯，直線前行，就像走在軌條上一樣，他以前見過非洲本地女人是這樣走的。

她又揮揮手，然後在廣場另一端的房屋堆裡消失。——這就像前線一樣：當你分手的時候，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再碰頭。

他走向吉恩廣場，鐵鐵保爾曼的門，沒人答應。他決定去看阿豐。

阿豐家裡除了有一間屋被炸外，其他毫未受損。花園靜靜地沐浴在晨光裡。花開滿樹，像一群白色和粉紅色的蝴蝶，停在枝頭。

阿豐住的那間房，大部份炸燬了，靠花園的這一邊，突出一個火山口樣的大洞，裡面積滿水。

葛萊勃呆坐着，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知道爲什麼，但是鬧出什麼大事情，那是決不會的。

他慢慢地走上前去。門倒窗歪，飾布掛在樹梢，酒瓶躺在花壇上。他繞着屋子走了一圈，廚房的門還在，他推



約瑟夫默不作聲，像是並不反對。  
「我的回去是因爲除此以外，只有被槍斃！」葛萊勃說。

約瑟夫沒答腔。  
「我的回去，是因爲要不他們就會把我的双親和太太，送進集中營裡去。」

約瑟夫沒答腔。  
「我知道我的理由是不成其爲理由的。別人有成千成百條的理由。你爲什麼要輕視我們？」

「你不要這樣衝動！」約瑟夫溫和地說。  
葛萊勃困惑地看著他。

「誰也沒有輕視誰，」約瑟夫說。「只有你這麼想。爲什麼看得這麼嚴重？我輕視過保爾曼？輕視過那些冒着生命危險讓我過夜的人？不是爲着他們，我還活着幹什麼——你真神經！」約瑟夫微笑着，指指鱷頭。「這些東西倒有用。多謝！」

傍晚，葛萊勃精力盡地沿着歐德祿街走着。他找到了一整天的房子，什麼也沒找到。現在他決定放棄這份希望了。再過一個鐘頭，就去工廠接伊麗莎白。

歐德祿街的這一區，顯得很破爛。忽然他看到一幢小

認爲够的話，就來吧。」

在去工廠前，葛萊勃上哈根街老家去一趟。有一封信夾在石頭縫裡；是母親寫的，從前線轉過來。他打開一看，上面說家中準備第二天離開這城市，上那兒去還不曉得，但是信上却告訴他不用耽心。——這僅是一種謹慎的措施。

他看看日期，信是在他休假前一個禮拜寄出的；信上沒有提起空襲的事情，也許是怕檢查。

他慢慢把信摺起來，放進口袋裡。現在可以確定双親是活着的了！一切煩惱，焦慮，全都一掃而空。

他深深呼口氣，不覺得快樂，但感覺輕鬆。這一個一直來壓在他肩頭上的大包袱，總算卸下來了。他不知道在假期裡，還能不能見到双親。這些天來輾轉不安的生活，早把這份希望放棄。知道他（她）們活着，就夠了。……

伊麗莎白穿過工廠前面的廣場，獨自走來。她看着顯得很小，很孤單。

「在你最後兩天裡，我請准了全天的假。」她急著說得喘不過氣來。

她眼睛裡的表情變了，飽含着淚水。「我直接了當地告訴他們，他們就爽快快給了我兩天的假。」她說，「

樓房，雖則舊一點，但完全沒有受到破壞。在這一區裡，該算是奇蹟！

外面有一圈小花園圍着，籬笆完整無損，上面繞着開花的藤葛。大門上漆着大字：惠特·旅館、餐室。

花園的門敞開着。葛萊勃跑進去。門窗都是好好的，吧間裡却空無所有，架上只有幾只杯子，酒瓶一隻也不見。靠牆擺着三張桌子，幾把椅子。正中掛着一張泰洛倫風聲畫。沒有希特勒的照片，也沒有其他飾物。

出來一個中年婦人。她沒有說「希特勒萬歲」，却道：「晚安！真的，實在也該晚安了，經過一天的勞碌工作後，也需要休息休息，事情本來是該這樣的，葛萊勃。」

他原先只打算找點什麼吃吃喝喝的，現在他忽然覺得一定要和伊麗莎白在此地住一夜。

「有晚飯吃嗎？」他問。

那婦人遲疑了一會。「我有配給券。」他很快地接說。「在這裡吃飯，一定很有味。要不在花園裡更好。在我離去前，這是我最後幾天的假期。——我的太太和我。」

「只有扁豆湯。其實我們已經不做什麼生意了。」

「扁豆湯也很好！」

那女人笑了一笑，是一種很文靜很甜的笑。「假如你

說不定過後要趕一陣子工，但這沒關係。工作多倒反而好一點。」

他倆互相對看着，兩人的感覺是相同的。面對面站在廣場上，你看我我看你的，誰都明白對方心中的苦味，黯然傷魂的情景，雖則力圖逃避，但是終於逃不過這一關！

葛萊勃恍惚中見到伊麗莎白獨自一個人，在工廠裡，在防空洞中，守候着那毫無希望的期待盼望。她也似乎見到葛萊勃在戰場上，替別人拼拚命。——這失望和悲痛的情緒，深深地控制着這一對苦命鴛鴦！

沉默了好些時候。他看到伊麗莎白流下淚來，好像這眼淚水是向內流的。「這幾天我們總可以整天守在一起了，」他說，「看着好像我們還有好幾個禮拜！假如你每天都只晚上才有閒。」

「是的，你就是這樣折算你的假期。」

葛萊勃點點頭。他倆漫步走着。

「我們上那兒去？」伊麗莎白問，「睡在那裡？」

「睡在禮拜堂的偏房裡。我把東西擱在那邊，跟着守人講好了。——現在我們去喝扁豆湯。」

在惠特餐室的花園裡，擺着一張桌子，兩把椅子；桌子上面鋪着紅白條紋的桌布。花園很寬敞，有綠油油的草

地和花架樹木。

伊麗莎白向周圍看了一眼。「你怎麼會找到這個好地方？」

「偶然碰上的。」

「很幽雅，奇怪，我好像什麼時候來過這裡。你，我，這花園——還有什麼記不起了。」她說，「也許真的，我們來過一次，將來就會一直住下去了。」

惠特太太端上一只湯盆來。

「我把我們的食物配給券給你，」葛萊勃說，「身邊沒有太多，被火燒掉了；不過看書還够用。」

「用不了多少，只要給幾張抵香腸的帳就行了，」惠特太太說，「要喝麼什麼？我們只剩下幾瓶啤酒。」

「啤酒正對！」葛萊勃說，打開食盒蓋，「香腸，有名的包路納香腸！還有扁豆湯，燒得很濃，真精彩的小碟子！」

他忽然覺得又像太平年代一樣了，有房子，花園，太大，精美的食物和安心樂意的生活。

他倆喝湯，喝得很斯文，很慢。一邊喝一邊互相對看着。

太陽下去，月亮上升。

## 第二十章

第二天早晨，兩人醒得很早，當第一條太陽光穿過屋頂破瓦縫的時候，葛萊勃就起身，從背囊裡拿出麪包和牛油，他用小刀把麪包切好，塗上牛油。

「牛油！你從那裡搞來的？」伊麗莎白大感興趣。

「阿靈家。」

太陽慢慢爬高，光線穿過走廊，大圓柱的投影，倒在牆上。葛萊勃收拾起牛油和麪包。「差十分就八點，」他說，「你該走了，到時我上工廠裡來接你，伊麗莎白，假如臨時有什麼事情，我們在兩個地方碰頭：第一是惠特太太的花園。第二就在這裡。」

「好，明天就是假期，用不着去上班了。」

伊麗莎白站起身來，他看到她嘴角搖動。「今天晚上，我們要待得長一會兒，讓時間慢慢地過去，補足我們損失了的白天。」

她吻過他後離開，葛萊勃看着她的背影，非常愛她。他跑到伊麗莎白的故居去灑掃一番。防護團員坐在窗沿上，看到葛萊勃時揮揮手。

「有沒有我們的信？」

「現在我們什麼都有了，」伊麗莎白說，「月亮，花園，吃過晚飯，還有整整的一個黃昏，讓我們自由消遣！太美麗了，怎叫人消受得起？」

「以前太平年代都是這樣過日子的，大家就不覺得特別。」

她點頭，向四周看了一下，「將來我們就過這樣的生活，活著不是很可愛嗎？」

「是的，伊麗莎白，」葛萊勃看着她。剛從工廠裡出來的時候，她還顯着疲乏，現在却完全恢復過來了。

「活著很可愛，」她說，「就是因為我對這份生活太生疏了。別人以為當然的事情我們却大驚小怪，我們吃的是配給餐，嗅的是煙火氣；談話先要眼觀四方，隨時都得提心吊膽！但是這些恐懼，快要一點點地少下去了，就是它偶而捲土重來，也將被當作笑料，因為你知道它是強弩之末，信不信？」

「是的，」葛萊勃說，「是的，伊麗莎白。這樣看起來，前面還有更大的快樂，在等着我們。」

他倆坐得很久。葛萊勃付過帳，女老闆關門休息，兩人才離開，離開這像大海中孤島一樣的地方。

晚上，睡在禮拜堂裡，過了很安靜的一夜。

「有，你太太的。信是寄給克魯斯小姐，當然對囉，嘿？」

葛萊勃接過信，他在奇怪，為什麼防護團員老這麼怪模樣地瞞着自己，再一看信，他却呆了，原來是從秘密警察那裡寄來的，他打開信封。沒封口。

「什麼時候寄來的？」他問。

「昨天晚上。」

葛萊勃看信，他知道防護團員一定偷看過了。抽出信紙，原來是一張油印文件，傳伊麗莎白在當天上午十一點半前往應詢，他看看錶，十點還不到。

「好啊，到底來了，」他說着，看看防護團員的眼色，「我是等得好久了，」把信往口袋裡一塞，「沒有別的？」

「這還不夠？」

葛萊勃笑起來，「你知道我們原先住的那一間怎麼樣？」

「不知道，你還要住？」

「不，我的太太。」

「噢——」防護員真漫漶一聲。  
葛萊勃轉身走開，他知道防護員還在盯着他；停地步，裝得很有興趣的樣子看一看這些破屋架，然後慢慢走開。

繞過街上第二個拐角，他馬上摸出信來，這完全是一封印刷品，連簽名也印上。只有伊麗莎白的姓名和日期，是用打字機打的。

他兩眼呆盯着，這是一張劣質的廉價紙，但是它却把整個世界都攪動了，令人嗅出死亡的氣息……

他站在教堂前面，連自己也不清楚怎麼走來的，「安斯德！」有人在背後輕聲喊他。

他回身一看，原來是約瑟夫，他穿着一件軍大衣，目不旁顧地走進教堂，葛萊勃向四周看了一下，然後也跟著進去。

「保爾曼被捕了。」約瑟夫耳語。

「什麼？」

「保爾曼！今天早上蓋世太保來把他抓走。」

葛萊勃有點迷糊，保爾曼的被捕，是否和伊麗莎白的這封信有關連。他看看約瑟夫。「噢——保爾曼也被捕了。」

「你太太不去，他們是不會來理你的。」

葛萊勃覺得渾身一冷，約瑟夫却神態自若。

「假如他們要抓我太太的話，只要像抓保爾曼一的動手就行了。一定是另外一回事，這就是為什麼我打算要去一趟的原因。假如我看得情形不對，也好給她一個脫身的機會。說不定，根本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也可能他們現在不打算抓她。你說得對——要抓馬上就可以抓。你想為什麼要傳訊？」

「她父親關在集中營裡。可能是和她同住的那個女人檢舉她。」

「把一切容易出亂子的東西都燒掉，信啊，日記啊，這一類東西；然後你獨自上蓋世太保總部去。他們不會把你怎麼的，因為你就要回到前線。要是你打算給你太太一個藏身之處，我可以留一個地址給你。——現在我一定該走了。」

「有什麼我可以效勞的地方？」葛萊勃問。

約瑟夫笑笑，搖搖頭。「祝你好運！」

「祝你好運！」

葛萊勃站起身來走出去，走出這陰暗的教堂。

他走進蓋世太保總部，幌一幌那封信，別人指給他沿

約瑟夫很快地看一眼。「還有誰？」

「我太太收到一份蓋世太保的傳訊令，要她今天上午十一點半去。」

「你帶在身邊沒有？」

「這裡。」葛萊勃摸出信來，遞給約瑟夫，「保爾曼怎麼回事？」

「我也不清楚。當時我不在家。」約瑟夫說，「當我回來的時候，看到一塊石頭的位置變過了，——這是我們的暗號，我曉得出了麻煩。一個鐘頭後，他的書被別人裝車運走。」

「有什麼事牽累到他？」

「不知道，有危險性的東西早燬去了：制服，罐頭——

葛萊勃看約瑟夫手上的信。「我正打算找她。」

「我就為這來的。當然，一定有個蓋世太保等在他的家裡。」約瑟夫把信遞給葛萊勃，「你準備怎麼辦？」

「我不曉得。你怎麼辦？」

「我一走了之。」

葛萊勃看警務堂裡的祭壇燈，「我要跑到蓋世太保總部去，問問他們究竟要怎麼樣。」

蕭走廊的側屋。走廊裡充滿了文件和污濁的辦公室氣味。他跑進指定的房間，已經有三個人等在裡邊。葛萊勃一進門，三人都注視着他，然後又很快地歪過頭去。

一個戴眼鏡的衝鋒隊員走進來，大家都起身立正，葛萊勃靠近門口。

「你到這裡來幹什麼？」衝鋒隊員引以為奇，因為軍人犯罪，一向是由軍事法庭審判的。

葛萊勃遞上信件，衝鋒隊員看了一眼。「這不關你的事，是克魯斯小姐的。」

「她是我的太太，我們在幾天前剛結婚。她在一國家營工廠裡做工，我來代表她。」

葛萊勃拿出結婚證書，他就想請要用到。衝鋒隊員用手指挖挖耳朵，想了一想。「好，可以到地下室七十二號房間去。」

地下室，葛萊勃想，這是秘密警察總部裡最不重要的地方。——奇怪！

七十二號房間，實際上是一個大廳，裡面有許多隔間隔成的辦公室和許多匣子，一位令人望而生厭的官員，接過葛萊勃的信件，葛萊勃又照樣解釋了一遍。

官員點點頭。「你能够代表你的太太簽字嗎？」

「能。」

官員遞過兩張紙，「此地，在簽名項下簽着：伊麗莎白的丈夫。註明日期和結婚證件，第二份你可以帶走。」

葛萊勃慢慢地簽着字，當然，他不會顯出自己是一邊在簽，一邊在念文件；但是也不願糊里糊塗地就簽上字。同時，這官員正在找一只匣子。

「該真死！這些骨灰跑到那裡去了？」官員大聲嚷，「荷爾曼，你把什麼東西都亂搞一團，把克魯斯的骨灰找出來！」

有人在隔間後面大聲答應。葛萊勃這時才看清，自己在簽一張接收白赫·克魯斯骨灰的收條，第二份是白赫·克魯斯的死亡宣告——因心臟病去世。

官員跑到隔板後面去。過了一會拿回一只雪茄煙盒來外面包着棕褐色的紙，用繩子紮着。

「這是骨灰，」官員睡眼朦朧地看着葛萊勃說，「因為你是士兵，要知道這是該絕對保持誠實的事。不要在報上登計聞，也不可舉行下葬儀式，誠實，懂得嗎？」

「是。」葛萊勃拿起骨灰盒，回身就走。

他立刻決定對伊麗莎白隻字不提，等以後有機會再說。蓋世太保想必不會再來第二封信。目前，讓她獨自營生。

是禁止火葬的。但是教堂裏應該會原諒，因為環境不同，這盒子裏，也不保險全是克魯斯的骨灰，說不定還有基督教的，猶太教徒的。不管怎麼樣都行，他想，那一秒的上帝，都不會太反對。

當天晚上。他倆碰頭時，伊麗莎白開口就問，「今晚上我們睡在那裏？教堂？」

「不，奇蹟來了，在惠特太太家裏。她女兒下鄉去幾天，正好空出一間房，我們可以住在那邊，說不定我走後，你還可以一直住下去。我已經把我們的東西都搬了過去。你的假期該開始了吧？」

「是的，我不用着去上班了，你也省得等候。」

「謝天謝地！我們要整夜不睡覺，好好的來慶祝一番，然後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

「是的，安斯德。我們要一直坐在花園裏，等星星全都出來。」伊麗莎白說，「但是我要趕出去買頂帽子。」

「帽子？」葛萊勃覺得有點新奇。「和帽子有什麼關係？你要戴上帽子坐在夜花園裏？」

伊麗莎白笑起來。「也許是這樣，不過要點不在此，主要的是——買！這是一種象徵性的舉動。不管是快樂還是不快樂的時候，先買它一下子再說！懂嗎？」

已經够受的了，假如再把父親死去的消息告訴她，實在太殘酷。

葛萊勃慢慢地走回禮拜堂去。

他覺得雪茄盒子在臂下擺動。好像裡面裝的並不是克魯斯的骨灰，一個監禁在集中營裡的人，竟會變成一團灰歸來，真是令人難於置信的事。還有，集體火葬也不可能，有些火夫會鑿出幾鏟灰來，堆一起，就是這麼回事。葛萊勃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這殘忍和腐化的交流，結果使殘忍的事情變得更殘忍！

他想着怎麼來處置這盒骨灰：可以隨隨便便地丟在廢墟裏，埋在墓地裏也行；但是這就需要許可證和墓穴了，容易被伊麗莎白發現。

葛萊勃在教堂中的花園裏走着，園裏空無一人，兩只翅膀上帶着紅點黃翅的蝴蝶，在開着白花的灌木叢中飛舞，灌木旁邊是宗葬墓地，葛萊勃看一看墓穴，從上面通下去有一個洞，這正是一個好地方。

他寫了一個條子說明這是集中營裡天主教囚徒的骨灰，他這樣做是為着這盒子將來被人發現時，也好有個解釋。他用刀子把草割掉一些，讓灰盒能放得進。

葛萊勃坐在短牆上，克魯斯醫生是天主教徒，天主教

「只懂得一半。就去買吧，這比晚飯還重要！有沒有商店還開着門的？要不用衣料配給券？」

「有，我知道一家店有帽子買。」她說。

兩人踏着暮色上街。葛萊勃說不出伊麗莎白是如何的艷麗，但是這沒關係——重要的是她在身邊，生動而活潑。有幾家女帽店的窗沒有受損，有的却用厚紙板蒙了起來，他倆溜進店去。

店裏只有兩頂帽子，一頂是用人造花朵裝飾着，另一頂插着一支鮮亮的羽毛，葛萊勃呆眼，對這門是外行。女店主把他們帶到店後的一間屋裏去，窗戶全是蒙着的，她和伊麗莎白噤噤咕咕地在講話，葛萊勃一點也聽不懂，呆坐在門口。

女店主開亮大鏡子前面的一盞燈，然後從紙盒裏搬出一些帽子和飾物來，這間灰暗的小房間，馬上就變成五顏六色的魔宮了，紅的，藍的，玫瑰色的女帽，鑲上金邊，看着就像皇冠一樣，伊麗莎白在鏡子前面走前退後地看个不停，鏡的閃光，像銀幕似地在她身後張開。

葛萊勃靜靜地坐着，他還是初次見到，伊麗莎白完全沉浸在自我陶醉的境界裏，顯得十分動人可愛，但又一本正經得像個人在選擇獵槍一樣。他看見那圍繞着她的閃光

，就像從她身上發出。

葛萊勃浸沉在這靜穆而快樂的氣氛裏。他愛她，需要她，忘記了一切。

最後，伊麗莎白揀定了：「一頂小帽——金色的小帽，正合式！」

兩人在惠特太太家的房間裏，小星嵌滿窗。從窗外掛下來的兩個藤葛捲，在微風中擺來擺去，就像一對無聲的鐘擺。

「我並沒有真真的哭，」伊麗莎白說，「就是我哭，你也不用擔心；不是我在哭，而是我內心裏的什麼東西，想擠出來，鬱積的時間太長，怨氣太大，這跟我沒有關係，我很快樂——」

葛萊勃覺得她在飲泣，她躺在他的臂灣裏，頭枕在他的肩上，床很寬大，是用古老而帶黑色的胡桃木做成的，床頭刻花，很高。

「我很快樂，」伊麗莎白說，「這兩禮拜中，發生這麼多的事情，我簡直承受不起，今晚你一定要對我容忍一點。」

「我想把你搬出城，住到鄉下去。」

「你走後，我住在那裏都沒關係。」

葛萊勃點點頭。他聽到「防空洞——林茲街——」一句話

他揚揚手，然後看她走回屋去，她也待在屋裏，他毫不覺得奇怪，只有這樣。她無需離開家裏，就像有一座魔術的天幕，保護着屋宇庭園。

葛萊勃轉身一看，伊麗莎白已經坐在床上，他靠着她，她用手臂圍着。「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沒有關係。」她說。

「不會發生什麼事——不會在今天晚上。」他不知道為什麼有這自信，這也許和花園，月光，伊麗莎白都有關係。「不會有事！」他又說一遍。

他覺得她是躺在自己的臂灣裏，就像有無數的手在抱緊他，時間和空間都縮小了，一切東西都在消失，連他自己也在內……

葛萊勃抬起頭。就像長征歸來，連自己也不清楚這段路有多遠。外面一片靜寂。他想也許聽錯了，仔細一聽——沒有爆炸聲，也沒有防空火器在響。

伊麗莎白醒轉來，「空襲什麼事？」

「我不知道。」

她搔一搔頭髮。「安斯德，我餓了。」

「有關係的，伊麗莎白，鄉下不會吃炸彈。」

「早晚他們就要停止轟炸，因為城裏已經沒有什麼可炸的了，只要我在廠裡做工，就不能離城，要是這這間房的話，那真是天堂！」

她呼吸得很急促。「你現在想睡嗎？」她說，「一整夜放心地睡——誰曉得明天離別後，你還有沒有這機會？」

「我沿途可以睡覺，到那邊得費幾天工夫。」

「有沒有床？」伊麗莎白問。

「那裏！能够有一張行軍床就算不錯了。」

葛萊勃聽到伊麗莎白的呼吸聲。現在她要問我什麼時候再休假回來了，他想，我希望一直都休假，——她一定會問，我一定得答。他看着藤葛捲在窗前擺動，和那在鏡子裏的黑影，就像一個神秘的東西，藏在他們身後。過不了多久，就會暴露出來。

接着傳來警報聲。

「我們就待在這裏，」伊麗莎白說，「我不想再穿衣服，跑進防空洞。」

葛萊勃暖到窗口，夜色明亮寧靜，花園裏滿地月光。

他見到惠特太太走出門來，臉孔顯着很慘白，他打開窗戶，「我來喊醒你們！」她在下面大聲地喊。

「我也是。我們吃的東西多着呢。」

他爬起身來，找出罐頭裏剩餘物資。「這是雞，小牛肉，還有兔子肉和一些蜜餞。」

「我們來吃肉和蜜餞。」伊麗莎白說。

葛萊勃打開罐頭。伊麗莎白並不來幫忙，儘躺着吃。葛萊勃就喜歡她這樣兒。

他把肉和蜜餞，分裝在兩只碟子裏，切好麵包。端一份給伊麗莎白，她就開始狼吞虎嚥地大吃起來。

月光灑在她身上。「親愛的，夜裏起來很有趣。」她說。

「真的，在夜裏你是上帝的兒女，不再是一個女傭工，我也不是士兵了。」

「在夜裏可以隨心所欲。」

「也許是。」葛萊勃看着兔子肉，蜜餞和麵包。「看着這一堆東西，我們真是俗不可耐，在夜裏只曉得吃和睡。」

「還有談情說愛啊，這不能算俗不可耐！」伊麗莎白說。

葛萊勃笑起來。「按理說，在這快要分手的時候，應該傷心落淚難分難捨才對；事實上我們已經把半隻兔子

子送下肚去了，感謝上帝。」

「這樣更好，是不是，安斯德？」

「這是一樁事。要是你不奢求的話，每件東西都是出之恩賜。我們兩人擁有一切。」

「你不因為曲終人散而覺得難過嗎？」

「這不是曲終，」葛萊勃說，「只是換場佈景。」

她看着他。「我是難過的，明天你離去後，我想自己真會死去，」他說，「要想不難過，只有不再碰到你，但是這會使我的生活空虛，失色。這是快樂的反面，你懂嗎？」

「我懂，」伊麗莎白說，「你講得很明白，我知道你要講的。」她站起身來，走向他身邊。像是一道不能忍受的白光，透過葛萊勃。他知道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離別和重逢，佔有和喪失，生命和死亡，過去和未來。這都是永恆不變的事情。他覺得大地在脚下震動。葛萊勃把她擁進臂懷裏。

(未完待續)



# 科學新知

## 蝴蝶變毛蟲的奇蹟

我們平常看到，一條外形醜陋的毛蟲，會變成一隻翩翩飛舞儀態萬方的

蝴蝶，總不禁驚歎爲昆蟲界絕妙的奇蹟。可是，照美國一位昆蟲學家 R. E. Snodgrass 博士的看法，這種變形實在算不了一回事。昆蟲生活中實在的奇蹟，乃在於我們未曾看到的由蝴蝶變爲毛蟲的這一項變形過程。原來在最初是由蝴蝶變爲毛蟲，後來才由毛蟲再變爲蝴蝶。這不是回返其本來面目而已。Snodgrass 的解釋是這樣的：蝴蝶的幼蟲，在最初期就變成爲兩種個體，（究竟如何變法，目前還未完全知道），這兩種個體，各自誕生，成長，以至於死亡，全都各自爲政，互不相謀。一種發展而成毛蟲，一種發展而成蝴蝶，當毛蟲時期，蝴蝶的細胞還是存在着，不過是潛伏着沒有好好發展而已。蝴蝶一生的發育成

## 香港九龍澳門 讀者福音

本社爲優待海外讀者起見  
自即期起不顧成本將港幣售價  
削減爲每冊一元五角（原價每  
冊港幣二元）並特約香港雲咸  
街四十號地下合記教育用品  
社爲總經銷

拾穗月刊社業務部啓

長，受到兩種激素的支配，一種屬於毛蟲，另一種屬於蝴蝶，最早發生作用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種。我們稱之爲「青春腺激素」，是從胸部附近的內分泌腺中分泌出來的。這青春腺激素，此外很可能還有其他未知的激素，就控制着毛蟲的發育。到後來，毛蟲漸漸接近其正常壽命的末日，於是原先隱伏的蝴蝶細胞，就慢慢的起而代之。這種激素，刺激了毛蟲體內的蝴蝶細胞，於是就長出雙翼，飛行的眼睛，五彩繽紛的顏色來。不過這時青春腺激素並未消滅，還存在着，其作用在於控制蝴蝶的產卵功能。在蝴蝶的進化史上，原先是不經過毛蟲期的，至少是三萬萬年以前，地球上最初出現蝴蝶的時候，蟲卵一旦孵化，立刻就生出與成蟲絕對相似的小蝴蝶來。雖然剛誕生時並未成熟，可是任何誰看到牠就會知道那是幼小的蝴蝶，而不是一幼小的毛蟲。後來，慢慢發展成爲兩種型式，其中的一種，還是循規蹈矩，跟齋祖先成蟲所採的進化過程，而變成爲成蟲期的蝴蝶，另一種則自開蹊徑，採取了不同的進化過程，終而成爲幼蟲期的毛蟲。因爲毛蟲本身可以成爲個體而獨立生活，所以很可能毛蟲會發展其生殖器官至成熟階段，因而把成蟲期的蝴蝶根本取消。可是這種情形並未發生，那是因爲蝴蝶能飛，能够把虫卵散佈在一個廣大地區，不致在極小區域內繁衍過密，因而較毛蟲易於繁殖之故。

## 蜂腰式汽車引擎

最近設計了一種新式汽車引擎，其形狀有如古時代的滴漏計時器，兩頭較大而中腰細細。引擎上端為半球形的燃燒室，下端為汽缸空隙，中有細小圓形孔道相通。就剖面觀之，汽缸本身好像在活塞頂部與火花栓之間特別收緊一殼。進氣與排氣兩活瓣設置於燃燒室的兩側，其頂端凹進，與球形的燃燒室壁恰相吻合。修理時，把引擎頂部取去，即甚易達到燃燒室與兩活瓣，故修理方便，費用較省。據發明人 Kocher 說，這一革新的設計，能改善汽油的發火，並利於廢氣的排出，因此可免却因燃燒延緩或燃燒不完全而起的震爆現象。

## 飛行人員的新考驗

如果飛行人員在超音速的飛機中突然跳出，他的身體是否能吃得消呢？爲了要解答這個問題，美國新墨西哥州的好萊門航空發展中心正舉行一連串的試驗，其中第一項試驗已經順利告成。這試驗中，一位飛行人員坐在一輛機車裡面，沿着兩條特別沉重的鐵軌前進，這機車後面有另一輛機車推動着，第二輛機車則裝有六支火箭，每一支火箭可發出四千五百磅的推力來，因此那輛載人的機車行進極速，竟達每小時四百廿一英里之鉅。到了相當時間後，那機車就突然被停止下來。原來兩條鐵軌間裝有一個水槽，另有一個厚水裝置浸在水槽中，把水送進機車，再將水猛力噴射出來。借功水力，而使機車刹住。機車停頓時非常突兀，所以車中的飛行人員遭到了較地心引力大廿二倍的力量，原先一百八十磅的身體，這時如果放進照磅秤中去稱稱，可得三千九百六十磅。在這樣嚴重的考驗下，這位與試人員居然安然無恙，所以此次試驗已圓滿結束。以後的試驗將用於研究滾轉，風力與減速度等對於人身的影響。在讓轉試驗中，疾行機車中，將安置一特別的座椅，使與試人員每分鐘翻筋斗一百八十次。前述試驗中的機車，最多可裝十二支火箭，速率可增至每小時八百英里。好萊門航空發展中心所在地的海拔爲四〇九二英尺，在此高度時的地面速度每小時八百英里，正相當於四萬呎高空處飛行速度每小時一千八百英里。

## 沒有筆尖的鋼筆

派克鋼筆公司近來又想出了一個新花樣，既不像普通鋼筆一樣有筆尖，也不像原子筆般要有小球。這種筆的頂端，有一細小的毛細管般的微孔，濃稠的墨汁從此滲出，就可寫於紙上。這種筆在不用時不會濕墨水，長久停放後再開始動用。也不必預先猛烈搖撼，或在紙張上用力的塗擦。牠有一個特殊的饋給墨汁的裝置，可以使筆中墨汁先行全部用罄，然後再重新裝灌。這筆已經請得了專利，但還有若干困難尚待解決，所以不是會在不久將來製成問世，目前尚難斷言。

雪萊原著  
長 荻 譯

雪萊詩選在本刊登載，已連續到二十期以上，除了太長和太短的之外，凡是適宜於本刊篇幅的，大部份都已移譯刊出，前數期所譯刊的，已都是詩人逝世那一年的作品。

當我們譯載詩選之初，曾以雪萊夫人的序言來作開端，這一期，我們再刊出雪萊夫人最後一篇註釋，以作本刊「雪萊詩選」的結束。希望讀者能於同情未亡人編纂遺集，敘述失事經過的心境，因而增益對於這位不朽詩人的崇敬。

一八二二年雪萊作品之註釋

愛利·雪萊

這清晨你那華美的小艇，  
尚在那明朗的海上游巡；

待日色尚未交到午刻，  
忽然間黯黑的風暴，  
迎頭將它粉碎擊沉。

悲苦！悲苦！

深海中精靈無數，  
鼓動了浪濤的顛播，  
搖撼着催你沉睡，  
爲你安排了長眠之處。

在灘上你安寧地靜臥，  
四周是海濤在匍匐，  
那綽約的水中女神，  
齊唱起淒其的薤露。

來臨！來臨！  
那深海中無數精靈，

來臨！來臨！  
那深海中無數精靈，

祇我枯寂地伴守着，  
你那滿沿海藻的衣衾。  
在遙遠的海的那一邊，  
依稀聽到了悽惻的喃喃，  
是大洋深處的慟哭，  
被回聲遞再到此間。  
淒切！淒切！  
海中的精靈都在飲泣，  
我心頭刻上的淚痕，  
更將歷久而永不磨滅。

這是雪萊一生中的最後一年，我底註釋也在這一年結束。我所抒寫的並不能如我所理想的，當開始的時後，我懷着毅力與熱望想用有價值的語言，將我對於我所永愛不渝，但如今業已失去的人的德性與天資的感念，瀝陳於這個世界之前，可是我底體力並不會完成此一工作。過去的回憶中充斥了深刻而不可淡忘的歡愉與伊威，再加上以後幾年來痛苦而孤獨的掙扎，使我底健康受到了影響。當我立志述作以後，接踵而來的是一連串苦難的日子，在弱與懈怠又在這些註釋上投下了不祥的陰影。我不願意多談我

自身的事，但對於逝去的人，對於公眾，却不能不有所歎仄，因為我不會如所願望地寫下了有關雪萊作品的史實。一八二二年的冬季是在比薩度過的，那是個名不副實的冬季，祇有短短幾天陰冷的間隙，秋季便已改換了春天的多季，而早熟的春天又顯得分外絢爛，雪萊早就孕育着一個意願，待寫作一本以查理一世為題材的悲劇。他相信這必然是一個好劇本，充滿了生動的興味，顯明的人物，和豐富的情感。好久以前，當他鼓勵我試寫劇本的時候，就曾以這一題材向我推薦。也許由於這一題材，着手時比預期時更要艱難，也許是由於他底心靈不能從思維的沉滯與游移中解放，與他所最愛的人類的利益隔絕，我都不能斷言，總之他祇是慢慢地進行着，終於又丟棄在一邊，另寫他那一首最神秘的長詩——生命之勝利，孜孜地直工作到最後。

自從我們底朋友之中有了幾名水手之後，他就對航海發生了熱烈的興趣。他那最莫逆的愛德華·威廉雖然屬於第八輕騎龍驤隊，最初却是在海軍服役，以後才轉入了陸軍；他曾在印度住過幾年，對於冒險和運動的酷好，極和雪萊底脾胃相投合。打造一條船，由自己來駕駛，居住在海岸邊上，任何時刻，任何季節，祇要他們高興，隨時都

能出海遊樂，這正是他們所最熱中的計劃。在熱拿距地方，羅拔滋船長擔任建造這條船，拜倫爵士那條「波利伐」號，也就是他在同地方打造的。我們這一條是敵艦的，仿照皇家船塢中的一種式樣，事後我才聽說這式樣有它底缺陷，在海上航行絕對不會合用。二月中，雪萊和他底朋友動身到史貝叙亞去為我們找住屋，祇找着一所比較合適的，可是，像找房子那樣的微末細事決不能阻礙雪萊，有一所合適的就算定局了。這是一所沒有傢俱的屋子，我們把傢俱由海道運過去，緣於他底不耐煩，在十分匆迫慌忙中搬了家，我們在四月廿六日那天離開比薩。

史貝叙距海灣延袤遼闊，被一個嶙峋的海岬劃分為一大一小兩個灣。勒里綺鎮位置在它的東端，在那與鎮同名的小灣中心，是一個名喚聖鐵倫查的村落。我們底住屋——瑪尼小築，就在村落鄰近；海水在門前激盪，一座斜坡的小山在它後面作了屏障。小築所在地的地主是個精神病患者，他在屋後山嶺上曾開始起建一所大廈，但他底疾病阻止了它底落成，已建的也都已淪為廢墟了。他在山上種了橄欖樹，而且栽下一座蔥鬱的森林，這在意大利人看來就是瘋狂的最好例證。它們雖然栽植不久，可是很合乎英國口味，這是我以前在意大利所罕見的；幾株美好的核桃

和丹青交合着散撒寬廣厚重的葉簇，叢集的濃蔭曾在那時以愛美的領受饜足我底視官，如今仍是我回憶中的靄青。景色真是不可想像地美好。水色是一泓蔚藍，整個海灣都被陸地封固着，勒里綺古堡是東邊的近衛，西邊遙遠處是凡奈萊灣角；形形色色而又凌亂的岩石為海灘鑲上一道邊緣，灘上祇有一條往勒里綺鎮的人行小徑，另一面却是無路可通；平靜的海水既不留沙礫，也不留下卵石，這一切僅在薩爾仗多·路薩的風景畫中方能見及。

有時候陽光隱沒了，這一海岸特有的，從非洲吹來的颶風便來揚威肆虐，我們初到的時候它就以呼嘯怒號來迎接，海灣四周鋪滿了白色泡沫；在我們孤立的房屋四圍，號哭一般的風聲在掃蕩，海水也在不住地怒吼，我們幾乎疑惑是住在一條船上。但在另一時候，海上天間充滿滿和煦與寧靜，整個景物浸浴在意大利上空濃郁的彩色裡，光明而又在不住地變換着。

這裏的居民比之所依住的地方更為曠野，我們附近聖鐵倫查人，稱得上是我以往共居的居民中最接近野蠻的一類。好多個晚間，他們在海灘上走過，唱着——毋寧說是叫着；婦女們踏踏海浪跳舞，男子們倚在岩石上，一齊叫嘯唱和。我們不能在比薩榮那更近的所在獲得給養，

那裡離我們住處有三哩半之遙，中間還隔着一道瑪格拉川流；即使在那地方給養也還是不齊全的。我設想有朝流落在南海的一個荒島上，我們也不會感覺到離文化和舒適更遠了些；但在陽光閃耀的地方，舒適已是不必要的奢侈，而我們也具備了自己的集團生活。我仍不得不抱怨維持家計確是當時的一項冗劇，尤其我正在遭受健康不良的苦難，不能使自己更活躍振作些。

最初，這條不幸的船隻祇是被焦灼地等待着，並不見它蒞臨。五月十二日那天是星期一，它終於到達了。威廉把這段引頸久盼的事實，載上了他底日記：「多雲而曖昧的天色，馬格林先生來訪，晚飯後和他在小徑上閑步，我們發見一片古怪的帆影，正從凡奈萊灣角那邊轉過來，最後證實了是雪萊的那條船。它在上星期四駛離熱拿距，又被惡劣的風暴逼了回去。一位海斯洛先生和兩個英國水手把它帶了來，他們都感讚它的功能圓滿，它的確使我驚異而欣羨。雪萊和我兩人步行到勒里綺去，把它駛離陸地作一試航：我覺得它確然稱得上表裏如一。一句話，我們已攝有一件夏季應用的完美玩具了。」——這就是一個短見的凡夫在歡迎死神，他以一副逗人歡樂的面具，掩蔽住原有的陰沉容貌，之後，友朋聚晤的時間都在海上消磨；

們乘小船也祇到瑪薩為止；而沿着海岸線下駛到萊亨，其危險的程度，不啻一個從不曾見過大海而在平靜的內陸掌舵的人，操槳出海。數個月前，德隆奈曾一次提出警告，說我們的海邊不能和無際的大海相比，但是雪萊，他底朋友，還有他們的孩子水手，都在設想他們能與地中海的風暴抗衡，因為他們那條船是最高級上等的一條。

七月一日，他們離我們而去。如果要說當時有什麼顯示未來不幸的陰兆，該說是離別時刻我心中的陰霾。當我們寄寓勒里綺的整個時期中，我心上總深切地意識到將來會有什麼災難，以致使這美麗的所在與溫馨的夏季蓋上了憂戚未來的黑影。我無法擺脫這一類的意念——它們似乎祇是纏綿病榻的結果；但是當我們分別的那一刹那，它們又在我心上生起，較之以前更為強烈。我並不會想到他們會有什麼危險，祇是模糊地想到或許會有不幸，而使我感到痛楚，很難抑制自己去阻止他們成行。那天的氣候是寧靜而清朗，正午時吹起一陣微風，他們啓旋駛往萊亨。七個半小時以內，行駛了五十哩。「波利伐」在港內泊着，由於檢疫所規定不許在日落以後登岸，他們向「波利伐」借了些被褥，就在船上安歇。

他們在比薩與萊亨逗留一週。求雨的熱望在意大利各

氣候十分宜人，當風信適合於張帆的時候，我們整個集團時常在晚間的水面上蕩漾。威廉與雪萊更揚帆遠出；有好幾次他們都曾航抵馬羅。他們雇用了一個帶船前來的水手，名喚却爾斯·維文的孩子；他們對於危險，並沒有絲毫的理會。如果氣候不佳，他們便忙着改善器具，並且造作一艘帆布與蘆葦的小艇，儘可能使它輕巧，用來放置在另一條船上，以便逢到窄隘水流，大船不能駛入時應用。雪萊上船的時候，總攜着權筆，大部份的「生命之勝利」是在那即將將他吞噬的海上飄浮起伏中寫下的。

六月中旬氣溫上升，日間尤其萬分焦灼，唯有海風才能吹散中午的熱浪，而酷暑又最能使雪萊底情緒緊張。暑日之先已有久旱；教堂中舉行，求雨的祈禱，每一城鎮中都有傳統古老的祈雨行列，就在那時候，我們收到一封報導雷，韓特抵達熱拿距的信，雪萊是十分焦急地要去會晤，我正困於嚴重的症候，一點也動彈不得；大家同意雪萊與威廉乘這條船去萊亨，詫異的是我們心中，竟誰也沒有危險這一意念！居住在海邊的人已把海洋當作玩物；就像一個孩子可能始終在玩要一株火棒，直到燒着了整片樹林，毀滅了一切，我們也在坦然而盲目地捉弄危險，把海洋的兇惡認爲一種遊戲。即使我們那些意大利人的隣舍，他

地蔓延，大風仍是晴朗而酷熱，我事後聽說雪萊在那時間一直都很高興。在彼時以前不久，我們曾談說到預感，他設當他感到特別愉快時，必將有噩運蒞臨，而且是萬不失一的。命運確曾向我們傳達了未來的災禍，用無聲但却感覺得到的預兆撒佈在我們的周圍，這地方的過分美麗，宛然是飄渺的仙境；我們對於一切人類文化跡象的隔別，在足下迴旋旋的海潮，永遠在我們耳邊喃喃細訴或是申申叫習——這許多事象使人在心理上生起奇特的異感，脫離了每日的常態生活，反耽着於非現實的東西，像是被咒術魔壓了似的；每天，出門旅行的人不見歸來，我們便越來越不安頓，但是奇怪的是我們並不是在害怕那應該說是預見的危險。

這咒術終於撤除了；一切都已終結；苦痛的惶惑——那為探索消息的無盡而焦慮的行程，那些捕風捉影而同執自信的希冀——一變而為死亡的確悉，後死者僅存的一點希求被撲滅了，反剩下了更多的悽惻。

我們底命運猶有它最悲慘的一節。逝者底遺體被衝激在海岸上；按照海岸防疫法律的規定，我們不被允許去收斂他們，一切被海水衝激上岸的東西必須焚化，以免將疫癘傳入意大利來；沒有例外可以變更此一法律的規定。最

後，得助於我們駐佛羅後薩代辦，道金斯先生熱誠而煩勞的努力，我們被准許收斂焚化以後的遺灰。德列勞尼無比的熱心使我們底願望成爲事實，他那不倦的致力並且曾在事前敏慧地設想過。這真一件可怕的工作；他站在我們前面，双手被焚化爐的火鏟所灼傷，取出燒化的遺骨來安放在一件特備的盛器裡面。在那小盒子四壁的範圍內，收羅了這個人遺留在地上的一切，他底天才與德性乃是世界的一頂堂皇冠軍，他底愛乃是快樂，和平，與良善的泉源，一切都將與他自己一併被埋葬掉！

「頌讚」，這首詩的末一節，曾指出了遺體應該在何處安葬；而況我們底愛兒也長眠在羅馬的玫瑰園內。雪萊底遺灰被運到羅馬，安息在一座蔓草叢生，古意盎然的塔下，那樣的塔都聳立在古老高大的羅馬城牆周圍。這悲慘的穴地是他自己所選擇的；不見他寫下了。

棺槨中不是他底遺軀，  
而是我們永恆的歡愉，  
……………  
周遭築起灰暗的四壁，  
流光在那裏凝滯停息，  
似殘膏剩大地微明不滅；

先知的預言？

「我求得了氣息幻化的神力，  
推開那心靈的小舟一葉，  
遠離那擾攘的衆生，  
遠離那人世邊緣的沙蹟。  
輕帆固然抵不住風波，  
但大地與蒼穹也將毀滅！  
孑然，茫然，悚然，  
依稀在天宮重幕之後，  
有一點星光在發爍點燃，  
那正指示不朽的去處，  
永恆之光便在那邊常住。」

曼莉·雪萊寫於一八三九  
年五月一日，時在普脫奈

那烈火中煉成的玉石精英，  
是高聳雄傑擁起的輝煌塔頂，  
是他自釋的往事埋藏所，  
也衝護住他那生命的遺墟；  
在地下拓開另一片疆土，  
那是死亡駐在的營幕，  
但也展露着天國底笑顏，  
迎迓我們那逝去的俊彥。

如果說詩意的幻想能平復對於逝者的慟切，能療治此後對於空虛的苦痛癢癢，那末雪萊的一生中，或有若干可以癒合創傷的能力，但是這創傷仍是不可得而癒合的，因爲在失去了歡樂的末亡人家中，多的是憂傷而生硬的現實，有許多遺留下來的仍需她去孤寂地奮鬥。詩的夢境與意味雖然不能使憂傷麻木，但對於他底生命却注入了無上的光彩，使那些與他關係並不深切的人從而對他欣羨滿足。一年以前，他曾將對於死亡的感受填入詩篇，歌頌它的光榮，目前回想起來，他似乎已經預見了他自己的歸宿；他在心靈上幻現出一葉小舟被裹在風暴之中，在紫色的海濤上現起最後一瞥，隨後，鸞帆的層雲消散了，已沒有絲毫跡象指示它底蹤影——「頌讚」的最後一節是否應該稱作

## 拾 穗 業務部重要啓事

各學校機關團體福利社及學生私人願與本社合作經銷拾穗者請速函高雄左營四十六號信箱敝社即可寄奉經銷申請卡二份手續異常簡便請勿失之交臂

拾穗第七卷合訂本（自第37期至第39期）  
第八卷合訂本（自第40期至第42期）  
每冊售價新台幣拾元

已開始發售欲購從速價款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帳號二五八七號免費匯款

本社近有過期拾穗月刊一批因封面略有破損或水漬惟內容仍完整以特價出售每冊售價新台幣二元計有左列數期：

【24 26 27 28 29 30 31 32 35 36 37 38 39 41 42 43

44】存貨無多欲購從速十元以上請利用二五八七號劃撥十元以下者請以小額郵票由信封附來即當寄書



### 法國藝術所受到的外來影響

在法國藝術史上，十九世紀這一段時期，常常被認為是值得紀念的「黃金時代」——一個變動和發明的時代，在此期中藝術家經常和早期建立的標準挑戰，勇敢地尚未經測繪和探勘的汪洋上航行，在此期中，我們在某些畫

家的作品中可尋到從文藝復興以來就束縛着歐洲美術界的傳統被初次打破的痕跡。國外地方之探查及尋找新世界已不僅是口頭禪而早已付諸實行，在十九世紀中，法國藝術家為尋找新觀念和靈感屢次遠適異邦，達拉克羅亞遊罷阿爾及里亞，帶回了新鮮的生動的色彩，表現在他的畫布上，雷諾，在作了相似的一次旅行之後，同樣地為東方風景，人物服裝和神態上所表現的神奇和燦爛所影響。馬蒂斯大量地從土耳其和波斯的陶器上攝取風格，採取他們的「

刺刺伯風花紋 Arabesques，用在他的連續畫 Odalisques 的背景設計上。莫狄略尼 Modigliani，畢卡索和其他諸人則在非洲的原始面具和彫刻上取得許多啓示。

但，或許在所有的國外輸入中沒有比日本的彩色印畫初次出現在巴黎美術圈子裡時所生的影響更大了。日本印畫是彫刻家勃拉克蒙 Biquenoit 第一個發現的，他在一箱從日本運來的磁器包裝廢紙中找到一小卷日本畫家，Hokusai 氏所作的印畫，這是一八五六年的事，到了一八六〇年，在 Rivoli 街一家名叫「中國埠」 La Porte China 的店中，已有相當多的種類的印本供顧客瀏覽，這家店的老板娘曾在東方住過長期。此店不久就成為畫家與作家常集之地。

當一八六七年世界博覽會在巴黎開會時，會場設有一座日本館，其中陳列着多種美術品——印畫，彩繪，扇子，磁器及刺繡服裝等，轟動一時。沿樂斯勞特列得到一件日本袍子，非常得意，還特地穿了全副倭裝拍照留念。

從日本印畫所學到的功課成了咖啡館集會的談論主題，有幾位畫家因此還變成熱心的收藏者。梵高時常以自己的油畫向經銷商易取彩印。馬內，德加斯，莫納，高金和勞特列或多或少都成了日本畫的愛好者。

但日本藝術的真正影響並非是作為背景裝飾，如同馬內的左拉像或杜高的 Tanguy 像中所表示的，而是表現在法國繪畫中更深度的特質上，法國人看到東方人用了大塊強烈的，均一的色彩，外面圍着有力的墨線。圖畫都是二度空間的（平面），第三度空間則以富於特色的線條來暗示，構圖大致成對稱，戲劇意義則以紙邊上的半截人形來引入以表示動作之不完全，好像主題是在運動中被捉住，立刻就將從畫家的視野中迷失似的。在演員，樂師等的人像中，細緻的，靈巧的，經濟的線條一定給德加斯，馬內和勞特列帶來不少的啓示。

日本藝術的激盪沒有再比在勞特列驚人的革命性的「招貼」上戲劇性地反映得更多了，這些招貼（夜總會廣告，海報之流）在一八九〇年左右在巴黎街道的牆上出現。現代的法國藝術說來實在欠禮日本畫師一筆債，但法國人總算也有點貨色，他們從未盲目地抄襲和呆板的模仿，他們吸收了精英，再以自己特殊作風反映出來，形成了獨特的印象畫派作風。

（譯者按，原文對日本藝術大捧一番，殊不知日本藝術脫胎於朝鮮藝術，而高麗文化則完全由中土所傳，所以法國藝術雖然形式上說來受了日本藝術影響，但倘不點明

日本藝術源出中國，實有數典忘祖之嫌。特為補正。）

一、紅磨坊中 At the Moulin Rouge

沿樂斯勞特列作 (Toulouse-Lautrec 1864—1901)

作品時期：一八九二年

作品大小：47 1/2" x 55 1/4" 油畫

收藏者：芝加哥美術學院

這是勞特列的有名傑作之一，強烈地照明和奢華的色彩調使畫中帶有抒情詩般的和夢幻似的情調，好像是在一個迷人的海底世界之中。這張畫使得巴黎的音樂茶座成爲一種傳奇中的地方。

畫左下角的欄杆所劃出的大膽的對角線正好與椅背的阿拉伯式花紋圖案 (Arabesque) 互相牽掣並對映成趣。用聚光燈來捉住雲那表情的方法原是德加斯的技巧（他畫舞台上情景多用此法），圖後右方之兩女人的外形却顯示陶米爾式的有力的，大方的輪廓而非爲德加斯式的隨意勾勒。圖中最後面的一對男人，戴圓帽而有鬍者爲作者自己，帶高禮帽者爲其侄 Dr. Celyan。

紅磨坊爲當時巴黎有名的夜總會之一，勞特列爲其常客。影片「青樓情孽」 Moulin Rouge 已把勞特列的生活和夜總會的大致情形表現出來，雖然其中有許多未盡如

史實的地方，但已給我們一個相當生動的印象。

勞特列的作品從未參加展出，但他無疑是受到印象派的影響，不論在技術和目標方面。他並且是近世廣告畫的先驅，他所作的招貼畫（大部份是夜總會廣告，歌舞班或馬戲班的海等報）當時貼滿了巴黎街頭。其中最著名的「一張也就是「紅磨坊」的廣告。

一、星期日午 A Sunday Afternoon on the

Island of La Grande Jatte

蘇拉 George Seurat (1859—1891) 作

作品時期，一八八四年

收藏者：芝加哥美術學院

從巴黎乘遊船沿塞納河順流而下約數哩之處，有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有一位青年正對着畫箱凝視。他的眼睛集中在調色板上排列如虹彩似的鮮艷色彩上。在他的四周，一對對男女悠閒地散着步或吸着煙斗，張着陽傘在草地上休息，一個吹號角的人在試試他的小喇叭的聲音，孩子們追逐着蝴蝶，一隻猴子在女主人身旁小心地爬過陰影，這位青年畫家凝神地注視着面前這片陽光斑駁的草地，或斜視着水面上瀟灑的波影，然後他仔細地把一連串色點加

在他的畫布上。

這位畫家就是塞拉，一個高大而慎重的青年，他在廿四歲時就已經開始了一種革命性的畫風，在做學生時他窮研色彩的科學原理，逐漸地發展成一種理論，即分別的獨立的色彩小點，在觀者的目中能混成一體。而且如果把「補色」並排放在一起，看起來比分開看時要鮮明得多。於是塞拉一連幾個月每天都到那小島上去研究風景色。然後急忙回到自己的畫室中，把當時的速寫用千萬個色點轉畫到一塊一呎長的大畫布上。一年半以後，整塊畫布都已蓋滿色點，這張畫就被送到印象派的春季畫展中去。在那裡這位沒沒無聞的畫家一下子就惡名大振。觀眾在這張「蠟像畫」前大肆嘲笑，有的假裝在手掌裡和膝蓋上大捉其「着色的跳蚤」，批評家群起聲討，認為塞拉在賣弄人頭，說老實人。甚至印象派畫家也對這種畫法大感困惑，祇好嘲弄地稱之為「點畫派」。

塞拉不因這些攻擊而氣餒，立刻埋頭從事於繪製點畫法新作品，深信他自己找到了科學與藝術的完美結合方法但不幸他在卅一歲突因患喉炎而死，遺留了一批不朽的繪畫和許多生動的速寫在人間。一九二四年時他的傑作 *Grande Jatte* (即本畫) 終於為人購得，贈給芝加哥美術學院保存。據專估家計，此畫在今日要值到二十萬元以上。

能出海遊樂，這正是他們所最熱中的計劃。在熱拿亞地方，羅拔滋船長擔任建造這條船，拜倫爵士那條「波利伐」號，也就是他在同地方打造的。我們這一條是敵艦的，仿照皇家船塢中的一種式樣，事後我才聽說這式樣有它底缺陷，在海上航行絕對不會合用。二月中，雪萊和他底朋友動身到史貝叙亞去為我們找住屋，祇找着一所比較合適的，可是，像找房子那樣的微末細事決不能阻礙雪萊，有一所合適的就算定局了。這是一所沒有傢俱的屋子，我們把傢俱由海道運過去，緣於他底不耐煩，在十分匆迫慌忙中搬了家，我們在四月廿六日那天離開比薩。

史貝叙亞海灣延袤遼闊，被一個嶙峋的海岬劃分為一大一小兩個灣。勒里綺鎮位置在它的東端，在那與鎮同名的的小灣中心，是一個名喚聖鐵倫查的村落。我們底住屋——瑪尼小築，就在村落鄰近；海水在門前激盪，一座斜坡的小山在它後面作了屏障。小築所在地的地主是個精神病患者，他在屋後山巔上曾開始起建一所大廈，但他底疾病阻止了它底落成，已建的也都已淪為廢墟了。他在山上種了橄欖樹，而且栽下一座蔥鬱的森林，這在意大利人看來就是瘋狂的最好例證。它們雖然栽植不久，可是很合乎英國口味，這是我以前在意大利所罕見的；幾株美好的核桃

和丹青交合層層散撒寬廣厚重的葉簇，叢集的濃蔭曾在那時以愛美的領受饜足我底視官，如今仍是我回憶中的靑青。景色真是不可想像地美好。水色是一泓蔚藍，整個海灣都被陸地封固着，勒里綺古堡是東邊的近衛，西邊遙遠處是凡奈萊灣角；形形色色而又凌亂的岩石為海灘鑲上一道邊緣，灘上祇有一條往勒里綺鎮的入行小徑，另一面却是無路可通；平靜的海水既不留沙灘，也不留下卵石，這一切僅在巖爾仗多、路薩的風景畫中方能見及。

有時候陽光隱沒了，這一海岸特有的，從非洲吹來的颶風便來揚威肆虐，我們初到的時候它就以呼嘯怒號來迎接，海灣四周鋪滿了白色泡沫；在我們孤立的房屋四圍，號哭一般的風聲在掃蕩，海水也在不住地怒吼，我們幾乎疑惑是住在一條船上。但在另一時候，海上天間充滿滿和煦與寧靜，整個景物浸浴在意大利上空濃郁的彩色裡，光明而又在不住地變換着。

這裏的居民比之所依住的地方更為曠野，我們隣近的聖鐵倫查人，稱得上是我以往共居的居民中最接近野蠻的一類。好多個晚間，他們在海灘上走過，唱着——毋寧說是叫着；婦女們踏着海浪跳舞，男子們倚在岩石上，一齊叫嘯唱和。我們不能在比薩架那更近的所在獲得給養，

那裡離我們住處有三哩半之遙，中間還隔着一道瑪格拉川流；即使在那地方給養也還是不齊全的。我設想有朝流落在南海的一個荒島上，我們也不會感覺到離文化和舒適更遠了些；但在陽光閃耀的地方，舒適已是不必要的奢侈，而我們也具備了自己的集團生活。我仍不得不抱怨維持家計確是當時的一項冗劇，尤其我正在享受健康不良的苦難，不能使自己更活躍振作些。

最初，這條不幸的船隻祇是被焦灼地等待着，並不見它蒞臨。五月十二日那天是星期一，它終於到達了。威廉把這段引頸久盼的事實，載上了他底日記：「多雲而晦暝的天色，馬格林先生來訪，晚飯後和他在小徑上閑步，我們發見一片古怪的帆影，正從凡奈萊灣角那邊轉過來，最後證實了是雪萊的那條船。它在上星期四駛離熱拿距，但又被惡劣的風暴逼了回去。一位海斯洛先生和兩個英國水手把它帶了來，他們都感讚它的功能圓滿，它的確使我驚異而欣羨。雪萊和我兩人步行到勒里綺去，把它駛離陸地作一試航：我覺得它確稱稱得上表裏如一。一句話，我們已握有一件夏季應用的完美玩具了。」——這就是一個短見的凡夫在歡迎死神，他以一副逗人歡樂的面具，掩藏住原有的陰沉容貌，之後，友朋聚晤的時間都在海上消磨；

們乘小船也祇到瑪薩爲止；而沿海岸線下駛到萊亨，其危險的程度，不啻一個從不曾見過大海而在平靜的內陸掌舵的人，操掉出海。數個月前，德隆奈曾一次提出警告，說我們的海灣不能和無際的大海相比，但是雪萊，他底朋友，還有他們的孩子水手，都在設想他們能與地中海的風暴抗衡，因爲他們那條船是最高級上等的一條。

七月一日，他們離我們而去。如果要說當時有什麼顯示未來不幸的陰兆，該說是離別時刻我心中的陰霾。當我們寄寓勒里綺的整個時期中，我心上總深切地意識到將來會有什麼災難，以致使這美麗的所在與溫暖的夏季蓋上了憂戚未來的黑影。我無法擺脫這一類的意念——它們似乎祇是纏綿病榻的結果；但是當我們分別的那一刹那，它們又在我心上生起，較之以前更爲強烈。我並不會想到他們會有什麼危險，祇是模糊地想到或許會有不幸，而使我感到痛楚，很難抑制自己去阻止他們成行。那天的氣候是寧靜而清朗，正午時吹起一陣微風，他們啓程駛往萊亨。七個半小時以內，行駛了五十哩。「波利伐」在港內泊着，由於檢疫所規定不許在日落以後登岸，他們向「波利伐」借了些被褥，就在船上安歇。

他們在比薩與萊亨逗留一週。求雨的熱望在意大利各

氣候十分宜人，當風信適合於張帆的時候，我們整個集團時常在晚間的水面上蕩漾。威廉與雪萊更揚帆遠出；有好幾次他們都曾航抵馬薩。他們雇用了一個帶船前來的水手，名喚却爾斯·維文的孩子；他們對於危險，並沒有絲毫的理會。如果氣候不佳，他們便忙於籌致善案具，並且造作一艘帆布與蘆桿的小艇，儘可能使它輕巧，用來放置在另一條船上，以便逢到窄隘水流，大船不能駛入時應用。雪萊上船的時候，總攜着積筆，大部份的「生命之勝利」是在那即將將他吞噬的海上飄浮起伏中寫下的。

六月中旬氣溫上升，日間尤其萬分焦灼，唯有海風才能吹散中午的熱浪，而酷暑又最能使雪萊底情緒緊張。暑日之先已有久旱；教堂中舉行，求雨的祈禱，每一城鎮中都有傳統古老的祈雨行列。就在那時候，我們收到一封報導雷·韓特抵達熱拿距的信，雪萊是十分焦急地要去會晤，我正因於嚴重的症候，一點也動彈不得；大家同意雪萊與威廉乘這條船去萊亨，詭異的是我們心中，竟誰也沒有危險這一意念！居住在海邊的人已把海洋當作玩物：就像一個孩子可能始終在玩耍一株火棒，直到燒着了整片樹林，毀滅了一切，我們也在坦然而盲目地捉弄危險，把海洋的兇惡認爲一種遊戲。即使我們那些意大利人的隣舍，他

地蔓延，大風仍是晴朗而酷熱，我事後聽說雪萊在那時間一直都很高興。在彼時以前不久，我們曾談說到預感，他說當他感到特別愉快時，必將有噩運蒞臨，而且是萬不失一的。命運確曾向我們傳達了未來的災禍，用無聲但却感覺得到的預兆撒佈在我們的周圍，這地方的過分美麗，宛然是飄渺的仙境；我們對於一切人類文化跡象的隔別，在足下迴旋旋的海潮，永遠在我們耳邊喃喃細訴或是申申叫誓——這許多事象使人在心理上生起奇特的異感，脫離了每日的常態生活，反耽着於非現實的東西，像是被咒術魔壓了似的；每天，出門旅行的人不見歸來，我們便越來越不安頓，但是奇怪的是我們並不是在害怕那應該說是預見的危險。

這咒術終於撤除了；一切都已終結：苦痛的惶惑——那爲探索消息的無盡而焦慮的行程，那些捕風捉影而固執自信的希冀——一變而爲死亡的確悉，後死者僅存的一點希求被撲滅了，反剩下了更多的悽惻。

我們底命運猶有它最悲慘的一節。逝者底遺體被衝激在海岸上；按照海岸防疫法律的規定，我們不被允許去收斂他們，一切被海水衝激上岸的東西必須焚化，以免將疫癘傳入意大利來；沒有例外可以變更此一法律的規定。最

後，得助於我們駐佛羅後薩代辦，道金斯先生熱誠而煩勞的努力，我們被准許收斂焚化以後的遺灰。德列勞尼無比的熱心使我們底願望成爲事實，他那不倦的致力並且曾在事前做惡地設想過。這真一件可怕的工作；他站在我們前面，雙手被焚化爐的火鏟所灼傷，取出燒化的遺骨來安放在一件特備的盛器裡面。在那小盒子四壁的範圍內，收羅了這個人遺留在地上的一切，他底天才與德性乃是世界的一頂堂皇冠軍，他底愛乃是快樂，和平，與良善的泉源，一切都將與他自己一併被埋葬掉！

「頌讚」，這首詩的末一節，曾指出了遺體應該在何處安葬；而況我們底愛兒也長眠在羅馬的故園內。雪萊底遺灰被運到羅馬，安息在一座蔓草叢生，古意盎然的塔下，那樣的塔都聳立在古老高大的羅馬城牆周圍。這悲慘的穴地是他自己所選擇的；不見他寫下了。

棺槨中不是他底遺軀，  
而是我們永恆的歡愉，

……  
周遭築起灰暗的四壁，  
流光在那裏凝滯停息，  
似殘宵剩大地微明不滅；

### 先知的預言？

「我求得了氣息幻化的神力，  
推開那心靈的小舟一葉，  
遠離那擾攘的衆生，  
遠離那人世邊緣的沙蹟。  
輕帆固然抵不住風波，  
但大地與蒼穹也終將毀滅！  
孑然，茫然，悚然，  
依稀在天宮重幕之後，  
有一點星光在發爍點燃，  
那正指示不朽的去處，  
永恆之光便在那邊常住。」

曼利·雪萊寫於一八三九年五月一日，時在普脫奈

那烈火中煉成的玉石精英，  
是高聳煙埃擁起的輝皇塔頂，  
是他自擇的往事埋藏所，  
也衝破住他那生命的遺體；  
在地下拓開另一片疆土，  
那是死亡駐在的營幕，  
但也展露着天國底笑顏，  
迎迓我們那逝去的後裔。

如果說詩意的幻想能平復對於逝者的慟切，能療治此後對於空虛的苦痛癢癢，那末雪萊的一生中，或有若干可以癒合創傷的能力，但是這創傷仍是不可得而癒合的，因爲在失去了歡樂的未亡人家中，多的是憂傷而生硬的現實，有許多遺留下來的仍帶她去孤寂地奮鬥。詩的夢境與意味雖然不能使憂傷麻木，但對於他底生命却注入了無上的光彩，使那些與他關係並不深切的人從而對他欣羨滿足。一年以前，他曾將對於死亡的感受填入詩篇，歌頌它的光榮，目前回想起來，他似乎已經預見了他自己的歸宿；他在心靈上幻現出一葉小舟被裹在風暴之中，在紫色的海濤上現起最後一瞥，隨後，輕帆的層雲消散了，已沒有絲毫跡象指示它底蹤影——「頌讚」的最後一節是否應該稱作

## 拾 穗 業務部重要啓事

各學校機關團體福利社及學生私人願與本社合作經銷拾穗者請速函高雄左營四十六號信箱敝社即可寄奉經銷申請卡二份手續異常簡便請勿失之交臂

拾穗第七卷合訂本（自第37期至第39期）  
第八卷合訂本（自第40期至第42期）  
每冊售價新台幣拾元

已開始發售欲購從速價款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帳號二五八七號免費匯款

本社近有過期拾穗月刊一批因封面略有破損或水漬惟內容仍完整以特價出售每冊售價新台幣二元計有左列數期：

【24 26 27 28 29 30 31 32 35 36 37 38 39 41 42 43 44】存貨無多欲購從速十元以上請利用

二五八七號劃撥十元以下者請以小額郵票由信封附來即當寄書



### 法國藝術所受到的外來影響

在法國藝術史上，十九世紀這一段時期，常常被認為是值得紀念的「黃金時代」——一個變動和發明的時代，在此期中藝術家經常和早期建立的標準挑戰，勇敢地尚未經測繪和探勘的汪洋上航行，在此期中，我們在某些畫

家的作品中可尋到從文藝復興以來就束縛着歐洲美術界的傳統被初次打破的痕跡。國外地方之探查及尋找新世界已不僅是口頭禪而早已付諸實行，在十九世紀中，法國藝術家為尋找新觀念和靈感屢次遠適異邦，達拉克羅亞遊罷阿爾及里亞，帶回了新鮮的生動的色彩，表現在他的畫布上，雷諾，在作了相似的一次旅行之後，同樣地為東方風景，人物服裝和神態上所表現的神奇和灼爛所影響。馬蒂斯大量地從土耳其和波斯的陶器上攝取風格，採取他們的「

阿刺伯風花紋]Arabesque，用在他的連續畫Odalisques的背景設計上。莫狄略尼 Modigliani，畢卡索和其他諸人則在非洲的原始面具和雕刻上取得許多啓示。

但，或許在所有的國外輸入中沒有比日本的彩色印畫初次出現在巴黎美術圈子裡時所生的影響更大了。日本印畫是彫刻家勃拉克蒙 Bracquemond 第一個發現的，他在一箱從日本運來的磁器包裝廢紙中找到一小卷日本畫家，Hokusai 氏所作的印畫，這是一八五六年的事，到了一八六二年，在 Rivoli 街一家名叫「中國埠」La Porte-Chinoise 的店中，已有相當多的種類的印本供顧客瀏覽，這家店的老板娘曾在東方住過長期。此店不久就成為畫家與作家常集之地。

當一八六七年世界博覽會在巴黎開會時，會場設有一座日本館，其中陳列着多種美術品——印畫，彩繪，扇子，磁器及刺繡服裝等，轟動一時。泊樂斯勞特列得到一件日本袍子，非常得意，還特地穿了全副倭裝拍照留念。

從日本印畫所學到的功課成了咖啡館集會的談論主題，有幾位畫家因此還變成熱心的收藏者。梵高時常以自己的油畫向經銷商易取彩印。馬內，德加斯，莫納，高金和勞特列或多或少都成了日本畫的愛好者。

但日本藝術的真正影響並非是作為背景裝飾，如同馬內的左拉像或梵高的「Tanguy」像中所表示的，而是表現在法國繪畫中更深度的特質上，法國人看到東方人用了大塊強烈的，均一的色彩，外面圍着有力的墨線。圖畫都是二度空間的（平面），第三度空間則以富於特色的線條來暗示，構圖大致成對稱，戲劇意義則以紙邊上的半截人形來引入以表示動作之不完全，好像主題是在運動中被捉住，立刻就將從畫家的視野中逃失似的。在演員，樂師等的人像中，細緻的，靈巧的，經濟的線條一定給德加斯，馬內和勞特列帶來不少的啓示。

日本藝術的激盪沒有再比在勞特列驚人的革命性的「招貼」上戲劇性地反映得更多了，這些招貼（夜總會廣告，海報之流）在一八九〇年左右在巴黎街道的牆上出現。現代的法國藝術說來實在欠着日本畫師一筆債，但法國人總算也有點貨色，他們從未盲目地抄襲和呆板的模仿，他們吸收了精英，再以自己特殊作風反映出來，形成了獨特的印象畫派作風。

（譯者按，原文對日本藝術大捧一番，殊不知日本藝術脫胎於朝鮮藝術，而高麗文化則完全由中土所傳，所以法國藝術雖然形式上說來受了日本藝術影響，但倘不點明

日本藝術源出中國，實有數典忘祖之嫌。特為補正。）

一、紅磨坊中 At the Moulin Rouge

泊樂斯勞特列作 (Toulouse-Lautrec 1864—1901)

作品時期：一八九二年

作品大小：47 1/2 x 55 1/2 吋 油畫

收藏者：芝加哥美術學院

這是勞特列的有名傑作之一，強烈地照明和奢華的色調使畫中帶有抒情詩設的和夢幻似的情調，好像是在一個迷人的海底世界之中。這張畫使得巴黎的音樂茶座成為一種傳奇中的地方。

畫左下角的欄杆所劃出的大膽的對角線正好與椅背的阿拉伯式花紋圖案 (Arabesque) 互相牽掣並對映成趣。用聚光燈來捉住雲那表情的方法原是德加斯的技巧（他畫舞台上情景多用此法），圖後右方之兩女人的外形却顯示陶米爾式的有力的，大方的輪廓而非為德加斯式的着意勾勒。圖中最後面的一對男人，戴圓帽而有鬍者為作者自己，帶高禮帽者為其侄 Dr. Celyvan。

紅磨坊為當時巴黎有名的夜總會之一，勞特列為其常客。影片「青樓情孽」Moulin Rouge 已把勞特列的生活和夜總會的大致情形表現出來，雖然其中有許多未盡如

史實的地方，但已給我們一個相當生動的印象。

勞特列的作品從未參加展出，但他無疑是受到印象派的影響，不論在技術和目標方面。他並且是近世廣告畫的先驅，他所作的招貼畫（大部份是夜總會廣告，歌舞班或馬戲班的海等報）當時貼滿了巴黎街頭。其中最著名的一張也就是「紅磨坊」的廣告。

二、星期日下午 A Sunday Afternoon on the Island of La Grande Jatte

蘇拉 George Seurat (1859—1891) 作

作品時期：一八八四年

收藏者：芝加哥美術學院

從巴黎乘遊船沿著塞納河順流而下約數哩之處，有一座島上公園，名叫 Grande Jatte，在一八八四年夏季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有一位青年正對着畫箱凝視。他的眼睛集中在調色板上排列如虹彩似的鮮艷色彩上。在他的四周，一對對男女悠閒地散步或吸着煙斗，張着陽傘在草地上休息，一個吹號角的人在試試他的小喇叭的聲音，孩子們追逐着蝴蝶，一隻猴子在女主人身旁小心地爬過陰影，這位青年畫家凝神地注視着面前這片陽光斑駁的草地，或斜視着水面上濤濤的波影，然後他仔細地把一連串色點加

在他的畫布上。

這位畫家就是塞拉，一個高大而慎重的青年，他在廿四歲時就已經創始了一種革命性的畫風，在做學生時他窮研色彩的科學原理，逐漸地發展成一種理論，即分別的獨立色彩小點，在觀者的目中能混成一體。而且如果把「補色」並排放在一起，看起來比分開時要鮮明得多。於是塞拉一連幾個月每天都到那小島上去研究風景之色彩。然後急忙回到自己的畫室中，把當時的速寫用千萬個色點轉畫到一塊一呎長的大畫布上。一年半以後，整理畫布都已益滿色點，這張畫就被送到印象派的春季畫展中去。在那裡這位沒沒無聞的畫家一下子就惡名大振。觀眾在這張「蠟像畫」前大肆嘲笑，有的假裝在手掌裡和膝蓋上大捉其「着色的跳蚤」，批評家群起聲討，認為塞拉在賣野人頭，說老實人。甚至印象派畫家也對這種畫法大感困惑，祇好嘲弄地稱之為「點畫派」。

塞拉不因這些攻擊而氣餒，立刻埋頭從事於繪製點畫法新作品，深信他自己找到了科學與藝術的完美結合方法。但不幸他在卅一歲突因患喉炎而死，遺留了一批不朽的繪畫和許多生動的速寫在人間。一九三四年時他的傑作 Grande Jatte (即本畫) 終於為人購得，贈給芝加哥美術學院保存。據專估家計，此畫在今日要值到二十萬元以上。

###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各地營業機構

總公司	臺北市館前路71號	電話28111—28115
公銷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7號	電話22494
儲油站	基隆市中正路73號	電話19
供應站	新竹中華路265號	電話693
聯絡站	苗栗縣苗粟鎮中正路13號	電話130
苗栗供應站	臺中市中正路97號	電話715
義南供應站	嘉義市民生路18號	電話3143
義南供應站	臺南市中山路12號	電話613
義南供應站	高雄市五福路161號	電話4483·3307
義南供應站	臺東縣臺東鎮中華路178號	電話14 (轉接)

### 各地加油站

基隆市	基隆市火車站前	電話283
隆北	中正東路三段122號	電話42171
市市	中正西路112號	電話29651
	中山北路三段撫順街口	電話42461
	延平北路三段臺北橋	電話45594
	臺北火車站前	
	羅斯福路新生南路口	電話377
	復興路民生路口	電話693
	中華路	
	苗栗鎮玉清里	
	臺中火車站前	電話2353
	中正路柳橋	電話498
	嘉義市火車站前	電話3186
	臺南市火車站前	電話4453
	高雄市火車站前	電話1503
	高雄市政府前	
	民族路(陸橋下)	

### 各地天然氣充填站設置地點

新竹市	新竹市中華路	電話44
新竹縣	新竹縣員棟子	
苗栗縣	苗栗縣竹南鎮新南里	電話127
苗栗鎮	苗栗鎮玉清里	
苗營鎮	苗營鎮新生路	電話158

### 各地重油加油站

基隆市	基隆市中正三路47號	電話381
高雄鎮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頭	電話4487
隆澳	南方澳南安里	電話9

橘柑等果木殺蟲防蟲特效藥

# 夏油乳劑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臺灣省農業試驗所  
委託研究製造

本劑油份中不含有毒化學物以92%以上在本省南北  
各地示範結果證明毫無藥害保證品質優良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新竹研究所出品

價格：每公升新幣七元五角每聽五十公升連總

一百二十元運費自理

(本所受農林廳委託當有農地或鄉區)

所用證明者每購三斤公另贈一斤公)

所請購地本號六十街愛博市竹新：處貨售

郵政儲蓄部四八五號匯款或在各分公各地

供應站及臺北供銷部付款貨物所運

交貨迅速

注意：本所出品夏油乳劑並無經銷或代銷

內政部內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證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登記證二二二號

封面印者：大地印刷廠

本期售價新臺幣五元正